

# 烽火年華

董南才回忆专辑

玉環文史資料 14

## 《董南才回忆专辑》再版鸣谢启事

玉环文史资料14辑《董南才回忆专辑》是一本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自出版以来，深受各界好评，并荣获省政协优秀文史图书资料三等奖，由于当时经费缺，印数少(仅印800本)发行面仄，致使许多读者向隅，他们纷纷来电、来信要求再版，尤其是李端士同志积极为再版筹措经费热心奔走，不余遗力，现将他筹集的支助单位、个人姓名支助金额列后：

县精神文明建设基金会叁仟元

县交通局叁仟元

县公路段贰仟元

县交通建设公司陈扬宝贰仟元

玉环城关直达托运站颜典琴伍佰元

李端士同志伍佰元

使全书得以再版，特此鸣谢！

政协玉环文史资料编辑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七日



# 玉环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董南才回忆专辑)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董南才同志 1955 年授上校军衔，同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父亲董东楨



母亲董林氏



一九三四年董南才小学毕业时拍摄



董南才同志偕夫人黄吟斌暨子女一家人一九六八年摄于上海



1950年在华东海军警卫团：

前排右 团长李锡峰 前排左 政治处主任苏洪九  
 后排右 副团长罗辉君 后排左 副政治委员董南才



前排自左至右：繁昌大队大队长陈木寿、繁昌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陈云飞、繁昌大队政治教导员董南才 1943年摄于皖南。



1947年下半年  
 摄于胶济线益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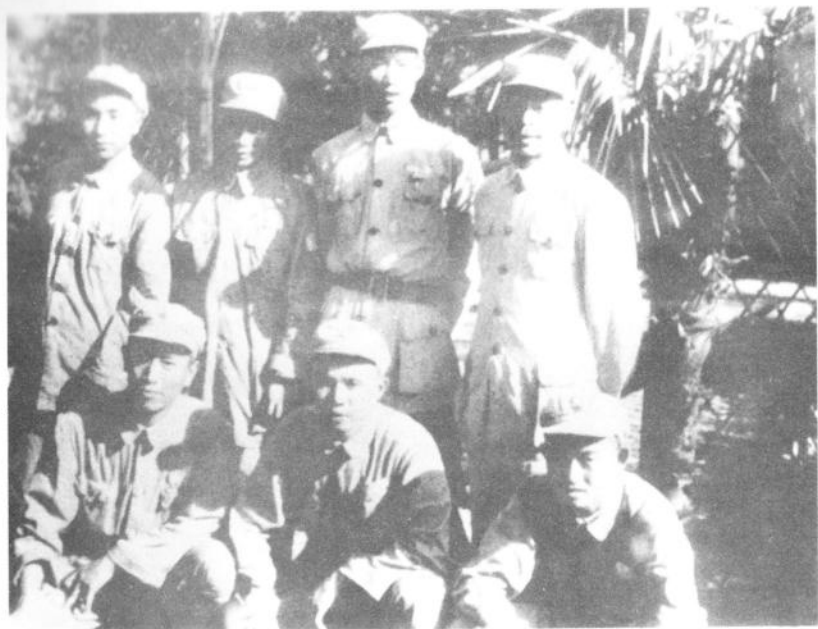
1950年在华东海军警卫团  
 摄于厦门。



1949年春淮海战役结束摄  
 于徐州市



1950年秋董南才与夫人黄  
 吟斌摄于厦门市。



1949年上海解放后驻漕河泾廿军炮团领导成员后排左一是董南才同志。



1959年10月董南才同志偕夫人黄吟斌重访皖南红花山时所摄



1989年董南才偕夫人黄吟斌摄于昆明市



1998年董南才同志与战友在上海丁香花园老干部活动室下围棋。

(题词按姓氏笔划为序)

珍重革命  
斗争历史

孙宗溶



孙宗溶 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贺南才同志回忆录出版  
理想崇高不懈求  
挥戈征战几春秋  
申江息影豪情在  
回首当年写铁流

邱清华  
九二年一月

邱清华 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戰地黃花分外香  
革命戰友情意長  
東進抗日平敵頑  
鏖軍精神大度揚  
張銳秀

張銳秀 原昆明軍區司令員

高志堅強 英勇奮鬥  
為國為民 貢獻畢生  
回憶過去 造福後人

張偉烈

一九八二年

張偉烈 原駐伊拉克大使



文章開神智

閱歷廓心天

周丕振



少年救亡投軍 江南故后除凶  
革命熔爐冶煉 突圍抗日爭雄  
皖南歡呼勝利 北撤備戰山東  
躋身中原逐鹿 對蔣重炮猛轟  
曾欲下海捉鱉 又佐雄鷹建功  
轉戰蘇皖魯豫 歷職步炮海空  
老來命筆紀實 內容豐富生動  
矢志弘揚傳統 喜看夕陽更紅

老战友 林谷

一九九八年六月

幾多血汗澆青史  
當取丹心哺後人  
姚志健

姚志健 原上海外语学院副院长

青弋江水呼靜之  
老戰士風格將代  
代死  
相傳

敬賀

董南十月志四  
紀念出版

战友  
周蔚昌  
  
十月

周蔚昌 原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

祝贺《董南才同志回忆》出版

淳杰

真理追求肝胆，

南征北战是精英。

遂心愿愿新声谱，

正气长留励后生。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上海

淳杰 原上海民航管理局政委

先 群

子 星

灿 車

烂 出

一九九八年八月 谢长华

谢长华 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 目 录

序言·····	陈安羽	(1)
一、我的童少年·····		(1)
二、山门抗日救亡干校·····		(4)
三、新四军先遣支队东进纪事·····		(9)
1、欢送出征·····		(9)
2、南陵遇空袭·····		(10)
3、我们是铁军·····		(11)
4、人人都是宣传员·····		(12)
5、秋毫无犯·····		(14)
6、官兵平等·····		(16)
7、艰难的行军·····		(17)
8、繁重的任务·····		(18)
9、韦岗歼敌·····		(18)
四、在江南敌后抗战·····		(21)
1、夜袭南京机场·····		(21)
2、发动群众 壮大自己·····		(22)
3、横山突围 化险为夷·····		(24)
4、下圭塘伏击战·····		(25)
5、参加中国共产党·····		(27)
6、水阳战斗·····		(29)
7、奇袭官斗门·····		(29)
8、聆听周副主席讲话·····		(32)

# 万里征程

南才同志教正

蔡园



蔡园 原空四军副军长

9、狸头桥战斗 .....	(35)
10、轮训部队 以苦为荣 .....	(36)
11、深入大江南北侦察 .....	(38)
12、初见陈毅司令员 .....	(43)
13、动员小和尚参军 .....	(46)
14、汇编敌情通报 .....	(47)
15、粟司令与地图 .....	(47)
16、告别江南指挥部 .....	(48)
五、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时期 .....	(49)
1、教导总队介绍 .....	(49)
2、紧张艰苦的学习生活 .....	(51)
3、轻松愉快的星期天 .....	(56)
4、学习中途 工作变动 .....	(57)
六、皖南事变突围纪实 .....	(59)
1、东进受阻 .....	(60)
① 背信弃义“事变”爆发 .....	(60)
② 加筑工事 坚持固守 .....	(62)
③ 争夺东流 战况激烈 .....	(63)
2、突出重围 .....	(65)
① 失去联系 单独战斗 .....	(65)
② 面临大敌 冒死突围 .....	(67)
③ 大伯救命 化险为夷 .....	(69)
④ 战友重逢 喜出望外 .....	(70)
3、虎口脱险 .....	(72)
① 接受任务 收容部队 .....	(72)
② 桂新桥拘禁 囹圄遇友 .....	(73)
③ 虎口脱险 到达江北 .....	(75)

七、重返皖南开展武装斗争(注) .....	(78)
1、重新组建突围部队 .....	(78)
2、重返皖南红花山 .....	(80)
3、逐步恢复抗日根据地 .....	(82)
4、“清剿”与反“清剿” .....	(86)
① 粉碎顽五十二师的大举“清剿” .....	(86)
② 顽我之间的反复斗争 .....	(90)
5、开展反特斗争 .....	(96)
6、惩罚叛徒赵凌波 .....	(99)
7、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敌后游击区 .....	(100)
8、一九四三年 .....	(108)
① 反“清乡”反“扫荡” .....	(108)
② 争取伪军赵子兴投诚 .....	(113)
③ 争取川军 打击土顽 .....	(114)
④ 长途跋涉领弹药 .....	(118)
9、一九四四年 .....	(126)
① 利用矛盾 打击土顽 .....	(127)
② 川军投敌 与川伪的斗争 .....	(133)
③ 繁昌敌后的斗争 .....	(139)
④ 张经武叛变投敌 .....	(141)
⑤ 南、芜地区的斗争 .....	(142)
10、一九四五年 .....	(144)
① 日寇“大扫荡” .....	(144)
② “清剿”与反“清剿” .....	(145)
③ 寻机歼敌 拔除据点 .....	(146)
④ 马仁渡伏击战 .....	(147)
⑤ 智取盛桥镇 .....	(150)

⑥ 拔除高岗埠敌据点 .....	(153)
⑦ 巧取徐岭头 .....	(154)
⑧ 整编部队 迎接大反攻 .....	(154)
⑨ 拔除中分村敌据点 .....	(155)
八、军民鱼水情 .....	(158)
1、程大妈一家人 .....	(158)
2、深夜迎亲人 .....	(158)
3、饥寒送温暖 .....	(160)
4、慈爱亲骨肉 .....	(162)
5、捡“宝”打鬼子 .....	(164)
6、虎口救亲人 .....	(166)
7、宁死不泄密 .....	(168)
8、难忘“鱼水情” .....	(170)
九、血与火的和平时期 .....	(172)
1、枣庄战斗 .....	(172)
2、“军调组”的中共代表来了 .....	(173)
3、水电之战 .....	(174)
4、舌战与枪战 .....	(175)
5、破坏撤军协议 .....	(176)
6、地面与地下的对抗 .....	(178)
7、殴打中共代表 .....	(179)
8、总攻中兴公司 .....	(180)
十、在两广纵队 .....	(182)
1、组建部队 .....	(182)
2、在内线作战锻炼 .....	(183)
3、参加外线作战 .....	(187)
4、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	(189)

5、参加豫东战役 .....	(191)
6、津浦路破击战 .....	(194)
十一、淮海战役 .....	(196)
1、窑湾战斗 .....	(197)
2、狼山、鼓山阻击战 .....	(199)
3、追击逃敌 .....	(201)
4、全歼顽敌 .....	(202)
十二、渡江作战片段 .....	(207)
十三、解放上海 .....	(210)
1、浦东之战 .....	(210)
2、攻入市区 .....	(212)
十四、由海军到空军 .....	(217)
十五、翱翔苍穹 .....	(220)
1、组建部队 .....	(220)
2、航线起落 .....	(222)
3、编队飞行 .....	(223)
4、空中迷航 .....	(224)
5、特技飞行 .....	(226)
6、安全会议 .....	(227)
7、解放一江山岛 .....	(228)
8、复杂气象飞行训练 .....	(228)
9、夜航训练 .....	(230)
10、气象与飞行 .....	(232)
11、夜航歼敌 .....	(233)
十六、长空雄鹰 .....	(236)
1、参加抗美援朝 .....	(236)
2、不平凡的开端 .....	(238)



3、狠揍敌机小机群 .....	(239)
4、千里眼唐彦峰 .....	(240)
5、积极开展战术技术研究 .....	(241)
6、模范红双机 .....	(244)
7、尖刀中队 .....	(247)
8、掩护中队 .....	(247)
9、团长的好僚机姜龙亭 .....	(248)
10、优秀的空中指挥员郑长华 .....	(248)
11、打F-86能手鲁珉 .....	(252)
12、尽力挽救生命与财产 .....	(253)
13、一切为了空战的胜利 .....	(257)
14、机场上的风云 .....	(259)
十七、忆粟裕将军 .....	(262)
十八、启蒙老师董仲升 .....	(267)
十九、怀念孙振开同志 .....	(277)
后记 .....	(282)
附录	
董南才同志简历 .....	(283)

## 序

陈安羽

我以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董南才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时间跨度：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五六年。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时期。作者以丰富的内容，多样的体裁，生动的笔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近二十年的时代风云。她具有革命性、史学性、文学性，因而也具有现实性。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人民军队。作者浓墨重彩记录的就是铁的新四军的斗争和发展史。她从八省的崇山峻岭下来，到敌人心脏和平原水网地区抗日。作者把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融合起来，纪录了新四军在敌、伪、顽三方面的夹击中，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通过极其艰苦、复杂、激烈的斗争，以己之长，克敌制胜，终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并且由游击部队、野战正规军，发展成为包括海、陆、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现代合成部队。全书结束于一九五六年三军配合，解放浙江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昔日沙场上的钢铁战士，成长为掌握了复杂的现代技战术的碧空雄鹰。通观全书，流光溢彩的是：新四军、解放军的艰苦、曲折、英勇、悲壮、辉煌的历史。这使老同志不忘过去，使年轻一代从中吸取营养，更好地揽世纪风云，谋兴国大计。

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这两个党的基本观点，在本书得到充分体现。作者曾在粟裕大将领导下任参谋。从首战韦岗到淮海战役的胜利，首先都是极其周密的侦察即调查研究。在此基

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析敌、伪、顽、我以及地形地物、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把战略与战役战术,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结合起来,科学分析,正确决策。在作战过程中,敌情变了我军也变,敌情不变我们按需要主动变。总之,坚持实事求是,善于运用辩证法,是保证胜利的先决条件。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始终把对日作战作为主要矛盾。牵制了敌人相当大的兵力,歼灭、削弱了日伪军约四十五万人。同时,为了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就必须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被迫以自卫反击战,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发动的反共高潮和军事进攻,独立自主地壮大抗日人民武装,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这才使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历史证明: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读者也不难从本书领会这个真理。

写过去是为了谱新篇。作者突出了新四军、解放军指战员的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突出了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艰苦奋斗传统;尤其是突出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这使军民鱼水深情牢不可破。正因为有(程大妈一家)这样的人民群众,我军才能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今年我国遭到特大的洪灾,面对咆哮的狂涛恶浪,可爱的人民子弟兵,继承发扬我军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为抗洪抢险、堵决口、救灾民、保城市、保全局、奋不顾身,舍生忘死,日夜奋战,以血肉之躯筑成了钢铁长城,作出令世人瞩目的伟大贡献。党和人民军队在灾区和全

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了,军民的鱼水情越来越深了,群众对子弟兵的关怀越来越无微不至了。军民团结奋战,谱写了辉煌的新篇章!

“薪尽火传”,这是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叶飞对老同志的希望和要求。董南才同志做到了薪未尽而火早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日月不淹,春秋代序,后来居上,未来属于青少年,这是客观规律。老同志的长寿是可贵的,我们要尽可能给生命以岁月,但更重要的是给岁月以生命,努力把我党我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传给下一代。我们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把传家宝与新时期、新任务、新实际结合起来,多做一些引人入胜的薪尽火传工作。我们坚信:新一代和子弟兵,一定会在新长征中,接过传家宝,并发扬光大,为实现党的“十五大”制订的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而奋勇前进!!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编者按:

陈安羽同志系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原浙江省人大主任。

## 我的童年

我于1922年出生在玉环县原沙蟠乡小湾村，后迁到城里住。玉环县城是一个秀丽的小镇，家乡的山川风物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最早记事的时候，是租住在城关垟岙里。家是游动的，在垟岙里住了一段时间，又搬到八角亭下，而后又搬到了育婴堂。

家中没有房子也没有田地，兄弟姐妹却有五个，加上父母亲，全家七人，日子过得极紧巴。

父亲董东楣，没念过书。先是在街上摆摊做小生意，后每天去坎门担海鲜到城里卖，勉强维持生计。父亲为人勤劳厚道，在家言语不多。他嗜酒，每天喝一点，起早摸黑消寒驱邪。

母亲董林氏，裹一双小脚，勤劳善良操持家务外还会织布、养蚕，以贴补家用。

大姐董玉兰，嫁到坎门一渔民家。去了没两年，姐夫便患了神经病。二姐董世兰嫁到水孔口颜家作二房。哥哥董定都，念了几年书后，去南货店当学徒，但未满师就回来了。父亲只得带他一起去贩卖海鲜。不到半年时间，哥哥因多次参与赌

博，本利都输光，搞得全家都不得安宁。父母亲又骂又叹息，骂哥没出息、败家子。并轻轻地嘱咐年幼的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日后才有出息，全家才有出头的日子。哥后来去当兵，许久没有信息。有一天哥的朋友将哥的一包衣物送到家中，未说缘由，家人估计哥战死了。

人们都说，童年是欢乐的，无忧无虑的。幼时不懂事，爱玩，受着母亲的抚爱，确是快乐的。记得童年夏夜躺在竹床上纳凉，流萤在墙边树畔飞舞，圆月渐升，月华似水。慈祥的母亲坐在我的身边，一边用蒲扇扇风驱蚊，一边讲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还有嫦娥奔月……我仰望着天空，想起母亲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就一颗一颗地数着星星，但总是没数完就睡着了。

小小的童心，盛载最多快乐的时候，就是过除夕度新年。家里在年前做年糕，准备糖果。等到初一，才拿出糖果分给早已馋涎欲滴的小孩们。

但有二件事，使我的童年蒙上阴影。一件事是在一个夜晚，桌上放了一堆大姐定亲的银洋。“蓬”地一声响，五叔从后门冲了进来，动手就抢银洋，父亲与他扭打起来，吓得我哭出来。还有一件事，在我六岁那年，父亲送我上私塾。有位老先生教我们念书，读的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念了七、八天，要我背书，我背不出，先生用戒尺把我手掌都打红了。人之初，性本善，老先生为什么这么凶，我很害怕，再也不肯去了。

后来家迁到八角亭下，父亲送我去上小学。庄菊人老师教语文，他慈爱和气，我很高兴，喜欢这个学校。我用功读书，不与同学吵闹，比较守规矩。但有一次，一个同学打我，我还击了他。老师罚我在礼堂上站了半个小时。我心里很委屈，是

他先打我，为什么罚我呢？

少年时，我的乐趣是出去游玩，平时常去中山林。与几个同学一起去登山，沿着溪水，踩着石头，看百丈瀑布冲泻而下。潭水清澈见底，我们在石子滩嬉水作乐。我爱运动，打篮球，踢足球，更喜欢荡千秋、走朗木，可以玩出多种花样。

一年一度的二月廿二城隍庙会玉环人的盛会，各地的商人汇集到城里，沿街都是摊位，商品琳琅满目。城隍庙又连演大戏，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乡下的亲戚来往不绝。我常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热闹，又到庙里看戏，吃得也比平时好些，这是我最高兴的时节。

在我九岁以后，家里经济越来越困难，过日子一年比一年艰难，甚至过了今天，不知明天的粮食在那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我拿着瓷钵到邻居家借粮，而我的邻居也都是穷人，偶尔借得一点，也无济于事。一到年关，家里讨债的人不绝。有一年年三十，讨债的人一天来十几次，父亲到外边躲债去了，全家人提心吊胆，无法安睡。

我念完初小，要升高小，但缴学费、买书的钱都没有。后来，经七叔资助才读了高小。社会生活使我懂得穷人与富人的不同，懂得社会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我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就得用功读书，日后才有出息。我想，将来我能当个小学教员就好了，这是我最早的向往。后来听了《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梁山泊等英雄好汉的故事。这些英雄好汉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崇敬讲义气，劫富济贫、除恶行善，认为他们才是穷人的救星。后来知道孙中山革命救穷人，改变社会不平等，又向往着孙中山，默念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的遗训，一进学校就能看到，而且每周要跟着念一遍，过去不懂，到六年级才懂得一点，成了我的向往。



二

## 山门抗日救亡干校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日寇直逼南京。我党在一九三五年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为了适应形势斗争的需要，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省军区决定在平阳县山门创办“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玉环县地处海岛，已遭受日舰骚扰的威胁，困难当头，我们热心爱国的一批青少年已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可是，我县国民党当局不但不发动群众抗日，反而破坏我们的抗日活动，迫使我们编辑、发行的快报停刊、快报社解散。我学医的医院院长张昌骞到外地谋职去了，医院也不像样了。正当我感到前途茫然的时候，董仲升先生告诉我们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校招生的消息，我们非常高兴，立即串联同学，筹集川资，经他介绍杨炎宾、陈增佳、董南才、吕平、泮徽宏、胡义夫、董服官、董服伺、柯爱菊、朱荷香等去“抗日救亡干校”。

我们启程到楚门集中，会同楚门几位青年乘船至清江渡，经乐清到达温州“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再由办事处主任吴毓转介绍去平阳。

山门是山区，高山峻岭，溪流纵横，树木毛竹满山遍野，

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抗日救亡干校”设在山岗上的峙溪小学。

我们到达干校时，已有许多学员在校，还在陆续来校。学员大多来自温、台两地的青年学生，也有少数来自外省。多数是中学生，少数是小学生，个别是大学生，还有青年工人、小学教师，共有二百人左右，其中女学员三十多人。编了十几个班，每班十多人。红军干部王太然任队长，陈急冲任副队长。

干校校长是闽浙边军区司令粟裕兼的，副校长何畏，教导主任黄耕夫，总务主任邓野农。

举行开学典礼，何畏主持，中共闽浙边省委书记刘英讲抗战形势，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如何联合各阶级，各团体和全国人民，实现抗战。粟裕简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说明了干校的性质和任务。对学员的期望和要求。我们听到这些讲话，感到很新鲜，受到鼓舞。

课程是丰富的，粟裕讲游击战术，何畏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忍之讲政治经济学，孙克定讲哲学，陈雨笠讲群众工作，宿士平讲时事和农村经济。军事训练除基础知识和队列基本动作外，还有射击技术的训练。

校长粟裕中等身材，目光炯炯，坚毅有力，举止端壮，穿一身黑色军装，与战士一样，笑容可掬，平易近人。他讲游击战术实际而生动，常以亲身经历来说明战术原则。好几次，当讲到伏击战斗取得胜利时，他以喜悦的心情，用浓重的湖南腔调大加赞扬“……打了他一个埋伏，他们吃了亏，他们就没得饭吃。”许多同学高兴地学着讲，留下难忘的印象。他在工作忙碌中，还常抽时间来看望我们，和大家一起，问长问短，说说笑笑，了解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生活军事化，紧张而活泼的。大家睡地铺，每天早上天未

亮，哨子一响就起来，出早操练步法。白天大部分时间上课，有时军事训练，晚饭后在操场上作游戏，晚上各班在油灯下围坐着开讨论会。每当周末，组织晚会，开展娱乐活动。

我们第一次见到举世闻名的工农红军、干部、战士穿着列宁服、短裤、腿上裹上绑带，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显得十分威武精神。但武器并不好，大部分“汉阳造、中正式、七九步枪，”还有“套筒”之类，机枪、冲锋枪为数不多，有不少新战士还背着大刀，拿着“竹筒枪”、红缨枪，中队长、警卫员才有驳壳枪。可是这些武器坚持了十年的艰苦斗争与三年游击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比我十倍、廿倍之多的正规军，真是奇绩。学习时期，红军同志给我们站岗放哨。那时天寒地冻，有时还下大雪，敬爱的红军战士穿着单薄，遇到下雨下雪，白天黑夜撑着雨伞坚持在岗位上。有一天，我们遇到红军首长陈铁军，他身穿单衣、短裤，打绑带，精神抖擞十分威武。我们以敬仰和同情的心情问他怎么不怕冷？他笑着对我们说：“人只要习惯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我想这个“习惯”是经过多少艰苦岁月磨炼成的革命意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的队长、副队长教练时很严格，在训练间隙，常与学员一起席地而坐，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使人听得入迷。红军部队多次与我们搞爬山比赛，爬山时学员像蜂拥似的往山顶上爬，但山顶上的红旗总是被红军战士所夺取。

有一天深夜，我们正在熟睡，突然一阵哨声，有人喊：“快起来，快起来！到大操场集合！”大家摸黑着装，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地奔向操场，列队集合。队长宣布说：“有紧急情况，日寇已在敖江登陆，我们要立即转移，学员愿意随红军走的立即走了，不愿意的可以设法送你回家乡。”大家都没有作声，虽有个人别人哭了，但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回家的。接着队长叫大家尽量

少带东西，行军不准讲话，不准打手电筒。绝大多数学员都照着办，也有一些人大包、小包带了不少。于是由红军战士作向导，成一路纵队悄悄地行进着。走的羊肠小道，崎岖小路，过小溪，穿泥路，一高一低，一摇一晃，黑暗中有的丢被子，有的丢箱子，也有个别人轻轻地哭泣。走了三个小时，天渐渐发亮，大地轮廓渐渐清晰，前面出现一个大竹园，一座大房子。啊！怎么又回到学校了，操场上放着不少衣服、鞋子、袜子、大包、小包、皮箱等。原来没有敌情，是考验一下同学们的革命意志。队伍解散后，许多同学总结这次行军的经验教训，说自己不该带那么多东西，不该慌张，出了洋相。有的女同学转哭为笑，真有意思。

春节到了，大家第一次在革命大家庭里过新年，除夕，举行了一次丰盛的会餐，大家高兴得不亦乐乎。大年初一，群众送来酒、肉、家禽慰劳红军，我们也分享了一份。

大年初四，校领导布置我们分散到山门街附近村庄进行访贫问苦，慰问群众，向群众学习。规定上午出去，下午回来，中午学校不开饭。群众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摧残之苦，拥护红军。知道我们是红军派去的同志，都热情地接待，还留吃午饭。但也有少数同志因语言困难，也有不敢接触群众做工作，只好饿肚子。这是一次试学作群众工作的活动，也是了解群众疾苦接受教育的一课。

三月的一个晚上，在礼堂举行欢迎东南局代表曾山的大会。会前，学员与曾山的警卫班拉歌，学员唱一个歌，警卫班唱一个，轮番拉了十几次，情绪热烈。大会上，刘英、粟裕和曾山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接着全体红军指战员服从命令改换军帽。新军帽的帽徽是“青天白日”。在换军帽的时候，粟裕同志大声问大家：“同志们！我们的红星军帽今后还要不要？”同



志们响亮地回答：“要！我们要永远保存好！”粟裕同志笑着说：“同志们说得对，现在改变番号，换上新帽子，是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但我们的红星帽来之不易，是千百万同志用鲜血换来的……。”同志们都把换下的军帽往怀里塞，把它珍藏起来。

第二天，学校准备结束，部队也准备出发，大家都忙个不停。

部队出发那天清晨，在和煦的初春阳光里，战士肩背不甚整齐的武器，踏着矫健的步伐，高唱着抗日救亡的歌曲，通过夹道欢送的人群，雄纠纠，气昂昂向北行进，响彻云霄的歌声和欢送人群的呼声、锣鼓声、爆竹声联成一片。参加“随军服务团”的同志，和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握别的时刻到了，谁都不甘愿让这宝贵的时刻在转瞬间逝去。许多欢送的同学夹在被欢送的行列里走了一阵又一阵，有的一直送出驻地三里、五里、十里，尽管惜别依依，难分难舍，但大家都明白，为了抗日，为了革命，就得忍受这番离情。

### 三

## 新四军先遣支队东进纪事

1938年春，刚组建的新四军，为了准备开赴敌后抗战，从一、二、三支队各抽调一个加强连及部分机关人员，组成了先遣支队，由粟裕任司令员，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支队成员大都是经过十年内战和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老战士，部队素质好，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挺进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了解江南敌情及活动规律，了解民情，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勘察地形和道路，为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条件。

### 1、欢送出征

1938年4月28日，先遣支队在潜口西大祠堂门前集合，召开大会。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一些支队的领导同志亲临大会，欢送部队出征。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作了动员讲话。他说：“先遣支队挺进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任务既非常艰巨，又非常光荣。有人说，新四军装备不好，到江南同日本鬼子打仗，

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说这话的人是恐日病，见物不见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曾经与数十倍于我之敌较量过，我们打胜了。这次到江南去，只要大家发扬红军长征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英勇顽强，机智灵活，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加强团结，依靠江南人民，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日本强盗。让我们以向敌后的胜利进军和沉重打击日寇的铁的事实去回答那些恐日病者吧！”动员之后，部队情绪饱满，决心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去努力完成任务。随之部队乘汽车经太平、石埭到青阳，住了一夜，然后徒步行军到南陵。陈毅同志一路送我们，并作国民党川军的工作，使部队顺利地通过了川军郭勋祺的防区。一路上，群众以敬佩的眼光看着部队，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 2、南陵遇空袭

部队在南陵城内宿营，司令部住在孔庙。第二天，几架敌机嗡嗡地飞临南陵上空，盘旋了几圈后向北飞去。晚上，粟司令下达命令：部队于拂晓前到南门外集合。天将晓，部队按命令集合。大家采摘树枝，插到稻草圈上，进行伪装。接着向东北方向行军，进行防空演习。走了十几里，到达麒麟桥就宿营了。

“粟司令！今天为什么走这一点路就住下了？”我们惊奇地问。

“南陵离芜湖很近。这一带情况复杂，有特务、汉奸搞情报，估计敌人已知道我们在南陵。昨天敌机是侦察我们行动的。可能会来轰炸。”粟司令解释。

果然，我到城里去买货时，刚进了东门，就听见敌机声由远而近，街道上的人群慌乱地奔跑呼叫。

“轰轰轰！”“咚咚咚！”9架敌机反复盘旋俯冲轰炸，丢下几十颗炸弹。孔庙与二连的住房遭到轰炸，群众死伤数十人。事后群众议论，说这支部队是神兵。东北军也称赞新四军指挥员有预见。我们大家敬佩粟司令的判断与措施，使部队避免了损失。

## 3、我们是铁军

5月初，部队从麒麟桥出发，沿公路向东北方向前进。开始听到“隆隆”的炮声，而后重机枪声由隐约到清晰。越接近前线，火药气味越浓。

被日军打得丧魂落魄的国民党军队象潮水般地从前线溃退下来。成班成排的，三三两两的。农民抬着一些姨太太坐的轿子，后面跟着卫士。还有许多手、脸、头缠着纱布的伤员，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国民党军队平时那股吓唬人的神气消失了，而是垂头丧气，一片惊慌与混乱，真是兵败如山倒。

与国民党军队相反，新四军的指战员却满怀信心往前行进，枪炮声越近，心里越高兴。

“你们是哪个部队呀？”国民党的士兵问。

“我们是新四军。”

“你们开到哪里去？”

“我们到前线打鬼子。”

他们看到我们队伍人数不多，装备又差，以怀疑的态度说：“鬼子很厉害，有飞机大炮。我们都被打垮了。你们这样的武器，还打什么鬼子罗！去送死喔！”

“我们不怕鬼子，我们能够打败鬼子！”我军战士坚定地回答。

“别看我们队伍小，我们新四军是一支铁军！”干部有力地

补充。

第二天晚上，部队以快速肃静的行军，在湾址与九里的敌人据点之间穿过了封锁线，到达东门渡宿营。

#### 4、人人都是宣传员

为了提高群众的抗战信心，消除群众的顾虑，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粟司令在小丹阳、薛镇，钟主任在高淳、东坝等地先后召开地主士绅、民主人士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经我军的宣传，大宫圩的朱昌鲁、薛镇地区的刘一鸿，带了队伍参加我军。

作家邱东平在政治部担任宣传工作，常常带领工作组贴布告，散传单，写大字标语进行宣传。写标语特别辛苦，行军时，先要快步赶在连队的前面；在村庄的墙上写大字标语后，掉了队，又要跑步跟上。为了扩大宣传，又要迷惑敌人，有时要跑到离营地五、六里以外的村庄散发传单，写大字标语。

部队生气勃勃，歌声不断。集合、行军、休息以及渡河时都要唱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歌声鼓舞士气，也吸引群众，教育群众。听到歌声，群众觉得很新奇；小孩跑来了，青年人成年人也陆续跟着来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展开宣传。

行军时，沿途找向导带路，每走一、二十里换一个。一边走，我们一边询问情况并作宣传解释，离别时，给他几角钱工费（够一天工钱）。向导回去也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部队在村庄宿营时，除了执勤的，人人深入到街头巷尾，家家户户。房间里、灶台边、空场上，都可看到指战员与群众亲切交谈的情景。我们将道理与事实结合起来宣传，效果很

好。有一次，指导员见一个空场上围着许多群众，立即抓住时机进行宣传，揭露日寇的野蛮暴行。他说，日寇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乌溪、薛镇、东昌街被烧了一半；白兔、宝墩本是千户人家，而今却是一片残墙断壁，瓦砾遍地，成了一片废墟。日本鬼子在水阳、白兔杀了几百人，许巷村被杀200多人，只有三个逃掉。新丰车站的张官渡村，鬼子用刺刀刺死妇女30余人。鬼子到处强奸妇女，在小丹阳被奸死奸病的有20余人，有的奸后又被活活打死。指导员的话音未完，在场的群众早已仇恨满腔。有个大爷哭诉着儿子被打死，有个青年哭诉着母亲惨遭杀害，还有位大妈哭诉着媳妇受糟塌。在悲痛的气氛中，指导员高喊：“向鬼子讨还血债！为父老兄弟姐妹报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群众也跟着一句一句的喊。群情激愤，形成了一个军民共讨日寇暴行的声讨会。类似的情景出现过多次。

苏皖交界地区，有封建迷信的刀会武装组织，对我军不了解，阻我进军。我们对刀会作了耐心的工作。有一次，部队行军将要进村，刀会鸣枪打我们。一处枪响，四处鸣锣。我们没有还击，派吴福海同志去做工作。吴只身背了两颗手榴弹，进村去找刀会的头目。走进祠堂，满屋香烛烟雾腾腾，刀会会众吃了珠砂，正在发狂。吴福海说：“你们不要误会，我们是新四军，到前线打鬼子的，经过这里，不会妨碍你们。”并把军部的布告给他们看。头目说：“你们不准进村，不准进房子。”接着吴说：“附近村子鸣锣干什么？”头目说：“这是联防。”吴说：“你们的要求可以办到。请你们告诉附近村庄，不要发生误会。”这天晚上部队就在野外露营，用实际行动取得他们的信任。第二天，他们主动要我们进庄休息。

## 5、秋毫无犯

部队行动开始时，粟司令动员说：我们向江南敌后挺进，完成肩负的光荣任务，就要遵守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模范的行动，团结和依靠群众。我军不拉夫，不派款，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使群众看清我军是人民的军队。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把在群众中流传的“出门遇了兵，有理讲不清”改成“遇了新四军，亲如一家人，道理也可说明”。

先遣支队的全体同志模范地执行了这一指示。进入敌后的第二天，部队从裘公渡开到杨泗渡时，镇上几百户人家，跑得只剩下几个老少。一连指导员要部队在外休息，自己进屋去找老百姓，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后来在一家屋角发现一个老人，颤抖着躲在那里。

指导员就对老人说：“大爷！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

老人恐惧地望着，闭口不语。

指导员又说：“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朱毛的队伍，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

大爷愣了愣，走到窗边，看见许多士兵在场上安静地坐着。便试探地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

指导员见老人开口了，分外高兴，就进一步解释：“朱毛的队伍、就是农民、工人的队伍。我们到敌后，是来打鬼子的，救国救民的。你不要怕，请你把镇上的人找回来，告诉他们不要怕，我们都是一家人。”

老人家看见指导员说话和和气气，行动规规矩矩，便答应去找镇上的人回来。新四军到杨泗渡的消息，从老人口中，一传十，十传百。天亮后，乡亲们先是三三两两，后是成群结队地陆续回来了。

部队在征得群众同意后，各班先后进入民房。进屋后，有的扫地，有的担水，有的借稻草打铺。军民之间有问有答，有说有笑，很快融洽起来。第二天部队出发前，送还一切借用的物品，赔偿打破的碗盆，又打扫院子，清灶间，把百姓的家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部队行军到黄池镇南岸时，被驻在镇上的陈德功部（注）所阻。他们不让我们过河，我们只得返回杨泗渡又住了一夜。

第三天一早，部队在街头空地上集合准备出发。乡亲们都来欢送。有的拉着战士的手，有的把熟鸡蛋塞进战士衣服的口袋，有的妇女抱着小孩招手告别。乡亲们说：“你们太好了，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队伍。”“你们别走，就住在这里。”“你们走了，下次再来。”没多久，鞭炮声四起，群众拥向街头，热气腾腾，不少军民激动得热泪盈眶。部队在杨泗渡前后住了三天，镇上的一切环境没有变，但是杨泗渡的人心却大大改变了。这是党的政策的力量，是严明纪律产生的巨大效果。

有一次，部队行军准备通过溧武公路，因天尚未黑，派出的侦察员尚未回来，前面情况不明，部队临时在附近一个桃园里隐蔽休息。地上掉了不少桃子，却没有一个战士拣起来吃。看桃老人非常惊奇，便说：“老总，请你们吃桃子呢！”战士回答说：“大爷！我们不是老总，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抗日军队，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不仅不吃你的桃子，还要保护你的桃子。”老人激动地说：“像你们这样的军队，真是没见过。要是国民党的军队从这里路过，我这桃园不知要被糟塌成什么样子了。”

有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雨，部队到了桑园铺。群众害怕不敢开门，部队就在树林里、屋檐下过夜。第二天早上老乡们看到部队同志个个全身被雨淋得湿透，很受感动，一再叫我们去



屋里，我们才进入民房。

(注) 陈德功的队伍是地痞、流氓组成，挂着国民党的牌子，不打日本人，专门残害百姓，群众称之为“游吃队”、“小日本”。

## 6、官兵平等

新四军官兵平等。由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前几个月，没发一文零用钱。改编后，在浙江平阳开赴皖南途中，发了角钱伙食尾子。部队集中以后，正式每月发津贴：军长5元，支队司令4.5元；逐级递减，战士2.5元。相差无几。吃穿都一样，因此官兵难分。有次部队在上峰附近村庄宿营，有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说：“我活了80年，看到过清兵、孙传芳的兵和老蒋的兵，自古都是兵匪一家。从没有看见过你们这样的好人。”老人家一定要看看我们部队的负责人，他边走边说，“历来当官的都是吃好的，穿好的，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你们当官的，不知怎个样？”当这位老人看见吃午饭的粟司令，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着，异常感动地说：“从没见过，奇迹！奇迹！司令啊！将来天下一定是你们的。”粟司令对老人非常尊敬，立即站起来请老人坐下，并说：“老人家，过奖了，我们实在不敢当。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领导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请大胆地批评。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还有一次，部队驻在江宁县的叶家庄，司令部住在原国民党政府财政次长叶文明家里。叶见到曹鸿胜的长相和派头，误认为这是司令，赶快搬来竹躺椅，叫曹躺下休息。后来他发现躺在竹椅上的不是曹，就大声地把正在睡觉的人喊起来：“谁叫你睡在这里？这是司令睡的。”曹鸿胜闻声赶来：“叶先生啊！他就是司令，我是副官。是我要司令躺一下的。”叶忙说：“得

罪！得罪！请问司令贵姓大名？”曹说：“我们的司令叫粟裕。”叶一听，说：“哎哟，这个名字好熟悉，在哪里听到过。”粟司令知道叶是国民党政府要员，自然知道我粟裕是何许人，只是不便言明罢了，于是说：“蒋介石的通缉令，通缉捉拿匪首方志敏、粟裕。”大家都笑了，叶不觉有点尴尬。

## 7、艰难的行军

进入江南不久，正值梅雨季节。开始下下停停，以后就连续下雨。最后的26天中，下了23天雨。雨夜行军，走小路，走田埂，道路泥泞，边走边滑。多数同志携带着竹竿手杖，仍不免摔跤。雨伞都被大风陆续刮坏了，几乎全是淋雨中行军。大风暴雨抽打着脸，麻辣辣地痛。衣服被淋湿，寒气刺骨，人冻得发抖。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布鞋则由于浸透了水，泥块越粘越厚，几天就脱线脱帮了。草鞋一晚一双也不够，布草鞋可多穿几天。许多同志只得赤脚行军，脚上青一块紫一块，脚皮刮破了，鲜血直流。同志们都在诅咒天气在故意与我们作对。

尽管如此，我们的记忆中却也留下不少趣事。如，一个同志滑倒了，靠近的同志提醒说：“注意点。”可是他也滑倒了。引得后面的同志不免怪笑。一个同志滑倒了，后面的同志打趣地喊“再来一个”，可是他也滑倒了。真是“前仆后继”。如果夜间行军，天亮以后，发现许多人成了泥菩萨！花脸花衣服，演戏不必化妆。到了宿营地，擦枪的擦枪，烤衣的烤衣，整理各自喜爱的东西。大家热烈地议论着昨天的许多趣事，似乎忘却了一身疲劳。

## 8、繁重的任务

为了实施战略侦察，部队在芜、宁、沪敌后广大地区兜了两个大圈子，几乎天天行军，夜行日宿。我们的侦察手段是：每到一地便派出便衣侦察小组，到据点附近，侦察敌情。在驻地，指挥人员及政工、参谋人员便向老乡调查周围据点的敌情及当地的民情。粟司令每到一地，总是首先部署部队的宿营与警戒，接着就开始做调查研究工作，找当地有名望的人士、村长、商人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部队休息了，他仍在紧张地工作。工作完后，休息三、四个小时，天亮了，又开始工作。在近两个月里，他差不多都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未睡过好觉。人瘦了，眼熬红了，但仍然精神抖擞。

我们有一架电台，那是与军部联系的唯一工具。台长江如枝同志是个纯厚、朴实、坚强的人，是红军时期的老台长。电台工作是十分紧张的辛苦的；每次宿营，就架起天线与军部联系，报告行军的路线与到达的地方，接受军部的指示，往往通夜不停。第二天部队离开驻地前，又要架台发报，汇报这一天的工作情况。有时部队集合了，只等他们发好最后的电报才收台一起行军。电台是手摇发电的，由几个同志轮流摇着。他们往往身着湿衣，却又汗流浹背。

## 9、韦岗歼敌

我们初到江南敌后时，群众对抗日无信心，对我们能不能打鬼子也半信半疑。群众说，新四军好是好，可是队伍小，武器不好，能打鬼子吗？因此，有些同志有急于要打仗的情绪，说全国人民看着我们，军部等待着我们的捷报。粟司令、钟主任在干部会上说：仗是一定要打的，一定要打好。首战必胜，

这是关系到共产党、新四军的威望，关系到能否鼓舞江南人民抗战信心的大事。必须做好群众工作，查明敌情，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选择有利地形，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这样才能保证初战的胜利。

其实，粟司令对打仗早有考虑了，部队兜圈子经过赣船山一带时，粟司令就曾对参谋人员说，这一带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将要完成任务时，为了满足指战员的求战心情和迎接陈毅司令员率部会师，粟司令决定打一仗。

因连续雨夜行军，又执行了破坏京、镇间下蜀之铁路后，部队十分疲劳，病员增加，如全部参加战斗，不仅行动迟缓，而且会影响战斗。因此，参战部队由各连各选步兵两个班（侦察连增加短枪及轻机枪各一班），共8个班，和支队部一些人员组成。

6月17日拂晓，参战部队经动员后，取捷径向伏击地前进。8时许到达赣船山韦岗的伏击位置。以一部占领赣船山南公路东侧，担任向句容方向警戒，并准备截击敌人，大部隐蔽在山间公路两侧。8时十几分，敌人的车辆从镇江方向陆续开来，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区。粟司令发令开火。机枪吐出猛烈的火舌，接着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军轰击。鬼子的车队陷入了火网。

第二辆车是小包车。司机被打死，小包车倒在道旁的水沟。当我们近前搜索时，上尉梅泽武四郎突然从车底捅出军刀，将我通讯员刺伤。我们一起射击，将其击毙。

后面接踵而来的三辆卡车。在我火力射击下，前两辆被击中停下。鬼子有的被打伤，有的下车潜伏于公路边草丛、水沟中顽抗。我军战士勇敢地向敌人攻击，用手榴弹轰击，歼灭了顽抗的敌人。第五辆汽车因我火力不及得以逃脱。



打了半个多小时，胜利地结束了战斗。毙敌少佐土井。上尉梅泽以下13人，伤敌8人，毁汽车4辆，缴长短枪10余支，指挥刀一把，日钞7000余元，物资一大批。

部队迅速撤离到上元庄。我们吃午饭时，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战地。迎接他们的是正在冒着黑烟的汽车残骸与鬼子的尸体，鬼子无可奈何地胡乱开炮轰击了一阵，烧毁了附近的房屋，收拾尸体回去了。

部队向宝坻镇前进。第二天上午到达曲阳村，与陈毅司令员会合了。为了庆贺韦岗战斗的胜利，陈毅司令题诗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粟司令题诗《江南处女战》一首：“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奏歌还。”

韦岗捷报像春风一样吹遍江南，人民振奋，敌人丧胆。先遣支队完成了任务后，一、二、三连和机关人员归回各支队。

## 四

### 在江南敌后抗战

先遣支队完成战略侦察任务后，二支队机关人员和二连归建。1938年6月下旬，张鼎丞司令员率领进入敌后的二支队汇合。汇合后的二支队约2000人，支队部机关、下属三、四两个团。支队部驻小丹阳以东的杭家村、五山口、叶家山一带地方。

蒋介石、顾祝同企图借刀杀人，把二支队的防区划得非常狭窄，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因此，三团以江宁的小丹阳、秣陵关和当涂的云台山、横山为中心，四团以溧水的李巷、南曹和句容为中心。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我们的活动是超出防区的，我们还要不断冲破束缚，向外扩展。

当时我在司令部参谋处任见习参谋。司令部作战科长张开荆，侦察科长梁国斌，通讯参谋后来是程望，还有参谋张仰、王培臣、王香雄等。

#### 1、夜袭南京机场

在小丹阳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一件事。1938年8月间，粟司

令组织炸毁南京机场日军飞机。由卢刚（华侨）指导员率领工兵六人、侦察员六人组成精干小队，去南京执行任务。行动前栗司令作了细致周密的交代：由郊外越过小河，剪断铁丝网，潜入机场。带着石灰作路标，防止迷失方向。对于石灰作路标，我深感栗司令虑事周密，否则，茫茫草地怎么回来呢？

小队按期出发。第三天晚上栗司令、警卫员和我上了小丹阳附近山上，准备观望南京方向的动静。约在夜半，南京方向突然光照四射，炮声巨响，震撼夜空，栗司令既喜又忧。事后，小队回来报告，因情况变化，改为由入口处潜入，与卫兵遭遇，发生了枪战，敌人出动了部队、坦克、探照灯照得满天明亮，行动暴露未果。这次炸机虽然失败，但也造成南京及机场一片紊乱与惊慌。

## 2、发动群众 壮大自己

我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屡屡伏击、袭击敌人，摧垮维持会，敌人感到不安，于是准备对我游击区进行扫荡。扫荡前公开登报，皇军对×××要进行海、陆、空的联合进攻，企图吓倒我们。为了对付敌人进攻，司令部与直属队转移到当涂大官圩、塘南阁一带，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只留下一个连在横山一带坚持活动。敌人果然从各据点出动陆、海、空军一千几百人，对小丹阳、横山地区大举进攻。我军一个连与敌人周旋了几天，外线多处袭扰敌人后方，敌人扑了空，扫兴地撤回。

在大官圩地区，为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部队积极向群众开展宣传，宣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群众树立日帝必败，抗战必胜的信心，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通过宣传，使人们认识到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是真正抗日的武装。于是在八月下旬召开工农商学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由农民、工人、商人、学生，还有开明士绅、国民党人组成委员会。之后相继成立了教育救国会、商业救国会、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在农村以村为单位成立农民救国会。农救会的宣传中心是“打鬼子，保家乡”，“团结抗日，减租减息”。在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三个月时间有3万多农民参加农救会，有的乡还建立了农民抗日自卫队。

江南有不少水网地区，特别是大官圩、金宝圩，河沟纵横交叉，到处是水，为了适应这一地区的行动作战，将学会游泳作为整训项目之一，号召人人下水，学会游泳。栗司令曾多次受伤，右手残废，仍带头下水，年已半百的政治部副主任罗化成也下水学游泳，在领导同志模范的行动下，指战员人人下水。我是爱游泳的，不仅每天下水，还当教员。经过一个多月时间，人人都学会了游泳。

在大官圩这段时间里，扩军热火朝天，“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在民间广为流传。我们采取个别扩军、派出扩军小组到集镇扩军、地方干部动员参军等多种形式，在各方的努力下，形成参军扩军的热潮，出现父送子、妻送夫、哥送弟、兄弟同参军的生动情景。军医处张毅一人动员了200人参军，刘一鸣率农民自卫队参军，青年学生朱昌鲁组织抗日武装，后来编为二支队特务大队。

一次，日寇对大官圩我军驻地发动突然袭击，从芜湖出发的日寇大队因路线不熟，找了一个老百姓带路，天下雨，老爹说，我去家里取蓑衣斗笠，老爹回到家，急忙告诉女儿，赶快跑步去报告张司令，“鬼子来扫荡”。老爹带着日寇大队绕道转了

一圈，到了马家桥时，我军已转移走了。这是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爱护我军多么英勇的表现呀！

### 3、横山突围 化险为夷

1938年秋，我协助侦察连连长范连辉率领侦察班在淳化、土桥、湖熟、句容地区侦察敌情活动，一天晚上半夜光景，三团参谋长熊梦辉派通讯员叫范连长和我去团部，我俩到了那里，他已站在门口等待。他镇定而急促地说：“夜里得到情报，鬼子已经出动，明天扫荡横山、桑园铺，你们马上行动，天亮以前到达小丹阳附近，与地方同志联系，敌人进攻扫荡时，你们就袭击小丹阳的敌人据点，牵制敌人的进攻。”

接到命令，我们心情非常着急，我们要穿过横山才能到达小丹阳地区，有六十里路程，而时间只有五个小时。刀会的二个壮汉为我们带路，我们就快步行军。月亮开始西斜，在块块云层中时隐时现，夜色朦胧。先是快步，后是跑步，翻过东山小岭，向西山山岭疾进。快到岭头时，几颗红绿讯号弹腾空而起，我们就伏在路边，静听动静。接着横山四周都升起了红绿讯号，说明敌人已经占领了各个山头，包围了横山。

前进不能，队伍就回头撤到山下，在茅棚中休息，恰恰在横山的中间。天亮一看，我们已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大家商量怎么办？有的说：“在这里隐蔽。”多数同志认为隐蔽不利，四面山上的敌人下来，极易发现我们，打起来，跑也跑不了，范连长最后决定“突围”。

每人在山上都折了一根松枝，手拿着顶在头上作伪装，范连长带着大家向南面山上运动，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上。当我们向第三个山头前进时，被敌人发现了，南面高山上的鬼子的机枪子弹就猛烈地扫射过来，打得树枝、树叶、石子乱飞，我

们顶着子弹奋不顾身地继续往前冲。冲离敌人越近，弹雨劈劈拍拍地在我们周围上下开花。两军相遇勇者胜，我们勇猛地冲击，反使敌人胆怯，不敢拦击我们。

开始我冲在前面，后来落在后面，呼呼地直喘气，与一个侦察员在一起，我们两人在偏东南倾斜地上，好不容易上了山口，踏上一条路，离山头上的鬼子稍远一些了。

沿着这条路翻过山岭走了一百多公尺就下山，看看山下，牧童放牛，农民干活，悠闲自在，估计山下不会有什么情况。下了山，异常口干，足足喝了二壶水，休息了一下，去找部队。

当天夜里在村庄与部队会合了，大家诉说着各人的情况，仔细地作了检查，有的帽子被子弹打飞了，有的衣服、袜子被子弹打破了，侦察班长的木壳套子下部打飞了，上部盖子还挂着。有二个侦察员向左边山头冲时，冲到鬼子的阵地上去了，鬼子嚎叫要抓活的，侦察员即掷了二个手榴弹，趁混乱中逃出，险些作了俘虏。我们虽然没有到达小丹阳地区，但这次战斗吸引了鬼子，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我与范连辉同志的战斗友谊甚深，这是第三次了。范连辉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顽强机智地坚持浙南斗争，部队打散了，他把打散的部队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斗争。在江南敌后，侦察连屡建战功，曾一度打到雨花台，歼伪军数十人。后来任老三团营长，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

### 4、下圭塘伏击战

1938年11月二支队部罗忠毅参谋长和三团政治处总支书记钟得胜带领经过二个月轮训的回三团归建的二个连去前方。这支部队经过高淳后，于夜间过了石臼湖，登陆后经博望，于天亮前到达横山东侧的独山李家，休息一小时左右，正在吃午



饭，获悉一小队日军到了博望，在那里烧房子，抢掠财物，强奸妇女。

罗参谋长判断，袭占了博望的鬼子很可能要返回洪兰埠，于是决定去伏击敌人。命令部队立即集合，有的丢了饭碗就走，听说要打仗，情绪高涨。部队出发了，快步行进，经华府村、上甸村，到达明觉寺与博望之间，埋伏于下洼塘附近的山岗上。

前头的一连在山岗上刚展开，几十个鬼子从博望出来已向山岗走来。罗参谋长喊我跑步叫二连快上来，我飞快地去传了命令。二连刚拉上，鬼子已向山岗接近，四百米、三百米、二百米、只有一百米了，我们的机枪步枪突然开火，子弹猛烈地射向敌人，狡猾的敌人立即卧倒，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抵抗，边抵抗，边匍匐前进。

罗参谋长靠着土堆，指挥沉着，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战场。

号音嘹亮，在号音的指挥下，二连分为左右两边包抄过去，沿着山坡，占领制高点，用火力的侧击敌人。在多方面的包围下，把敌人压缩在水塘附近。敌人射击准确，顽强抵抗，子弹劈劈拍拍从我们头上飞过，叽叽叽叽地在我们身边擦过，掷弹筒的炮弹在我阵地上爆炸，有的同志倒下了，有的同志挂花了。

激烈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包围圈愈来愈小，我们就用手榴弹轰击敌人，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水塘边到处是死尸。

有三个鬼子集中火力向土堆冲击，子弹在指挥所上空飞啸，指挥所移动了一下，鬼子从间隙中冲了出去。

约一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我们几个人到水塘边观察，水塘边敌尸狼藉一片，子弹大都从头部打进去的，说明鬼子善于利用地形地物。还看见几个青年老百姓背着大刀也在战场后

边观战。

冲出去三个鬼子了，到达明觉寺东北的大通庄，因弹药消耗殆尽，被我民兵用大刀全部砍死。

这次战斗共打死敌小队长以下三十七人，汉奸二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掷弹筒一个，步枪廿余支，军刀一把。我牺牲三人，负伤六人。

战后，部队归了建制，罗参谋带我们几个人到了三团团部，才知道下洼塘战斗不是孤立的战斗，而是粉碎敌人大扫荡中的一个插曲。

这次大扫荡，敌伪二千余人（骑兵百余人），统归敌联队长横山大佐指挥，兵分四路奔袭合围我横山抗日根据地，袭击博望之敌人断我后路，妄图迫我在秦淮河、姑淡河、石臼湖之间的博望平原聚歼之。我三团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经两天的苦战，粉碎了敌伪对我地区的扫荡，毙伤俘敌伪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百余支。我三团营长邱立云、政委王荣春光荣牺牲，伤亡百余人。敌除占我小丹阳外，全部退回原据点，扫荡宣告失败。敌联队长大佐无可奈何地留下几张通告，内容是：“黄火星团长阁下，你们打仗狡猾的，我向你约定一个时间、地点，我们联队与你们部队公开较量较量的”。

## 5、参加中国共产党

某次战后的一天晚上，我走进张鼎丞司令的住房，张、粟两位司令都坐在藤椅上。片刻，通讯参谋程望、见习参谋庄鹤生也进来了。我们三人面对司令坐在长凳上，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张司令恳切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有件事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三个人经过一年的锻炼与考验，思想上和行动上表现

都很好，我与粟司令愿意介绍你们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

参加共产党？我早就盼望了，现在将成实现，我的内心非常激动。我们三个人，似乎同时表示：

“愿意！很愿意！”

“愿意很好，我高兴地做介绍人。做共产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武装思想，在工作、生活、战斗中起模范作用。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斗争。”粟司令亲切而严肃地说。我们带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告别了张、粟司令，回到各自的住宿地。

隔了几天，1938年12月11日，通知我晚上去开会，我整理好军容，踏上泥土大路，直往章村走，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会场。

一幢大瓦房的堂屋里，马灯的光芒四射，正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上方挂着斧头、镰刀的党旗，下方是入党誓言写在红纸上。已有十几位同志到会了。我正要坐下，有人拍我的肩膀，转头一看，原来是林谷，我们曾经同桌吃同窝睡的战友，没有想到两个人同时入党了，互相紧紧地握手。

张、粟司令进来了，坐在主席桌旁，炯炯的目光环视四周、慈祥和蔼，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被庄严、肃穆、热情的气氛吸引着，暗暗地喜悦。

组织科长罗华贵宣布会议开始，他说：“今天是广州起义十一周年，你们在这样的日子入党是很光荣的……”接着宣布入党人姓名，当读到我的名字时，内心又是一阵跳动。他说话完毕，右手握起拳头，带领我们宣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宏亮庄重的声音在屋内回荡。最后，张司令代表党组织讲话：“CCP”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意思，党旗的斧头镰刀表示工农无产阶级先锋队，红色表示共产主义要在全球实现。我们欢迎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你们都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英勇战斗，团结群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听了他的讲话，我的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 6、水阳战斗

1938年10月，部队移驻狸头桥的塔山村、晏家堡一带。

粟司令亲自组织与指挥了二次战斗。

1939年1月，战前接到情报，鬼了130余人，从宣城撤出。粟司令判断该敌可能在水阳宿营，次日沿河埂北上黄池。于是粟司令以三团一个连、四团三个连在水阳北上的河埂两侧部署了一个口袋，如敌北进，采取集中短兵火力，首先杀伤该敌，然后以肉博全部歼灭之。7日上午八时左右，敌果然从水阳东西岸平行前进，敌主力走西岸。东岸之敌与我东岸八连接触，而敌西岸之主力闻枪声均沿埂之西面斜坡行进，正合我右翼部队之侧击。但敌刚到双陡门东南时，我一副营长过早开火，于是敌占据草屋顽抗不进，使我部队完全失却火力效能。而我尾敌之四连，也未适时赶到，战斗历八小时之久，形成对峙状态，不能解决战斗，于是决心撤退。此役毙敌三十一名，伤敌不详，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给敌以相当打击，给群众以极大的兴奋，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教育了部队。

## 7、奇袭官陡门

官陡门，在日寇盘踞的战略基点芜湖北部飞机场附近，是



一个极险要的地方。那里恰恰和象棋盘中心卒前边的渡河点一样，棋盘河两边的三根路线，正如官陡门两岸的三条不到一公尺宽的堤埂的道路，这几条通路也都被破坏了，白天架了木板才能通过。那里设有三层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铁丝网以内还有掩蔽的战壕，两岸中间的河，宽约五十公尺，是不能徒涉的。其余的空白地方，全是河网与湖泊。官陡门周围几十里，特别是我们由东向西去进攻的地方，足足要绕过一百余里的河网地区。这个河网，你要向前走几里路，就得经过三条或四条河，一出门非坐船不可。这百余里的区域中，只有两条路可以直达官陡门，但是还需要渡过好几条河，而青山、黄池两个敌人的据点，正如棋盘上东西两端的两个炮位，我们的队伍必须经过这两个据点的中心线，才能进而西去，它却在我们五十里左右的侧后方威胁着我们。这两个据点之间，有一条直达的长约四十里的宽阔的堤埂，有可能截断我们唯一的一条归路，而宣芜铁路的沿线，正如棋盘两岸的卒子线，每隔五里即有敌人的据点。官陡门距铁路只有五里，距飞机场不到五里，距芜湖也未超出敌炮射程。河的两岸，街道南八里的永安桥、北十里的年陡门，都有数十敌人驻守，可以沿堤埂直趋街道。总之，敌人西、南、北三面各据点的增援部队，在半小时以内，可以完全赶到，飞机的出动不消二分钟，可在我们上空低飞袭击。官陡门的街道，建筑在河西岸的堤埂上，不到一百公尺长，是一排砖瓦房屋，这里驻扎了三百多伪军。两岸之间，只有宽约一公尺的脆朽的板桥贯通。这可算天险了，是敌人最安全的地方了。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敌情与地形的情况下袭击敌人的。1939年一月从十六日开始，我们就作战斗的思想准备与战术技术准备，但没有宣布打哪里的敌人。

十八日早晨，部队集合出发，指战员情绪很高，尽管天气

不好，行军跌跌滑滑，有说有笑，走了五十里路就休息了。第二天下午，队伍悄悄地上了船，突然转向西开，渡到丹阳湖的西岸，已经是晚上九时了，大家翻过堤埂，改乘几只装肥料的船，继续顺水道西进。午夜十二时后才到达预定地点集结隐蔽，距攻击目的地还有七十余里。这里的群众条件好，可以封锁消息，如再前去封锁消息就不容易了，必须一夜赶到才行。廿日上午各连队召开军人大会，作战斗动员并宣布战场纪律及注意事宜。午饭后，逼着大家睡好觉，但谁也不能放心地睡。后又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栗司令讲明攻击官陡门，消灭伪军部队意义，具体分配了战斗任务和动作的次序及注意事项，特别是侦察连连长率领的分队，任务是由河的西岸打到河的东街，必须以迅速动作抢夺连接两岸的小板桥。这是关键，你们要勇猛打到河东去，河西你们不要管。如果你们没有夺过桥，缴枪再多还是要受处分的。最后鼓励大家要在二十分钟内完全解决战斗。

下午提早吃过晚饭，集合队伍，栗司令交待战斗任务又作了鼓动，指战员情绪更加高涨，会后掌声笑声响成一片，大家纷纷作战前的最后准备。

五时左右，部队出发，天黑了，队伍寂静下来，步伐迅速。到八时半，已走了三十里，正好到青山通黄池大道中的亭头镇，休息了片刻，继续前进。十点钟到了大闸，必须渡河，可是河里没有船，到处寻找，从水塘边抬来一只仅可装三人的小船，又找来一只装了东西还可渡十人的木船，船上只有一个老艄。为了加快木船渡河的速度，用绳索连起来，两岸用人力拉拽。这样努力的结果，不到两个半小时，队伍渡河完毕，已是廿一日凌晨两点钟，于是以最快的速度赶路，跑步前进，从靠近敌人据点头道桥二里多路的地方通过。地上有了霜，又刮

着大风，大家却跑出了一身汗。约四时光景，折向正北前进，赶到王石桥，距目的地只有三里了，才放下心，按照原先分配的任务，大部沿西岸北进，绕向西方，向芜湖方向的道路打过去。另一部沿东岸北进，但需待西岸先开始攻击。离敌人愈来愈近，大家都肃静地贴着地面匍匐前进，当接近敌人不到三十公尺时，敌哨兵恶狠狠的问“哪个？”紧接着我们突击队的手机关枪、花机关、轻机枪、驳壳枪像爆竹似地一齐开火，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照耀得通亮，冲锋号震天动地。这时东岸的机关枪也响了，不到一分钟就冲破了铁丝网，敌人两个哨兵被打倒在地。掩蔽部里的一排敌人，钻出来的就打倒了，动作慢的就永远躺在里面了。街上丢了不少枪，我们二梯队勇猛地冲进街中，转向河边，夺取木桥，冲过河东，又在伪司令部响起密集的枪声，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河东岸北进的一个连也冲破了铁丝网，夹击敌人的侧背。打得敌尸横七竖八，敌人的伤兵随处可见。这次战斗，从开始攻击到战斗结束只经过八分钟，连清扫战场仅二十分钟。敌人死伤无数，活捉五十七人，一个大队的伪军基本上被歼灭了，缴获轻机枪四挺，短枪十余支，步枪一大批，弹药无数。在敌人最安全最可靠的地方，奇袭取得了完满的胜利。

水阳战斗和官陡门战斗我都参加了，饱尝到胜利的喜悦。也是我参加粟司令直接组织和指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战斗。

## 8、聆听周副主席讲话

1939年2月初，粟司令去军部出席参谋会议，我也随粟司令去参加。我们从狸头桥附近出发，经油榨沟、宣城、杨柳铺、马头镇、章家渡走了三天，到达云岭军部。

恰巧遇到周恩来副主席也到皖南，他是千里迢迢，不辞山

川崎岖，亲临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同时，也是来制定新四军今后战略发展方向——“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作战方针的。

军部为周副主席的到来和叶挺军长从大后方返回军部，在陈家大祠堂，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欢迎大会。是日，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直属机关、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等单位，一队队有秩序地鱼贯步入陈家祠堂大厅里。他（她）们身着戎装，腰扎皮带，教导总队学员全副武装，仪容整齐，精神焕发，每人手携一只草垫席地而坐。

“八队（女生队）唱支歌”人群中振臂呼喊。

“八队在哪里？”“嗨！八队就在这里。”站着的一个人用手指指八队。

八队值星排长站起指挥，群起整理戎装，引吭高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颗子弹消灭了一个敌人……”

值星排长轻轻地招呼大家。我说：“九队。”

大家齐声地喊：“来一个”。

各队之间，互相催唱，互相拉歌，一阵阵热烈的呼号声，有节奏的鼓掌声，象春雷般轰鸣！整个祠堂大厅象在汪洋大海中翻腾。

最后，指挥何士德挥舞着沉浑有力的手姿，大家齐心高唱：“光荣北伐、武昌城下……”新四军军歌，洪亮的歌声直冲云霄。

周副主席在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领导同志陪同下，步入大厅，在主席台就座。项英、叶挺都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接着项副军长高兴地宣布，请周副主席作重要讲话。

周副主席踏着凳子走上桌面站着。他身着戎装，神采奕奕、炯炯发光的眼睛、脸带微笑，作《关于新阶段新关键的形

势与任务》的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一年多来的国内外形势之后，指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形成出现的。在当前应强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保持我党我军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政策。批判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言行……。他站立在桌上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精辟的论述，不时被阵阵掌声、笑声所打断。虽然时隔六十多年，至今仍记忆犹新，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3月8日，新四军第一次参谋会议召开，会议内容非常丰富，一年来抗战工作的总结、一年来参谋工作的总结、敌情动态和战术研究，一、二、三支队司令员作了抗战的情况及经验的报告，进行了交流。这些报告实实在在生动精彩。会议开了十天，在三月十八日全体人员照相留念后结束。

叶挺军长身穿黄色呢制服，端庄大度，显得十分英武潇洒。他背着照相机，随时捕捉镜头适时拍摄。在会议的间隙，他与同志们交谈战术、战斗动作，还研究一些技术问题。如何炸毁汽车，他拿了一个针药管子，说里面装的是炸药水，敲了一下，爆炸力不小。

周副主席要回去了，粟司令带了一个连负责护送。我走在队伍前头，边调查边行军。那天周副主席与粟司令都没有骑马，而是步行，一路轻声细语，谈笑风生。沿途群山连绵，偶有深谷夹缝，大队踏着沙子路、泥土路、卵石路蜿蜒而行，鸟雀声声、溪水潺潺，伴随着脚步的节奏，走了七十里行程，到达小河口后方医院，休息了一夜，第二天送到太平，交给国民党队伍护送。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直至周副主席的身影消失……。

从军部返回二支队的途中，我背了一个皮包，行军时不

去摸摸；宿营时，像母亲疼爱孩子似的抱着它睡觉，因为皮包里有全支队三个月的经费宝贝呀！

## 9、狸头桥战斗

1939年3月陈毅司令员从军部返回苏南，乘小舟顺水阳江而下。途中挥毫作诗：“敬亭山下橹声柔，西洒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同在三月，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到苏南视察工作。我随护送的一排部队，从二支队到一支队去。有一天在路途一个村庄休息，他与老乡交谈了几句，很快地围上一大群人。我听说，邓主任最善于作鼓动工作，开群众大会，只要他简短地讲几句话，就能激发起农民的情绪，手舞足蹈。看了今天的情景令人信服。

在狸头桥一带驻扎时，遇到一次鬼子的进攻。1939年4月，日军一千三百多人，由芜湖、当涂、溧水出发，分三路进犯狸头桥。我主力向外转移，用二个连占领水龙山掩护部队撤出。粟司令、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率少数人也上了山。粟司令在山上一面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监视敌情的变化，一面实地教育我们。

他说：“你们看到敌人打炮没有？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没有？”

“看到了，也听到了。”我们回答。

他又说：“看到炮弹出口冒烟到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就可计算出炮的射程……。”

我们就按照他教的计算方法，一个一个炮弹地计算，实地学习，增长知识。

我军二个连占领九龙山一带阵地，与敌对峙四个小时。后来发生了战斗，正当战斗激烈时，已完成掩护任务后撤出。



原来敌人在我们的正前方，炮击后敌人就向狸头桥前进，我们的位置转为敌人的侧翼了。敌人不敢在狸头桥停留，没有多久就向东南方向撤退了。

太阳渐渐西斜，快近黄昏了，粟司令把部队在山上集合起来，进行战斗动员：“敌进我退，现在敌退我追，我们跟着敌人，监视敌人的行动，敌人在前面走，我们就在后面跟。”敌人向洪兰埠方向退却，到了一个途中的村庄驻下了，我们就摸近敌人的宿营地，突然袭击敌人。双方打了四十几分钟，伤敌廿余人，迫得敌人疲惫不堪退回洪兰埠据点。

狸头桥九龙山战斗后，我们转移到横路章村一带驻军，时间约在1939年4月。

### 10、轮训部队 以苦为荣

一面作战，一面训练部队，这是我们的好传统。现在环境相对比较稳定，更要抓紧集训部队。采用将前方部队调回轮训的方式，每团2—3个连，加上直属队特务连、地方武装、教导队，经常保持六、七个连的整训规模。军事课目以射击、投弹、刺杀、利用地形地物为主，以队列教练与夜间战斗的战斗动作为次，政治课目以形势和政策为内容。

天还不亮，号音一响，各个连队迅速起床，就开始投入紧张的练兵中。每天各连自行掌握，按计划进行。

到了周末，各连队集中在广场上进行会操。先是各连队自行走、跑步，一、二、三、四的喊声此起彼伏，在广场四周回荡。

全体停止，“立正。”总值星大声喊口令。“喇”的一声，刹然肃静。

“集合完毕，司令下达会操课目。”

“制式教练，队形变换”。

粟司令在操场四周走动，巡视各部队操练情况。他走到直属机关这一队，看到动作不符合要求，他就亲自喊口令作示范。

“立正”“向左看齐”，机关的人总是看不齐。粟司令就作示范“要这样看，才能整齐。那样看，像吊膀子”弄得许多人笑在肚里。

整训最后二、三天，开展各种比赛。操场上红绿旗飘扬，队伍精神抖擞，情绪饱满。比赛最有兴趣的项目是实弹射击，它测验每个人每一集体射击的命中率。其次是刺杀。“左刺”、“右刺”、“前刺”杀！“盖刺”杀！动作整齐划一，强劲有力，最能表现出部队的战斗精神状态。根据各项比赛的结果，评出名次。最后，全体集合，粟司令或参谋长作整训总结，发扬成绩，表扬优秀，指出缺点。优秀者坐飞机，发给奖品。那时的奖品大都是锦旗、毛巾、肥皂、汗衫、背心、笔记本、铅笔、茶缸等实用的东西。整训的效果十分明显，短短的二个月，老兵提高了技术，提高了政治水平，新兵都变成老兵了，真是练兵一次，提高一步。

那时部队的生活是清苦的，每人每天一斤半粮，五钱油、一角五分菜金。每月的津贴费军长五元，支队长、团长四元，营长三元，连排长二元五，战士一元五，炊事员因为工作辛苦也是二元五，与连排待遇一样，上下相差不多。夏天没有蚊帐，将夹被拆开，留一个角，用绳子拉在钉子上，成三角形的蚊帐。冬天两人合盖二条毛毯，有的夹被装上少量棉花。衣服是够穿的，但鞋子不够，只有打布草鞋或穿稻草草鞋以补不足。生活虽然清苦，但大家以苦为荣，情绪都很乐观。

## 11、深入大江南北侦察

1939年夏，由四团侦察参谋黄才胜和我负责，率领侦察小队，去南京附近执行侦察任务。栗司令亲自拟定侦察调查研究提纲，有敌情、民情、交通、地形等六、七项。交代的具体任务：一、南京以东、龙潭、高资以西的情况；二、六合、仪征、江浦、天长、宝应、高邮六县的情况。我到了四团，陶勇团长又作了补充交代。

陈同志为我们作向导，他原是杂牌部队的秘书，因不满旧军队，热情爱国投身新四军参加革命。他熟悉南京附近的地形，社会关系好。

黄昏时分，我们向南京方向进发，月亮当空，大地肃静。走了七十里，登上青龙山，在山顶的平坡上坐下来休息。大家向北眺望，远处几十里上空灯光闪烁，陈同志指了指：“那里就是南京”。

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历史上是龙盘虎踞的地方。而现在沦于敌手，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死难卜，生活艰难。我们将去那里，会怎么样，我的心情很不平静。

下了山，在山脚下二十来户的村庄徐家边宿营。我们住的房东是陈同志的丈母娘家，她见女婿到来，十分亲热。虽没有见过新四军，见大家说话和气，很快融为一家了。

第二天天黑以后，踏上沙石路向北走了二十多里，到了一个村庄，庄里的空地上摆了许多竹床，大人、孩子、男的、女的都躺在竹床上酣睡，也有打呼噜，大多正在睡梦呢？我们每个人也各借了竹床，也在露天睡觉，直至天亮前，才进入民房。

我们住的这一家的家长是当地维持会会长，家中有妻子、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共六人，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两间空房

中隐蔽下来。

会长约近六十岁了，白黄的脸，添上几道皱纹，为人正直，是爱国的。我们的调查就从他开始，我们面对面坐着。黄才胜发问，我作记录，有时也插上一、二句。

“大爷！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到江南抗日打鬼子的，找你问问情况，你不要怕。”

“我不怕！不怕！应该！应该！”

“维持会干什么事的呢？”

“维持会派粮派钱，协助管户口，还有发现可疑的人要向上报告。我当会长，名为鬼子作事，心向着祖国，护着乡民。大家推我当会长，没有法子，只好维持维持。”

“请你详细地讲讲鬼子据点的情况，那个据点有多少鬼子，有多少伪军，头目叫什么名字？”

“好！好！我知道的，一个一个报给你们听……”他报了中华门，又报雨花台……。这些据点的敌情，我都一一作了记录。

“鬼子在这一带作了哪些坏事？”

“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南京城里杀了许多人，北面的炮兵学校放火烧了二天二夜。”

“我们打算在你家隐蔽二、三天，找几个老乡、商人、学生作点调查，你有困难吗？”

“行！行！这一段时间鬼子不大下乡了，就是黑头（指伪军）三日两头下乡敲竹杠。鬼子下乡，我送消息给你们，黑头下来，你们自己注意。”

大爷安排媳妇帮我们烧饭，孙子孙女为我们放哨。一天下午孙子蹦蹦跳跳跑来报告：“有三个黑头向庄上来了。”

“小娃，你再到外头看牢黑头，看他们到庄上来干什么？”小娃机灵地跑出去了。我们二个便衣哨也在外面观察黑头的动



静，如进屋，就把他们干掉，不进屋不去惊动他们。黑头走了东家去西家，敲了竹杠回去了。

从这一天始，十几天来，我们日夜在沪宁线上，京杭国道上，不断往返穿梭，住民房、宿草棚，甚至睡坟头（看坟的小屋）。侦察、调查的方式，主要找农民、工人、商人、市民、帮会头目询问与调查。

我们活动在南京近郊，敌人的心脏地区，多次碰到麻烦，险象环生。

有一次，黄才胜和我去汀宁镇侦察。这是南京东十华里的集镇，一条水泥公路横在街道中间，公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商店、茶馆。我俩在茶馆一边饮茶，一边与镇民、商人聊着。南京开来的一辆军用卡车突然刹车停住。我惊了一下，鬼子发现了什么？几十个鬼子全部跳下汽车，到路南的茶馆坐下喝茶，几十双眼睛东张西望。

我溜到茶馆后面，打开后门，观察地形，以防万一。我问一个老乡：“向北可到哪里？”他回答了，又凝视着我。接着问：“你是新四军吗？”

“你怎么知道？”

“你在桑园铺问路时，我见过。”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问他。

“来这里作点小买卖。”

“你不要乱说，鬼子就在对面。”

“是的，我们都是中国人，你放心。”

半个小时后，汽车载着满车鬼子向东驶去。

有一次，王先生陪着我们侦察，他头戴草帽，身穿白绸长裤短挂。他是一个大商人，买卖交易，关系不少。正值中午，我们去栖霞镇上了饭馆，街道两旁，生意兴隆，我们三人围桌

而坐，听顾客说话，等着饭菜上桌。

约等了一、二十分钟，发现大街西头有一伪军举手向伪军官敬礼，并用手指指我们这个方向。

我估计敌人可能发现可疑，果然不错，伪军大队长渐渐地向我们饭馆走来，一进门，就严厉地盘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

“我们是从芜湖来的，做点小生意。”才胜站起来回答。

王先生即时也站起来，“他们是我的生意朋友，自己人，请坐下，坐下，一起吃酒。”伪大队长也就席而坐。酒足饭饱之后扬长而去。

经过半个多月的侦察与调查，对南京这一带地区的情况都有数了，下一步是到江北去侦察。

江北首先找的是陈先生，瘦个子，三十岁左右，是三番的头目（指青红帮），爱帮爱国，江北几个县，徒弟、兄弟不少，消息灵通。去江北之前，我们请他到江南来过，初步谈了一些情况，他答应帮助我们去江北活动。

一天早晨，小队十二人从江南出发。分三人一组，前后拉开距离，到达江边，乘船顺利过了江。上岸后直向北行，走着走着发现路上行人，田里的耕农不时地注视我们。因我们虽然都穿便衣，但都是黑蓝布挂，而江北人都已穿白衫了。尤其我们每人背着一把伞，露出了破绽。约莫走了三十多里，到了陈先生的家，小队进屋隐蔽休息。

在陈先生家住了二天，详细地了解江北六合、仪征、江浦等县他所知道的情况。但看他这两天的脸色不大好，好像有什么心事。当我们与他商量部队如何继续行动的事，他为难了。他说：“这许多人，到许多地方侦察，多么危险，这事难办。”

才胜说：“白天容易暴露目标，我们就夜晚行动，白天隐

蔽，调查如何？”

“这也不行？”经再三解释，仍然不行。

于是改变计划，决定才胜与我留下，与陈先生一起，到各地调查情况，小队由侦察班长带回江南，他才同意。

下午一时，侦察班长带小队沿着来路返回走了。四点钟左右，听到南面微弱的枪声，渐渐地枪声愈来愈近，我们跑到堤埂上观察，担心小队出事。过了几十分钟，见一群人从南往北跑来，果然是侦察班出了事。他们到了渡口，发现敌人已经封锁，向我们开火，侦察班只得边打边回头跑。

敌人追来了，才胜带着队伍往北撤退。但人生地疏，只是逢水过河，见庄穿庄，直至傍晚，到了汪家庄。这是有几百户的大庄，部队进庄休息，请乡民帮助烧晚饭。我与才胜到一家瓦房，与房东坐在厅堂中交谈，先向他解释我们是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到敌后打鬼子的。房东像是庄上的头面人物，很快理解了。我们交谈了一阵就吃饭了。饭后，房东要我们在庄上住下，我们不敢住大庄，因为有了教训。那是三个月前，四团前侦察参谋陈急冲带了一个侦察班到江北侦察，住在大庄上，附近有支队伍，既是伪军，又是国民党军，二个番号。陈急冲知道×××庄上有队伍，就派人去联系，大家都说是国民革命军，是一家人，就亲热起来，伪军邀陈急冲他们去吃饭他们去了。在吃饭中，伪军一个通讯员跑来对陈急冲来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他们将你们包围了，你们快跑。”陈急冲知道上当了，立即带队伍向外冲，牺牲三个侦察员，大部冲出。回到江南，因情况不明，走到东流镇敌据点，又打了起来，陈急冲被俘，除三个侦察员回到部队外，都牺牲了。这三个侦察员现在也在我们小队里，是第二次过江。大庄情况复杂，有了教训，那夜我们不敢住大庄就在野地露营。

在六合地区又活动了二天，到仪征地区活动了三天，黄才胜对我说：“江北情况虽然尚未完全了解，但一定要将侦察班安全带回部队去。”

我思索了一会说：“这样也好。”当时我缺少打游击的经验，如果这事发生在二年后，我就不会这样回答了，精干武装执行侦察任务，机动灵活，是最好的方式。

有天下午在沿江找了一条船，回到江南。一到江南，好似回到娘家，有说有笑，轻松自在，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了，人地生熟在人的心里上变化这么大。

我回到支队司令部，详细地向粟司令作了汇报，并交了记录材料。粟司令说：“你们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经过这一次侦察与调查活动，使我感受到：中国人不论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帮会头目、维持会长，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的心是向着祖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烧杀淫掠，残酷暴行不仅不能征服中国人民而恰恰相反，更加激起中国人民对日寇的仇恨与反抗，汇成抗战的巨大力量。

## 12、初见陈毅司令员

1939年8月，粟司令奉调江南指挥部工作。一行十余人到达溧阳县宋巷里司令部驻地。陈毅任江南指挥部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我也到指挥部作参谋工作。粟司令到任后，一面协助陈毅指挥敌后部队的行动与作战；一方面积极筹建江南指挥部。

9月，江南指挥部正式成立。成立那天在祠堂里开成立大会，陈毅宣布江南指挥部成立，并一一介绍领导成员：指挥部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周志坚，政治部主任刘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并简短讲了话，粟司令也讲了话。一个小时会议就结束了。领导同志站在台上，检阅部队有秩序地走出会场。陈

毅司令员军装整齐，面容严肃，目光不停地注视部队退出会场。在我旁边的侦察科长马步英穿着便衣，看到这种情景，不敢由大门出去，就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回到司令部。大家与他开玩笑，说他“开小差”。他也一笑了之。

司令部作战科长吴肃，常穿着黄军装（新四军都是穿灰军装）工作繁忙，与我们很少说话。侦察科长马步英常穿便衣，和善厚道，爱护部属。通讯科长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弟弟，待人诚恳热情，与我们有说有笑。还有几个参谋、见习参谋。这是一个和睦战斗的集体。

我们到达的第三天，我到陈毅司令员那里去，“报告”一声，我立正站着。他问：“江抗部队有多少人枪？”我说：“我刚到两天，情况还不熟悉。”他说：“你查一查，再告诉我。”陈毅司令员身材高大、高额大脸，穿起军装具有大将风度，穿起丝绸长衫，显得倜傥潇洒，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他关心干部爱护士兵器重知识分子，掌管大政方针，掌舵拍板，在军中威信甚高。开始看到他，我有点胆怯，后来熟悉了，非常尊敬他。

训练部队，必先训练干部，干部提高了，才能训练好部队。指挥部十分重视干部教育。领导同志亲自为排以上干部讲课，陈司令员讲解《论持久战》，粟司令讲《关于组织战斗》，刘主任讲《政治工作》。这些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具体生动，引人入胜。陈司令员边讲边提问：“为什么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呢？”，我那时年纪小，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站起来回答：“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但是战争是非正义的野蛮的，国家小、人力、物力、财力先天不足，国际形势对他不利，强会变弱。中国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较弱，但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会得到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援助，会转弱为强。衡量敌我双方的条件及其变化的结果，最后胜利

一定属于我们的。”陈毅司令员表示首肯，并要我继续讲下去……。

粟司令亲自抓参谋人员的训练，各科科长分担讲课外，他亲自给我们讲战时参谋工作，特别强调参谋人员要有战术思想。他说：“抗战初期，我军刚到江南敌后，鬼子骄气冲天，警戒疏忽，我军士气高昂，但对鬼子不摸底。卫岗伏击，首战告捷，鬼子震惊了。我们袭击敌人，只要打几枪，扔几个手榴弹，鬼子就要还击几个小时，搅得整夜不眠。以后夜间袭击的次数多了，鬼子知道袭击只是扰乱，于是还几枪，加几个岗哨，睡他的大觉。我们掌握鬼子轻敌麻痹的弱点，夜间攻击新丰车站，摸进营地，收拾了几十条枪支，鬼子才慌张地打起来。这次，一百多鬼子和伪军全部被消灭。此后，鬼子夜间提心吊胆，改在白天睡觉，夜间防御。我们又改变对策，夜间摸到禄口据点附近隐蔽起来，白天袭击，又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战士大多是南方人，善于山地战，鬼子一进攻，便向山上靠，即便作战，又便转移。以后，鬼子掌握了我们的规律，晚上把部队运动到山上，拂晓山下部队向我进攻，我们的情报不准确，还是照样上山，山上鬼子打下来，上下夹攻，云台山战斗我们吃了亏，伤亡六十余人。鬼子的报复性是很厉害的，我们打胜仗后，要马上转移。九里战斗消灭鬼子二百多人，打了大胜仗。但因轻敌，没及时转移，造成上、下会战的失利，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粟司令沉痛地说：“这次战斗萧国生主任也牺牲了。”接着他提高嗓子说：“一年多来的频繁战斗，使我们得出一条经验，敌变我变，谁变得快，谁就胜利。我们不仅要掌握敌人的一般情况，而且要掌握敌人的变化规律，根据变化采取新的对策，争取主动打胜仗。敌变我变的战术原则，是鲜血换来的，参谋人员要运用这一原则组织战斗，这是非常重要



的，要切切牢记。”

### 13、动员小和尚参军

有一次栗司令带了廿余人到溧（水）武（进）公路中间的一个敌据点附近山上看地形。该据点有三百多鬼子，据点面路靠山（北面）。我们上了西面的大山，用望远镜观察东面山下的敌据点，在山上走来走去，多侧面地进行观察。

山上有个庙，有个小和尚拿着一根扁担和柴刀在山上砍柴，我与他聊了起来。

“你当和尚，为什么砍柴？”

“我们庙里要烧饭烧水，老和尚规定一天要砍两担柴，少了不行。”

“庙里有多少和尚，要烧这么多柴？”

“大小和尚共有七、八人，有四个小和尚砍柴，柴剩下来可挑到山下去卖。”

“你有家吗？家里有什么人？”

“我的家离这里有几十里，有父母，还有姐妹。”

“你怎么出来当和尚，父母心疼吗？”

“家里太穷了，常常饿肚子，没有法子才出来当和尚。”

“当和尚要念经否？吃饱饭否？”

“当然要念经，庙里有庙规、剃光头，还在头上烧香受戒呢。”

“一天砍两担柴，还吃不饱饭，给老和尚剥削去了。”

“什么叫剥削？”

“两担柴，值四角钱，你一天吃用开销二角钱，还有二角钱给老和尚拿去了，就叫做剥削。”

“我家里替人家种田，一年辛辛苦苦，一年比一年穷，是

什么道理？”

“你们被地主剥削了，地主不劳动，吃得饱饱的，养得胖胖的。”

“我们新四军有许多种田打过长工的人。当了新四军有吃有穿，官兵一样，大家和和气气。”

“真的呀？”

“你看我与你说话和气吗？”

“和气，和气。”

“你想当新四军吗？”

“我这样子还能当兵吗？犯了庙规不得了。”

“没有关系，你跟我走，什么人也不知道。”

“好，我跟你们走。”

就这样，小和尚跟着参军了。

### 14、汇编敌情通报

我主要在侦察科工作，每半个月出一次敌情通报，将江南的敌情和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汇编成册，供领导研究参考。我们建立的情报网比较好，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况的变化。有一位女同志在南京日军司令部工作，我到司令部，恰遇她从南京来，她不拿分文津贴，完全出于爱国热情忠于事业，所以鬼子方面的情况能够及时比较准确地掌握。但有一段时间对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反而模糊不清了。怎么办呢？马科长和我都穿了便衣，到国民党沿线防区转了一圈，弄清了情况，通报很快编成了，我真佩服马科长的侦察技术与丰富的经验。

### 15、栗司令与地图

栗司令十分重视地图，交待我行军时，沿途调查路线，宿

营时调查周围的村庄、道路，并校正地图。有时带少数武装和我与绘图员到驻军附近观察地形，校对地图。有时他在地图面前一站就是一、二个小时，教育我们爱护地图和准确地运用地图。因此，他对地区的地形非常熟悉。

1939年11月的一天，溧水、武进的鬼子突然出动，到达溧阳的竹箠桥，离我们驻地仅十五华里。粟司令一面命令部队准备迎战，一面通知机关人员向南转移。大家听说鬼子离此很近，机关人员慌乱起来，而粟司令却十分镇定沉着，带着警卫员和我走向广场，从皮包中取出口琴，若无其事地吹起来，一时把我们惊呆了。我问粟司令吹口琴干什么？他说当机关慌乱的时候，指挥员要镇定，才能稳定部队的情绪。机关人员边走边回头看看粟司令，听着悠扬的琴声，情绪迅速稳定下来，顺利地转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听到竹箠桥方向排炮连响。粟司令判断说：“敌人可能撤退了。”后来，侦察员的报告完全证实了他判断的正确。

## 16、告别江南指挥部

我感到自己尚未经过严格的训练，希望到军部学习一次，经再三请求，粟司令才同意了。

过了1940年元旦，我离别江南指挥部，甚为感慨：

江南的土地滋润了我；

江南的人民养育了我；

江南的风风雨雨锻炼了我；

粟司令的谆谆教诲，提高了我；

我将离别江南，多么深沉，多么留恋！

为了明天的征程。

我奔向新的战场。

## 五

###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时期

#### 1、教导总队介绍

教导总队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一所新型学校。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在皖南地区这所学校，则称为教导总队。教导总队的前身，是新四军教导营。一九三八年八月成立于南昌。一九三九年暮春，分别进驻中村河两岸的各大祠堂和中村周围的各自然村。总队部设在皖南中村。

教导总队像一块大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特别是南方几省的青年和部分华侨以及各部队的干部聚集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它又像一个大火炉，这些学员经熔化锻炼，造就成千上万的军、政、文骨干，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地区与前方各部队。

为了适应敌后的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抗战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第四期的学校规模更加扩大了。在教导总队队部下，设一大队，辖一、二、三队，为军事队；二大队、辖四、五、六队，为政治队；工兵队、机枪集训队、八队（女生队）、



九队是(营、团干部)青年队,共十一个队,可算是皖南军部训练干部的鼎盛时期。

教导总队是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为教学原则。

1941年1月,组织上决定,我和排长陈乃和背起背包,轻装同行,冒着严寒,向目的地中村进发。一路上领略江南的冬色,思绪起伏。我虽经过国共合作刚开始在浙南山门干校二个月学习与经历江南抗战烽火二年的锻炼,但还未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军事知识仍然贫乏,期望通过学习,在军事理论政治思想上提高一步,更好地作好参谋工作。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啊!

到了中村,总队部把我介绍到三期一个队生活了一个多星期。

四期一队开办了,我到一队报到。前方各部队来的学员也陆续来报到,共有一百廿余人。这些学员大部分是连长、副连长、参谋,小部分排长、干事,都经过了一些战斗与工作的锻炼,也有不少当过红军的,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政治素质好。

全队编了三个排,每排三个班。队长张日清(后张火明),副队长周蔚昌,政治指导员李峰,副指导员叶梧影,军事干事唐炎,政治干事阮世炯,文化教员左丁,一排排长许道普,二排排长王登法,三排排长记不清了。

一队驻在清水湾的一座祠堂里,祠堂坐北朝南,门前有一块空地,够一队人跑步的活动。进门东西两侧有二个房间,东边队部住,西边房东住。东西房间向北是宽大的走廊,东边宽阔,队纵队可以站下。西面较窄,两条走廊中间是宽阔的大天

井,走廊与大天井北面连着的是大厅,大厅东西两侧都做了双层的连着的木板床。上、下铺各睡一个半班,一排睡在东侧木板床,二排睡西侧。大厅边门出去,北面有个连着的小厅,三排就睡在后厅。炊事班与厨房,是在祠堂边上一个房屋内。每个班的睡铺前都放了一只方桌和四条长凳,既是饭桌,又是学习讨论围坐用的桌,居住条件还是不错的。

皖南山区环境很优美,真是青山绿水。我们驻地门前连着一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大路旁边是一条蜿蜒的小溪,潺潺流水,终年不断、南、北、西三面,都是与我们距离不等的高山峻岭,遍山遍野树木成林,在阳光的照射下,像是绿色的、紫色的、灰黑色的大绒毯,鸟语花香沁肺。向东大路直通中村,周围散落着小村庄,坡地上的野花路边的青草,石堆桥下的大沙滩,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

## 2、紧张艰苦的学习生活

我到队上,遇到第一件事是全副武装起来。一支七九步枪,一条子弹带,刚好装满二百发子弹,四棵木柄手榴弹,加上自己的背包、挎包。后来因战备的需要,加上十字镐,还有防毒面具,一个铁筒或铁铲,一个盛水的竹筒,共有四、五十斤重。以前我只是背支驳壳枪,现在背这么多东西,第一次经受重荷,开始感到蛮吃力的,慢慢地后来也习惯了。遇到第二件事是睡觉。一层木板床挤着二十个人,一个人只准占有六个拳头宽,这么窄窄的一条,只能是人挨着人,谁也不能随意翻身、屈腿、弓腰,睡觉时身子直挺挺的,只能仰睡或侧睡。军人是在严格训练中磨炼出来,他的性格也会跟着这样磨练而形成。每周星期天整理内务,也要列入比赛,使大家养成爱清洁爱整齐划一的良好习惯。

教导总队的教学计划，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基本上与延安抗大相同。在理论教育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不死背教条。在军事技术训练方面，则要求精讲多练，反复苦练，课堂讲授与野外演习相结合。在教育方式上，贯彻军事民主，兵兵互教。

军事训练第一阶段制式教练，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和单兵教育，如步哨员、侦察员，利用地形地物等。制式教练是立正、稍息、各种步法、队形变换。这些项目在掌握基本要领后，主要是利用早晚和空隙时间经常练习。从黑漆漆的黎明之前就开始了一阵骚动，学员从昏昏的睡梦中醒来，发出各种声响，忙碌着装。嘹亮的出操号音响了，一阵戚戚喳喳排队看齐的声音，接着一阵报数的声音，班与班，排与排，看谁先整队完毕，谁也不甘落在后面，大家自觉性好胜心非常强。这样早出操了，这时沉睡的群山还遮盖在乳白色的浓雾之中，路旁的溪水像蒸气似的飘拂着柔和的轻纱。

我们开始绕着广场便步走，齐步走，接着开始跑步。开始跑时，还挺轻松的，跑了几圈感到有点吃力了，不停地跑，不停地跟，在那潮水般的脚步声里，还喊出震天动地的“一、二、三、四。”我的嘴巴呼呼地喘气，胸脯一起一伏，渐渐地体内润湿出汗了，感到更加吃力了，有点摇摇晃晃……。一声口令“齐步走”，才松了一口气。这种跑步开始由十分钟，每天加一点，几个月以后，全副武装能坚持一个多小时，功夫就在苦练中成功的。每周一次会操，场面是够紧张严肃的了。

还有比较困难的是拔慢步，像电影上的慢镜头一样，把正步分解为一个一个慢动作来操练，而且每个动作要坚持很长的时间。使人受不了的是把腿伸平悬在空中，时间一长，腿部发痛，身体就摇晃了，面颊也胀红了。

三大技术，先是讲解手榴弹的构造与性能，兵器射击学，刺杀在战场上的作用。然后作完示范动作，主要让学员自己体会琢磨，在操场课目，分排轮换项目操练。如一排练习射击，二排练习投弹，三排练习刺杀，一小时一换。队长、排长和教员辅导检查。这种训练方法，感到新鲜有趣，利于保持练兵热情。三大技术是练硬功夫，队里提出各项指标要求，学员通过无数次苦练，来达到要求，提高训练质量。还要进行步枪实弹射击。教员叫了两个学员，在各种地形地物状态下，对比地表演利用地形地物的动作，然后由学员评论发言，由教员归纳大家的意见作讲评。这种教学方法，启发性大，学员容易领会，再经过自己的体会，很快掌握了要领。

军事训练第二阶段是战术训练。从班进攻、班防御开始到排，然后到连、营、村落战斗，夜间战斗等。课堂上扼要地讲解战术概则，着重在演习中运用、领会与掌握，培养能胜任的指挥员。

战术训练强调符合实战要求，在野外摸爬滚打，有河有阱照样一冲而过像落汤鸡。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起步是班进攻。我们驻地南面有一带地段，地形复杂，利于演习。教员讲：“东南方向高地有敌人一个班在防御，你们这个班去消灭敌人，占领阵地。”示范班接受任务后，在班长的指挥下开始接敌运动。前面是一片梯田，再上去是小高地的山坡，全班就分组展开。学员已经不再厌恶泥泞的土地，而且是紧紧地贴在地面上，寻觅着可以护身的地方，即使是满地有带刺的植物，刺得面部双手双腿流血也顾不上。沿着地埂，匍匐前进。上了山坡，伏在每一块小小凸起的地面后头，或坑坑洼洼的地方，把脑袋塞进每一个小坑里，把身体贴在洼地，一步

一步向前进，有时匍匐，有时跃进。离敌人只有三、四十米，班长发出口令：“投手榴弹，冲呀！”一声号令，投入冲锋，与敌人肉搏，夺取阵地。胜利了，大家喜悦地，在小高地休息一会。在政治战士的发动下，还出墙报呢？（一块布贴上写的稿子）。

班攻防之后，就是排的攻防战术学习。每次学习之后，教员首先引导大家发言，各抒己见，教员最后作总结讲评。

进到连的战术训练，攻防战斗中，不仅会进攻，而且会退却。还增加了连遭遇战的课目。遭遇战是不预期的战斗，双方部队都在行进中，不知哪个时间在哪个地段遭遇。因此，学习前，教员、队长、排长就分工跟随敌我二队。不仅观察部队运动的情况，更主要的看遭遇时，指挥员的指挥，谁下决心快，先敌占领地形，发扬火力。他们观察学员应变的动作，按着学员说“你打死了！”“你负伤了！”，学习后，教员集中队长、排长的意见作总结讲评。连的战术学习，由学员任指挥员，二排五班班长陈营生，原是三支队的连长，年青、机智、果断，他的指挥学习，往往取得较好的效果。

为了配合战术训练，每天早操都改为爬山活动，以增强体质。

接着进行营的战术训练。还进行了一次实兵对抗学习。一大队为红军，部队一个营为蓝军，进行营的遭遇战斗。经过一整天的实兵对抗学习，达到教案的预期目的。教育长冯达飞作了讲评总结。还着重指出：进行军事学习和野外实兵对抗演练，是为了学习战斗本领，去战胜敌人；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奋斗，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建设新中国。

一队多次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全总队进行了一次夜间紧急集合学习。一队的学员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集合，集合后，又

跑步十余里回来，又一次对平时锻炼的考验。

学校重视教育，做到学用一致。如礼节、着装军容风纪，内务整理、平时的举止行动，均必须按要求来做，而且经常检查。这对巩固教育成果，体现军人良好的精神风貌，培养优良作风至关重要。

政治教育内容以《政治常识》《统一战线》《政治工作》这些课程，由姚耐、袁牧华、同乐生教员任教。大家特别感兴趣的是姚耐讲的《政治常识》，他讲得深入浅出，具体易懂。学员大多数是农民出身的，知道地主是剥削农民的，但怎么剥削说不清楚。经姚教员一讲，地主通过分成谷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高利贷等形式剥削农民，使学员从朴素的阶级意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

党支部进行党员的思想教育，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群众，完成各项训练任务。政治工作渗透到日常生活和训练中进行的，非常实在，非常活泼。鼓励工作也随时随地进行，非常及时有力。

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也来教导总队作抗战形势与当前任务等专题报告。支队的司令员从前方到后方，请来介绍抗战情况与经验。这些报告内容丰富生动，增强了我们的信心，鼓舞了斗志，有助于训练与前方的战斗实践相结合。

队里有一部分学员，参加文化课学习，学习识字与自然常识。

队里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相处十分融洽，团结友爱。上级对下级爱护，关心病号。下级对上级尊重信赖。有经验的帮助不会的同志打草鞋，有文化的帮助文化低的写家信。

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早晨出早操，晚饭后文体活动，晚上开讨论会，上下午上课或操演，整天排得满满的。每次吃饭



前都要站队，连吃饭时间快慢也要比赛，真是分秒必争。队里十分重视晚点名制度，对当日的学习、生活进行表扬和评比，对明天的活动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项。点名时间一般在十五分钟左右。同学们对学习都非常自觉主动和积极的，珍惜难得的机会，很快适应这种紧张的生活。每当考试测验时，不少学员早起复习功课。每周的班务会，对一周来的学习生活自觉进行讨论，向先进的同志学习。

生活是清苦的。学员每人每天伙食费标准是一角二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师每月经费高达十八万元，而我新四军一军之众，每月仅十二万元。1939年底，连这一点微薄的经费、被服，均被停发。我军指战员生活极其清苦，虽时届寒冬腊月，仍脚穿草鞋，单衣短袄，戎装单薄，难以御寒。队里无正规的课堂，个个都用稻草编成一只圆草垫，每当上课或开大会，带着草垫，枪不离手，席地而坐。炎夏则集结在树荫下以防暑，寒冬则集结在温和阳光照耀的小山岗上取暖，以野外为课堂。

学习生活既紧张严肃又生动活泼。文化教员教新歌，《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扫荡》《繁昌之战》等歌声常在空中回荡。每当全总队开晚会，会前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生动活泼的场面，更是动人。游戏常与军事相结合，但毕竟是游戏。每月一次文娱晚会，晚会中出题目，搞问答，答不出，答错的就要表演节目，有时还可看到剧团的演出。

### 3、轻松愉快的星期天

每逢星期日，同学们整理内务之后，分别请假外出。有的沿着中村河畔，迎着东方旭日，在轻歌漫步，领略这河水泛绿，远山含黛的风光秀色；有的双双并肩徜徉于石埠桥畔，妮

妮交谈，交流学习心得；有的表达豪情壮志，倾吐毕业后上前线，抗战杀敌的决心；有的互通前方情况，交流经验教训；有的结伴到小店里品味香糖、蒸肉糯米饭；有的则在中村军人服务社购买日常用品，为学习上、生活上解决某些短缺；有的则三、五成群，兴致勃勃地奔向章家渡，饱览和眺望那如玉似锦的青弋江，那碧波涟漪，细水潺潺，渔船、竹筏像绿叶浮在江面上，两边衬托着宽窄不一、彩色各异的鹅卵石的沙滩。那远近青山，点缀着丛丛簇簇的杜鹃花，犹如骄阳初上，映红了蓝天。这一帧帧、那一幅幅，使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多么自由自在的一天啊！但多数同学仍然留在队上，痛快地洗个澡，换上净洁的衣服。有的则复习功课和整理笔记。每个同学都度过极有兴趣有意义的一天。

1940年6月间，皖南形势紧张起来，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军队逐渐向我地区推进。一队的学员一面继续学习，一面在山上做工事，担负向西警戒的任务，白天派出一个班，晚上派出一个排。队长张火明还带队到茂林镇进行了一次战备行军。学员就更加紧张与艰苦。另一方面使学习训练和实际结合了。

### 4、学习中途 工作变动

七月，一队指导员李峰调走，叶梧影担任指导员，调我任副指导员，我原先准备学习后回江南指挥部工作，改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没有准备。经总队政治处组织科长邱一涵谈话后，才接受了任务。我还不放弃队里的学习，尽可能争取听一些课，参加一些操演的活动。但工作压得重，每周到总队部听《列宁主义基础》《党的建设》干部教育的两次课。每周到总队部政治处开一次会，汇报工作，听取余立金主任的指示。每半个月向上

级写一次书面报告，自己还要熟悉党员、学员，做好支部书记的工作。到了十月，与队长、支部委员商讨学员的组织鉴定。至于学员的分配比较省事，原则上回各部队去。到十一月初，一队就结业了。

当年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紧张学习和生活，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有点琐碎，其实不然，我们就是在青年时代在组织的培养下，一步一个脚印，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都有了一个坚实基础，应该说终身受益无穷。

## 六

### 皖南事变突围纪实

一九四〇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作战方针，由军事进攻为主，转为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为辅；对于敌后则调集重兵，进行大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其后方。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一部分部队驻在皖南的泾县、南陵、铜陵、繁昌等地，这里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北面、新四军三支队与铜、繁的日本鬼子对峙着。由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因此，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事件逐渐增加，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我部在群山、隘路构筑工事，准备防御。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谣言，混淆视听，强迫我黄河以南的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我党据实驳斥了他们的谣言，为了顾全大局，坚持抗战，答应将皖南我部队北移。此时，驻皖南的国民党部队，纷纷向我逼近，并从外省增调部队，紧缩了对我部的包围，形势越来越紧张，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新四军在四〇年六、七月进行了东进的动员教育和进军的准备工作，但迟迟不见行动。到年底，军部通知我们不走了，决心坚守皖



南。当时我在教导总队干部队工作，干部队驻在泾县董村。

## 1、东进受阻

### ① 背信弃义 “事变”爆发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夜，我在睡梦中被通讯员推醒。“指导员，快起来，有急事。”

“总队部来命令，部队马上要行动。”通讯员急促地补充了一句。

我即到队长、指导员的房间，同他们商量，并布置全队干部和学员，立即行动起来。

房东老妈妈惊醒了，看见一派紧张的气氛，惊讶地问：“同志！做什么？”

“老妈妈，没有什么，夜间演习嘛！”我轻声地安慰好，老妈妈皱着眉头，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才走。

一月五日凌晨，我们干部队把该带的，能带的东西都收拾起来，整装完毕，就从驻地董村出发了。深冬季节，山区显得格外寒冷。天上阴云密布，四周一片漆黑，队伍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插过村庄，穿过田野，我们一个紧跟一个，前面不断传来“跟上，不要掉队！”“快点，跟上！”的口令。今晚的行动异乎寻常，上级虽然没说明行动的意图，但我估计我们是在执行久盼的东进计划。想到这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天已拂晓，朝霞映在水面，光耀夺目，面前横着一条大河，原来是美丽的青弋江。平时我们在这里饮马散步，今天它却成了我们东进途中的障碍。

章家渡在青弋江上游，这里河面宽阔，河深流急，渡口没有船，我们来到这里时，工兵们已搭好了浮桥。浮桥用空煤油

箱及木板搭成，由于油箱体积小，浮力差，只能跑步过河。我们教导总队几个月前作过多次跑步过河的演习，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有些部队由于过桥人多，速度太慢，负荷过大，有的同志失足掉下河中，只好忍着寒冷泅水过河。过了青弋江，到达泾县的茂林，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下令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调集了四〇师、五十二师、六十二师，七十九师、一〇八师、一四四师、新七师等七个师的兵力，对我军前堵后追，阻止我军东进北上。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新四军下毒手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一月五日在铜山地区，国民党军队向我先头部队打了第一枪。我先头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全歼了阻击的敌人。

六日晨国民党一四四师和七九师从茂林沿着大路向我军部进攻，一直打到离军部驻地只有几里路的地方。军直属队不分男女老少，有枪的拿枪，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连炊事员也拿起扁担菜刀参战，在起伏不平而又广阔的山地上摆开阵势。叶挺军长手握驳壳枪，亲自指挥，我们士气大振。激烈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开始退却，我们乘胜追击十余里。敌人被击溃了。

黄昏，部队接到立即转移的命令，我们一面集合部队，一面派人联络后勤跟上转移。我派了几个人去营房取背包，大队干部说：“拿背包来不及了！”我暗想一定是情况紧急。

天阴暗下来，雨越下越大。大军沿着山峦前进，路窄而滑，一不小心，就会摔交。走了一段进入山谷，一边高山耸立，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是一步一步移过去的，步伐艰难极了。前面传来“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的口令，后面有人紧张地喊着“走慢点，要掉队啦！”在这种情况下掉队，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是知道的。

“把毛巾扎在手臂上”前面传来了指挥员的命令，大家都照着做。靠近时还能看到模糊的白点，稍远一点就不起作用了。队伍里常常有人喊着“你们在哪里？”“快点跟上！”，大家以最大的努力大步追赶，有的碰上岩石摔倒了，有的一失足，坠入深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骡马看不清道路，昂着头直叫，饲养员急得拼命拉。有的连人带马跌入深涧。“把绑带解下来，大家拉着它走。”前面又传来指挥员的命令。这样做好多了。

道路崎岖，大雨滂沱，棉衣湿透，冰水刺骨，但同志们想到东进抗日，想到国民党背信弃义，就有一股临危不惧，遇难不屈的无穷力量。大家心贴着心，相互照顾，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在漆黑的雨夜里，摸索着前进。

## ② 加筑工事 坚持固守

敌人用重兵在南面堵住我军的去路，部队折回后撤。爬上丕岭，雨已停止了，天渐渐亮了。湿透了的棉袄冻得硬梆梆的，头发和眉毛全是白霜。有的同志两眼变小了，显得十分疲劳。我们还是一股劲地翻山越岭，当我们到达高峰，俯瞰四周的丛山峻岭时，看到到处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国民党反动派阵地上的碉堡，喷射着火舌，封锁了我军东进抗日的去路。目睹一切，万丈怒火涌上心头，一切疲劳都消失了，更坚定了我们同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由于敌人堵击，翻越丕岭的计划没有实现，只好向石井坑方向转移。军部到了石井坑，教导总队干部队也到了石井坑，在石井坑西边山脚下的村子里住下。

第二天上午，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召集各队政治指导员开会。他在会上说：“这几天部队英勇战斗，取得了不少

胜利，但由于敌人兵力强大，战斗相当残酷。国民党背信弃义，一面要我军北撤，一面又要消灭我军。现在，我们一面加筑工事，坚持固守，一面打电报给蒋委员长提出抗议，要他撤兵……”由于愤慨，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了。我看到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匆匆而过，看来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

回队以后，传达了上级的意图，部队要争取时间休息，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教导队的驻地，离前线并不远，但由于西边、南边、东边都是大山环抱，除了北面不时听到激烈的枪声外，其余三方只听到炮声与隐约的重机枪声。这是休息的难得机会。夜晚北风呼啸，温度继续下降。睡觉没有被子，只得用稻草取暖，下面垫的是稻草，上面盖的也是稻草，稻草漏风，就用门板压在上面，年轻人挤在一起取暖，勉强度过了一夜。

## ③ 争夺东流 战况激烈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我军，继续从浙赣线调来两个炮兵旅。敌人火力加强了，包围圈愈来愈小。这几天周围战斗相当激烈，同敌人在山坳里进行拉锯战，在山头上进行争夺战，也有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斗。战斗特别激烈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东流山的攻击。

东流山位于石井坑东南，是群山中的最大的山峰，峰顶高耸入云，军事上起着支撑点的作用。敌人为了争夺支撑点，不惜一切代价，一个团被打下去了，二个团来攻。两个团被打下去了，一个师来攻。三支队张正坤司令员率五团坚守阵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石头拼杀。但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我军伤亡过大，不得不退到二峰。

十三日下午，我和队长王羲亭到军部驻地后侧的竹林里接受任务，我们俩向余立金主任敬了个礼，问首长有什么指示。

余立金同志告诉我们，敌人已经占领了东流山主峰，三支队五团仍与敌人对峙着。我们教导队上去与五团一起把主峰夺回来……。

我问：“如果有事到哪里去找首长？”

“夺不回来，不要来见我。”他语调严厉，斩钉截铁。

二天休息下来，部队基本上消除了疲劳。听到有战斗任务，个个磨拳擦掌，一股劲地跑向东流山。山太高，我们在半山休息了一会儿才攀上第二峰。一到峰顶即与敌人对峙射击。敌人的炮兵也上了东流山，朝我军部驻地开炮，威胁着军部的安全。

我们上山以后，看来情况十分清楚，敌人正在向我军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四面八方都响着密集的枪声，间有阵阵震耳欲聋的大炮声。敌人还放火烧山，他们进到哪里烧到哪里。火光遍野，如同火海，曳光弹、信号弹也不断在空中出现，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有些村庄在起火，惨叫声、哀号声、哭声震天。人民在遭殃，战士的心在撕裂。

晚上，阵地上传来消息，五团伤亡太大，徐团长与敌人在短兵搏斗时壮烈牺牲，全团只剩下几十个人了。过了个把小时，又听说张司令也牺牲了。人民惨遭践踏，同志壮烈牺牲，激起了我们的复仇的义愤，斗志更加昂扬。

半夜，我们教导总队组织向东流山上峰进攻。遭到敌人的激烈反击，退下来了，队伍紊乱了，许多人失去了联系。退到山下，经过半小时把部队集合起来，点了一下人数，我们干部队长王羲亭和一个学员失散了。副队长余庆腾同志找炊事班送饭，也失去了联系。这时队的干部只有我和指导员张掘之二

个人，自己感到担子很重。

## 2、突出重围

### ① 失去联系 单独战斗

我俩带着部队去找余立金同志，到了指挥所，空无一人，我意识到情况严重。我们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只好单独战斗了，我们商量决定突围。但向哪个方向突围呢？正在为难之时，听到南面有人喊马叫之声，我们便顺着声音向南面搜索，只见驴马辘重和一些队伍紊乱地向南山涌去。这是我们的部队，我们也跟着上南山。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从紊乱的辘重部队后面，快步赶到前面。上了山脊，看到对面许多山峰上有火光，还有红、绿、黄色的曳光弹，不时射向北面，落在我们阵地或掠过我们的头顶。

“肃静，不要咳嗽！”同志们屏着呼吸，沿着山脊向东摸索前进。争取拂晓以前突出重围。

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我们也到了山脊的尽头。观察四周，南边、北边山上都有敌人。面前一条大坑，对面山上是否有敌人情况还不明。突然，哒、哒、哒……机枪从东边射过来，子弹吱吱地叫。如果我们隐蔽在山上，势必会被敌人火力杀伤，下山去吧！又不明情况。正在犹豫之际，一个同志挂彩了。无情的子弹催着我们下决心。

下山去！也只能下山去。我们把全队分成几个梯队。分散开来。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子弹猛力向我们射来，要用最快的速度摆脱火力区，有个同志用松树支垫在屁股底下，然后滑下山去。这个方法相当好，我们很快滑到山谷——大坑王。大多数同志安全无恙，少数同志擦伤了皮。这时候才感到肚饥口



渴，难以支撑。看到路边沟中有流水，如获至宝。倒出米袋中仅剩的一点米，一边喝生水，一边吃生米，暂且填一填肚子。这时，隐蔽在树木里的同志看到我们便三三两两地出来了，我意外地发现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几个熟悉的同志。“李部长！”我高兴地喊了一声。李部长见到我们也很高兴，他告诉我们昨天军部已突出去了。因伙子掉队，他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没有突出去。

“我们怎么办？”我焦急地问。

“突围！”他语气十分坚决。

“道路不熟……”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军青年科长陈惠同志举起手枪挥手高喊，“我带路。”陈惠同志是归国华侨，是个英俊而多艺的青年。我们跟着他向北运动。

大坑王的地势对我们很有利，两边高山直立，树木茂密。山上敌人看不到山下的情况，我们行动可以大胆些了。大约走了四五里，两边山的距离开阔了，山势略带倾斜，敌人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行动，就往下打枪。我们一边跑步，一面举枪回击，枪声震撼着山谷，但因距离远，谁都打不到谁。

又跑了几里路，太阳已有一丈多高。到了山口，遇到了敌人轻重机枪的封锁。子弹象暴雨般地落下来，为了突出重围，我们全力向外冲，占领了敌人最前沿的阵地，夺了敌人的一挺轻机枪。我们不在路上奔跑，而是顺着梯田一级一级地往下跳，不管级差有多高，跳掉了鞋子，赤着脚照样跳。体弱的同志跑不动了。政治指导员张掘之同志伏在地上，急促地喘气。我边跑边喊，“指导员快冲！”鼓励他同我一起冲出去，可是他说：“跑不动了，等一会。”从此，我和指导员失去了联系，至今还不知道他在哪里。

## ② 面临大敌 冒死突围

敌人的子弹如雨点一样倾泻在石板上，打得碎石乱飞。前面同志倒下了，后面同志立即冲上去。短短的十几分钟，伤亡几十人。我眼看着亲密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心如刀割。我避开石板路，冲到一片波浪形的起伏地。这时，我发现每个高地都是敌人的火力阵地。少则一个班，多则整个连。敌人的火力很猛，形成一个密集的火力交叉网带。我们冲到三叉路口，陈惠等几个同志向北偏西的方向冲，我看到这个方向的远处有一座庙，估计是敌人的指挥所，应该避开庙宇。于是，我们四个人没有跟陈惠同志跑，选择火力比较稀些的北方突围。

我们离敌人很近，我们的一切行动敌人看得一清二楚，敌人的举动我们也一目了然。我们冲不多远，敌人机枪对着我们扫射，打得泥土扑扑响。我们乘敌人换机枪弹夹的间隙，跑几步，立即靠田埂卧下，又是一排子弹落在周围。我们跑一阵卧一会，就这样跑了好长一段路，下气接不着上气，实在跑不动了。看面前有一座土地庙，我就利用它进行抵抗。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是工兵连指导员郑高庭同志中弹摔倒在地。区队长曾坤芳跑上前去，帮他包扎急救绷带。他对曾坤芳同志说：“我不行了，你把我的枪拿去。”郑高庭同志身负重伤，突围的可能没有了，为了不做国民党的俘虏，为了不牵累同志，他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打了一枪，壮烈地牺牲了。

曾坤芳刚拿起烈士的枪，也中弹负伤了。苦战到这时，只剩下区队长曾坤芳，学员乐左洪和我三个人了。前面阵地上的敌人，看到我们孤零零三个人，他们派了一个班从右前方包围过来，企图切断我们的去路，并大喊“捉活的！”妄图威逼我们



投降。正北是不高的山坡，敌人是否占领尚不清楚，我们决心向正北山坡冲去，拼死一战。如果敌人占领了，就用手榴弹开辟道路，夺取山坡。总算还幸运，敌人并未占领。我们上了山立即下山，山下有一个村庄。我们到一户农民家里买便衣。屋里出来一位老农，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大吃一惊，乐左洪同志上前说明来意：“老爹，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想买三套便衣。请帮帮忙。”老爹镇定下来，毫不犹豫地里面拿出三套旧便衣。我们迅速换上，给了他三元大洋，说了声多谢就告别了。

我们三个虽然冲出了敌人的火网地带，但仍没有突出重围。利用伪装这个条件，我们踏着山间小路大步前进。

“站住！站住！”回头一看，十几个敌人持着枪追赶上来，我们拔腿就跑，子弹嗖嗖地射来。我们一直跑了好几里，才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晌午时分，我们到了青弋江边，碰上了一个朴实的农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他没有回答，两眼仔细地打量着我们。

乐左洪同志解释说：“大伯！我们是新四军，这次东进抗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拦与包围，我们是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冲出来的。”农民听了解释，消除了顾虑，回答说：“新四军在我们这里住过。我是农抗会的人。听到山里打仗，十分担心。”他告诉我们周围的情况，叫我们在河壁里蹲着，他去搞点吃的东西。

河面宽二百多米，北面是一片石滩，一直延伸到山脚。南面河壁有一人多高，赤黄的土质，适合隐蔽。我们看到对岸石滩上有国民党的军队来来往往，最多的一次约有一个营的兵力。看到敌人正在调动部署兵力，这就增加了我们突围的困难，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午后，大伯送来炒米粉与开水，我们

吃了个半饱。

太阳西下，暮色苍茫，突然发现南面有一百多人的队伍向北走来，我们警惕地注视着。开始模糊不清，渐渐地看清了，穿灰色的军装，背着背包，从着装上，从气质上判断，是我们的部队。

离开了部队，好象孩子离开了母亲，多想念呀？我们跳上河岸，迎面走去。当我们奔到相距三百多米的时候，左右两边的山上响起了机枪声，部队又被打散了。我们转身就向东北方向跑，直奔竹林。曾坤芳以惊人的毅力，咬着牙齿忍痛坚持突围，跑了一阵，他支持不住了，我们就在竹林里休息。

### ③ 大伯救命 化险为夷

该向何处去呢？北面原是新四军驻地，估计敌人部署的兵力较多；东面泾县，是敌人的后方，估计敌人的兵力可能薄弱。因此，我们决定朝东北方向突围。走了十余里，进入更大的竹林区，我们在凉亭内背靠背地休息。静下来一算，已经是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大家都困倦极了，一闭眼就睡着了。寒风凛冽，我被冻醒了，睁眼一看他们俩还在睡。竹林并非安全之地，我急忙推醒他们立即就走。穿过竹林，到了河边，没有船，又不了解对岸情况，无法过河，只得沿河而行。不觉间，公鸡啼叫，天将拂晓，再不能行动了，设法找个歇脚的地方。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选择一家农舍停了下来，轻轻地敲门，“大伯！大娘！请开门。”房内有响动，但没有人答话。我们又叫了几声，主人听到和蔼的声音，轻轻地开了门。他望着我们，我们望着他，看那个样子，十有八九是个庄稼汉。于是我们就向他说实话，要求在这里借宿一夜。他听了我们的叙述，脸上露出又钦佩又疼惜的神色说：“我是农抗会的人，我的儿子

也在新四军里。你们遇难，我心里也难过。我们是一家人，你们就在这里住。”我们又遇上了自己人了，绷紧的心弦，稍稍放松了一点。

大伯心情很沉重，曾坤芳同志安慰他：“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有很多同志、有不少部队都冲出来了，你不要过分担心你的儿子……。”

从大伯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国民党在这一带搜查很厉害。大伯把我们安排在阁楼上休息，有意抽掉梯子弄坏几块踏板。我们为曾坤芳重新包扎了伤口，就上阁楼休息。为了防止万一，商讨了对付敌人搜查的办法：敌人不上楼，我们要绝对隐蔽；敌人上楼，打倒他几个，掷下手榴弹，翻屋顶冲出去。由于过度疲劳，三个人一合眼就熟睡了。

一觉醒来，我下楼问大伯：“吃午饭了没有？”他说：“太阳都落山了。”我们吃了一惊，一睡一整天，多么危险！

大伯开始向我们叙述着白天发生的一切：上午国民党部队来搜查，下午是乡公所来搜查。国民党部队是外地调来的，对付几句就走了。乡公所熟门熟路，进屋以后东张西望，翻翻敲敲，想捞些油水。下面没捞到，想上阁楼，看看阁楼又小又矮，梯子又坏了，无奈地走了。”听了大伯这番话，我们十分激动：“大伯呀！你是中国农民的优秀分子。你的机智和勇敢，为我们避免了被捕被杀害的危险，你的恩情我们将永记不忘！”

晚饭桌了摆了荤素四个菜，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餐。天黑了，大伯亲自送我们去丁家渡。离别之时，我们含着热泪频频向大伯一家告别。

#### ④ 战友重逢 喜出望外

离开丁家渡，渡过青弋江，到了大岭小岭。已经突出了国

民党反动派的重围，我们感到胜利的喜悦。但是当我们想起军部、想起我们的其他战友，想起战争的前途，心情又沉重起来。

虽然突出了重围，但仍处于敌人封锁之中。大岭小岭向北直至铜、繁一带，凡是集镇、交通要道、山隘谷口都驻有国民党的部队。敌人的巡逻搜查并不比河南放松，民团、区、乡公所划区搜查，保长、保丁挨户监视，特务活动猖獗，墙上张贴着“斩首项英赏洋一万”、“斩首袁国平赏洋五千”……的反动标语，到处捕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皖南。

为了加快前进速度，我们由夜间行动，改为白天行动。白天的有利条件可以眼观四方，便于掌握情况。我们穿着便衣，走小路，避大路，边走边查明情况。

过了一关又一关，翻了一山又一山，我们踏着晨曦，迎着朝阳向繁昌县城前进。途中遇到一个挑柴的姑娘，我们从她口中了解到她家昨天晚上到了新四军的部队，真是喜出望外。谢过卖柴姑娘，回头去找部队。约莫走了七、八里，到了老虎山，走进树林环抱着的村庄。

“谁！”哨兵大声地问。

“新四军，教导总队。”我立即作了回答。

哨兵带我们到了司令部，看到了老首长黄火星政委、刘别生团长，好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格外亲切。一回头突然看见余庆腾同志也在这里。

“老余！你在这里呀！”我大喊一声。

余庆腾说：“你们也突出来呀！”大家高兴得跳起来。接着各自叙述别后的情况。出生入死的战友相逢，显得格外亲呢，我们紧紧握手，久久不放。

### 3、虎口脱险

#### ① 接受任务 收容部队

午后，警卫员叫我们到首长那里去。到了司令部，黄政委、刘团长叫我们坐下，然后交代任务：皖南事变我们虽然受了严重的损失，但不是革命的失败。皖南事变暴露了敌人的面目，教育了人民，政治上我们是主动的。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现在我们要设法收容部队，把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他用信任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然后恳切地说：“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困难，一定完成任务！”我们齐声回答。

曾坤芳同志因伤口发炎，必须留下治疗。他后来随部队渡长江。余庆腾、乐左洪和我三人回去收容部队。我们化装成老百姓，余庆腾年纪稍大，穿上长衫装作老板，我与乐左洪扮作伙计。

下午向南出发，山区遍地长草木，树叶已凋谢，只有松柏、冬青依然披着绿衣，昂首挺立，不畏寒冷。我们踏着弯曲的小道，走了廿余里，天黑了，在路旁一座草棚里宿夜。草棚的主人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伴。他们见了我们之后，怀疑而忧闷。我们理解他们的心情，就直说是新四军，是去收容部队的。老两口子淌下了眼泪，说自己有二个儿子参加新四军，不知下落。我们安慰他：新四军是人民的武装，是革命的军队。这次打仗受了点损失，但民心所向，国民党想消灭新四军是不可能的。很多部队与同志都突出来了。我们就是去收容部队的，请你放心，不要难过……

两口子把我们当作亲人看待，帮我们铺床烧饭……处处关

怀和照顾我们，使我们感到好象回到家中一样温暖。第二天临别时，留下十元钱，请他协助我们做收容工作，他满口答应。依恋不舍地送别了我们。

我们继续南行，约莫走了廿余里，发现后面有几个便衣侦探跟着。下了山踏上大路，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穿灰布军装的民团，我大步上前告诉余庆腾说：“后面有人跟踪，前面庄上可能有敌人，我们是否绕道走？”

“没有关系，有国民党保长给我们开的通行证。”

于是我们拉开距离，穿过小镇。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喊：“站住！不站住老子要开枪了。”回头一看，发现有十几个民团持枪追上来了，距离只有几十步。跑吧，距离太近，只好站住应付敌人。

“我们是做买卖的，到南陵县去。”余庆腾回答。

“有什么证明？”民团的班长大声喝问。

余庆腾从口袋中拿出通行证递给他们。民团用枪口对着我们。“这有什么用！走！”敌人押着我们来到南陵桂新桥乡公所，将我们关进了牢房。

#### ② 桂新桥拘禁 图圈遇友

桂新桥乡公所设在郭家陇镇上一座大瓦房里，坐北朝南。一进门就看见国民党党徽的屏风，屏风后面是天井，走过两边的台阶，便是大堂。正上方是审案台，两边有厢房，右上方是阁楼。牢房在审案台的后面，用一根根大木料钉成栅栏，有六、七平方米大，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

反动的乡公所，敲诈勒索，压迫人民，无恶不作。现在又把抗日战士当作仇敌，充当汉奸刽子手的角色。我们恨不得把乡公所砸烂。但是为了迎接新的考验，决不能轻易地暴露自



己。我把联络的字条吃掉，互相使了个眼色，统一了口径。敌人对我们一个一个地进行审问。审问余庆腾后就叫我出去，肥头大肚的民团大队长坐在堂上，两边站立着六个带枪的民团士兵。

“你叫什么名字？”大队长神气活现的问。

“我叫王福才。”经编造的假名。

“干什么的？”他又厉声地问。

“做买卖的。”我不紧不慢地回答。

“从哪里来？”

“铜山保××村。”

“好大胆的铜山保长，通匪！”大队长自语了一句。

“搜！”大队长命令手下几个民团。

他们把我身上保存的大洋与现钞搜个精光。“老百姓身上有这么多钱，不是匪军是什么？老实讲没关系，不老实要吃苦头的。”

“我确实是做生意的。”折腾了一番，敌人无奈，把我又押回牢房。

敌人还不甘心，改用攻心战，先是弄妇女来规劝，后又利用叛徒。那个叛徒是独眼龙，穿着黄色的棉大衣，来到牢房门口现身说法：“我也是新四军，老实讲了，也很自由。”自己叛变了，还要别人当叛徒，卑鄙无耻！我们根本不理他。

下午二时左右，堂前传来独眼龙对证的声音：“他是冯达飞，新四军的副参谋长，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共产党员，俄国留学生。”冯达飞也被捕了，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

敌人搜到了冯达飞的胸章符号，冯达飞承认自己是新四军，并说：我们新四军为抗日而东进，国民党消灭我军，违背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并严厉地质问：“我们犯什么罪？你们

为什么要消灭新四军？新四军在铜、繁抗日你们还不知道吗？”问得敌人无话可答，只是说：“我们是奉上司的命令，没办法。”

除冯达飞同志外，被捕的还有林正芳、郎道林等五个同志。敌人知道冯达飞是大干部，单独关在左厢房，其余四个与我们关在一起。后来可能因为厢房不牢靠，冯达飞也关进了牢房。进来之后，增强了我们的斗志和信心。开始进行说理斗争，多次质问敌人，我们犯什么罪，你们把牢门锁住，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傍晚乡长来查房，又进行了一番斗争。乡长感到理屈词穷，只好将门上的铁锁取下。

### ③ 脱离虎口 到达江北

敌人的哨兵在牢房门口来回踱着，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我将背贴在墙壁，两手放后，试图挖洞逃跑。但石墙坚硬，不易挖动。余庆腾说：“这不是好办法。”

我们围着坐在地上，脚顶着脚，哨兵一走开，我们就交头接耳商量打出去的办法。初步确定的方案：派两个人出去装大便。乘机把门打开，接着大家就冲出去。已十点多钟了，民团还不睡觉，难道他们觉察到我们的意图了吗？林正芳同志试探地问：“你们怎么不睡觉？”

“鬼子要进攻，情况紧张。”敌人回答后，接着反问道：

“你们怎么也没睡？”

“大家都睡了，我还没有睡。”林正芳轻轻地回答了一句。

“不要作声了，明天送你们到五十二师那里去。”

五十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这次事变中反共最积极。敌人在无意中泄漏了这一消息，更加坚定了我们今晚打出去的决心。



夜深了，敌人疲倦了，都上阁楼睡觉，只听到哨兵的脚步声。

这正是打出去的好时机。两个同志要求出去大便，哨兵打量了一下点了点头。他俩走向大门，大门紧闭，门内放了一个哨，这显然是看管我们的第二道岗哨。哨兵不肯开门，要他们在里面大便。

“大房内大便，明早大队长、乡长来了，我们可吃不消。”他俩想吓哨兵一下。

“没关系，我负责。”哨兵坚决不开门。

我们又出来二个同志，说口渴要吃开水，哨兵把伙伙叫醒烧水。我们还利用烧水的时间，商量的新的方案；决定三个人打大门的哨兵，三个人打牢门的哨兵，一个人开大门，林正芳同志是残废，只有一只手，负责抽阁楼的梯子。

雨后，浓云还依然布满着天空，我走近冯达飞向他请示：

“已是下半夜，时间不早了，可否动手？”

“立即动手。”他回答。

余庆腾假装大便，靠近敌人，猛然地把看大门的哨兵抱住。我与乐左洪跟着上去一起扭打，哨兵紧紧靠住大门，拚命地喊：“他们要跑！救命！救命！”

民团班长下来拉住冯达飞，冯达飞用力一推，跑到前面把门踢开跑了出去。我跟着跑出去，余庆腾对着抱腿的民团蹬了一脚，把扼得半死的哨兵推倒也跑了出来。我利用水的反光，跟着冯达飞跑，天黑路滑，摔了一跤，便失去了联系。

啪！啪！追击的敌人打枪了，接着周围也响起枪声。枪声狗叫声震野，打破了夜的寂静。我踏着乱石，穿过荆棘，一口气跑了好几里，停住脚步观察动静。周围狗吠声阵阵，火光点点，唯有西北面的山是平静的，我就朝西北向山上攀登……经过几天的艰辛跋涉，我终于到了江北。

当我走上江堤，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是新四军的游击区，向北走五里，就是五号。我顺着堤埂往北走，迎面来了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胡仁达同志。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教导一队的学员，他也看到了我，我们俩跑步上前，紧紧地握手。他带我到五号，在他家里洗了澡，吃了饭，穿上他的大衣，到胡家瓦屋，向黄政委、刘团长作了汇报。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日寇也在沿江紧密配合，然而，他们的梦想没有完全实现，一些部队经过冲杀搏斗突围出来了，许多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江北。与江北部队会师，经过整编，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 七

## 重返皖南开展武装斗争(注)

## 1、重新组建突围部队

在“皖南事变”中，我军虽然遭受惨重的损失，但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是动摇不了的。我军在自卫反击，激战七天七夜后，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或受伤被俘，部份指战员分散向皖中、苏南，浙赣地区，向四面八方英勇地突围了。其中，不少指战员经铜陵、繁昌向皖中突围出来，到达江北无为、巢县一带。在曾希圣等同志的领导下，江北部队和党政机关作了大量的工作，将突围出来的指战员立即收容和重新组织起来。

突围出来的指战员、伤病、饥饿、疲劳交加。到达江北根据地后，治疗和休整、消除疲劳、补充装备、恢复战斗力。但是，日、伪、顽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伪军刘子清一个师侵占无为县的汤家沟，在三官殿、临江坝等地，将我游击根据地白茆洲与圩区隔成二块。无为县外圈的桂系顽军正伺机出动袭击，形势异常紧张，随时都有被敌人

吃掉的危险。我们在白茆洲的群众掩护下，严密封锁消息，分散隐蔽一周后，桂系顽军撤退了，情况才稍有缓和。

突围的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与突围跋涉，到达江北已经四、五天没吃饭了，体力极度消耗，伤病缠身，丢掉背包，衣着破烂而单薄。时值寒冬，个个冻得发抖。在地方工作同志帮助下，分散安置到群众家里吃饭。春节到了，家家户户烧菜招待，军民亲如家人。江北游击纵队发扬阶级友爱精神，送来一些衣服，总算度过了寒冬。

春节过后，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在白茆洲的部队进行了初步整编，由原二支队司令员黄火星同志负责将皖南的老三团、老三团、老五团突围出来的指战员暂编成一个大队；将军部直属队、教导总队、特务团、老一团、新一团突围出来的指战员暂编成另一个大队。大队长刘别生（原特务团团长），政委张闯初（原特务团政委），参谋长杨采衡（原特务团参谋长），军事教导员袁大鹏、政治教导员曾照墟。大队所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长傅家盈，副中队长孙振开、政指练诚良，副政指聂国春；二中队长彭正辉，副中队长刘永升，政指董南才，副政指李务本；三中队长刘得胜（余庆腾），副中队长潘彦亭，政指王寄松。

部队整编后，旋即加强教育与训练，以便适应新的斗争需要。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军政素质和思想主流是很好的，都是经过千难万险杀出来的。大家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个个蕴藏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坚信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夺取抗战胜利还是有希望的。但有些同志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还有少数同志产生骄傲自满情绪。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思想实际，部队普遍开展学习中央《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批判项英同志的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鼓舞士

气。新的军部在盐城建立，党的领导与军事指挥加强了，全军九万余人（即占原来部队十分之九）转战在大江南北。人民群众更加拥护我军抗战的方针、政策，而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更加孤立，处于失道寡助的境地。

当时突围部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民党桂系顽军的不断袭击，日伪四出“清乡”、“扫荡”，迫使我军不得不化整为零，经常流动。东乡（白茆洲）情况紧张，部队拉到北乡石涧埠一带隐蔽；北乡情况紧张，又转移到东乡活动。有一次，大雪纷飞，遍地冰冻，战士们被雪水浸透，结成冰块，仍坚持夜行军卅余公里，与严寒冰雪搏斗。

同年四月，我们对伪军刘子清部进行了几次打击，迫使日、伪军不敢轻易下乡“扫荡”，游击根据地渐趋相对稳定。于是，在白茆州将原暂编大队改为五十六团一营，营长陈仁洪，政委马长炎。原一、二中队为一、二连，三中队的短枪排调师部，另补充人员组成三连。一连连长练诚良、政指傅家盈；二连连长彭伺宝、副连长聂国春、政指董南才；三连连长谢长华、政指刘国兴。接着，五月一日，在白茆州召开大会隆重宣告新四军七师成立。

## 2、重返皖南红花山

为了恢复皖南抗日阵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皖中区党委决定再派部队渡江，重返皖南开展游击战争，恢复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三月的一天深夜，由杨采衡、刘全、袁大鹏、何志远率领一个大队所属三个中队（连），从白茆州先行渡江到繁昌县小洲的二凸子宿营，白天隐蔽，封锁消息，准备夜间继续向红花山方向挺进。

春天的江南原野，菜花金黄，麦苗茁壮，桃李争艳，春意盎然。但在日寇的铁蹄下，汉奸、伪军助威，国民党反动武装摧残劫掠，已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第二天清晨，三山据点的日本鬼子廿余人出动“清乡”，已离我军越来越近，战斗不可避免了。我们立即留一部分部队依托房子作好战斗准备，将大部分部队撤出村庄，隐蔽在油菜丛中，待敌人进到村口后，一声令下，交叉火力突然向敌人猛烈射击。埋伏在田野的部队从侧翼出击，速战速决地全歼敌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胜仗，大大鼓舞了军民信心。大、小洲一带的老乡们夸赞我军说：“真是神兵杀敌，一个不剩！”但这一仗，震动了皖南的敌人，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目标。

当天晚上，我们行进到小碭山，遭到日本鬼子伏击，刘全率先头部队到达红花山，而后续部队被打散了，几个同志英勇牺牲，大队参谋长杨采衡负伤被俘。

皖南繁昌据点林立，日伪经常出动“清乡”、“扫荡”，顽军活动也极为频繁。“皖南事变”后，我地方党组织遭受破坏，群众组织解体，处于白色恐怖中，群众存在观望恐惧心理。我们部队隐蔽活动于红花山与阴山之间，夜间睡在山头，风吹雨打，无处安身，忍饥挨饿，艰苦异常。加之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很容易暴露目标。我军多次受到红花尖与库山日本鬼子的炮击和机枪扫射，搞得部队很疲劳。实践教育了我们：大部队、大发展的计划行不通，反而容易暴露自己，遭受强敌消灭的危险。因此，必须适应新的斗争环境，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学会运用新的斗争方式，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半个多月后，我们决定留一中队的一个排和短枪班共四十余人，组成一个独立排的精干武装，由刘全、孙振开同志率领，依靠基本群众，先求立住脚，再开展游击活动，其余部队回江北待



命。这样，部队力量减少了，但机动灵活性增强了，采取武装斗争与地方工作相结合的办法，每到一地就向群众宣传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说明我们重返皖南坚持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军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和其他准备后，我们突击捕杀了何村、五里亭两个罪大恶极的保长；收缴了马仁、紫岚、铁门臼三个乡公所的枪支，狠煞敌人的威风，土顽大为震惊。1941年4月，顽军新七师一个营由繁昌出发向我进攻。我驻阴山程家的独立排得悉后，迅速占领小团山的有利地形，击退敌人的进攻，一直追到花家牢，打死打伤一批敌人，缴获步枪数支。在军事活动的配合下，地方党的同志积极开展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恢复与建立党的组织。经过二个多月的军事与政治斗争，开辟了游击区，重在皖南繁昌红花山站住了脚跟。

### 3、逐步恢复抗日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恢复皖南抗日游击战争，皖中区党委决定增调五十六团一营二连渡江南进。

五月下旬的一天，五十六团一营二连连长彭伺宝和政指董南才，奉命到营部报到，见到营长陈仁洪、政委马长炎。两位首长热情地握住了我们的手。营长陈仁洪开头就问：“你们二连训练得怎样？战士情况如何？”我俩立即回答说：“什么都准备好了，都希望早一点打回皖南去。战士们反映，再不过江去，连饭也吃不下去了！”政委马长炎笑了笑说：“嗨！战士决心很大呀！那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上级决定让你们二连过江啦！”一听说要过江，我们全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正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出发，首长陈仁洪作了一个按住的手势，严峻地说：“遵照师部曾政委指示的精神，目前还不宜派大部队

进入皖南，只能派小部队进行游击活动。现决定派你们二连过江去，把独立排调回江北。尔后，你们要尽一切力量，坚持红花山地区的斗争。”政委马长炎又说：“根据当前皖南战情估计，你们过江后，斗争是尖锐、复杂的，环境是极其艰苦的，担负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我希望你们全体指战员作好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防止狭隘报仇的急躁情绪，注意保存力量，待机发展。”接着，两位首长又把红花山地区的敌情详细介绍了一番，并且交代说：“你们到皖南后，由团长梁金华同志直接指挥。”最后，又问道：“怎么样，你们能完成任务吗？”我俩齐声回答道：“保证完成任务！”

在渡江之前，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特地到二连作了动员报告，他深刻地指出：皖南是坚持大江南北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重振皖南抗日的局面，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有利于与苏南我军并肩抗日作战，有利于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皖南人民的迫切愿望。他还分析了重返皖南，坚持斗争的困难与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要我们采取灵活的游击战争的战术；团结群众，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战士们恨不得插翅飞过长江去，和皖南人民团结战斗。

五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乘着月亮还没有爬上天空，二连奉命出发。外兴滩边已经准备好三、四只木船，对岸沿江有荻港、大通、鲁港、芜湖等日、伪军据点，敌人的汽艇在江面上往返巡逻着。不一会，对岸油坊嘴燃起一堆火光，那是我们同志燃放信号，告知长江南岸没有异常情况，同志们跳进船舱，扯起蓬帆，船像箭一样地驰向江南。

江水滔滔，浪打木船，颠簸不停，战士们手握着枪、双眼



凝视着江南，一颗颗火热的心随着滚滚江涛激荡起来。回忆四个月前，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血腥的“皖南事变”，屠杀数千位同志，这笔血债，我们永远记在心头。现在，我们这批幸存者又毅然冲过长江天险，重返皖南前线，心灵深处轻声地呼唤着：皖南的乡亲们啊！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木船乘风破浪，四十几分钟到达南岸，部队迅速上岸。经过卅多里的夜行军，到达红花山脚下湖阳冲宿营。地方上的几个党员和群众给我们送稻草烧开水。群众叹息地说：“‘皖南事变’后，鬼子、顽固派搞得我们好苦，我们日夜盼着新四军部队回来，你们真的又回来了。”连队中有两个当地的战士，连忙向乡亲们说：“对呀！反动派消灭不了新四军的，我们为了打鬼子，为了保护人民，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走了。”人人含着泪花，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第二天，我们和地方党的负责人王文石、罗起联系上了。梁团长也来了。共同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今后行动的一些问题。

当时，繁昌的敌情是严峻的。以红花山为中心，向西的乌金岭、桃冲、铁矿山、荻港、望江垅；向东的库山、马家坝、梅山、峨桥、石碇镇等地，都是日、伪军的据点，构成一线沿江防线。敌人还占据芜湖、鲁港、三山镇、横山桥、旧县、荻港等城镇，构成星罗棋布的据点网，以保护长江航运畅通，掠夺我国的丰富资源，为其侵华战争服务。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正规师和大量土顽武装，在老家邢、东岛里、繁昌城、峨山头、中分村、八都河、梅冲、赤沙滩等地修筑了工事，建立反共阵地。在繁昌沿江一带。有三番（即青红帮）组织，南陵沿着青弋江一带，还有反动的大刀会。在五华山的東西阳冲和黄浒一带，还有几股土匪武装。国民党三战区特务周家原和繁昌原国

民党部书记长王德厚，在繁昌、南陵等地反动组织，强迫共产党员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自首，并利用自首分子作敌工活动。

敌情严峻，情况复杂，这是不利条件。但也有有利条件：一是敌、伪、顽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其矛盾，分散敌人的力量，集中打击敌人；二是地形条件好，红花山座落在繁昌之西北，北临长江，它有许多姐妹山，山势连绵数十里，周围伸出去有十几条山冲，山上山下，一片林海，山高林密，有良好的地形，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既可以向皖南山区发展，又可以与江北指挥机关取得联系；三是工作有基础，群众条件好，抗日战争开始，新四军三支队在这一带活动，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进行过有名的繁昌保卫战，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这里有地方党的组织，群众对新四军有认识，拥护抗日革命。皖南事变中，我们许多同志突围后，在这里得到掩护和隐蔽，安全地渡江到了江北。这里的一草一木，早就和我们结下了战斗的情谊。

团长梁金华和刘全同志带着我们在山冲里活动。一方面尽力隐蔽，不暴露部队番号；另一方面积极侦察，选择打击敌人的目标。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们根据群众的控诉，部队夜袭马冲，歼繁昌顽二区中队卅余人，缴枪廿余支。因在顽后，打了最反动、群众最痛恨的敌人，影响大。此后，特务、土顽武装不敢轻易骚扰我们了，而我们可以积极开展活动。部队分成三部分，梁团长、刘全同志带二连二个排在湖阳冲、阴山冲、朱冲、小阳冲等中心地区活动；副连长聂国春和政指董南才带二连三排向谭村徒、蒋冲、戴冲、孙村一带活动；孙振开连长带独立排到敌后白象乡、慕英乡、磕山乡、大、小洲活动，有时也向浮山、五华山游击。我们用军事游击扩大影响，同时大力

做群众工作。地方党的同志也积极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因而，敌前区迅速扩大了，有了南北十余里，东西卅余里范围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 4、“清剿”与“反清剿”

##### ① 粉碎顽五十二师的大举“清剿”

一九四一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把前线“剿共不力”的川军新七师调走，把嫡系部队五十二师调来。五十二师，是皖南事变时，敌人七个师中最凶残的一个师，从这里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灭共决心。

顽五十二师到繁昌以后，召开党、政、军会议，传达“委座”指示，三个月内要消灭繁昌地区的“共匪”，飭令党政军民总动员，实行全面剿共。一面积极整顿保甲制度，设立特党部，派遣特务，印发布告、传单，大搞反共宣传；一面调动兵力，全线向我地区逼进。“五里亭占领了！”“白马山占领了，构筑了碉堡！”“铁门臼占领了！”，“新分吴也发现敌人的哨兵！”各地情报递步哨接二连三地传来消息。我们的边沿地区差不多都给敌人占了，特别是白马山的敌人，居高临下，窥视我们的行踪，威胁着我们的活动，我们只能沿着各个冲口一线活动。

三个多星期以后，驻繁昌城的顽五十二师出动了一个连向我进攻。我驻阴山的部队拉出去与敌人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撤退了。第二天顽军出动了二个连向我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第三天顽军又出动了一个营向我进攻，我们在阴山冲、小阳冲、谭村徒南面的山地上与敌人打了二个多小时。第三次敌人把兵力散开，与我对峙的打，也不发起冲锋。我们明白了，狡猾的敌人原来在对我们进行火力侦察，要摸清我们的兵力和

火力，妄图一举消灭我们。

我们一面应付敌情，一面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村里的老百姓纷纷组织起来，帮助我们探听消息，递步哨一直放到了敌人的据点附近。

团长梁金华在湖阳冲召开了干部会议，他分析说：“前几天敌人的佯攻是武力侦察，为大举进攻作准备。敌人将集中力量进攻我们了，我们就要分散行动。”他布置连长彭伺宝同志带二个排，到江北去，接受新任务，副连长聂国春和政指董南才带二连三排，向孙村以北铁矿山方向去活动。剩下独立排由他自己带着在湖阳冲、阴山冲一带活动。避开敌人的锋芒，高度警惕，机动灵活，密切联系新区群众，粉碎敌人的进攻。

平静了一个多星期，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那天聂国春同志和我带的那个排，在戴冲宿营。天不亮，听到枪炮声从东面响了起来。站在戴冲山上向东眺望，湖阳冲方向笼罩着一片烟雾。我们很想过去支援，但情况不明，不敢轻易行动。上午十时左右又接到紧急情报，敌人从孙村、蒋冲涌过来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围攻，梁团长与独立排的同志，不知情况如何？大家心情沉重，连夜向弗子店、元帽顶方向转移。“火！火！”忽然一个同志叫了两声。大家回头望去，东边方向，火光冲天。断断续续的枪炮声，透过寂静的夜空，更加裂人心肺。不知多少村庄房屋和财产被烧毁，不知多少无辜者遭到惨祸。抗战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前线也没有用过怎么大的兵力打鬼子。望着火光，同志们两眼火辣辣的，嘴唇咬得出血，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

我们这个排去活动的地方是新区，离铁矿山、乌金岭鬼子的据点很近，我们在上里俞北面的山上和癫痢山口露宿了二天后，第三天转移到元帽顶山上。这里树高林密，大家垫了树叶

躺下，因为疲劳，都沉沉地入睡了。凌晨三点多钟，排长张德志听到沙沙响声，立即推醒我：

“指导员，山上有敌人！”

大家身靠着身睡在一起，东西全背在身上，几个人一拉，都醒了，立即下山。依靠树林的掩护和敏捷的动作，摆脱了离我们仅有十几米远的敌人。这是顽五十二师一个营来搜山袭击。

部队顺着山沟爬上东面的小山，越过山顶，天已拂晓，北面机枪“咯咯咯”地叫了起来，转头一看，是山上碉堡里的鬼子正向我们射击，我们又迅速下山隐蔽。夜间，部队转移到纸棚后面山上露营。几天来，顽军在山下来往调动，鬼子两次下山，情况非常紧张。为了鼓舞士气，保持斗志，我给大家讲了话。突然，“拍、拍”两枪，子弹从上空掠过。聂国春同志说：

“鬼子听到我们讲话么？”静了一会儿，我放低声音把话讲完。

四天后，枪炮声沉寂了，我们想了解全面情况，惦念梁团长和部队的安全。但情况不明，不能下山，经过商量，决定副连长聂国春和排长张德志同志带部队在山上继续隐蔽，由我带着副班长刘阿大去联系部队。当天夜里，我俩穿藤攀石，向红花尖鬼子碉堡方向攀登，走到距离二百多米处匍匐前进，翻过山脊，沿着山势摸到周冲。到了店门口，和梁团长及同志们会见了，大家又握手又拥抱，几天不见。犹如隔年，倍感亲切。

连长孙振开、团部参谋兴奋地介绍：这次顽军进攻，部署周密，来势很猛。顽五十二师全师出动，加上县、区、乡、土顽武装近万人，分七路合击我红花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妄想一举消灭我们。那天拂晓前，顽军占领了红花山附近一些山头。战斗先在阴山打起，敌人摸到阴山程家屋前，孙振开他们仓促地扔出几个手榴弹，乘敌人退缩的瞬间，从后门冲上了阴山。敌人的子弹“瞿、瞿”地从头顶、身旁掠过，炮弹在身前

身后爆炸。接着，子弹像暴雨般地倾射过来，我们依靠竹林隐蔽，边打边撤。追击的敌人有时离得很近，林深叶茂，人看不见。但是跑动的声音却能听见。敌人极为猖狂，居然边追边喊起话来：“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同志们把枪口对准喊话的方向，打倒他十几个，敌人再也不吭声了。炽烈的射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部队毫无损失，先撤到无梁寺，后翻过大阳岭，靠向小阳岭，隐蔽在树林中。这是阴山方面的情况。

其他方面，独立排在阴山与敌人打响后，谭村徒后山、小阳冲后山以及红花山前后左右的一些山头，敌人的信号弹迭起，枪声大作，猛烈异常。但是，我们部队早已分散，地方同志大多数也已转移，敌人盲目扫射，处处扑空，只有湖阳冲地方同志受了损失。那天县委王文石、孙村区委书记叶林住在湖阳冲刘屋基，听到枪声，跑到大小阳岭之间的山下观察情况，他们注视东边山方向，没有注意到西边，敌人突然从侧后下来，王文石同志拼命跑上了山，而叶林同志在骆家坟山不幸被俘，惨遭敌人杀害。

第二、三天，敌人一方面在村庄搜捕，抢劫财物，抓去群众和党员十余人，有两个党员被杀，我游击队长朱大金的父亲朱济家也被汪惠泉抓去杀了。另一方面漫山遍野地搜山，边搜索边射击。敌人从四面八方红花山逼近，我们的队伍只好撤到小阳岭向红花顶方向攀登，在离鬼子碉堡四百多米处的树林中埋伏下来，准备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顽五十二师非常惧怕鬼子，当搜到鬼子碉堡八百多公尺处停了下来，架起十几挺轻重机枪，一枪不发，意在“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但对我们毫不放松搜剿。看到顽五十二师与鬼子心照不宣，互不侵犯的情景，我们无不义愤填膺。但是，谁也没有出声，谁也没有暴露目标。



第三天夜晚，遍山燃起了篝火，形势更严重。梁团长分析顽军倾巢出动进攻红花山，他们的后方据点必定空虚，决定派出一个班和短枪组，带着机枪，利用夜色掩护，绕过敌人篝火，去袭击繁昌城。果然城内没有军队，只有国民党县政府一些人员，打得他们落荒而逃。

繁昌城被袭，打乱了顽五十二师大“清剿”的阵脚，他们误认为我们部队已转移了。也由于红花尖、乌金岭、库山、桃冲都有鬼子，红花山不是久呆之地，于第四天撤回原来的驻地，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清剿也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 ② 顽我之间的反复斗争

粉碎敌人第一次大举进攻之后，梁团长和孙振开同志带部队到敌后去活动。分手时，梁团长慎重交代：要保持高度警惕，抓紧思想工作，防止悲观和急躁情绪，部队要经常转移。此后，聂国春和我带部队在湖阳冲、阴山冲、小阳冲、周冲、朱冲一带活动。

不久，顽五十二师用一个团的兵力，对我又进行了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我主力部队没有受损失，孙村区游击队受了损失。孙村区游击队十余人由李光华、朱大金队长带着，住在小阳冲。那天晚上为防备敌人进攻，到石龙口去警戒。天亮后发现正面有敌人，打了几枪就后撤，又遭到后面敌人的堵击，游击队全部牺牲。这次损失，主要是游击队缺乏经验，指挥上有错误。

顽五十二师大举进攻失败后，改变了战术，采取一个营或两个营闪电袭击。因人数减少，行动快，来得突然，开始敌人夜间奔袭村庄，我们就夜间睡在山上，白天下山进村庄。我们变了，敌人也变，采取夜间埋伏，白天袭击。有一次敌人一个

营夜间埋伏在大阳岭的山上，正当我们下山到刘屋基吃午饭，敌人的机枪猛烈地向我们射击。但敌人胆小怕死，不敢下山，我们部队迅速上了山，与敌人打了一阵。枪声惊动了库山的鬼子，鬼子向大阳岭、湖阳冲打了几炮，顽五十二师仓惶撤退，跑得无影无踪。由于顽军多次袭击村庄，我们干脆不住村庄住山头。从此，山头上的逐鹿开始了。

红花山岭头接岭头，树林连树林，顽军明知我们住在山上，却摸不清究竟在哪里，便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乱扑。每到一个小山头，先用火力朝树林里打一阵，然后贼头贼脑地钻进去。每当枪声一响，正好给我们传送了情报，我们不慌不忙地又朝另一个山头转移。

起初敌人白天搜索，夜间不敢行动，后来急疯了，夜间也搜索。于是我们在这山上睡几个小时，又到那个山上睡几个钟头，一晚上至少转移一次，多则几次。以山为床，以树为帐，开阔得很。但夜深人静，露水浸身，使人疲劳难受，大家挤在一起，让体温烘干了湿衣。

愈是气候恶劣，敌人愈认为是袭击的好机会。有一次，大风呼啸，雷雨交加，我带一个班住在小阳岭临时搭盖的棚子里。顽五十二师的一个营猛扑过来，机步枪疯狂地扫射，能清楚地听到敌人在棚后不远的地方跑动，夹着向我们挑战的呼喊声。开始大家凝神地听着动静，一声不响。后来雨越来越大，草棚漏水，雨水滴在身上，冻得直哆嗦，有个战士耐不住说：“冻死不如打死！我们的枪也不是吃素的，出去与敌人拚了！”从皖南事变那天起，同志们心中一直埋藏着复仇的火焰，哪个人心里都不好受哪！但都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完全能了解我们回到皖南坚持斗争的意义，感情上的一时冲动，应该服从于清醒的理智。我用温和的口气解释：“能拚吗？我们的任务是保存



自己，坚持斗争，发展革命力量。敌人为了消灭我们，就想引我们出来和他拚，用一百个换我们一个也干，难道我们能出去自投敌人的圈套吗？”

敌人扑来扑去，我们渐渐掌握了敌人行动的规律，便设法调动敌人。眼看敌人扑向自己的山头，派一个组绕到他们屁股后面去砰砰放几枪，马上就把敌人拽了回头，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我们天天在山头转，发现在距离红花尖顶鬼子碉堡南面五、六百公尺的清潭凹有个玄天观，是一座没有和尚的古庙，能遮风避雨。鬼子无路下来，顽五十二师还摸不清，我们不但雨天去住，晴天也去住。玄天观的东侧有一股流泉，叮当叮当，清澈见底，清爽可口，我们的生活方便多啦！

丧心病狂的五十二师，一次一次的失败，恼羞成怒，竟以卑鄙手段和敌伪勾结起来，形成了敌伪顽的联合夹击。

入冬的一天，我们住在玄天观。凌晨，同志们正在酣睡，哨兵急促地报告：“山上沙沙响，有情况！”我们拉出部队就走，沿着左侧的山腰撤。荻港来的鬼子和黄德志伪军二百多人一齐涌下来，在玄天观和周围的山上搜索了一个多小时，把我们在山上搭的简易棚子放火烧了。我们又看到顽五十二师四百多人从对面山上下来到山坳中搜索，到小阳冲抢劫抓人。这是一次敌伪顽的联合夹击，幸好我们没有向下撤。除了一名战士动作缓慢不幸牺牲，丢了一支枪，别无损失。

我们活动的地区被压缩得越来越小，小到只有三个村庄——刘屋基、周冲、朱冲，四个山头——朱冲后山、店门口后山、小阳岭、刘屋基后山。而插在我们中间的还有一个红花尖的鬼子据点。

反动派愈是疯狂与残忍，愈是显示了我们的顽强与正义！

我们召开了干部会、支部会、军人大会，总结斗争的经验，研究斗争的对策，动员大家迎接更残酷的斗争。同志们胸中燃起更大的仇恨之火，拳头握得更紧，要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决心坚持到抗日胜利！

这一时期在敌人强大兵力频繁的进攻下，我们保存了革命的力量，这就是胜利。但对敌斗争基本上是被动的。加之敌人的反动宣传，特务活动猖狂，敌人办自首登记一直搞到冲口，影响着士气，动摇了民心，有一些群众怕新四军住不长。

为了使被动转为主动，我们先选择好回旋转移的立脚点，在五处搭起棚子，创造住宿条件。朱冲山上两座、店门口山上的一座、店门口至周冲之间的观音山上两座、小阳岭山上三座、天堂山背上三座。五处点分布在红花尖前后左右。小阳岭最高那座棚子，离鬼子碉堡最近，只有五百米，其余棚子离鬼子碉堡都在一千至一千五百米左右（直线距离）。地形都很隐蔽，特别是天堂山上那处棚子，座落在山顶上的凹地里，周围是高大的树林，站在哪一方都不会发现。我们分别命名为张村、李村、王村、丁村、刘村。

在棚子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不准大声喧闹、不准烧火起烟、不准随便乱跑。特别小阳岭上的棚子里加了一条纪律，不准咳嗽。为了行动方便，服装进行了改装，由灰军装改为黑色便服，还有少数长褂。下山的时候，把枪倒挂着藏在大褂里面。白天住棚子，晚上就下山积极活动，派出五、六人一组或一、二个班出动打游击，甚至突然出现在那些大的村镇上、把村镇两头的警戒放了，集合群众，开展宣传，讲话简短，讲完就走。群众看到新四军到处出现，仍然在红花山坚持斗争，顽五十二师“剿匪胜利”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人心更振奋了。敌人知道我们经常出来打游击，随时企图捕捉我部队的目标。但

由于我们部队素质好，警惕性高，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游击活动比较顺利。但也遇到十分危险的情况，有一次，我带一个班由小阳冲出发，向新分吴方向游击。顽五十二师一个连由梅冲、新分吴向北行动，双方在新分吴北面起伏地段遭遇。我尖兵眼灵手快，拉枪射击，敌尖兵应声倒下，敌人后缩一下，我们乘机后撤。敌人占了高地，九挺机枪猛烈地向我们射击。我们边打边撤，在开阔地上跑了二里多路，到何村才停脚。虽然无一伤亡，却是一次十分危险的战斗！

为了打击敌人夜袭，我们在小阳岭山上多次设伏。我们的作战企图是：敌人兵力多，火力强，全歼不可能，只能打它一节消灭一部分。一九四二年春初，我们冒着天寒地冻，在小阳岭伏击。第一夜、第二夜都没有遇着敌人，坚持到第三夜，山坡上架起机枪，坡下埋着成捆的手榴弹，用一根绳子系住，由二个战士拉着。这时飞雪已停，地上铺着皑皑白雪，寒气刺骨，冻僵手脚，同志们心里怒火燃烧，几十双眼睛盯着前方，几十双耳朵听着动静。午夜时分，顽五十二师偷偷地向小阳岭搜索。待先头部队将要到达山岭时，我山坡上的机枪猛烈地扫过去，坡下的手榴弹也拉响了，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后面的敌人慌乱后退。我们伏在路旁的一个班杀了出来，缴了十几支枪。部队迅速地撤到预定的地方去。我们惩罚了敌人，大大鼓舞了斗志。

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每个同志都简束轻装，晚上睡觉坚持荷枪实弹，不脱衣，不脱鞋，身上只盖一条被单，一有敌情就能行动。

敌人的清剿与封锁使我们不能下山，连洗理的条件也没有，买菜十分困难，我们就地取材，天天吃黑豆，黑豆吃完了，就吃竹笋。开始笋嫩，味道还不错，可是愈吃愈硬，后来

实在难以下肚了。

在强敌面前，我们没有多大缴获，弹药天天消耗，机枪子弹只有二百多发，步枪子弹仅剩二、三十发。

但是，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我们讲长征的故事，请老战士讲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在棚子里组织大家学习时事，总结战斗经验。在湖阳冲后面天堂山上的立脚点，开辟了道路，出操练兵；布置了俱乐部，架起单、双杠，出墙报，搞得生动活泼。有时得到一份《大江报》（七师师报）当作宝贝，读了又读。报上登着国内各解放区的胜利消息，每一个消息都激励着我们的心弦。这个时候，国际上也是严寒的日子，希特勒大举进攻苏联，形势异常紧张。但莫斯科屹立着，斯大林格勒屹立着。苏联的英雄人民反法西斯的坚强意志，鼓舞着世界人民向黑暗势力作最后胜利的斗争，也鼓舞着我们在这里坚守着棚子，顽强地战斗！我们像苏联人民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那样来保卫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以苏联的胜利感到光荣自豪，将几处棚子改名为“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把我们的斗争与苏联人民的斗争联系起来。

天堂山上棚子命名“莫斯科”，因为那里特别隐蔽，活动余地大，可进可退，是五处中最理想最险要的地方。

解决弹药困难的办法：一靠战斗中节约；二靠战斗中缴获（但在当时是极有限的）；三靠收集敌人丢弃的弹壳，送师部翻造土子弹；四是通过关系买一些。千方百计得到一些补充，解决暂时的困难。

“莫斯科”这个名字渐渐地在群众中传开了，也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顽固派抓人拷问，群众只字不吐，就派出特务进行侦察，群众迅速向我们报告。我们在小阳冲、湖阳冲、玄天观下镇压了三个国民党特务。

顽固派的一切伎俩施绝了，还是消灭不了我们，他们更惶恐了，也更疯狂了，想出最后一招，强拉民伙砍树烧山。地下党把敌人的阴谋告诉我们，我们商量了对策。第三天，土顽押着上千民夫在前，顽五十二师一个营殿后，浩浩荡荡到了小阳冲山上。一上山就劈劈拍拍响成一片，砍倒一些树木，大多数民伙装模作样，有的不愿砍，土顽用枪杆打，用鞭子抽。

树木是老百姓的财富，也是我们的保护墙，砍在树上，痛在我们身上，一棵棵树木倒下，我们的心一阵阵的痛。眼下砍树的都是老百姓，又不好随便打枪。正在紧张时刻，我们派出的战斗组从侧翼乒乒乓乓朝天打枪了，子弹朝着树梢飞过去。

“新四军下山啦！打伤人啦，快跑呀！”几个基本群众边跑边大声地喊。砍树的老百姓乱了，摔下斧头、大刀，四处奔跑。“不准跑！不准跑！谁跑枪毙谁！”土顽与顽五十二师吼着，叫着，吼声刚落，又是排子枪掠过他们的头顶。老百姓听到枪声，不顾一切地跑，跑得更快更乱，把敌人的阵脚也冲垮了。老百姓跑远了，顽五十二师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们用机步枪猛烈地向下扫射，顽五十二师慌乱地退了下去。

敌人砍树未成，估计要来烧山。我们通过地方组织，赶快发动群众，提出了护林的要求，坚决不让敌人烧山。土顽不敢来，五十二师只好偷偷地来烧了一下，但很快被军民扑灭了。敌人的砍树烧山计划始终无法实现。

### 5、开展反特斗争

伴随着敌人的军事进攻，特务活动也猖獗起来。国民党中统特务王德厚派特务王成仙进湖阳冲，建立情报站。王成仙是五里亭人，抗战初期曾是农抗会理事长，皖南事变后自首叛变，当了国民党保长。这次设立情报站，在亲戚朱甲长的帮助

下，找了几个学生，以教书为掩护，搞特务活动。敌前工委书记王文石、工委委员罗起对王成仙早有怀疑，但缺少真凭实据。罗起同志是本地人，便有意同王成仙经常交往。时间长了，互相熟悉，王成仙把罗起作为策反的对象，常常煽动罗起同志对艰苦生活的不满。罗起同志灵活机智，对付得十分巧妙，使王成仙以为时机已到。有一天，罗起同志穿了一双破鞋，一身装束十分破旧，王成仙看了罗起这副模样，将王德厚的劝降信交给罗起，内容大意是：自首认罪可以回家乡过好日子。并进一步攻心说：“鞋子也没得穿，不要干了……”罗起同志仍然不动声色。事后报告了王文石与特委，特委认为王成仙特务身份已很清楚，决定逮捕。经过团部特派员曾和生审讯，搞清了敌人情报网的组成，并予以一网打尽，镇压了王成仙等特务分子。

国民党特务活动另一种办法是派特务武装袭击。一九四一年七月皖南特委由江北转到繁昌，由于顽五十二师的多次进攻，特委在湖阳冲、朱冲活动困难，于是特委机关和一些地方干部于八月转到老冲、纸棚冲、马厂一带活动。因这里离鬼子据点很近，特委的同志全在山上搭棚子住宿。国民党特务武装施得友，与敌伪勾结，经常到马厂一带活动，探听特委机关工作人员的行踪，妄图破坏我特委机关。有一次，特务武装袭击马厂，烧了山上的棚子，陈中明等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安然无恙。特务武装又有一次袭击特委书记黄耀南、张伟烈同志住在马厂山上的棚子。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叔萍同志住在裁缝家也遭到袭击，我们的同志都脱险了，而裁缝被抓走了。

特务武装活动，对我后方与地方干部的威胁很大，一定要设法消灭这支武装，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有一天，武装特务有个士兵叫陈亨禄，来找罗起同志。陈过去当过新四军，认识



罗起，皖南事变时，因生活所迫，跟施得友当兵。他知道罗起仍在繁昌一带活动，便到湖阳冲找罗起，报告特务武装活动的情况：施得友有十几个人，一支短枪，其余都是长枪。他们从顽区进入敌后，是从梅冲出发，走小路到马厂。白天把枪放在人家阁楼上，出去搜括民脂民膏；有的赌钱酗酒，夜里四山活动，捕杀我新四军人员和地方干部。罗起同志同王文石商量，决定争取陈亨禄，送了几百斤粮食给陈亨禄母亲，并进一步摸清施得友的活动规律。王文石、罗起去找马厂的马保长，保长既恐惧又狡猾。我们问他施得友的动向，他吞吞吐吐。王文石同志吩咐他，今后施得友再来马厂时，你要立即给我们送信，我们给你保密。如果知情不报，我们要处置你。过了几天，马保长派了一个伙计到周冲找大老王（王文石）说：“来了！”王文石同志立即送信到白茆洲给梁金华同志。梁要周兆英同志带了一个排连夜赶到店门口。周兆英、罗起带着队伍由陈亨禄带路到某家的阁楼上，把枪支统统收缴了，施得友只身带了短枪跑掉了。

连续发生了几件事，使人一时难解，一是五十七团副团长赖正刚的警卫员朱××被人策反带枪投降了国民党。二是五十七团政治处主任王荣森的驳壳枪放在房内被窃。三是有一次红花尖鬼子找朱保长，他一下来，鬼子机枪就向朱冲乱扫射。后来搞清朱保长是国民党的保长，作特务，送情报，搞策反，勾结日本鬼子搞我们。梁金华同志派苏成等三人，把朱保长杀了。这一杀，朱冲、周冲的特务有的跑了，有的怕了，联系国民党的线也断了。

镇压了朱保长、王成仙，消灭了施得友的特务武装，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我们的地区也安定了。

## 6、惩罚叛徒赵凌波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间。

当时，我在七师五十七团当连指导员。我们连活动在繁昌县境内的湖阳冲、阴山冲、小阳冲、周冲、朱冲一带山区。为了应付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剿共”与“肃奸”，我们不得不频繁地转移驻地。

有一天，部队正隐蔽休息在周冲山上。群众跑来报告说：

“湖阳冲来了一个人，自称是新四军干部，说是从国民党大牢里逃出来的，来找部队。”我听说，就马上带了通讯员下山去。走到村口，我望见一个身材瘦长的人，身上穿的是夹衣，脚上着的是布鞋，都已经破旧不堪。他坐在一家屋门口，探头探脑地向着村子四周环顾。我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原来认识他。

我说：“你是军部参谋处的赵处长吗？”

“你是……”他两眼盯住我，象感到意外，神色显得有些慌乱与不安，“是……是的，你怎么认识我？”

我说：“你在军部任参谋处长时，我曾在全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上见过你。当然，你不认识我。我那时是见习参谋，是跟粟司令去参加参谋工作会议的。”

他听着我的解释，仍盯着我看，两只眼珠骨碌碌地不断转动着，那副神态象是在努力思索和回忆什么。

我又问他：“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我吗？”他啜啜地回答说：“我是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关在国民党的大牢里，多次想逃跑，捞不到机会，这一回被我逃了出来。听说这里有新四军，我就找来了。”



我说：“我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现在在这里带部队打游击。你来了，很好，快跟我上山去！”

就这样，我把他带到部队里，给安排了住处，让他休息。

第二天，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一支部队，突然向我驻地湖阳冲进犯。幸而，我们占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激战了一天，终于将进犯的敌人打退了。当时，我不但没有怀疑赵凌波的突然回来，也没有把国民党军队的这次进攻与赵凌波的回来联系起来，倒是由于敌人的进攻，使我们深深地为这位“处长”的安全耽心了。因此，到第三天，我带一个通讯员，把赵凌波护送到团部去。那时，五十七团团部驻在无为县的白茆洲，离我们活动的地区有三十多里路，中间还要跨越长江，一路上总算平安无事。到团部后，我将赵凌波交给团长梁金华同志，次日，我由原路回到周冲。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下面的事：赵凌波到五十七师团团部后，团长梁金华立即向新四军七师代师长傅秋涛司令员报告。傅司令员已经知道赵凌波是叛徒，即命梁团长将赵凌波押送到师部！并特别嘱咐路上要看好。梁团长专门派了一个侦察班负责押送赵凌波。在押送途中，赵凌波作贼心虚，见这么多人押送他，路上又把他看得牢牢的，就知道事情不妙。在中途休息中，他乘人没有注意，逃跑钻进路旁的荆棘丛中躲起来。但很快被我侦察班的同志发觉，搜寻到他藏身处，喊令他出来。他死赖在荆棘丛里不肯出来。侦察班一个同志举枪向他瞄准，逼令他出来。想不到手指正扣上扳机，一枪把他打中了。叛徒赵凌波就死在荆棘丛中，落得可耻的下场。

## 7、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敌后游击区

皖南事变后，繁昌县委金涛同志带领游击队在大、小洲一

带活动。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后，主力部队分二批渡江，开辟以红花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军事斗争的重点在敌前，部队到敌后活动较少。顽五十二师大举进攻后，梁金华团长率五十七团团部（指江南团部）的书记、卫生员、通讯员、侦察员廿余人和主力部队一部分（二连与独立排轮流交替）到敌后活动。加上新发展的骆云山同志带的游击队，共有三支部队在敌后活动。

我们武装斗争的方针是转大圈子打小仗，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三支部队活动的大致地区：金涛同志的游击队主要在大、小洲活动；骆云山同志的游击队主要在保大圩活动；主力部队主要在磕山、白象、慕英等地活动，还到大、小洲，保大圩转大圈子。

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在当时，我们把工作队的任务放在首位。部队在敌后天天转移，夜行日宿，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作群众工作。我们采取三五成群的，开群众大会的方式、宣传群众、消除群众的顾虑，提高群众对抗日的信心。群众对日本鬼子烧杀淫掳的暴行恨之入骨，我们就宣传打鬼子保家乡的道理。有的群众怕汉奸向鬼子告密，我们就宣传防奸保密的意义，共同作好保密除奸工作。一个村庄、一个地区，我们住了二、三次之后，就与那里的群众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然后逐渐将他们组织起来。

部队在敌后活动，得到地方党的极大关怀与支持。部队到村庄住下来，我们就请地方同志来部队商量工作。有时地方同志知道部队来了，就主动找我们，向我们介绍敌情、民情和我们应注意的事。他们协助我们派人到敌人据点了解情况，帮助我们解决给养的困难。而我们对地方同志的要求也积极地密切配合。比如要向某一地区开展工作，部队就去那里活动，并且

协助打击顽固势力。有的时候，地方同志与部队相互配合共同开辟地区，这也是工作队应尽的责任。

由于我们转大圈子到处游击，敌伪不敢轻易下乡，群众看到人民武装力量，看到地方同志为人民而工作，群众的抗日活动也积极起来。经过地方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与军队的紧密配合，敌后党的组织逐步建立与发展，政权也逐步建立起来。群众性的组织，特别是递步哨也迅速建立与发展。递步哨是群众性组织，每个自然村都有递步哨，一家一户轮流值勤。它的任务是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瞭望敌情，传送情报和信件，盘查坏人，护送部队同志和地方同志。这种村村开花的递步哨形成了岗哨联络网，既能监视敌人，又可搞好通讯联络，为我们开展敌工、情报、交通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敌后，敌人用星罗棋布的据点控制着城镇与交通线。太平洋战争前后，敌人为了巩固占领区，保护其长江航运，消灭人民武装力量，在芜湖、荻港、桃冲等据点增加了兵力。又在保大圩的梅山山上增设了据点，对敌占区进行了频繁的清乡，疯狂的袭击，敌后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几乎所有的武装部队都受过敌人的袭击，吃了不少亏。许多地方同志英勇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敌后斗争非常艰苦残酷。

我部队受敌袭击，主要的有五次，情况如下：

二连驻清潭四玄天观，受敌伪顽联合夹击，前已叙述。

白象山战斗。一九四一年冬，独立排在白象山一带活动，有一天镇压了伪乡长。因天下雪，走了十余里，在白象山下面的村庄宿营。汉奸向鬼子送了情报，鬼子当夜从横山桥据点出动，翌日天蒙蒙亮，鬼子占领了白象山山头，顺着山坡摸下来。哨兵发现敌人即鸣枪报警，部队即拉出村庄。但鬼子已控

制山地，我部队被迫在地里水塘边撤退，遭受敌人三面火力猛烈射击，我伤亡严重，损失了一个班，丢了一挺机枪和数条步枪。其教训是轻敌麻痹，杀了伪乡长，没有及时转移；封锁消息没有做好：疏忽了对山头上的警戒。

一九四二年一月，旧县敌伪军袭击由王斌带领的金涛游击队，王斌同志被俘入狱，后被杀害。张伟烈同志同时被捕，经营救出来。还有几个战士牺牲和被俘。

一九四二年秋，骆云山游击队在保大圩受鬼子袭击，骆云山同志负伤，二个战士牺牲。

一九四二年秋的一天，我五十七团团部廿余人，半夜到达龙谷冲宿营，次日拂晓受到鬼子的突然袭击，人员被打散。梁金华同志刚跑出房子，碰上鬼子小队长，双方用手枪互射了几枪。子弹刚打完，鬼子小队长举着指挥刀扑过来，梁一转身使着全力跑了出来。

敌人的疯狂袭击，使我们受了很大损失。但教育了我们要高度警惕，更加巧妙地与敌人斗争。

一九四一年赵生发游击队被敌人搞掉。这支游击队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建立起来的，队长赵生发，雇工出身，中共党员，对敌斗争坚决而勇敢。游击队在鲢鱼山、水丰圩一带活动，扩大到廿余人。顽五十二师向我大举进攻后，繁昌敌前工委委员陈爱西、区委书记罗起等同志向西开辟地区。赵生发带领游击队与他们一起向孙村、黄浒一带活动。他们活动的地区靠近望江垅敌人据点，据点驻有黄德芝的伪军，伪军中有些人是川军投降过去的，既当伪军，又当土匪。赵生发游击队中战士也有川军过来的。赵生发第一次去那里活动时，派四川佬战士去黄德志伪军中去作四川佬的工作。伪军四川佬答应带枪来，但需要钱与鸦片与其换枪。赵生发部队第二次去活动，带了上级给

的钱与鸦片，准备换枪。去了不几天，伪军四川佬来了，要赵生发到外村交换。赵生发思想麻痹，单人去外村。到了外村，他们用枪口对着赵生发，将他捆绑起来。与此同时，游击队内部的四川佬也动手，里应外合，缴了游击队的枪，把队伍拉到望江垅敌据点去了。这是一次思想麻痹，受骗上当造成的损失。

此外，还有五华山游击队十余人，被顽五十二师搞掉。

在敌情严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主动地去打击敌人，争取一人一枪的胜利。一九四一年四月，独立排在靠近三山镇敌据点不远的公路伏击，消灭伪军一个班，截获一卡车粮食。一九四二年春，我们派便衣去旧县侦察，顺手牵羊缴了伪军二支枪。一九四二年夏，在三山镇附近捉了一个鬼子。这些战果虽小，却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在人民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反强化治安，是敌后对敌斗争又一方面。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强了政治进攻。政治上搞强化治安，建立伪政权，控制伪乡、保长，派粮征税，为其效劳。一面宣传“日中共荣”“大东亚新秩序”，一面压榨残害老百姓。我们要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就必须建立民主政权，削弱和摧毁伪政权。因此，在夺取政权上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在没有建立政权前，我们对伪乡、保长的政策是打击少数反动的，争取多数一般的。随着民主政权的逐步建立，就采取削弱和摧毁伪政权。在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作法：在中心区，民主政权一建立，伪政权即废除。伪乡、保长跑的跑，免的免，只有少数地方仍用伪乡长。如慕英乡乡长严秀如，中共党员，名为伪乡长，实际上是我们的乡长（此人后来叛变去旧县）。仍用伪保长，如周冲保长吴老四，中共党员，专门应付鬼

子，作革命工作的。在边沿区，大都是两面政权，保长都是当地人，因有家有产，我们允许他们为鬼子派点粮收点税，但也要为我们办给养，购买盐（盐是鬼子严格控制按人口配给的），送情报不准泄露部队行动的秘密。只有一度时间，鬼子威胁伪保长很厉害的时候，允许在部队离开后向鬼子敷衍地报告一下。这些伪保长，在我们积极争取下，大多数为我们所用，死心塌地为鬼子效劳的是少数。而乡长则不同了，伪乡长大都在鬼子据点内，专门为日寇效劳。而我方乡长在广大农村，是我们的基层政权。

争取伪军是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敌后多数据点都是伪军多于鬼子，少则几倍，多则十倍。伪军中有不少当地人，比较熟悉情况。敌人“清乡”和“扫荡”，伪军总是打头阵。因此，做好伪军工作，分化瓦解伪军是我对敌斗争的重要工作。对伪军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伪军亲属关系，晓以民族大义，送宣传品、写信，教育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甘心当汉奸，沦为民族败类。教育他们不能只看眼前，应该想到长远，日本鬼子在中国不会长久的，促其逐渐醒悟。

经过我们的工作，当时伪军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为我争取，建立一定的关系，起过一些作用。如旧县伪警察所长高云贵，经常送情报给我们。鬼子出来“清乡”，先给我们通风报信。一九四二年冬，敌人到里冲“清乡”，他来不及送信，一进冲口就鸣枪，我四连（即原独立排）迅速上山，与敌人打了半个多小时，安全地后撤。又如三山镇伪区长王世友，一度表现不坏，遇到鬼子出来“清乡”，顽军奔袭，我们的病员与地方工作同志可以转移到敌人的据点或其附近，起了掩护作用，也有利于大、小洲地区的稳定。争取中下层，更多的是伪军中



的班长和士兵给我们送情报，买弹药。第二种，比较多的伪军采取中立态度，他们主要搞钱搞物，发发洋财。不靠鬼子不行，打我们又怕今后不利，想留后路。第三种是坚决与我为敌，如望江珑的黄德芝，既是伪军，又与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属于顽固不化，最反动，经常配合鬼子出来“清乡”和“扫荡”，杀害无辜群众和革命战士。又如荻港反共团长钱才仪依靠鬼子势力欺压人民，捕捉我人员，积极地配合鬼子“清乡”。

对于坚持与我为敌的反动伪军必须打击之。一九四二年秋的一天，雨后方晴，我们接到情报，伪反共团团团长钱才仪、伪警察所所长高云贵带一百多人的队伍，将要由横山桥回旧县。我们早就想打钱才仪，但没有找到机会，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商量之后，由连长孙振开带领二个班一挺机枪，大家穿着便衣，把武器伪装起来，由小阳岭出发，向敌后运动，与在敌后活动的陈木寿带领的二连配合（实际一个排多兵力），在矾头山一带布置伏击。刚部署完毕，伪军已到了泥埠桥，在街上停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以为敌人发觉了，准备进一步查明情况。侦察员回来报告：“伪军队伍已经出街向旧县方向走了，不到半个多小时敌人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伪警察在前面，钱才仪由轿子抬着在反共团队伍的中间。”我们有意放过高云贵带的伪警察，集中火力打击伪反共团。顿时，机步枪一齐开火，敌人倒下去十几个。接着部队就冲出去，手榴弹四处开花，打得敌人跌跌爬爬，拚命逃跑。大胖子钱才仪从轿子上翻下来，狼狈逃窜，稻田淤泥遍地，欲快则慢。我们猛打猛追，一直追到高安桥，伪军除死伤卅余人，全部作了俘虏，全歼反共团七十余人，活捉钱才仪。这一次，对敌伪军震动很大，我军民欢欣鼓舞。

战斗结束后，将钱才仪押到山里来。进山的时候，用黑布

将他眼睛蒙起来，带到“列宁格勒”（小阳岭山上棚子）看管起来。怕死的钱才仪磕头求饶，要我们留他一条狗命，需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我们派人到江北请示，皖南特委与支队部指示：暂时不杀，可以叫他派人来谈。一个星期后，旧县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钱才仪的兄弟。谈了二次，定了几条：一是罚机枪一挺，长短枪十支；二是不准再残害老百姓；三是不准暴露我方情况；四是鬼子“清乡”“扫荡”要给送情报。十天后，送来长短枪十五支，说机枪实在搞不到，请求体谅。为了给他最后改正的机会，由其兄弟钱才如等人保释回去。临放前，对他再次警告：法西斯要失败的，日寇命运也不会长的，你要切实按条件办事，不能贴心为鬼子，丧尽民族天良。如果作恶不改，你与保人必将严惩。钱才仪经过这次一打一拉后，回去躲在荻港，有所收敛。

红花山根据地比较巩固了，敌后游击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为了扩大敌后游击区，我们决定向东发展，开辟芜西。于一九四二年十月成立繁芜工委，金厚初同志任书记，去芜湖麻浦圩开辟工作。部队配合地方工作，在一九四二年冬以繁昌保大圩为依托，向麻浦圩作了二、三次跳跃式的行动。夜间由保大圩过漳河，到麻浦圩的村庄住一、二天又转回来。一九四二年底，五十七团一个连夜间攻击麻浦圩许家村汪伪一方面军任逆援道部队的据点。敌人一个分队，装备精良，战斗打了三个小时，歼敌一部分，大部突围跑掉，拔除了许家村敌据点，我伤亡四人。

综观一年半的敌后斗争，是极其残酷艰苦的。我们吃过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的牺牲更令人痛心。计有五十七团政治处主任刘全、县委书记李铁民、苏托夫，县委金涛、王宏勋、王斌等同志。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



确执行政策,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敌人进行了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而且有所发展,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 8、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是我军由艰苦坚持转向巩固发展扩大的一年。一九四二年七月,顽五十二师调往苏浙边境,南陵、繁昌地区先由顽新七师接防,后由顽一四四师接防。这个时期日寇对解放区的进攻变本加厉,对占领区的统治更加强化了。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因此,一九四三年二月以五十七团为基础成立皖南支队。在繁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繁昌县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武装部队以二、四连为基础,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成立五十七团三营。一九四三年四月,主力地方化,五十七团三营改为繁昌大队。大队长钟国琴(参加县委),副大队长孙振开,政委陈云飞(县委书记兼任),教导员董南才。一九四三年夏,支队部又成立皖南独立团,从繁昌大队调去一个连。繁昌大队从地方部队上升主力,补上一个连。后来钟国琴同志调任独立团团长,陈木寿同志任繁昌大队大队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支队部的指挥下,繁昌的武装斗争在这一年里十分激烈。

### ① 反“清乡”反“扫荡”

在敌后,敌我经过一年多的较量,敌人不仅未能消灭我军的有生力量,相反地略有发展,游击根据地扩大了,军民得到了锻炼。因此,日寇不能像过去那样,轻易袭击我们,而是经常龟缩在据点内。但也从来不放松对我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

“清乡”与“扫荡”。我们针对敌人进攻的新特点,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

由于日寇兵力不足,各据点兵力有限,出来“清乡”必须:一要增兵;二要各据点配合行动。因此,“清乡”就有间隙性。敌人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我们对付“清乡”的办法:首先加强了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敌军的动态;其次,行动灵活多变:一是跳跃活动,有一次敌人去保大圩“清乡”,我们就跳到慕英乡。当敌人对磕山乡“清乡”,我们跳到大洲去。二是部队靠近敌人一个据点隐蔽宿营,避开敌人的合击点,一旦有情况,利于转移到敌人的侧后。三是跳到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有一次,敌人到慕英、磕山“清乡”,我们晚上突然跳到笔架乡的里冲,住到伪反共团团团长钱才仪的老家去。四是发挥游击小组、民兵的作用。几个人几条枪,发现敌人打几枪,然后化整为零,消失在群众之中,起到迷惑骚扰敌人的作用。我们采用上述办法,使敌人的“清乡”常常扑空。但也有打遭遇战的。如一九四三年九月繁昌大队二个连队在高安区活动,上午六时旧县敌伪与我部遭遇。打响之后,三山、横山桥、桃冲据点的敌军赶来增援,战斗越打越激烈。我部退至小江坝坚守,足足打了一整天,敌我双方都有十余人伤亡。黄昏,敌人怕我们夜间袭击,撤回各据点。我部队也转移到山区。还有一次是一九四三年春,繁昌大队二连在蒋冲宿营,战士们去冲外洗澡,鬼子从蒋冲后面山上下来袭击我驻地,部队背包全部被敌人烧毁。

我们配合七师师部“反扫荡”,袭击铁矿山敌据点。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日寇六千余人,伪军三千余人,总共万余人,对我七师师部驻地巢县、无为为中心区,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所谓“铁臂合围”的大扫荡,对我山区大搞

“三光”政策。我主力部队与敌人展开猛烈激战，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与此同时，我和含支队、皖南支队的部队积极配合，在各地打击敌人。繁昌大队得息后，主动配合，乘机袭击铁矿山敌据点。铁矿山、桃冲驻有敌伪军四百余人，保护矿区。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的一天，繁昌大队从田湖俞出发，走小路，攀峭壁，穿过几里长的坑道，进入矿山、桃冲袭击敌人。战斗二个多小时，杀伤敌人十余人，俘伪军数人，缴枪四支、我伤亡数人，丢枪一支（后由矿工送回）。此战虽歼敌不多，但由于敌重要据点被袭，敌人大为震动，政治影响大，起了积极配合七师主力反“扫荡”的作用。由于七师主力与各地武装的积极打击敌人，迫使敌人于三月下旬撤退，龟缩到原来驻地，敌伤亡六、七百人。

在这一年中，为了粉碎敌人的不断“清乡”和“扫荡”，我们主动出击，积极打击敌人，计有十几次战斗。

一九四三年五月袭击马厂伪警察所——马厂南面山上岭头的独立房屋。那里驻伪警察十余人，配有步枪八支，手枪一支。繁昌大队长钟国琴率一连，于五月一天的晚上袭击伪警察所。开始战斗很顺利，除杀伤敌人外，俘敌五人，缴枪八支。但发现伪警察队长仍在房内，排长徐木祥说扔手榴弹，把他炸死。连长陈××说：“不能扔手榴弹，要抓活的。”接着陈连长就进内屋，刚跨进门，被敌队长用手枪子弹击中腰部而牺牲。

一九四三年七月，繁昌大队攻打横山桥敌据点，烧了伪警察所的碉堡，歼敌廿余人，活捉一个鬼子，缴枪十余支。

梅山口伏击战。一九四三年秋的一天晚上，我们得到情报，明天峨桥伪军要到横山桥去。大队长陈木寿和我带繁昌大队二个排，于拂晓前到达梅山口伏击。山口西侧有个小庙，山上树林很少，无法隐蔽。我们将部队埋伏在小庙里与庙后，机

枪架在窗口，山上放了几个便衣哨，装扮成樵夫在山上砍柴。上午九时三十分，伪军五十余人向山上行进，前头一个班，边走边观察，行动谨慎，伪军头目坐着轿子在队伍中间。伪军行至半山，发觉征候不对，步伐放慢。我们怕失去战机，当敌离我一百五十公尺时，机步枪开始射击，部队随即出击，敌回头拚命逃跑。我跟着追击，直至山脚，毙伤俘敌廿余人，缴枪十余支。

五桂桥战斗。一九四三年秋，峨桥伪军卅余人，从三山镇运物资归来，繁昌大队二连在五桂桥伏击，全歼敌人。

高岗埠战斗及其教训。一九四二年冬，我们打了许村之后，敌人慑于我军军威，不敢再在许村驻兵，而选择地形较好的高岗埠建立据点。我们为了继续粉碎敌人的“清乡”“扫荡”计划，为了开辟麻浦圩的工作，决定攻打高岗埠。一九四三年冬的一天，繁昌大队在保大圩李村、前程村、后程村宿营。上午我们请地方同志了解高岗埠敌情并准备渡船。下午三时地方同志回来报告情况：“高岗埠驻伪军近百人，有简易的工事。河东几只渡船扣在高岗埠附近，河西找不到渡船。只有一只船靠在西岸，离高岗埠七、八里路。白天不好动它，否则会暴露目标。”

天色渐渐灰暗，下午飘起雪花，满天飞舞，到傍晚积雪已一寸多厚。天气变了，我们的战斗决心没有变。我们的战斗部署：一连由高岗埠南面渡漳河，到达后先打响。大队部率二、三连于高岗埠北面过漳河，到达后待一连打响后发起攻击。晚上八时左右，部队在田野集合，大队负责同志对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大家战斗情绪很高。部队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向东进发。北路到达漳河边，用三只小渔船和一只大木船，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渡完。上岸后沿着河堤向高岗埠运动，到达后伏在河堤内

侧，侦察员接近敌哨兵卅几米处伏着观察动静。大家屏着呼吸，等待南面的战斗信号。

夜深入静，万籁无声。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像蜗牛爬行似的过去，半个多小时了，未见信号。大队长陈木寿急了，对我说：“一连怎么搞的？还未见枪声。”我说：“再等待一下。”其实我也急得难忍。过去一个小时了。陈木寿更焦急地说：“天这么冷，战士冻得够呛！我们先攻击吧！”我说：“好，我们先攻，派通讯员通知一连快投入战斗。”

敌人哨兵抱着枪，靠在大门边打瞌睡，侦察员敏捷地接近哨兵，缴了枪，抓了个活口，接着向敌人发起攻击。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接连不绝，敌人固守房屋进行抵抗，战斗很激烈。

通讯员回来报告：“一连找不到渡船，没有按计划过河，现在才过河。”一个小时以后才投入战斗。打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我军夺取了三幢房屋，敌人集中到瓦屋大院固守。我军由于没有攻坚武器，进展不顺利，伤亡较多。事先准备的十几幅担架全部用光了。为了完成预定的战斗任务，必须攻下瓦屋大院。我们就地取材，拿锄头铁镐抡着打开围墙，用机枪、手榴弹扩大缺口。但敌人守着洞口，用火力的封锁，敌我争夺激烈，我有五个同志伤亡。敌人还爬上屋顶，投弹到我屋顶上，炸得弹片、瓦片乱飞，有的同志被擦伤了。

我们伤亡越来越多，心情越打越急。我带了二个通讯员到瓦屋大院前面的堤埂观察，寻找攻击目标。突然火光一闪，一颗手榴弹落在我的身旁，我伏地滚了几下，轰隆一声，手榴弹爆炸了，我负伤了，三连指导员张斌也负伤了。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将拂晓，估计难以攻下，才决定撤出战斗。

此次战斗，毙伤敌伪军廿余人，俘伪军四人，缴枪六支。我伤亡卅余人，丢了一支枪，打了个消耗战。没有打好的原因：敌情起了变化，当天黄昏石碛据点来了廿几个鬼子，兵力加强了。但主要是我们轻敌，思想麻痹，战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如事先没有实地侦察；渡船没有安排好，导致一连未能按计划渡河，影响作战计划的实施。

一夜战斗，周围据点的敌人都不敢增援，说明敌人感到我军力量不可忽视。打击了高岗埠的敌人，扩大了我军在政治、军事的影响。

丝瓜墩（山）战斗。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繁昌大队一连夜袭麻浦圩丝瓜墩敌据点，歼敌十余人，缴枪八支，震动了鲁港与芜湖的敌人。他们说：“新四军快打到家门口来了”。

## ② 争取伪军赵子兴投诚

一九四二年冬，皖南特委、皖南支队部传达了中央关于对伪军工作的文件，提高了我们对争取伪军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于是，我们对伪军开展了“交朋友”的工作。赵子兴，繁昌县保大圩人，芜湖流氓头子何金标（何大嫂）的门弟，他从国民党五十二师拉了一个排投降了鬼子，驻在三山镇渡口龙王庙。他们经常到大、小洲游击根据地骚扰，威胁我军民的安全，阻碍我南北交通。于是，梁金华团长率独立大队一部攻打龙王庙，烧死伪军数人，打击了赵子兴的反动气焰。打过之后，我们采取“拉”的办法，促使赵子兴考虑前途。一九四二年，繁、芜工委书记金厚初同志在保大圩开展工作，十一月不幸遭赵子兴部包围被捕，施以严刑逼供。金始终不暴露身份，最后被押赴刑场。面临严峻考验，金高呼口号。赵子兴认定金是共产党员，于是从刑场押回继续严刑逼供，金仍坚贞不屈。金厚



初同志视死如归，忠贞不屈的精神，感动了赵子兴，敬仰金是一条硬汉子，认为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向金吐露了自己的欲找新四军接关系的意愿。金乘机宣传抗战形势，阐明党对伪军的政策，分析伪军的前途及对民族的危害，促使赵子兴进一步解除顾虑。随后，我们安排王定槐把金保释出来。这样赵子兴便和我们建立了关系。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一九四三年八月赵子兴率八十余人向我投诚，这是积极开展争取伪军工作的效果。

### ③ 争取川军 打击土顽

顽五十二师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反共坚决，我们则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接顽五十二师防的顽一四四师，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与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有矛盾，反共不积极。因此，我们对川军主要采取争取的政策。但是，如果他们进攻我们，则坚决自卫反击。这样有利于发展根据地进行抗日战争。

顽一四四师到达南陵、繁昌后，到处构筑工事。一九四三年六月中旬，该师李子千团二千多人，开始向阴山冲、湖阳冲我军驻地进攻。陈木寿同志率二连在红花山一带，与敌人激战二天，且战且退，最后坚守湖阳冲山上。敌人进到刘屋基，他派了一个班出击，俘敌数人，缴枪数支。我二连抗击二十倍于我的敌人，打得顽强灵活，杀伤敌数十人，我仅负伤二人。那时，大队部率一、三连驻在大洲三厂、五厂一带，接到陈连长的紧急报告，大队负责同志随即讨论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部队直接进到山里，依托二连坚守的阵地，向敌人反击；另一种意见，部队经保大圩，插到繁昌城东侧击敌人，迫使进攻之敌撤回。会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两种办法都可以，定了以后，我坚决执行。”钟国琴同志批评我态

度不明朗。后来回想起来，我是不应该采取调和的态度。最后，钟国琴同志坚持直接进山反击的方案。于是，我们就在白天从敌后直插山里。这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们即兵分三路。一路从湖阳冲后面山上向小阳冲打下去；一路从大阳岭顺着阴山冲与湖阳冲之间的山上打下去；一路从小阳岭直接向湖阳冲出击。部署之后，部队运动接敌。顿时，九挺机枪猛烈射击，指战员勇猛冲击。川军见我部队增援已到，便狼狈溃退。我军跟踪追击，又杀伤不少敌人。川军一个班长带三个战士投诚，战斗胜利结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经六月自卫反击战后，我们进一步加强政治攻势。主要的办法：一是向他们进行“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宣传。川军远离家乡，名义上抗日，实际上受蒋排挤。通过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写信、战场喊话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扩大政治影响。在路上抓到川军士兵，不缴他的枪，进行一番工作，带着传单，放他回去。二是与川军建立来往联系。川军不少军官兼作生意，我们与他们建立通商关系，既可宣传党政策，又可沟通关系。他们要到我地区做生意，派代表和我们谈判，我们便给他们以方便，保障其安全。并向他们提了三个条件：（一）你们对我作战时，枪要朝天放；（二）卖给我们机枪子弹；（三）我们用烟土、银元交换枪支。事后我们用廿几块银元，廿几斤大烟土，换了四支驳壳枪，二挺机枪。

在我军积极争取之后，川军基本上同我军处于休战状态。我们打土顽，他们采取中立态度，不增援，不参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川军的影响逐渐扩大，一些下层军官和士兵因不满其上层的消极抗日态度，有的投诚到我军共同抗战。

顽五十二师调走后，土顽很恐慌。但反动本性并未改变，仍



然对我骚扰不止。我们利用土顽与川军的矛盾，坚决打击土顽。在这期间，主要发动了柯家冲、梅冲、繁昌城、赤沙滩等打击土顽的战斗。

一九四三年七月，繁昌大队一个连袭击梅冲的四乡联队。那天晚上四乡联队正准备进攻我们。当我们摸到梅冲，枪一响，敌人便向山上逃遁。只打了一、二十分钟，打死打伤土顽数人，俘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卫士罗立光。这一仗，打乱了敌人进攻的部署，破坏了敌人的进攻计划。

梅冲战斗结束后，接着深入到徒山冲，捉了俞兆人、俞树人兄弟二人。俞的三弟是国民党太平县县长，为了争取其老三，特委指示对俞做些工作之后释放。

一九四三年十月，繁昌大队一个连第二次夜袭梅冲。当部队离梅冲十里左右的时候，突然雷雨大作，就冒雨袭敌。土顽死伤及被我俘虏的共卅余人，四乡联队副队长毙命。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袭击繁昌城，占领北门，歼土顽十余人，缴枪十余支，击毙土顽队长杨家镜。我牺牲战士朱同才同志一人。

土顽施阴谋，被我狠击失败。一九四三年五月，顽我双方已有协议，我方释放吴少芝的兄弟少凡，他方以武器交换为条件。确定在繁昌县城北长山小学，顽保长代理吴少芝出面，约我大队长继续谈判，实施交换。繁昌大队长钟国琴带了警卫班，一挺机枪，到达长山把一个班留在山上，自己带了警卫员和通讯员去长山小学。一进校门，桌上已摆好酒席，顽保长以吴少芝的名义请钟大队长吃中饭，还请了邻近二个保长和二个士绅陪客。钟一就席，即劝酒不止。不一会，山上哨兵跑来报告：“繁昌城内敌人出动，约有百余人。”钟国琴同志沉着机智，严厉地对顽保长说：“我有什么三长二短，你们一个都跑

不了。”顽保长故作姿态说：“没有什么，请大队长放心。”钟国琴同志当机立断，这是敌人摆的“鸿门宴”，居心不良。把在场的一帮子保长关进房间，将门反锁。立即上小山，看到土顽正向我匍匐前进。钟即派刘永生跑步去小阳冲，通知陈木寿带部队到小长山，派通讯员通知在大朱冲掩护税收的一个排向西打，并要连长周兆英带部队占领团山。此时敌已接近，还大喊：“捉活的。”钟带的一个班还击了一阵，撤到小团山，在土地庙指挥。四十分钟之后，我部队从东西北三方回击土顽，打得土顽狼狈溃逃，敌死伤卅余人，丢了十几条枪，活捉钟大队长的阴谋失败了。

由于我们多次取得打击土顽的胜利，土顽倍加恐慌，逐渐龟缩，而我之活动地区迅速扩大，由孙村区推向赤沙滩区。

赤沙滩镇驻有土顽一个中队，它阻碍我繁昌到铜陵的交通，妨碍我部队向东南活动。为了畅通交通线，建立以狮子山作依靠的赤沙滩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十月，集中繁昌大队兵力，攻打赤沙滩。一天晚上，繁昌大队用二个连攻击，一个连担任警戒与阻击中分村之敌。夜十一时，战斗打响。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我占领赤沙滩大部，只剩两头碉堡仍未拿下。大队部派通讯员催部队撤退。连长周兆英考虑，如果撤退，等于打了一场消耗战。因此，决心继续打下去，争取天亮前解决战斗。但因敌人在碉堡周围烧照明弹，我军难以接近，只好一幢房子一幢房子地打通，一直打到碉堡脚下，点燃了碉堡边的房子，熊熊火焰扑向敌人，敌人面临毁灭的灾难，支持不住了，碉堡里一班人全部投降，机步枪全部被缴。这次战斗，歼敌大部，拔除了顽方的赤沙据点，扫清了障碍。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伤亡数人，二连指导员高戈同志、大队部副官杨中夫同志英勇牺牲。

## ④ 长途跋涉领弹药

一九四三年新四军六师趁日寇南进时，收复国民党的失地。部队进到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的郎溪、广德、长兴地区。在收复失地开辟新区的战斗中，从敌人手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除装备自己外，还可支援各兄弟部队。

这年九月，皖南地委、皖南支队部交给繁昌大队一项重要任务，去新四军六师领取十万发子弹；同时护送地委组织部长陈洪、南、芜、宣大队长段广高等同志去宣城地区开辟工作。从七师到六师路途远，要经过大片国民党统治区与鬼子的占领区，情况不明，路不熟，困难不少，任务艰巨。但七师建立以后，一方面因战斗频繁弹药不断消耗，另一方面军队不断壮大，需要弹药装备。因此，弹药奇缺，需要补充弹药正象人需要空气一样的迫切。十万发子弹关系着战斗的胜败，这项十分光荣的任务，落到陈木寿和我的肩上。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行动前花了三天多时间作准备：一是组建部队，以大队部的通讯班、侦察班，抽调二个强的步兵排，和支队部派来的侦察班，组成一百多人的精干武装；二是召开各种会议，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和执行任务的要求，分析困难与有利条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执行任务虽有困难，但有地方党的帮助，运用游击战争积累的经验，依靠全体同志的努力，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三是部队进行轻装，并携带便衣。

十月底的一天，秋高气爽，当夜幕渐渐降临的时候，我们对行动前的准备作了最后一次检查。全队一百多人，整装待发，士气高昂，有必胜的信心。十时左右，我们从湖阳冲出发，以每小时十里以上的速度，绕过五里亭，翻过锥子山，避

开白果冲顽军的驻地，通过了封锁线，踏着小路、田埂插到黄连山。这时天已快亮，决定在黄连山上宿营。

黄连山是座不大也不高的孤山，山上树林稀矮，我们选择了一处草木比较茂盛的地方露营。为了保密，宣布了几条纪律：天亮以后，尽可能躺着，行走要弯腰；说话要低声，不能喧嚷；放哨穿便衣，注视可疑的行人。安顿好部队休息之后，我们派地方工作的李德旺同志去山下村庄联系地方党员，了解情况和准备早饭。

天刚亮，有两个农民挑了一担饭菜和开水上山，同志们对于地方党员冒着生命危险送饭，内心十分感激。部队吃了早饭，大多数同志继续睡觉，恢复一夜行军的劳累，有的披着被露水湿透的被单晒太阳。中午时分，一个地方党员上了山，告诉我说：“昨晚你们进来神不知鬼不觉，周围没有风声。”这与白天我们哨兵观察到的情况是吻合的。这天山下大路上行人来来往往，放牛娃照常悠闲地在山脚下放牛，毫无异常。晚上，两个地下党员又给我们送来饭菜。这是我们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天，这一天顺利地过去了。

第二天，我们向泾县青弋江方向去，计划到桂村宿营。从黄连山出发到目的地，有一百十几里路程。而我们只能在天大黑以后才能行动，路远时间短，沿途情况不明，道路不熟，困难不少。为了克服困难，我们伪装国民党军队，用急行军的速度，沿着大路与公路行军。只是遇到有国民党军队驻扎的集镇才绕道走，这样便加快了行军速度。但找向导较困难，老百姓因国民党军队拉伕，抓壮丁，因此以道路不熟，身体不好种种理由来推脱。经我们再三说服，才肯带十几里路。带一程换一个，很费时间，但也有好处，当地人对附近情况很熟悉，便于我们避开国民党部队。在公路上，一次碰到国民党的正规部

队，一次碰到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我们坚定沉着地应付过去了，他们也没有想到共产党的军队敢在公路上行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在拂晓前到达桂村，静悄悄地进入二户党员家里隐蔽。

桂村有十几户人家，家家户户屋前屋后都种小青竹，块块相连，形成一片竹林，利于我们隐蔽。可是，村子周围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西面是南陵到泾县的公路，东南是泾县码头镇，离这里只有三公里多，这码头镇有条大路，由东向西伸去，横在桂村南面一、二里的地方。白天，公路和大路上军队、人群来往不息，万一走漏消息，就会遭受敌人的进攻。因此，部队分班、排挤在房间里面，便衣哨在竹林中向四面瞭望。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作好战斗准备。地方党员一家人也为我们忙碌起来，他们主动协助我们封锁消息，到马头镇了解情况。大嫂和他们的儿女洗菜做饭，把我们当作亲人一样招待，我们像生活在温暖的家庭中。这天陈木寿和我几乎没有休息，轮流到竹林中观察情况，以便及时处置。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担心上午发生情况，一旦敌人进攻，我们部队难以转移，一到下午我们比较宽心了。因下午一旦有情况，打一下易于转移，所以天一亮，我们再也睡不着了。这一天，房东家来过二个客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新四军时，高兴地表示，“我们盼望新四军已久，今天看到你们，我们就有希望。你们住在这里，我会绝对保密的，请放心。”事实确是这样，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掩护下，我们在敌人的心脏中隐蔽下来了。

第三天夜，部队从桂村出发，在泾县码头镇北面过了青弋江，跨过宣泾公路，走了六、七十里，到了邓村一带。这一带是起伏地，绵延十余里。天快亮了，找不到适合宿营的村庄，只好选择起伏地中比较偏僻的山凹宿营，以排为单位分散休

息。天亮后上山一看，山上长满芳草，零星松树点缀其间，山矮谷浅，在山谷里可以自由活动。但站在山上，往下俯视，部队的活动暴露无遗。因此，保密工作成为这天的头等重要任务。上午倒很平静，到了下午，有几个放牛娃骑着牛、唱着山歌到了山上放牛。我们派了二个小鬼（十五、六岁的战士）去做娃儿的工作。他们听说是穷人的队伍，又很和气、高兴地答应给我们保密。天真活泼的孩子也知道爱护军队。绕过这一带，引起我们对几年前的回忆：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我曾二次随粟裕司令到军部开会，途经宣城、杨柳铺、泾县码头、章家渡到云岭，沿途有自己的兵站，这是一条公开的交通线。可是今天，故道重行，却成了秘密的交通线，甚至连宿营都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把抗战的革命武装当仇敌，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第四、五天晚上继续向东，夜行百里，安然到达水阳江。这是一条从宁国的东津河、中津河和西津河向南经宣城、水阳而后分流的山河。江面虽不宽，但水流湍急，白浪滚滚，奔腾而下，气势磅礴。我们找了二条小船摆渡，水急船小，撑船的是新手，船到江中打转圈，几次险些翻船，全队分五次才渡过了江。过了江东行十里许，进入山区到达董村沟。经过五夜的连续行军，穿过了国民党的统治区，到了宣城游击区，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喜悦，忘了疲劳。

宣城游击区是一九四三年日寇占领宣城、孙家埠等地以后，在原有地方党的工作和武装基础上新建立的游击区。北面有宣城、孙家埠、洪林桥等鬼子据点，董村沟的南面山上也有鬼子据点。游击区的山冲中的村庄，秩序相当乱，有些人白天是农民，晚上戴上面罩当土匪，趁火打劫，人民遭殃，民心不定。群众告诉我们，一个月前，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有一百



多人从这里经过，向南逃跑，其中太太有二十几个，带不动的弹药，衣着细软埋在后面山上。我们派侦察员去寻找，没有找到弹药，找到几捆呢绒绸缎、高档衣服，这些东西是国民党搜括民脂民膏的见证。我们抓住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群众起来，消灭匪患。

我们在董村沟、移村、嵇村一带，活动了四、五天，我们就与陈洪、段广告同志分手了。他们留在宣城做开辟新区工作。我们的护送任务完成后，就向郎溪、广德方向进发。一天晚上，通过麻姑山的鬼子封锁线，到达郎溪地区宿营。郎、广地区是刚沦陷的。一九四三年九月下旬，日寇以五千兵力扫荡茅山我游击根据地，于九月三十日进入国民党统治区。顽军五十二师、一九二师、挺进军、忠义救国军、保安旅等十五个团，不战而逃，溃退二百余里，连失溧阳、宣城、郎溪、广德四城。我新四军六师十六旅跳出敌扫荡圈外（茅山地区），从日寇手中夺回溧阳、郎溪、广德大片沦陷区。我们到了郎溪之后，可以白天行军了。边行军边调查六师部队的行踪，一连找了四天，在涛城铺以东，砖桥以西的芦塘，找到了十六旅。大队长陈木寿和我到十六旅旅部，见到了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将七师首长的信交给旅首长并报告七师组织派我们来六师的任务。首长热情地接待我们，告诉我们：领子弹的事已收到电报，要我们随他们行动两天，以便作好交接弹药的准备。

当天下午四时左右，集合部队准备出发，我们偶然见到六师十六旅四十八团团团长刘别生同志。他是我的老首长，皖南事变前任军特务团团长；事变突围后，任暂编大队的大队长，我在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后来他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去了，从此分别，一别两年半，想不到在这里见面。我高兴得有些激

动，跑上前去敬了个军礼，报告了来意，他也和我一样高兴。可惜，部队立即要出发，没能叙述别后情况我们就分手了。

十六旅兵员充足，装备精良，四十八团每个连队配备九挺机枪，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了不起的事。相比之下，大家羡慕不已。指战员精神抖擞，迈着稳健的步伐，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宣城、郎溪、广德地区，收复失地，拯救受敌伪顽匪蹂躏的人民，给人民以信心与力量。

第二天晚上，部队宿营之后，我去看望旅司令部侦察科长何凤山同志。战友相见，亲切而又兴奋。两人躺在床上一直谈到鸡叫才入睡。从谈话中了解到别后四年的情况，六师在苏南历尽艰难困苦，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等同志在塘马与日寇血战中英勇牺牲。但敌人失败了，我们不仅坚持和巩固了原有的阵地，而且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人民武装的力量。

经过二天的准备，六师老大哥，从战士的子弹带中，从储备的弹药库中抽出十万发子弹。当接到这批弹药时，我们感慨万分。这些弹药是六师老大哥用鲜血换来的珍宝，是对七师的最大支援。第三天，全队同志怀着感激之情同十六旅的首长和同志们告别，热泪盈眶，依依惜别！

我们一百余人，满载十万发弹药，满怀六师同志的战斗友情，行进在归途之中。一路上紧张、艰苦，但总算顺利，有几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归途行军三天之后，在广德西部×村宿营，该村有三十几家，此地沦陷不久，没有驻扎过人民军队。我们刚到达时，群众很害怕，但看到部队的实际行动和作风，害怕的心里很快消失了。队部侦察班住在王姓的家里，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起初不敢接近我们，在一旁观察，慢慢地靠近我们，甚至好奇地坐到侦察班的地铺上。年轻的侦察班长徐木祥与他边玩



边谈，足有二个多小时，那天傍晚他要求参加新四军。我怕他凭一时冲动，参军的思想基础不牢固，问他是否兄弟吵了架，父母打了他，他说都不是。而是看到我们说话和气，不欺压老百姓，真正打鬼子兵，所以要参军。我们告诉他我们部队要行军打仗，生活很艰苦，甚至还有危险。他说：“你们都不怕我也不怕。”但当时我们没有接收他。第三天一早，部队已离开村子二里多路了，小王追上来入了伍，跟着我们部队从皖东走到皖南，成为革命的战士。人民的军队人民爱，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小王参军仅仅是千百个中的一个。

归途中又顺利到达董村沟，屈指一数，我们才离开十多天。时间虽短，情况开始了变化。群众组织起来了，建立了递步哨，白天为农、夜间为匪的现象没有了，沟沟村村已看到抗日的气氛，这是陈洪、段广高等同志来宣城以后开辟工作的初步成果，这是党的威力。

出了宣城游击区，就是大片国民党统治区了。我们分析归途情况，决定不走老路不住老地方，即可保护国统区地下党员的秘密，又可出其不意。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归途中尽量走小路，住偏僻的村庄。

有一天晚上，我们部队行军经过青龙山，直向青弋江，到达宣城、泾县交界的长龙山一带。天将拂晓，不能再走，就在碗村后面二里左右山坡上的大户人家宿营。这户人家大院瓦屋，周围有不少高大的树木，我们判断可能是大地主。房屋虽大，但地形与环境尚有利隐蔽，在这里宿营，关键是封锁好消息，掌握住房东。于是我们先把房屋团团围起来，守好三个大门，以防止屋内的人跑掉。

一个帮工模样的人开了门，问我们来此干什么？

我们说是国民党的部队，往宣城那边走，要在这里借宿。

一会儿，一个穿长褂子戴礼帽的人出来，问：“你们是哪个部队？”

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国民党五十二师便衣队。”此人一听说是国民党的便衣队，立刻眉开眼笑献殷勤。说：“国军辛苦了，在此住宿，义不容辞，只恐怕招待不周，亏待国军。”还自我介绍：“鄙人是乡长，是这家的主人。”

接着他带我们看房间。在边走边交谈中，了解到这里周围有六处地方驻有国民党军队，近的离此五里，远的不过十里左右。乡长还乘机表功说：“在皖南事变中捕杀共产党五、六人。这两年慰劳国军多次，为国效劳尽了一份力量。”听了他的一番介绍，我内心愕然，怎么住到国民党军队窝里来了！走哟，天快亮了；不走吧，进入虎穴，随时可能被虎伤。唯一的办法，不暴露部队的真面目，严密封锁消息，并作好战斗准备。我们派了二个侦察员跟随乡长，搞米、搞菜、借铺板，忙个不停，实际上也在进行监视。但接触多了，老奸巨猾的乡长开始怀疑起来，做事缩手缩脚了。而我们仍然不露真情，暗中加以监视，防止他逃跑。到下午三点多钟就把他软禁起来，吓得他脸色苍白，全身抖索。

不一会，便衣哨报告：坡下有二个穿长衫的人向乡长住宅走来，走到离我三百米处不走了，东张西望之后扭头就跑。听了哨兵报告，陈木寿和我都感到目标已经暴露，必须及早离开，以防万一。于是部队四点多钟就开饭，四点半出发，沿着波涛似的起伏地，依靠松树的掩护向西行军，在途中，为了为民除害，为死难同志报仇，将这个双手沾满了同志鲜血的刽子手——国民党乡长予以处决，给其应得的处罚。约莫走了十几里路，天近黄昏，远处枪声大作，持续一个多小时，原来是国民党部队包围袭击了顽乡长的大院，可是我们留给他们的只是

一座丧失了主人的空宅。

我们靠泾县码头附近过了青弋江，走了五里多路，遇上国民党的谍报组长。他穿着短夹袄，背着一支驳壳枪，神气活现地朝我们走来。我们问他干什么的，他开始说是国民党的便衣，以后说是忠义救国军的谍报组长。他问我们是什么部队，我们说是五十二师的侦察部队，从前方下来，对这一带路不熟，请他带一段路。他认定我们是自家人，乐意带路。陈木寿同志边走边问，他都作了回答，告诉周围不少情况，还自我颂扬一番谍报工作的功劳。在了解他的底细之后，在行军途中也予以处决了。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部队回到了繁昌的湖阳冲，结束了一个半月的长途跋涉，胜利地完成了光荣任务。对这次行动作了总结，意义有四：一是领取十万发子弹，带回六师老大哥的深情厚意，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二是护送陈洪、段广高同志到宣城，加强了宣城中心县委的领导；三是熟悉了从皖南到皖东的沿途情况，为七师到六师的交通打下初步基础；四是除了奸，扩大了政治影响。我们把十万发子弹全数上送，时值我巢、无部队正在进行反顽斗争，鼓励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为取得反顽斗争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 9、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敌后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敌前形势较稳定，我指挥中心设在红花山一带。一九四四年四月，国民党一四四师叛国投敌，南陵、繁昌、芜湖全部沦陷（繁昌尚有小部分）。我为收复失地，大力向沦陷区发展，建立以五华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南、繁、芜县委与部队的指挥中心，由红花山迁至五华山。一九四四年八月，敌伪对我五华山地区大举进

攻，而后在东岛、城山等地建立据点。县委与部队的指挥中心迁至赤沙滩一带。虽几经转移，这一年的整个形势是越来越好。现将军事斗争的主要情况分述于下：

### ① 利用矛盾，打击土顽

由于国民党杂牌部队与国民党嫡系部队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争取工作逐步见效，顽一四四师与我们处于休战状态。我们就利用敌人的矛盾，抓紧有利时机，继续打击土顽武装。另一方面，由于我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武器不足愈显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级指示我们多打胜仗多缴枪。我们就积极行动。

第一次是奔袭顽后的行动。我们以繁昌大队的侦察班和一个步兵排，加上支队部的侦察班共六十余人组织了一支精干武装。大队长陈木寿、支队部参谋袁观林和我三人带领这支队伍。繁昌县委委员王文石同志随部队行动，以便联系地方组织，开展地方工作，配合部队作战。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到敌人后方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奔袭的第一仗是消灭桂村桥顽乡公所。三月某日下午，我们部队从湖阳冲竹林的空地上集合，排列整齐的队伍面对着方桌坐在草地上等待。战士们不时昂首望望通向村庄的道路，盼望指挥员的到来，弄明白什么事情。廿分钟过去了，有些同志沉不住气，侦察班长徐木祥开腔了：“庄傻子，你猜猜看，今天有什么事？”侦察班副班长庄得胜搔搔头，不慌不忙地回答：

“准是又去六师，上次我们领回大批子弹，这次恐怕要我们去扛大炮哩！”

这时候，我们几个人走向竹林。战士看到我们都活跃起来了，目光一齐射向我们，似乎要看穿我们的心。

我从衣袋中取出支队部给我们的信，告诉大家：“支队部对我们打通去六师的交通线，领回大量子弹表示满意，要我们继续努力，多打胜仗，多缴枪。这次我们组织精干武装就是要深入敌人后方，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扩大政治影响。既要看到执行任务的艰巨，又要看到有利因素……”。

大队长陈木寿讲了具体行动任务与注意事项。接着王文石同志介绍顽后情况：“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地方党的组织被破坏了，党员被惨杀了，人民过着黑暗的半饥饿的生活，要求新四军去拯救他们……。”他的讲话紧扣着战士的心弦，激起战士的愤怒，表示一定要狠狠地打击顽固派，为死难烈士报仇，为拯救人民而战斗。

部队进行了轻装，晚上十时左右，由湖阳冲出发，绕过五里亭，爬上分水岭。地方干部李德旺同志指着南面的灯火介绍敌情：西南方向山脚的灯光是百果冲，驻了国民党部队一个营，正南偏东铜村坝也有国民党的军队，东偏北是半边街，住了一个连，他们日夜派部队出来巡逻。我们下了山，发现繁、南的公路上有敌人的巡逻队，便隐伏在小路边。待敌人过去后，我们即穿过公路、沿着小路、田埂到黄连山隐蔽。一夜行军的疲劳，躺下去很快都睡着了。早春寒气袭人，许多人缩成一团，拂晓醒来，被单上铺上了一层白霜。

刚拂晓，地方党员挑着饭菜送到山上，还是上次的两位同志。亲人重逢，许多同志围上来，抢着亲切握手，感动得热泪盈眶。询问他们别后情况，他俩说：“上次部队经过这里，隐蔽得很好，敌人一点也不知道。你们走后，我们积极联络。但不少过去热心革命的人现在心变了，经过慎重选择，只吸收了二个同志，加上皖南事变中收容留下的吴德初同志（三支队五团作后勤工作），建立了组织。任务是做情报工作和联系群

众开展宣传。”他又说：“桂新桥乡公所很反动，你们将它打掉。”这正中我们的下怀，就交待他们回去详细查明情况。

下午三时左右，地下党员上山汇报白天侦察的情况：麻桥驻国民党军一个连，桂村桥乡公所设在郭家陇，有廿余人枪，乡长有时歇在乡公所。根据情况，我们决定晚上消灭该乡公所。

晚上八时许，我们下山走了十几里路，已接近郭家垅，兵分二路：一路包围祠堂，切其后路；另一路正面接近袭击敌人。当我们接近到大门时，敌哨兵发问那一个。侦察员“砰砰”二枪，打倒哨兵。部队跟着冲进了祠堂，掷了几颗手榴弹，驳壳枪扫了几梭子，震声如雷，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藏的藏。我们把躲藏的敌人，一个个从床下、屋角拖出来。这些家伙，吓得如丧家之犬，叩头求饶。

有一个中等个子跪在那里，我问他干什么的， he 说是班长，在我脑子中立即涌现出皖南事变中，我们几个突围的同志被桂村桥乡公所武装抓去坐牢的情景。抓我们的也有一个中等个子的班长，仇人相遇，分外眼红，恨不得立即将他打死。抓起来一看，又不象那个班长。这时，又想到党的俘虏政策，就松了手。我警告他：“这次饶你，下次不准再做坏事。”班长连连叩头说：“一定不干，一定不干了，再作坏事，千刀万剐。”

战斗打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除了顽乡长外，乡公所的武装全部被消灭了。我们将俘虏押到一起，进行教育，交给宣传品由他们散发，全部释放了。

战后，我们立即向东北方向迅速转移，行军六十华里，到达五华山山上露营。

第二仗，袭击平沟铺。高大的五华山，绵延廿余里。我们在五华山南部露营。这一带高山峻岭，茅草遍山。但树木不



多,而且稀疏矮小。山下是大片的起伏地,横跨着南(陵)繁(昌)公路。因树木少,露营只好整天躺着,尽量减少人员在山上的活动,以免暴露目标。

天亮后,王文石同志带了几个侦察员,下到山冲联系群众,派人去平沟、南陵方向了解情况。黄昏,部队下山,但派出的人尚未回来。参谋袁观林焦急地问:“老王派出去的人现在还未回来,靠得住吗?”王文石同志答道:“是基本群众,靠得住。”我们就决定先开饭。正在吃饭的时候,了解情况的人回来了,他详细地汇报了情况:“平沟铺有土顽三十余人,廿几支枪,黄墓渡驻一个连,南陵县驻师部带一个团。上午有一百多人从南陵到黄墓渡,下午回南陵县。”听了以后,我们决定先消灭平沟铺土顽,然后向青弋江以东转移。

晚饭后,集合部队,进行战斗动员之后就出发。走了二十多里到达平沟铺。土顽刚睡不久,哨兵很麻痹,当我们把土顽的住房前后都封锁起来了,哨兵才发觉。我们只用了廿几分钟,全歼了土顽,俘队长以下十几人。

我们按原计划到了马仁渡,因没有现成的渡船,花了廿几分钟沿河搜索,找了二只小船,在群众的帮助下,顺利地渡过了青弋江。江东是圩区,我们踏上圩埂沿河东行。边走边查问情况,走了七、八里,侦察员报告前面发现火光,有嘈杂的声音。接着听到二响枪声,我们跟踪搜索前进,抓了几个国民党的自卫队队员。原来自卫队在抓壮丁,我们砸开了祠堂的大门,放了二百多壮丁。这些受害得救的人民群众知道是新四军救了他们,纷纷诉说“刮”民党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强抓壮丁,无所不为。我们向他们宣传:要组织起来,抗丁抗税抗粮。他们怀着感激之情离开了我们,消失在黑暗中。

三天来的行军与作战,部队已很疲劳,想找个地方休息一

下。我问随我们行动的地方党员:“部队需要休息一下,今晚找个离敌人远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宿营。”他说:“有个地方,北面离鬼子十余里,南面离顽军十余里。”我想南北有卅里的中间地带,确是比较理想的宿营地。他带着部队走了廿多里,在圩区一个村庄宿营,大家已十分疲劳,很快酣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卖油条”的叫声惊醒,我边吃油条边打听消息:“这里附近有什么队伍吗?”孩子答:“隔河那边庄上有队伍,离此地五、六里的地方有好几处有队伍……。”我心中一惊,这里不是中间地带,而是敌人的巢窝。我立即叫醒陈木寿、袁观林和王文石同志,商量怎么处置。大家分析周围是水网地带,如果发生情况,道路被封锁,转移困难,有挨打的危险。即使已是白天,也不能不立即转移。

我们走着田间小路,向东北方向迅速行进。路上的行人,庄上的老百姓凝视着我们这支身穿黄色、灰色的军装,黑色、深蓝色便衣各种服装奇怪的队伍。走了廿里,到了马家园。一个头戴礼帽身着短褂的中年人,挎着一支驳壳枪,向我部队走来,见到我们弯腰鞠躬,连声叫:“长官,报告长官,我是谍报员,负责这一带鬼子情报的。”陈木寿问他鬼子情况如何,他说:“北面有几处鬼子据点,昨天红阳树鬼子下乡,下午四点回据点去了。”陈木寿说:“我们来准备打鬼子的,你把情况搞得详细一些,再来报告。”他说:“是,是,一定照办。”

马家园的商店、摊贩开始营业,喧嚷热闹。我们到达后,群众害怕,东张西望,以后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和气待人,也不怕了,还问我们是什么队伍。我们感到群众的眼睛是蒙不住的,应该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我们就分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

大约一小时后,哨兵报告:“南面圩里有国民党部队三百多



人跑步冲向我们这里来。”我们迅速结束宣传，把煮好的饭倒进桶里，渡河到北面圩里去。

倾刻之间，土顽部队上了马家园的圩埂，占据房屋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利用北面圩堤，一边反击，一边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新四军是抗日的军队！”、“你们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掉转枪口打鬼子，抗战卫国！”

在还击的同时，陈木寿、王文石同志带了二个班先北撤，以监视红阳树鬼子据点，防止鬼子下山断我后路。果然约半个小时，通讯员跑回来说：“红阳树的鬼子已经下山，大队长要我们赶快撤。”我和袁观林带着队伍迅速地撤过北面的小河，刚上岸，鬼子在我们后面噼里啪啦地打起来。我们边还击，边向东南方向撤，担的饭也丢了。鬼子追了几里，回到他的“乌龟壳”里去了。

天黑了，我们到了宣城刘家山一带停下来休息，利用烧饭的时间，我们商量如何行动。开始考虑继续向东，到宣城，高淳一带找六师部队。后来感到沿途情况不明，困难较多，决定回头行动。到了湾址南的鬼子据点不远的地方，准备过青弋江。但江边找不到船只渡河，只得到对岸去找。怎么到对岸去？谁去呢？虽已三月，寒冬未消，地面上铺着薄霜，我跳进刺骨的江里游过青弋江，找了一只抓鱼的小舟送到东岸。先装了三个侦察员过河，再在庄上找了一只木船，请来船老大，部队分三次渡过了青弋江。走了几里，踏上湾址向南的大圩埂，天将拂晓。群众告诉我们，鬼子伪军二百多人刚从这里经过向南去。我们迅速通过圩埂向西急行。天亮了，马家园方向枪声大作，鬼子与国民党的军队交火了。

西行沿线，敌伪、顽据点密集。北面湾址至芜湖的铁路沿线和王埂、奎湖等地布满了敌伪据点；南面俞家埠、黄塘等地

一线到处驻着国民党的军队。敌、顽据点南北相对，远隔八、九里，近则仅千米。这一带全是圩田、水网交错、地形复杂。面对这样的地形与严重的敌情，我们几个人在部队前头，询问情况，寻找船只，迅速处理发生的情况。这一天我们穿过保沙、十连、棣南、奎湖等圩，过了十七道河。西行中，有十几里路最紧张，北面可以看到敌人吹号、出操；南面也能看到顽军哨兵。南北相距仅千米，如敌人发觉，把渡口一切断，处境多么危险！但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新四军会在他们的眼皮下面出现，出没于虎口似的危险地带。直至下午二时，最后渡过了奎潭湖，才摆脱了危险，我们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过湖后，进庄烧饭，可是饭未烧好，顽军到了湖东，架起机枪向我射击。因距离较远，我们从容地转移到小淮窑休息。并在那里召开了群众大会。

天黑后，接到群众报告：芜湖麻浦圩有国民党特务武装在那里敲许勒索。晚上十时，我们进入麻浦圩，消灭了国民党特务武装十余人，缴长短枪十余支，为民除了害。当天晚上，我们渡过漳河，到繁昌保大圩宿营。

这次行动历时四天五夜，行程三百五十里，经过五个县，打了七仗，缴长短枪六十余支，我无一伤亡，扩大了政治影响，取得了奔袭的胜利。

## ② 川军投敌 与川伪的斗争

一九四四年春，国民党一四四师驻繁昌的部队，对我由休战发展到开始交往。他们派人到我方联系，开始我们不知缘由，后来得悉国民党与他们的矛盾加深了，双方都在构筑工事，加强防御。国民党要顽一四四师调防，他们不肯调防。国民党一计未成，另生一计，委派白浪来当顽一四四师师长，调

动顽一四四师代师长张昌德的工作。张昌德严词以拒,说:“白浪来当师长,带一口棺材来。”国民党与顽一四四师的矛盾已尖锐到白热化的程度。

一九四四年三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调动顽一九二师、顽新七师等四个师,向一四四师发动了进攻。顽一四四师边打边撤,由南陵、青弋江一线,撤至何家湾。

打响之后,我们与顽一四四师的部队就公开来往了。我们派人到繁昌城川军部队做工作,他们派人到我方联系。我们告诉他们,形势不利,可以向铜陵、繁昌游击根据地转移,我们负责掩护,保障供给。顽一四四师团长李子千的态度:他们负责打正面,要我们派部队打侧翼,配合他们作战。还说师长要与我方黄火星司令联系,希望黄司令写信给他。当时,皖南支队部在白茆洲,师部在巢(县)无(为)地区,交通不便,通讯困难,我们心急如焚,每天派人到支队部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两天后,得到师部指示:“积极开展工作,争取向我靠拢,不动他们一人一枪,不要因小失大。”

战局发展很快,到了第三天,顽一四四师在何家湾、繁昌一线的阵地守不住了。他们的士兵与下层军官三三两两地跑到红花山一带,要我们收留他们。我们只得解释:“你们来新四军参加抗日是好的,但我们两个部队要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共同抗日。我们不能随便收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他们除了少数坚决不肯走的以外,都回去了。

第三天下午,天气阴沉,跑声隆隆,猛烈的机枪声清晰可闻。顽一四四师放弃阵地,向铜陵方向撤退,准备到茗山一带建立防御。国民党的进攻部队跟踪进迫,也进至茗山周围,形成半包围的形势。

皖南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张经武带了师部给顽一四四师代师

长张昌德的信,到了繁昌,要我随他一同到顽一四四师部去谈判。当我们四人(警卫员、通讯员)到达离茗山冲不远的山上时,看见鬼子大队人马正在向茗山开进,茗山冲被鬼子封锁,张经武和我转回繁昌。

一千多鬼子从茗山的西北方向顽一四四师压迫,要顽一四四师投降。如不投降,就向顽一四四师攻击;如同意投降,皇军负责打退国民党的进攻。顽一四四师接受了投降鬼子的条件后,鬼子向国民党部队开炮猛烈轰击,国民党四个师的大军,遇到鬼子的攻击,溃退后撤。

顽一四四师于一九四四年四月投敌叛变了,由铜陵转移到芜湖一线整编,编为伪皖南独立方面军。张昌德任总司令,三个团改为三个师。水涨船高,团长都当了师长。

顽一四四师为什么不服从国民党调动呢?我们分析:主要是怕国民党排挤与陷害;其次,顽一四四师长期在南、繁,当官的买了不少田地,做了不少生意,与当地经济上、政治上有密切的联系。

顽一四四师为什么不靠向新四军,而投降鬼子呢?主要是顽一四四师长、团军官阶级本质决定的;其次,惧怕鬼子,嫌我力量小,靠不住。

经过整编之后,鬼子调集兵力,与伪皖南独立方面军配合,对南陵、繁昌等地发动了一次进攻。进攻之后,伪皖南独立方面军基本上回到了原顽一四四师的驻地。方面军军部带一个师驻南陵,李子千师分布在繁昌一线。所不同的是南陵县等地驻有鬼子,在城镇、交通要道、重要的山岭修筑工事,建立“乌龟壳”据点,以控制点线。

南、繁等地沦陷、南、繁、芜地区形势发生了变化。过去顽一四四师以国民党正统自居,欺骗群众,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投敌之后，变成了汉奸队伍，民族的败类，丧失了群众，完全孤立了。在此情况下，我军向南、芜发展，收复失地，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

一九四四年春在繁昌赤沙滩镇油坊成立警卫大队，该大队主要在赤滩、孙村、磕山、慕英、大、小洲等地活动。繁昌大队的主要任务进入以五华山为中心的南、芜地区活动，担负起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任务。部队以连为单位，采用大圈子游击，配合地方工作，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当我们进入南、芜的最初时期，伪独立方面军因立脚未稳，正在加紧构筑工事，巩固它的据点，对我们的态度比较缓和，并放空气说：“投敌是被迫的，我们是中国人，不会忘记过去的关系，我们不打你们。”我们当时主要的精力放在作群众工作上，对伪独立方面军，希望保持过去的联系，尽可能争取他们。向他们宣传“人在曹营心在汉”、不要死心塌地为鬼子效劳，要考虑今后的前途……。但过了几个月，川伪态度强硬起来，增设了据点，抓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甚至提出要我军退出他们的地区。我们对其狂妄荒谬的要求予以有力的驳斥：“日寇侵占国地，我们收复失地，名正言顺，任何阻力都是阻挡不住的。你们出卖民族利益，投降鬼子作汉奸，休想把我们放在敌人手中夺回的国土再沦于敌手。”

形势渐渐紧张起来，党内军内对斗争的方针政策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为了做好统一思想工作，皖南地委、皖南支队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在五华山东岛召开了县委和军队的负责干部会议，由地委书记黄耀南同志主持，讨论形势研究对策。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乘其工事尚未筑成时，打击川伪军，以掩护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另一种意见是，川伪军与我冲突不可避免，但一时还不会打起来，应利

用这一时机，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军队掩护地方工作，使新的游击区打下比较巩固的基础，以便敌人进攻时，我们有较好的阵地，与敌人进行斗争。经过讨论，肯定了第二种意见，统一了思想。会后，大家分头贯彻执行。经过几个月紧张细致艰苦的工作，把大多数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了繁昌的新林，南陵的工山、戴汇和芜湖的奎潭、金阁、马园等区政权，在龙泉山一带组织了一支游击队。

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天早晨，伪独立方面军集中主要兵力和八百鬼子，从四面包围大举进攻我以五华山为中心的地区，上午占领东岛村、范家村等地。陈木寿、陈云飞同志和我率繁昌大队二个连在寨山、五华山与敌人激战一整天，毙伤一部分敌人，我伤亡数人。午夜，我军沿着茅王附近的山路突围，到小冲一带隐蔽宿营，又在龙泉山以北活动了一天。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第二天晚上，政委陈云飞带一个连与地方干部、支队部的几个文工团员向八都河去，与支队长梁金华同志汇合。陈木寿和我带繁昌大队一连经过星夜行军一直插到峨岭以西一带活动。敌人进攻我中心区，我军就打到敌人的后方，寻找战机，打击敌人。

这一带地势起伏连绵，星星似的村庄布满大地，在我们前后左右都有公路，地形条件不允许我们活动过久。因此，部队到达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袭击川伪设在下马山的据点。该据点驻川伪一个排。我们一个连，企图消灭这个排。半夜时光，我们从北面小山上打下去的时候，遭到几枪还击外，只听见一片杂乱的脚步声与山上沙沙的响声。接着南面枪声大作，向我们村庄射来，我们即迅速撤出村庄，向西转移。约莫走了七、八里，发现队伍后面紧紧跟着一个人。副班长便把他监视起来，那个川伪的士兵背了一支中正式步枪，以为我们是他自己



的部队，紧紧跟在后面，寸步不离。天蒙蒙亮，乖乖的作了俘虏。

晚上混战的原因，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弄明白。下马山川伪据点是他们面对国民党的前线，战斗准备充分，我们一打，都跑到山上去了。国民党部队二百多人那天晚上也袭击下马山，结果形成一场混战。

敌人的大举进攻失败之后，占领东岛、城山等地，构筑新据点外，进攻的部队都撤到原地去了。自此以后，我们与川伪在军事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军就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一九四四年秋，我带警大四连，行军六十里后，到达板石岭宿营。大家困得很，进了房子很快都睡了。我与四连指导员肖牧找群众了解情况。板石岭甲长说：“繁昌川佬白天抓夫，说明天要到板石岭来。”有二个从繁昌回来的群众也说有此事。我们分析敌人有可能进攻，立即集合部队向东出发。走了十几里，下起蒙蒙细雨。天刚拂晓，听到板石岭方向枪声阵阵，后来证实这天繁昌的川伪一千多人进攻板石岭。拂晓后枪声激烈，足足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打枪壮胆，真是说明虚弱胆怯。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繁昌川伪到黄浒。繁昌大队从田湖俞出发，到孙村后头水口山伏击。当黄浒的川伪返回进入我伏击地带时，我即猛烈射击，打得川伪晕头转向，拚命逃跑。我军跟着追击，直至华涝，毙伤川伪数十人，缴机枪一挺，步枪廿余支。

一九四四年十月，繁昌大队一部在麻桥北伏击，消灭川伪一个班。

一九四四年冬，我军一个连，由南陵回繁昌，与鬼子一小队遭遇，发生战斗。全歼鬼子一小队。我伤亡卅余人。

### ③ 繁昌敌后的斗争

一九四四年，繁昌与铜陵连成一片。随着斗争的发展，六月，南、繁、芜县委迁至赤滩。九月在赤滩成立南、繁、芜总队部，驻在竹窝谢家。赤滩成了南、繁、芜的领导和指挥中心。

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主要集中在繁昌的五华山与南芜地区。但在繁昌敌后，为了巩固游击根据地，我们仍然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

歼敌一个小队。一九四四年夏，警卫大队驻在田湖俞。有一侦察员回家探亲，走到屋基岭脚下，发现鬼子下山，立即返回报告。时值中午，大队长周兆英和连长周志道率四连轻装跑步到弗子店北面山上占领有利地形，布置伏击。十几个鬼子在弗子店大肆抢掠、残害妇女之后，离开弗子店返回据点。走到我军伏击圈，我军机步枪一齐开火，用手榴弹猛炸敌人，把敌人压在田沟里，全部予以歼灭，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手枪一支，步枪十余支，我无一伤亡。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二个鬼子投降我军。一九四四年秋的一天，侦察小组带了二个鬼子回到赤滩。说鬼子从旧县跑出来投降我军的。许多战士、干部围着看二个鬼子。鬼子中高个子，着黄色军服，起初胆怯拘束，背靠在墙角不言不语，两眼看着周围的人。我们和善的语言与态度使他俩渐渐平静下来，开始讲话，有问有答，到后来还接连唱了几首歌，大家听得活跃起来。

听了侦察员报告，我去了解情况。

我问：“你俩从哪里跑出来的？为什么跑出来？”

“我俩从旧县跑出来，是从芜湖开往武汉的部队中跑出来



的。因为犯了纪律，要杀我们，所以跑出来。”日本兵回答。

我问：“你们投降新四军，不怕新四军杀你们吗？”

“我们听说新四军不杀俘虏，还优待俘虏的，所以找新四军。”

“你们怎么当兵的？”

“因日本军队打仗，死伤很多，我们都是服役的。青年人不当兵不行，这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日本军队士兵愿意打仗吗？”

“现在士气低落，开小差不少，不愿再打仗的多。”

“日本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抽你们当炮灰也是军国主义的罪恶。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要和平，反对战争的。我们抗战是为反侵略而战，为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而战。你俩说得对，我们优待日本俘虏。你们先去吃早饭，好好休息。”侦察员带他们走了。

不带枪，投降新四军，我们总是不放心。天黑后，派侦察员将他俩送到旧县敌据点附近。可是，天刚亮，他俩又跑回来了，说无论如何不回去，在你们这里不管干什么都行。弄得我们没有办法，暂时放在通讯班，后来放到一连扛机枪子弹。有一个日本士兵射击技术不错，打起仗来，给他一支步枪，指定射击目标射击，打完一夹子再给一夹子。他俩在连队中表现不错。说明日军士气不振，军心动摇，失败已经不远了。他俩在连队中一直到我军北撤，到达江苏淮阴后，集中起来遣返回国。

一九四四年秋，繁昌大队二个连打横山桥，杀伤一些敌人。十一月繁昌大队第二次攻旧县，歼敌三十余人，我伤亡五人。

敌人更加恐慌，坚守不出，而我们放手加强游击根据地的

建设。

#### ④ 张经武叛变投敌

一九四四年秋，江北传来震惊的消息，皖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经武投敌叛变了。事情的经过：皖南军分区（皖南支队）驻在白茆洲吴家大屋，有一天张经武磨切菜刀，别人问他磨刀干什么？他答磨刀削甘蔗。当天午夜，张潜入皖南特委书记兼皖南支队政委黄耀南的宿舍，用菜刀砍黄耀南。黄被砍醒与张搏斗，对面房间秘书言行震醒，拿起手电筒往对角一照，黄认出是张经武，就跑到参谋处喊人。张乘机逃出，跑到皖南支队支队长梁金华宿舍，企图杀梁，喊着老梁！老梁！老梁已有警惕，没有回答。张对梁打了二枪，梁躲开跑出。机关人员听见枪响，以为敌人袭击，乱了一阵。张作贼心虚，拔腿就跑，警卫员跟着追他，被张击伤。张跑到小江坝，骗过哨兵，跑到新塘河投降鬼子，成了可耻的叛徒，民族的败类。黄耀南被砍数刀，伤势很重，但无致命，经医治恢复了健康。

事后了解，张经武的叛变有其历史原因。在内战时期，张曾被国民党捕去，在敌人面前自首变质。第二次国共合作，经交涉释放出狱回部队。平时表现胆小怕死。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我随张经武去铜陵茗山找顽一四四师师部谈判，因情况变化返回繁昌，途经黄浒。我说经黄浒走大路，他害怕地说：“走大路过黄浒多危险！”我们回到湖阳冲，第二天遇到顽军进攻，我与部队在山上打了一天，不知他躲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才回到部队。贪生怕死的人，遇到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必然产生政治动摇变质。张工作唯唯诺诺，计较个人名利，在干部中威信很低。张投敌叛变后，曾带领鬼子扫荡白茆洲，作了很多坏事。全国解放后，将他捕捉，押至无为县白茆洲镇

压。

### ⑤ 南、芜地区的斗争

芜（湖）南和南（陵）东地区，早有党的组织和活动。一九四三年，我武装部队作过跳跃式的活动。一九四四年三月，皖江区党委指示，要繁昌地区与芜南打通，拟由南芜地区向宣城地区发展，使皖南与苏南打通。为了执行这一任务，繁昌县委王文石同志率一班武装，东进南陵的陵东圩、白沙圩、棣南圩，行春圩等地开辟工作。县委金厚初率一班武装到芜湖方村一带开辟工作。主力部队除繁昌大队派一个连去活动外，支队部又派临江团到南、芜地区活动，加强武装斗争的力量。一九四四年四月，临江团一个营攻打俞家埠的国民党芜湖县政府，杀伤部分，迫其退出了俞家埠。临江团又攻打新屋基，消灭伪保安中队和伪方面军一个排共七十八人。之后又在新屋基至杨家渡之间伏击芜湖来的鬼子十余人，跑了二个外，余皆被歼。连续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伪顽的势力，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党的工作在武装斗争的配合下，在群众的掩护下，开展了抗日反顽保卫人民利益及征贷工作。活动一个多月，地方武装发展到五个班。

但是，老鹤嘴战斗失利。芜湖的王家埂，是敌伪的老据点，为了开辟南、芜地区，决定拔掉这个据点。一九四四年六月，通过地方党员了解的情况：王家埂守敌一个排，一挺机枪，简单的工事。第二天夜间临江团二营营长刘正才、教导员曾和生率二营去攻打。枪响以后，发现敌人有二个排，装备较好，有铁丝网、外壕工事，地形对我不利，打到天明仍未打下，部队撤至老鹤嘴休息。

早晨，汉奸张道政带领一千多人的大刀会，举着大旗手拿

大刀向老鹤嘴蜂拥而来。我指挥员开始轻敌，没有作充分准备，只是用四挺机枪封锁圩埂。大刀会像疯狗似的冲上来，我机枪射击慌张，未击中敌人。当大刀会上到我阵地，短兵相接，部队阵势乱了。大刀会杀进村子，我部队有的同志退到房内，有的跑到野外，有的扑向水中，企图过河，部队失去指挥，被大刀会砍死砍伤六十余人，包括淹死的。五连连长张英和排长吴阿孝英勇牺牲，丢了二挺机枪（晚上派人从河中捞回来）。此战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指挥员轻敌，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事后失去指挥；其次是部队疲劳，新兵多，地形不熟，缺乏打大刀会的经验。

此战失利，南、芜地区形势恶化，游击地区缩小，地方工作转为坚持局面，以金厚初同志为首与强日增、强良迪等负责坚持。

一九四四年六月，地委和支队部在繁昌东岛召开县委和军队负责干部会议，分析南、芜形势，讨论对大刀会的斗争。老鹤嘴战斗失利，奎潭等地区形势恶化，但恶化是暂时的，对形势的认识思想比较统一。但如何反击大刀会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大刀会对我打击太大，大家愤愤不满，主张用武力镇压大刀会；第二种意见认为大刀会系封建迷信组织，用迷信反迷信，采用马桶战术；第三种意见认为大刀会反动主要在于汉奸张道政与坛主反动，而绝大多数大刀会成员是劳动人民，受蒙蔽的。因此，要用武力打击汉奸张道政与反动坛主，面对大刀会成员则开展政治宣传，加以分化瓦解。通过讨论，统一到第三种意见，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镇压为辅，打击少数，争取大多数作为反击大刀会斗争的方针政策。

一九四四年七月，繁昌大队组织了一支精干武装，由三连指导员张斌和排长徐木祥同志带领深入到马家园附近，镇压了

大刀会的坛主，烧毁了道场，散发了大量宣传品，揭露大刀会受敌利用，干了对人民不利的事，阐明党对大刀会会员的政策，号召赶快醒悟，不要再受张道政汉奸和反动坛主的欺骗和利用。地方工作同志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也积极开展宣传，广泛地散发传单，对开明士绅争取其中立。汉奸张道政与川伪有矛盾，被川伪杀死。经过几个月反击大刀会的斗争，大部分大刀会分化瓦解了，一部分为我所争取。

## 10、一九四五年

当时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巨大胜利，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寇从敌后抽走一部分兵力，集中力量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拉长了战线，更加分散了兵力。这都有利于我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全国抗战处于局部反攻的形势。但是日寇并没有放松对敌后的进攻。

### ① 日寇“大扫荡”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夜四时，日寇对我为东乡白茆区及河家坝、临江坝、三宫殿、汤家沟一带进行“大扫荡”，其重点是白茆区。日寇出动三千余人，水陆两路分进合击。陆路又分两路，一路从无为县城、神塘河沿公路由西向东；另一路从芜湖沿公路由东向西。东西两路到三宫殿汇合后，再由北向南进击。水路有大兵舰二艘，小兵舰一艘，在黑沙洲、五号、南江沿、渔棚沟、六洲等地登陆，由南向北进击，形成分进合击白茆洲的阵势，企图消灭在白茆洲活动的我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日寇采用拉网式、梳篦式扫荡，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和一片田野一片田野地搜索，整整搞了三天。因事先我已得悉情

报。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已先后转移到皖南和圩乡水网地区，地方部队已有准备相机而行。因此，在敌人规模较大的扫荡中，我主力部队没有受到损失。在扫荡中抓去几百群众和部分干部，叛徒张经武在三宫殿宣讲反共愚民政策后，群众和干部（在群众的掩护下）大多数放回。临江办事处主任张君武和王渔同志被敌人带到安庆关押，后经皖江区党委敌工部段洛夫同志和蔡辉同志托人把他们保释回来。这次扫荡，日寇以扑空而失败，也给了叛徒张经武一记响亮的耳光。

### ② “清剿”与反“清剿”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领导和统一指挥，皖南地委机关和皖南支队部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江北迁到铜陵上山庙一带，一九四五年年初又成立了皖南行署。

国民党顽固派知悉我领导机关南移，又知川伪军进攻五华山，与我激烈斗争，就策划勾结敌伪，对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企图打击我领导机关，消灭我武装力量。为了勾结敌伪，国民党派繁昌县县长徐羊我到川伪总司令张昌德那里作说客。张昌德正愁着没有办法赶走新四军，见国民党派人来联系，喜出望外，一拍即合，张昌德就把徐羊我放到南陵县当伪县长，以便密切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一九四五年二月，敌伪顽联合对我地区实行大规模“清剿”。国民党以一九二师等部队四个团由青阳向我皖南支队和临江团驻地泉水坑、舍家店、水龙山一带进攻，正面是水龙山，侧面是何家湾。我临江团奋力作战，在水龙山一带激战三天，周志道连与敌拼刺刀肉搏，杀伤大量敌人，歼敌一个连。敌人不支后退，我即追击，又打了二天，一直打到丫山、何家湾、六里汀，我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一百



余人，政指杨云峰英勇牺牲。

在东面，伪独立方面军，以二个团的兵力，向我孙村、赤滩、黄浒一带进攻。警卫大队和繁昌大队迎敌作战。警卫大队住赤滩、高桥一线展开战斗，打死打伤敌四十余人，缴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繁昌大队开始配合临江团反击，后来转移到孙村一带，拦击撤退之敌，缴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我伤亡数人，连长周志高英勇牺牲。

与此同时，我武装小分队，深入敌后，袭击板山岭、东岛李、平沟镇等敌据点，扰乱敌人后方，起了箝制敌人，配合反“清剿”斗争。

经过一个多星期反“清剿”的激烈战斗，以我之胜利与敌之失败而告结束。我们的地区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更加巩固扩大了。而顽军退到青、泾、宣，川伪谨守据点，缩小了敌伪顽的地区。

### ③ 寻机歼敌 拔除据点

为了适应局部反攻的形势，我军的活动，作了相应的调整。主力部队相应地集中行动，以利机动作战。区乡武装有了较大的发展，就地开展游击，袭扰敌人或配合主力作战。因此，仗打得比较多，主要有下述几次。

龙门跳桥战斗。繁昌峨桥头子方××，经常带队下乡，背着一挺机枪，耀武扬威，敲诈勒索，捕捉我工作人员。我们早准备打击该敌，因情况变化未成。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繁昌大队二个连到繁昌保大圩活动，一连驻河梢刘，三连住李村，保大圩警卫连住前程村。获悉峨桥伪军一个分队，从峨桥去鲁港的消息，我们立即作了部署。当伪军接近我们阵地时，一连在河梢刘先打响，警卫连在龙门跳堵死敌人退路，消灭全

部敌人，缴机枪一挺，步枪廿余支，狠狠地打击了峨桥敌人。

### ④ 马仁渡伏击战

1945年8月1日深夜，副团长刘正才和我带了二团一营和二营四连在五华山一带活动，繁星满天，微风吹动了树梢，萤火虫象流星似飞着，预示着明天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在午夜十二点集合，准备去打击皖南独立方面军，这支军队长期盘踞在南陵、繁昌地区强征税收，敲诈勒索，抢劫抓伏，害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如今投敌，成为民族的叛徒，国家的败类，人民迫切要求打击和消灭这支军队。

战士们在下午接受了战斗任务之后，个个喜出望外。这个说，这次一定要狠狠打击一下，为民除害。那个说，打个大胜仗，缴它几挺机枪来充实一下二连、三连。……大家愈讲愈兴奋，越谈越起劲。虽然上级交代在傍晚七点钟休息，但那一个真正熟睡过呢？

凌晨一时，部队准备出发了，副团长、政治处主任、营长、教导员站在路旁看着战士们那矫健的步伐饱满的情绪，高兴得笑了。

快速而紧张地赶了卅多里路，部队到达伏击地带。在马仁渡南面南（陵）芜（湖）公路两侧作了部署，二连在枫林潭，三连在刘家村、北头人渡放了主力连和四连，形成三足鼎立的阵势。

在敌人没有来到之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守军事秘密。因此，部队一到，即包围了村子，放好警戒，命令部队隐蔽好，不得到指挥的信号不准开枪。

天渐渐亮了，路上行人也逐渐增多，有老百姓，有商人，有零星的伪军。个别敌人不是我们打击的目的，如果捕捉，会有捉一失百的失误，所以任其自由地过去。

伏击的这条公路是南陵通向芜湖的交通要道，敌军经常运输物资，调动兵力。到了上午十点多钟，行人逐渐减少，也没有成班、成排的伪军经过。战士耽心打不到仗，焦急得快要沉不住气了。干部不时伸头瞭望，但是每次都是扫兴地低下了头。大家在怀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们的行动被敌人发觉了？”副团长思考着说。

政治处主任皱了皱眉头，向公路扫视了一阵，然后说：“今天的情况是有些不同。但是路上的行人与伪军交通的行动仍很坦然，还看不出已发觉我们的样子。”

副团长点了点头说：“是呀！我们的行动是十分谨慎的，再等个把小时看看。”他又嘱咐通讯员，要部队切实隐蔽好。

主任插了一句：“耐心就是胜利！”

半点钟过去了，这时从南陵方面来了一个班的伪军。观察员一报告，南头两个庄上的战士做起战斗准备，推弹上膛，揭手榴弹盖，正象那满弓的箭，只等信号，立即射出去。

敌人走远了，走出了伏击地带。

“这是怎么回事呀？”战士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问。“再不动手，还捞个什么打仗呀！”

“别忘记，我们要抓大的。耐心就是胜利。”指导员、连长解释后，战士们方平心静气地各回自己岗位。

十分、廿分、卅分过去了，人们又开始焦急起来，探望的人也多了起来，小李干脆搬了一条凳子到竹林中瞭望。

时针指向十一时一刻。观察员第二次报告南陵有敌人正向

这里来。喜讯打破了寂寞，大家又一次准备起来，唯一的希望——来大的，愈多愈好。

敌人背着枪，子弹袋直搭在肩上，有的用枪挑着弹带，解开军装衣扣，摘下帽子当扇子，吵吵嚷嚷，踉踉跄跄地前进着。敌人愈近，人们的呼吸愈急促，近到眼前，个个屏住气，紧紧地瞅着敌人，有的一、二、三、四、五……地数着，一共有一百五十余人。战士们严守纪律，握紧枪杆，等待信号。

敌人的前头部队已经到了我们的预定地点，将与北头村庄成了平行线的时候“哒哒哒哒”一阵机枪猛射，战斗的信号发出了，接着南头的伏击部队开始了猛射，手榴弹连续爆炸，火力四面怒吼，象下冰雹似地打向敌人。

一阵射击，就打倒敌人三十来个。敌人遇到突然袭击，乱成一团，正准备向回缩，后面又打了起来，又只得向前冲。这时我们就跟着紧紧地追击。开始敌人还不时还击，由于我军追得猛，敌人只得丢盔弃甲，拚命地往北逃窜。一时公路上、稻田里、那些象丧家犬一样的伪军到处乱窜，不少伪军干脆举手缴枪。

部队一边打一边追，一手缴枪，一手抓俘虏。一直追了四、五里，被我们干掉一大半。残余的敌人：爬上了河堤，利用有利地形，阻止我军追击，子弹向追击的人们飞来“刷刷”

“拍拍”地响，不断溅起水花泥浆。战士们没有因此而放松追击，相反满心欢喜，只要敌人一停脚，我们就可全歼敌人。于是主力一连从左侧包抄过去。敌人沉不住气，慌忙地打了几枪拔脚就逃。主力一连绕到了敌人侧后，最后全歼了敌人，捉了大批俘虏，缴获大批武器，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胜利的消息传出，人民个个拍手称快，纷纷送来鸡蛋、猪肉慰劳军队。有个老太婆说：“你们为我们打仗，吃了多少辛

苦？有了你们，我们就不愁没有出头的日子了！”

### ⑤ 智取盛桥镇

1945年8月2日，上午歼伪军一个加强连后，时值午后，部队在平沟镇西北面高地休息，清查战果。地方工作的罗光同志匆匆地跑来报告：“伪军是一个连驻盛桥，一面抓民伕，一面加修工事，群众要求你们去打，为民除害。”

盛桥镇位于南陵县西北七华里处的南、繁公路边，它是“伪独立方面军”军部驻地南陵县的外围据点，镇内筑了南北两个岗楼，因不断受到我军打击，敌人最近天天强拉民伕，冒着烈日，在镇周围挖土、垒石修筑工事加紧设防。

听了罗同志的报告，我和营长陈木寿陷入了沉思：南、繁地区敌伪据点林立、敌众我寡，如果白天进袭敌人，势必暴露目标，不易取胜。如果按兵不动，则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望。打与不打，难下决断。

罗光见我们都不说话，他心急地开了口：“我有个办法，四川佬抓伕，我们化装民伕，混在其中，进入镇内，看情况动手。”

营长说：“是个办法，但化装人数有限，在镇内对付不了这么多的敌人，还是大家再想想。”

这时，侦察班长徐木祥满心喜悦地跑来报告：“清查结果：共俘敌八十二人，内连长、连附二人、排长、排附三人、文书一人。”

我灵机一动说：“这么多俘虏！我们可以借用俘虏的服装，伪装进袭，来个出其不意！”

营长同意我的想法，便说：“好主意，大白天，又是敌人的后方，思想一定麻痹，袭击一定能够成功。”

我和营长想到一块去了，便吩咐徐木祥说服俘虏，借用一下服装，每人遣散费多发五元钱。

一连和营部的侦察班迅速换了装，穿上了伪军的黄制服走在前头，二、三连和营部没有换装的拉开二、三里路的距离，在后面跟进。翻过龙泉山，直奔盛桥镇。

镇外大路口的伪军哨兵看到迎面开来的黄色的队伍，搞不清楚是什么人，便大声喊：“你们是啥子部队哟？”

“兄弟部队哟！”四川籍的侦察员回答。

“啥个兄弟部队哟？”

“二师五团三连么！”

回答之间，部队已靠近哨兵。哨兵用猜疑的目光看看黄制服、佩着和自己一样的符号，答话标准的川腔，也就放心地往路边一站，让部队通过。

队伍进入盛桥镇，指战员个个注意观察敌人的布防。在几栋毗连大瓦屋的旁边，部队停下来，吴连长低声向各排长交代任务后，便带着通讯员和三个侦察员向敌人的连部走去。

烈日烤着大地，热气蒸腾，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三三两两的伪军在逛街购物，与往常一样，平静无事。

吴连长由伪军一个勤务员带进客堂，伪军连长身穿夏布衬衫，从后房走到客堂，见兄弟部队到来，便上前寒暄起来。

“连长贵姓？”伪军连长问。

“鄙姓吴，草字胜林。请问连长尊姓大名？”吴连长先答后问。

“鄙姓李，草字子奇。大热天，行军到此，辛苦了！请坐，喝茶。”

伪连长摊摊手，让吴连长坐。吴连长脱下军帽往桌上一放，挽起袖子，在桌旁的椅子坐下。一面接过李连长递过来的



烟，吸了二口。

“吴老兄，你们来此有啥公事？”伪军连长问。

“本连昨天奉命到五华山清剿游击队回来，路过这里，回南陵县去。”吴连长不慌不忙地回答。

伪军连长想了一想说：“麻桥那一带有新四军，真猖狂！最近风声紧张，我们在增修工事，以防万一。”

说了一会，伪军连长发现来人中有的不是四川口音，况且又没接到五团派部队去剿匪的通报。便起了疑心。神色一变，转身跨出后门。我通讯员小胖子急忙端枪“铿”的一声，击毙了他。

听到枪声，门外各排都行动起来了。

一排早看清大瓦屋的正堂，有许多武器，只有两个伪军士兵看管着。一听见枪响，排长赵云贵拔出驳壳枪，高喊：“不许动！”一排战士蜂拥而上，伪军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武器全被我收缴了。

侦察班长徐木祥带着八个侦察员，悄悄地接近敌营北岗楼。岗楼上两个士兵在放哨，其余的在岗楼外一间小屋内打牌。伪军班长牌兴正浓，看见有人进来，抬头瞟了一眼，看是自己人，依旧集中心思打牌。徐木祥留四个侦察员在屋外聊天吸烟，监视敌人，自己带四个侦察员站在桌旁助兴。听到枪声一响，四个侦察员迅速冲进岗楼，哨兵见了，刚要开枪射击，早被我们侦察员打死了。一个班的伪军都作了俘虏。

二、三连在离盛桥镇一里多的下头、周家附近的山坡停下隐蔽。听见镇内枪声，立即兵分两路向镇内冲去，对盛桥镇形成内外夹攻之势。顿时，枪声四起，几百民夫乘机跑散，押解民夫的伪军惊慌地边嚷边逃，被我们抓住不少。

镇的南头有个岗楼，一条小河，把它与大街隔开。当我军

接近南岗楼将要包围时，里面的十几个伪军丢弃岗楼，向南陵县城方向逃窜了。

四十分钟之后，完全解决战斗。我们正在搜索残敌，打扫战场，南陵城出动了一千多伪军向盛桥镇打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震荡四野。我们带着胜利品边撤边打。战士高兴地说：“今天打得真痛快，两仗消灭敌人二百多。”民夫说：“今天四老爹（对新四军的尊称）从天降，把盛桥的四川佬（伪独立方面军）统统收拾掉，天有眼，民得救。”

### ⑥ 拔除高岗埠敌据点

打了二仗后，部队分开行动，大队部带一、二连向赤滩转移，三连经新林区准备向保大圩转移。得悉芜湖麻浦圩高岗埠驻有伪保安队六十余人，决定顺路袭击高岗埠。

那天拂晓，大雾漫天，繁昌大队三连凭借大雾的掩护，沿着圩堤向高岗埠运动。当敌人哨兵发现时，我尖兵已到了哨兵跟前。

哨兵问：“你们是哪个部队？”

我们答：“独立方面军的部队。”

保安队平时怕方面军，听说方面军就不敢再问，乖乖地作了俘虏。部队迅速地冲进高岗埠，敌人还在呼呼地睡大觉，等到震醒时，也作了俘虏。只有少数敌人与我们打了一下，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消灭伪保安队六十余人，缴机枪一挺，步枪四十余支。但我部队转移时，一个战士被隐蔽察看的敌人的冷枪打中，不幸牺牲。战士是保安公社小凹子人。战斗结束后，三连过了漳河到保大圩宿营。

这次打高岗埠，是一九四二年以来第三次打高岗埠。这一次，不仅歼灭敌人，而且扫除了据点，对开展麻浦圩的工作，

对繁、南、芜的交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 ⑦ 巧取徐岭头

临江团二营一个排，借用百姓“良民证”化装成民夫，夹在数十民夫中，混进徐岭头，全歼川伪一个排，拔除伪据点。

一九四五年春，成立南、芜县委。在县委的领导下，在皖南支队主力的配合下，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殷家嘴、肖家渡、老鹤嘴、施家渡、奎潭等战斗的胜利，南、芜游击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如杨家渡战斗。临江团有支部队在埭南宿营，游击队送来情报：有一队日军，将经过竹丝港，进入埭南圩，到杨泗渡一带，收复被游击队剪断的电话线。次日凌晨，我游击队与临江团一支部队，分别在杨家渡两旁埋伏，切断敌人后路，打死日军十人，跑掉二人，缴机枪一挺，步枪八支，掷弹筒一个。

### ⑧ 整编部队、迎接大反攻

为了迎接抗战大反攻的形势，皖南支队继一团之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成立二团，繁昌大队编为一营，警卫大队编为二营，铜陵大队编为三营。二团团长沙正刚、副团长刘金才、参谋长谢长华、政委敖得胜、政治处主任董南才。

建团以后，立即投入攻打敌人据点的战斗。一九四五年八月，皖南支队二团以二个营的兵力，白天攻击繁昌城北华涝川伪据点。战斗打了一天，杀伤一些敌人，下午繁昌城川伪一个团从五里亭增援，残敌放弃碉堡逃至城内，华涝为我收复。此次战斗我伤亡数人，团部参谋魏朋同志光荣牺牲。

紧接着支队部组织了一支攻打望江垅的战斗。一九四五年八月，支队长梁金华亲自指挥，以一团为主，二团一个营配

合，包围望江垅敌伪据点，激战二昼夜，打下一个碉堡，消灭敌人一部分，余敌逃到荻港。第三天拂晓，三百多鬼子押着伪军回望江垅，一团二营四连发现荻港鬼子增援，即进行反击，与鬼子进行白刃战，杀敌数十人，缴机枪一挺，手枪一支，步枪十余支。我军于第三天黄昏主动撤出望江垅。此次战斗我伤亡干部、战士十余人。

### ⑨ 拔除中分村敌据点

一九四五年八月，为了发展皖南抗日的有利形势，七师决定由五十五团团长朱鹤云、政委邓清河、参谋长吴兰亭率一、二营到皖南。一营营长肖全进、二营营长彭光福、教导员储云、徐逻志。配合皖南支队打几个据点。为了保密起见，对外叫“巢大”。“巢大”从大道沟过江，到达繁昌，在红花山一带隐蔽活动，侦察地形，了解敌情，选择打击目标。

“巢大”来到皖南，对皖南的部队、党政同志是极大的鼓舞。皖南支队开了欢迎会，支队政治部主任高立忠同志讲了话。

经过对繁昌敌情的分析，决定首仗打中分村敌据点。因中分村位于繁昌与南陵交界，阻碍我南、繁交通，敌人依靠中分村据点，经常向我高桥、赤滩地区袭扰。为了巩固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打开南、繁的抗日局面，决定先拔除中分村敌据点。

攻打中分村的作战部署：“巢大”担任攻击中分村的任务，其一营为主攻，二营为助攻。皖南支队二团团长沙正刚率一营至青山、小朱冲一带占领阵地，担任拦击敌人，并负责向繁昌城方向警戒的任务。皖南支队一团二营在赤沙滩以南，担任向南警戒，并作阻击顽军的准备，以保障“巢大”侧翼的安

全。

八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军开始运动，“巢大”由龙头、洪矿冲、崔家冲运动向中分村接敌。凌晨三时，一营先在中分村南头打响，接着二营在中分村西头、北头也打响了，激烈的机枪子弹划破了夜空。一营先攻击南头的大碉堡，川伪固守碉堡抵抗，打得很激烈。后来就用平射迫击炮轰击碉堡，夺取了大碉堡，再向村中敌人的核心工事（有大、小碉堡）攻击。一营三连连长章志发，政治指导员白瑞带三连攻击一个碉堡，打了一阵之后，便喊话叫敌人投降。川伪回答说：“天亮了，你们跑不了。”三连连长说：“我们是正规军，非消灭你们不可。”

川伪军：“你们是正规军，打个排子枪听听。”

章连长发口令，全连枪声齐鸣，川伪一听，说：“是正规军。”但敌人仍不投降，三连就用手榴弹猛烈轰击。章连长一人就掷了三十多个手榴弹，炸得碉堡瓦石乱飞，我们的机枪子弹把敌人碉堡的枪眼打得越来越大，五个敌人才举手投降。

二营攻下西面与北面的碉堡后，一部到村北警戒，一部协助一营攻击核心工事，战斗一直打到天亮，歼灭敌人三百余人，跑掉一百余人。这次攻坚战的胜利，拔除了敌人重要据点，使我孙村区与工山区连成一片，铜、南、繁的游击根据地更加巩固，南、繁敌后出现新的抗日局面。

南芜地区成立了南芜大队，与此同时，建立了南、芜总队部。总队长傅家盈、政委孙宗溶、政治处主任金厚初。八月间，南、芜大队与苏浙军区九支队在黄池、水阳一线会师，完成了皖南与苏南敌后联成一片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皖南的人民和我军指战员一片欢腾。但国民党反动派妄想独吞胜利果实，指使日伪军拒绝向我投降。我军根据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部的，命令一方面向据点的敌伪头目发出通告，令其向我投降；另一方面准备攻打据点。敌伪不但仍拒绝向我投降，并把小据点的兵力集中到城市据点。我军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即向敌人进攻，先打中等据点，接着攻占芜湖南面据点，并已接近芜湖市区。当部队准备总攻时，接到地委、支队部通知：停止进攻。将部队立即撤回，准备转移的命令。

皖南我军迅速集合，编为七师廿旅，下辖五十八、五十九、六〇三个团，约六、七千人，向北转移，经无为白茆洲，过巢湖、经淮南藕塘、江苏淮阴，休息了一段时间，到达山东枣庄附近，胜利地完成了北撤的战略任务。

（注）本文中的日军又称日寇，鬼子即日本鬼子。皖南独立方面军又称川伪，敌后指沦陷区，顽后指国民党统治区，敌前指日军与顽军的中间地带。



## 八

## 军民鱼水情

## 1、程大妈一家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和人员，经过艰苦的转战，跋涉，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集结，整编成二个大队。经皖中区党委决定，派该部队渡江重返皖南，开展游击战，恢复发展抗日根据地。同年3月和5月，该部队先后分二批渡江。因敌情严重，情况复杂，不利于大部队的活动，因此，留下一连39人，二连40人，配合原有游击队，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的帮助支持，对敌伪顽展开激烈残酷而艰苦的斗争，重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后部队扩展成一个团，抗战胜利后北撤山东。追忆皖南山区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永远难忘的军民鱼水情，程大妈一家人，就是动人肺腑的一例。

## 2、深夜迎亲人

在崇山峻岭的皖南山区，红花尖的东南，阴山脚下住着程大妈的一家。程大妈年近半百，圆脸大眼，一双民国后放开的

小脚，为人心慈和蔼，平易近人。

夜深了，菜油灯微微发光。大妈坐在桌子旁，给小子缝制了新鞋，又给女儿纳袜底。大妈想起了往事，勾起了对新四军的怀念。三个多月前，这一带是抗日的前线，三支队陈连长带着队伍在这一带转来转去，也来家里住过，队伍尽是年轻人，亲切地叫大伯、大妈，热情和气，借东西及时送还，损坏了就赔偿。还抢着挑水，把水缸盛得满满的。农忙时，车水，割稻、打场、晒谷，帮助干农活，与自己家里人一样。新四军打仗很勇敢，繁昌几次大战，打得鬼子兵惨败溃退，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听说新四军最近遭受失败的消息，大妈似信非信地一心挂念着子弟兵，担心他们的安全，想得多了，就长夜难眠。大妈坚信这样好的队伍是会被消灭的，总有一天会见到他们。她想着，想着，好象有人在敲门，大妈走到门边细听，却没有动静。

“唉！老了，耳朵老是嗡嗡响，还是风刮着门响？”她失望地长叹一声。

她的视线慢慢地转到在床上熟睡的女儿，盖着多次缝补但又干净的被子，嘴角还挂着微笑。“孩子呀！你还记得陈连长吗？他在我家时，常逗着你说笑，通讯员小徐还与你玩耍呢！可是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可不会牺牲吧！”大妈给女儿抚正了披在脸上的一绺头发，将露在外面的手臂挪回到被子里，深恐孩子着了凉。女儿却沉睡得那么香。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扣门声：“大妈，程大妈，我是陈木寿，请开开门吧！”

“陈木寿”大妈一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想起了那个英俊爽朗的小伙子连长。

“不错，是他们！”大妈高兴地连忙拨开门闩，开了门。  
“陈连长，你们可回来了！大妈想得好苦啊！”

陈连长连忙扶住向他迎来的大妈。“大妈！我们回来了！”  
陈木寿像回到了自己母亲的眼前，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温暖。

大妈端详着陈连长，“人瘦了，辛苦啰！”又疑惑地说：“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

“不，我们来了一支队伍，怕惊动你们，现在山边休息。”

这时，小子、女儿都已醒来，披上衣服，要去山边看队伍。陈连长忙将小子搂在怀里。“小子，现在不像过去了，必须十分保密、隐蔽，不让鬼子、顽固派发现我们。”

正说着，队伍已进来了，堂屋里挤得满满的，情绪是热腾腾的，战士们的神情是乐呵呵的。

大妈既高兴又担心地问：“你们这次来了，还走不走？”

我们重回皖南，要建立游击根据地，来了就不走了。”陈连长自信地回答。

大妈、大伯忙着上灶给指战员们烧洗脚水，几个人各围着一盆热水，大家烫烫脚，恢复疲劳。还煮了大锅饭，取出咸菜，让大家饱餐。又吩咐小子准备铺稻草。可是战士们象回到家里一样，大家自己动手，扫地、搬稻草、打地铺，摊开背包被毯，欢乐融融，接着一片酣入梦乡的轻微鼾声。

### 3、饥寒送温暖

部队在红花山一带村庄住了几天。汉奸、特务知道了，报告了鬼子。红花尖、库山的鬼子就打炮打枪骚扰我们。我们刚刚重返皖南，一时对敌情、民情还摸不透，决定上山。一个星期以来，以天为帐，以地为毯，在山上露营。

部队转移到阴山上，大片毛竹高耸，密密麻麻裹盖着山

岭，残叶、野草满地。这天下午，乌云密布，狂风呼啸，雷电轰鸣，下起了暴雨。隐蔽在竹林里的同志，开始靠着竹竿避雨。霎时间，顺着竹叶的雨水往下直泻，同志们三五成组，挤在雨伞、油布下避雨，脚下无数道水流夹着黄泥顺着山坡急湍而下。夜深了，同志们相互背靠背蹲下取暖，睡意朦胧。直至拂晓，骤雨稍歇。

在朦胧中醒来的指导员，看看周围的同志，有的在睡觉，有的似睡非睡地在打瞌睡，身子在颤颤抖抖。发现小林却躺在地上。

指导员拉着小林的手：“快起来，不然要犯感冒生病了。”

机枪班长陈志保，看到小林的一身棉衣，好像泡在水坑里。可是小林还是呼呼地睡得烂熟，志保一面拉，一面唤。他自言自语说：“年轻人好睡，怪我没有照顾好。”

小林揉揉疲倦的双眼，毫不在乎地说：“怕什么！冻不了！衣服湿了请程大妈一烘就得了。我可睡了好觉，真的，我的睡梦里还想穿一身暖棉袄呢！”

“看你这个调皮小鬼，牙齿都在打架，身子冷得发抖，还要嘴硬！”志保很快打开自己的背包：“快将这件卫生衫换上。”小林知道班长的这件衣服，是他的亲人送的，他很珍惜，还舍不得穿呢。忙说：“班长！我不穿，我能挺住！”于是他用双手，大把大把地拧干水，可是棉衣还是湿漉漉的。

天亮后，雨歇了。与天斗了一整夜的战士，显得面色苍白，但精神依然活跃，有说有笑，只是饥肠辘辘，大唱“空城计”，肚子实在饿了，又无法点火。

程大伯知道部队在山上隐蔽，天不亮就起来，向邻居筹米买菜，一面招呼孩子到门外瞭望，一面与大妈烧菜煮饭。大伯挑着一担子的饭菜，走小道上山，小子拎了两个罐子的热水跟

在后面，山陡路滑，费劲地攀登，走向部队的露营地。

战士们见到程大伯送饭来，个个雀跃起来。指导员快步走向大伯接过担子，紧握着大伯双手激动地说：“大伯！辛苦了！非常谢谢您！”

程大伯年五十开外，淳朴敦厚的脸上绽出笑容：“你们辛苦了，抗日救国为老百姓淋雨挨饿，我送饭出点小力气，这算得了什么！”他还躬躬腰说：“应该的，应该的！”

小徐跳出来，接过小子的两瓶热水，拍着小子说：“维绪刮刮叫，有功啊！”维绪含羞地笑笑，他带着孩子气天真地凝视着这群“落汤鸡”们，似在问为什么不住进屋里去，光蹲在山上淋雨。

大伯说：“喂！急匆匆的，差一点忘了，这里还有几件衣服给你们换的，赶快换，赶快换！”

大家吃着香喷喷的热饭菜，喝着热腾腾的开水。小林脱下湿衣换上大伯的衣服，顿时感到暖烘烘，精神为之一振，脸色也好起来了。饭菜暖了每个战士的心窝，大家似在心底说：“多好的皖南人民，胜如父母，有了这样的人民，任何困难都可克服，斗争一定会胜利！战士们的心窝里，就像燃起了一团火，感到春天般的无比温暖的。”

#### 4 慈爱亲骨肉

有一天，指导员和大妈谈心话家常。

“大妈！你家田地租哪家的？”

“租汤家的，这庄上的农民种的田，大都是汤家的，他住在城里。”

“女儿怎么叫二姑子？”

“维淑有个姐姐，远嫁外地，姑娘中她是老二，小名就叫

二姑子。”

“你喜欢小子还是女儿呢？”

“我都喜欢，都一样的，都是自己的骨肉嘛！”

“我看你更疼二姑子，她穿得好。”

“女儿嘛！总要穿得好看点，其实穷人家没什么好穿的，只不过穿得清爽一点就是了。”

“你是哪里人，几岁出来当新四军？”大妈转问指导员。

“我是浙江人，十六岁参加新四军。”

“年纪小小的，当兵跑来跑去，还要打仗，吃苦呀！”

“为了打鬼子，为了保护老百姓，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赶走鬼子后，我们老百姓会怎么样？”

“那时国泰民安，人人有吃有穿有住，大家过好日子。”

“我们老百姓盼望着有这么一天就好了。”大妈抚摩着双手，慈祥的眼神，流露着深深的期望。

大妈很有心眼，常留神我们的生活习惯。大雪天，深夜到达她家，她忙从床上起来，烧了锅巴汤，还放点油，帮我们驱饥寒。知道指导员有早起学习的习惯，她早起烧好饭后，就把灶堂里的余烬取出，放在热灰缸里，拌上谷壳，放进木桶中给指导员取暖。有时把她家自种的菜多炒了一些，送给我们尝尝鲜。一定要共享，如果不肯收，她却要不高兴。当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时，她那慈祥的脸上露出笑呵呵的快乐。

1943年冬，攻打芜湖高岗埠日伪据点的战斗中，我（原是指导员）左臂负伤，弹片深入肌肉，疼痛难忍，大伯让出床铺，让我养伤。大妈打了几个鸡蛋烧了汤，端给我。还常常问疼问寒，关心伤口情况。

年关时，大妈完成劳军任务外，还特地为连长，通讯员小徐做了两双鞋。



大妈像慈母一样关心体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指战员热情地喊：“大妈！”真是比亲人还要亲哪！

### 5、捡“宝”打鬼子

程家有女儿在外地，在家的有小子、小女儿，伴着父母生活。

小子维绪十三岁，长得虎头虎脑，圆圆的脸。挂着逗人喜爱的小酒窝，结实的身子，穿着黑色的孩子衫。女儿维淑，十一岁，像她母亲一样大大的眼，白里透红的圆脸。聪明伶俐而秀丽，常穿着整洁朴素的衣衫。

时值秋天，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群山起伏，巍峨连绵，山林一片苍翠。金黄色的稻子，深绿色的苞谷杆子，随风轻轻摆动掀起微波，庄稼成熟了，丰收在望。

维绪、维淑兄妹两人，兴致勃勃地到野外去玩，沿着小径，穿过田野，走向池塘边。有许多蜻蜓成群地在天空中上下飞舞，或在池塘上回旋点水，煞是有趣。两人折根竹枝，赶扑戏嬉，蜻蜓矫捷地飞来飞去，好像也与他俩捉弄玩耍。哥哥动作灵敏，活捉了一只，妹妹从口袋里取纱线系住蜻蜓的尾巴，牵着它飞舞。不知不觉到了团山，那团山像个馒头，山上开遍了野花，红的、黄的、白的，很是好看。妹妹放走了蜻蜓，兄妹俩一起采花，忽然发现地上有十几个铜子弹壳了，觉得好玩，就捡着带回家来了。

到了家，又与通讯员小徐玩起来了。小徐说：“我教你们唱歌好不好？”

兄妹俩拍手跳着说：“好呀，你教，你教。”

“我唱一句，你们跟着唱一句，三遍以后，大家一起唱。”兄妹俩学得很认真。

小徐像个音乐指挥划着手，叫大家一起唱：

“河里的鱼儿要有水来养，老百姓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新四军打仗在前线，老百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大家一条心呀！赶出鬼子保家乡。”

维绪一边唱，一边从口袋摸出子弹壳玩。小徐见了高兴地问：“这子弹壳哪里来的？”

维绪闪了一下眼睛说：“在山上捡的呗！”

“子弹壳可以派大用场，送到江北师部兵工修械厂，装上雷管、火药、子弹头，就是一颗子弹打鬼子，维绪给我好不好？”

维绪心里舍不得，听说弹壳再造子弹也就同意了：“给你！全拿去。”连队事务员拿了两角钱，由小徐奖给兄妹俩。他俩高兴地跑到朱老头小店，花了六分钱买了两包花生米，快乐得嘻嘻哈哈又说又唱，妹妹说：“子弹壳是个宝，闪闪黄，锃锃亮。”哥哥说：“做了子弹打鬼子，叫他吃吃花生米，快快回到东洋去！”从此兄妹俩，每逢打仗以后，就上山拾“宝”，常有收获。

有一次，那是1943年6月，顽军（川军）向我阴山冲、湖阳冲进攻，与我部队整整打了三天。川军撤走后，次晨，大妈叫醒孩子，说：“快去拾花生米。”孩子高兴地会意，一骨碌起了床。

“哥哥！今天往哪里去？”妹妹问。

“对角大山打得顶厉害，弹壳一定最多！”维绪挺着胸脯，一手撑着腰，一手挥向前方，像一个小指挥员似的判断，“往那边！”妹妹紧紧跟上。

这是阴山冲与湖阳冲之间的大山，遍山长着松柏杉木，榆槐大树，齐腰的野草，还丛生着各种带刺的蔷薇，野玫瑰，葛

藤蔓像条蟒蛇似的缠着树枝。

清晨，云雾漫山，峪里一片茫茫。两人走着砂砾小道，山陡崎岖，哥哥拉着妹妹攀登山坡，时而滑倒，时而被荆棘刺破皮肤，火辣辣的痛。两人用竹竿拨着野草，边走边找，直到云开雾散，太阳照空，足足捡到数百个弹壳，还有几排子弹哩。兄妹俩高兴得蹦蹦跳跳，背着沉甸甸的竹篓子，沿途唱着歌儿：“……新四军打仗在前线，老百姓帮忙在后方……”。

## 6、虎口救亲人

1943年6月，顽军出动一个团，向我红花山游击根据地进攻。部队在半夜里已转移，二连事务长张祝患了疟疾病，发了高烧，继又发冷颤抖不止。天将晓，张祝裹着毯子想出门。大伯着急地跑回来说：“不好了，川巴佬把村子包围了，不能出去！”大妈拉着张祝开了后门，直奔竹园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将他藏起来。

天刚亮，湖阳冲、小阳冲方向枪声大作，间隔着稀疏的炮声，直到下午还有断续的零星枪声。

程大妈家被顽军的营部住上了，大门口站了岗哨，后门紧闭着。顽军官兵川流不息地在堂屋里走动，报告声、训斥声。咒骂声，时有所闻。香烟屁股丢得满地，烟气弥漫着屋内。中午，大盆的鸡、鱼、酒、肉等端上桌，官儿们狼吞虎咽地吃喝。酒足饭饱后，执勤的走了，留下的躺卧休息，有的打着鼾声。

大妈牵挂着张祝又病又饥饿，伫立窗边向竹林窥视了一下，就叫维淑将准备好的饭菜与一件棉袄，跳出窗口，偷偷地送给张祝。

张祝平时是个活跃分子，会拉胡琴、唱京戏，而现在却显

得紧张，拘谨地问维淑：“部队哪里去了？打得怎么样？”维淑应了一句：“我哪里知道。”只听得西边枪声不断。张祝感激地端起碗吃饭。维淑悄悄地溜回了房。

下午，张祝的热退了，晚上又吃了饭，披上棉袄感到舒适一些，但心事不断涌上心头：“昨晚跟着部队一起走多好，而现在周围都是敌人，身在虎口。部队在哪里？打得怎么样？吃上了饭没有？只怪我离了队，没有尽好本职，心里有愧！”

夜黑漆漆的笼罩大地，向我部队进攻的顽军就地扎了营。第二天一早，又是枪声大作，紧一阵、缓一阵、停停打打，整整的一天。

从火线上下来的顽军回到原地休息，营长占用了大妈房里的大床，把大妈赶到小屋里。于是开窗送饭已不可能。入夜，顽军官兵因疲劳过度都入睡了。维淑机灵地把准备好的饭菜从狗洞里送出去。自从她家养了狗，砖墙开了个洞，狗常从这里进出。夜间遇到陌生人，就拚命狂吠。可是闻到熟人摇头摆尾表示亲热，这个洞帮助了维淑，完成了送饭的任务。

一个顽军连长在执勤，遇到一个带班的排长就一起巡逻，查哨位。于是两人边吸烟，边交谈起来。

“打了两天啦，‘匪军’好刁滑！你打他们，他们就边打边退，找不到踪影。你不打他，他偏来打冷枪，袭击、扰乱。”

“是的，他们的枪法可厉害，第一天，我们连被打死一个，打伤五个，听说有一个班被搞掉了，不知真否？”排长答了接着问连长。

“我听营长说，×连有一班在湖阳冲进庄搜索，顺便抓鸡捉猪，匪军突然从树林中冲出来，打死我们几个，抓走八个，这样一个班就没有了，教训也不少。”

“还要打吗？”

“明天还要打……”

张祝在竹林隐蔽处紧缩着身子，仔细听着，心里喜孜孜地高兴，钦佩足智多谋的连长，英勇善战的战士。

第三天下午，钟国琴大队长和我率一、三连进入山区，协同二连向顽军展开反击。霎时间，枪声猛烈，由远而近，好象已打到庄上来了。

顽军溃退了，枪声也停止了。山区显得一片静寂。

大妈差小子去竹林里叫张祝出来。张祝走到门口，凝视着大妈一家人，眼眶里噙了泪花，抽噎着说：“大伯！大妈！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命，我将永远记住你们的恩情。”

## 7、宁死不泄密

程大伯勤劳、淳朴、机灵，前额和眼角凝聚着岁月艰难的皱纹，是位忠厚老实的山区农民。他十天、半月总要上城出售农副产品，顺便买点东西，走走亲戚。我们就请他代买点日用品和生发油（擦枪用）。后来，还请他将打听来的消息和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大伯有个堂房亲戚叫葛仲堂在城里开当铺，他的第四小子葛明生在国民党机关里当差，读中学时受新四军三支队爱国抗日的宣传影响，很有爱国心，大伯碰到他，问他：“当什么差，薪水多少，好不好？”

他说：“我做文书工作，什么剿匪啦，治安啦，这样的公文不少，薪水不多，可以维持生活，”他叹了一口气：“这世道当个差，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吃。”

大伯知道他当差是为了应付，内心是爱国抗日的，遂告诉他如有消息请通个气。他满口答应了。

由于程大伯的准确情报，我们部队及时转移，使顽军多次

进攻扑空。有一次情报，我们痛击了土顽。1943年4月，国民党县政府二区区长兼土顽大队长汪惠全亲率二百多人的武装出来骚扰。当他们到达阴山冲外团山口，我们伏击部队勇猛出击，歼敌五十余人，缴获机枪一挺和许多弹药，残敌狼狈地逃回城里。

时间长了，特务对程大伯感到可疑，报告了国民党县长罗立光，将大伯逮捕。但证据不足，为了准备审讯，事先进行了调查。

先向顽军（川军）一个连长查问：“匪军向你买过几次弹药，你卖过多少子弹和枪？”

这个连长是大伯女婿的同乡，交往甚密，我们通过大伯用银洋、黄金等向他买了三四百发子弹和二支短枪。

连长想这些交易，谁会知道。再加上川军与土顽的矛盾很深，川军势力大，胳膊扭不过大腿。连长就一问三不知，把土顽顶了回去。

后又找到葛仲堂调查，葛说我只知道做生意，什么情报我都不知道，又碰了回去。调查失败了，唯一的办法，将程老头提审，榨些油水出来。

第一次过堂，采取诱供的办法。顽县长用和顺的口气审问：“程老头！你那里有匪军吗？在你家住过没有？”

大伯装作听不清：“什么匪军？土匪过去有，现在没有。”

“你装糊涂，匪军就是新四军，听清了吗？”

“有，有！住过，住过！”

顽县长乍一听，就来了劲：“你怎么让他们住的呢？”

“他们有枪，我有什么法子呢！”

“住过你家，你给他们送过情报，买过子弹没有？”

“没有，没有！”



“老头，你不要怕，我罗立光向来宽宏大量，你老老实实的交代，就放你回家。”

“我整天下田种庄稼，不知道什么叫情报，也不知道怎么去买子弹、买枪，我确实没有做。”

一个多小时过去，一点也挤不出油水，罗立光只得悻悻地退堂了。

第二次过堂，两边放着棍子、刀、绳、老虎凳……。两旁站着似凶神恶煞的警察，阴森森像阎王殿似的。罗立光凶相毕露，拍桌子，瞪眼吹胡子，一再诈唬，动用刑具狠狠拷打盘问，打得大伯皮开肉绽，昏晕过去，又被冷水浇醒。大伯想：搞情报、买弹药，都是杀头的大事，我若交代了，岂不害了亲戚，害了女婿、女儿，更对不起新四军。不能讲，不能讲！宁可自己死，不能害人家。大伯铁了心，始终矢口否认，装老糊涂。

顽固派县长罗立光对大伯严刑拷打，还是搞不出真凭实据，只得怒气冲冲将他押回牢狱。

大伯忍受着刺心刺骨的伤痛，挨着饥饿寒冷，艰难地度过了半个多月的地狱般的生活。

程大妈疼爱大伯似乱针刺心，心乱如麻，探监送饭、送伤药，并奔走在城里开设鸿宾客栈的万庆余的母亲等人去担保。大伯才被释放出来。

程大伯消瘦得脱了形。经大妈的细心调理，敷药养伤，足足调养了数月，才得康复。后来，程大伯谈起这段经历，自豪地说他曾经在“八卦炉”里炼过，更懂得谁是好人的，谁是坏人。新四军就是为人民的大好人！

## 8、难忘“鱼水情”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攻解放区，这支北撤山东

的部队，被迫展开自卫战。继之，奔向迎接全国解放的战场。

1964年我去旧地重访，见到了程大伯和大妈一家人，胜如亲人重聚。俩老仍是那么慈祥淳朴，岁月催人老，苍苍白发，脸上频添几多皱纹，俩老的双目仍是那么明亮有神。我邀请俩老到上海作客，却被再三婉谢推辞。

令人高兴的是原通讯员徐学文与维淑已喜结良缘，小徐当了县里的干部。大伯大妈对小徐，胜如自己的孩子，现在成了女婿，打从心底里欢喜。小子维绪也成了家，有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

程大妈的一家人，仍是那么火红火红的热情，在我们的心中燃烧。人民的子弟兵就在那火红的年代里，经历着风霜雨雪，枪林弹雨，坎坷曲折，跋山涉水，征途转战中过来。就在硝烟迷漫，生死搏斗，惊涛骇浪中哺育成长。人民群众深深的恩和情，铭刻着无字的丰碑，却永远在心坎里深深地铭记。

正如陈毅军长《感事书怀》诗：“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程大伯、大妈和他们一家人，普普通通的勤劳淳朴的农民，犹如在眼前，浓浓的鱼水情，怎能忘怀！怎能忘怀！

## 九

## 血与火的和平时期

## 1、枣庄战斗

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后。日伪军拒不向我投降，依然占据着津浦线上的各个据点。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勾结成蒋、日、伪合流，发动向我解放区进攻。我山东军区八师即予反击，打下日伪控制的峰县城，俘歼日伪军1500人。同时由皖江北撤山东的七师等部队陆续到达山东，在陈毅司令员统一指挥下，发动了津浦战役。历时三个月，歼敌28000余人，控制了临城至兖州段铁路200多里，彻底粉碎了蒋、日、伪合流的阴谋，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打通津浦铁路的企图。

鲁南地区还剩下敌人的据点——枣庄。枣庄被汉奸王继美等部的武装占据着。他对人民欠下深重的血债，仅五年间，被抢掠摧残较严重的就有60个村庄，被害农民600余户，烧毁民房5280间，杀害我军民一万余人，敲诈勒索钱财难以胜数，群众恨之入骨。可是日寇投降后，王继美这个罪恶累累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三十二纵队司令。受其管

辖的伪军杨桂岭部、王洪九部、矿警大队等兵力共4300余人。

为了拔除枣庄的敌伪据点，我军七师廿旅在旅长梁金华指挥下，由军特务团配合，发起了攻打枣庄的战斗。经过两天的激战，攻取了东大井、北大井、十五窑、三十四窑、南马道、洋街等地，肃清了外围的敌人。敌人退缩到中兴公司，凭着该地的城墙、碉堡、工事进行固守。

正当我欲攻击中兴公司时，1946年1月13日午时停战令生效，于是双方停止了战斗。

## 2、“军调组”的中共代表来了

一月廿三日晨，接电话通知：“上午中共代表要来。”我（时任58团政治处主任）和团长钟国琴即骑马去峰县迎接。到了广场，已聚集了许多人在等候。十时许，有一架刷有美国标志的飞机飞临上空，降落在黄土地上。机门开处，走下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哈里斯，国民党代表李树正，被对方来人接上轿车，直驶中兴公司。中共代表王世英由我方接到营地。

中共代表王世英同志的到来，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他听取了枣庄地区军政领导介绍情况后，召开了营团干部会。他扼要地讲了当前的局势，还形象地说：“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代表，美国居中间，貌似中立，实际是左手扶国民党，右脚踩共产党。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和平，但不能抱幻想，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决斗争。”

事实的确如此：自从“军调执行部”成立以来，国民党口头高唱和平，关外大打，关内小打不断。美国的军调处，是为蒋介石服务的，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目的是“缓兵之计”，客观上大肆调兵遣将，正欲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王代表的话，给我们

又敲了警钟。

停战一个多月来，枪声沉寂了。市区一天比一天热闹，乡下进城上街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市面逐渐好了起来。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人民多么希望和平，战士们也盼望着和平的实现。可是敌人的骚扰磨擦不断。

### 3、水电之战

作家阿英根据郭沫若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写成话剧《李闯王》。鲁南军区文工团来部队作慰问演出《李闯王》。在枣庄西南的广场上搭了台，灯火通明，战士们按各连队齐齐整整地席地坐在背包上，枪靠着肩，许多群众也站在周围观剧，情绪热烈。

启幕时，花鼓女上场，唱着高昂的调子：

“迎闯王，不纳粮，闯王仁义震四方；

不杀不掠济贫寒，饥民纷纷归虎帐。

迎闯王，不纳粮，豪贵暴政一扫光；

转战直把燕京捣，打定天下好还乡。

……”

演出的情节引人入胜，剧情中暴露出君臣、臣臣间的种种矛盾和腐败，令观众情绪时兴奋、时愤慨、时而又沉痛……。刹时，市内、剧场灯光全熄灭，一片漆黑。

梁金华旅长即用电话查问：“怎么回事？”

电管部门回答：“是中兴公司把电门总开关关了。”

“要他们立即恢复供电！”

可是经多次交涉，对方就是不理。

梁旅长气愤地说：“他们切断我们电源，我们就立即切断供给中兴公司的水源。”

中兴公司地区内没有了自来水，就引起了水荒，灯光也渐渐地暗淡下来。

直到次日下午，军调执行小组会谈后，晚上才恢复了供电与供水。

### 4、舌战与枪战

前沿阵地上，部队与敌人面对面，哨对哨，严密地警戒，守卫着我军阵地。

二月初，中共代表甘重斗上校，国民党代表段之经中校和美国代表梅西亚中校组成军调第22执行小组，来枣庄工作。

枣庄的工人、农民数千人，在街道两旁控诉汉奸王继美的种种罪行，群众高呼口号：“我们要和平！”“打倒汉奸王继美！”

三个代表分驻两处，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住在中兴公司，中共代表住在鞠仁医院内办公。商定每周开会一次。首次会议达成协议：“双方维持原状，保持和平。允许中兴公司出来三、五个人到外面市场采购限量的副食品与蔬菜。”

停战一个多月来，虽似平静，但阵地上时有舌战。

汉奸武装的军官经常三、五成群地在城头上走来走去，耀武扬威，军官架子十足。同时在窥察我方动态。

我们的战士看到这些情景很气愤，喊道：“当汉奸，出卖民族，出卖祖宗，要什么威风。”

“老子是国民政府的国军，你这小子嚷什么？”

“什么国军？你们是帮鬼子欺压中国老百姓的豺狼。”

“你们这班小子不要噜嗦，将来也要改编你们。”

有时老百姓听了也忍不住气：“你们当汉奸的狐狸尾巴还拖得很长呢！欠下老百姓的血债还未清算呢！”



有一天，美国代表梅西亚带了两个人，提着器材到我方营地，说是来慰问我军。

旅部特务连整齐地在广场上列队，美国代表站在桌旁，桌上放了一台小机器，战士们高唱《解放区的天》、《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声高亢激昂。过了一会，梅西亚拨弄一下机器，喇叭里立刻响起我们所唱的歌声，大家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玩艺儿？那时我们在农村里，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录音机呢？

梅西亚装作高兴地说：“你们队伍的精神，挺好挺好的。”其实他以慰问为名，来我营地观察、摸底。

三月初，驻在中兴公司的敌人，突然向我方打起冷枪冷炮，无辜市民死伤数人，我军一战士被打伤。我方起而还击，枪战了一阵。直至调停后才停战。然而，这样的情况，每周都有发生，再打再调停，使执行小组忙得不可开交。

### 5、破坏撤军协议

有一天，曾希圣政委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军调小组，就鲁南地区停止军事冲突及枣庄的煤矿生产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撤军协议，双方部队于四月五日前撤离枣庄，枣庄作为非军事区管理，城市由工人武装维持秩序。工人武装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各派一人共同管理。经我们研究，我方由你去担任，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我听了暗暗地吃惊，就说：“我长期搞部队工作，从来没有与国民党人、美国人打过交道，工作很复杂，恐难胜任。”

曾政委说：“工作是复杂的，所以派你去，这是一项争夺武装领导权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工人，依靠工人，把工人团结

好，就能完成任务。”

我心里想，争夺武装的领导权，我是共产党员，怎能推托这个责任。我说：“政委！我当尽力做。”

曾政委说：“那好，你思想上先作好准备，等待通知。”

四月二日，我方部队分三个梯队准备撤出枣庄，在阵地上整装待命。上午十时，我第一梯队500余人全副武装先向南撤离。

我们五十八团的几个干部正议论着撤军的事。有的说：“我们守约先撤了，看汉奸王继美撤不撤？”有的说：“会撤，这些汉奸、卖国贼在中兴公司呆了二、三个月，东西都吃得差不多了，不撤，吃什么？喝西北风！”有的说：“王继美狡猾得很，会赖账的。”

市民群众在观望，他们担心新四军撤走后，枣庄更不太平。

十时四十分，中兴公司驶出两辆汽车，车上挤着老头子，老太婆，穿红着绿的妇女、儿童、婴孩，共100多人，朝西南方向驶去。

“这是撤军吗？是一群家属。”大家表示怀疑。

我方第二梯队又向南撤走。离开了枣庄。

大家等待着王继美汉奸部队的撤离，直到黄昏时，仍不见他们撤出一兵一卒。

梁旅长对此很愤慨，说：“枣庄是鲁南的重要城市，是我们的南大门，也是敌人进攻我们的跳板。汉奸王继美耍花招，不撤军，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敌人破坏撤军协议，我们部队就拉回来。”

当天夜晚，我方部队重又回到原来的防地。

敌人占据着中兴公司，筑有现代化的城防工事。周围高城

墙有六尺厚，墙上布有三道电网，四周筑有八座碉堡，墙脚下有无数地堡，墙外又有三道电网、鹿砦、外壕。还埋有地雷，工事坚固，防守严密。

公司内有多幢大楼，一排排房屋，主要是矿上工厂、机房、仓库、办公用房与职工宿舍，并有几家出售日常用品的商店，因此，缺少副食品，特别是蔬菜，全靠公司外的市场供应。

由于敌人不断挑衅，伤害我方人员，残杀无辜百姓，在群众中弄得人心惶惶。于是，我方封死了对方出路，不准其出来采购。敌人全靠由徐州飞机来空投给养及弹药，每周二、三次。

有一天，从西南方向飞来一批又一批的美国和国民党的运输机。那天正刮着大风，天空灰蒙蒙的，飞机在上空盘旋，陆续投下许多降落伞系着物资，在空中飘荡，降落到中兴公司。也有降落到我方地区。特别是降落在双方交界处的地方，白天大家都望着，谁也不敢动手。一到晚上，有位战士猫着腰，蹑手蹑脚摸到降落伞边，敌人开枪射击，击伤这位战士。敌人先打枪，我们就还击。以后敌人出来取空投物资时，我们也射击。后来双方改变了办法，将长竹竿接起来，绑上铁钩子去钩取。一有响动，双方又是一阵枪战。诸如此类的枪战情况不断发生。

## 6、地面与地下的对抗

王继美汉奸部队不但不撤，妄图俟机与国民党配合夹击我军。连日加紧修筑工事，扩展地堡，增筑碉堡，其中北马道门楼的碉堡，距我哨位仅二十米。枣庄局势日趋紧张。

我方向对方发出警告，责令拆除，否则予以摧毁。对方不

仅不理，还打枪伤人。

五月九日又炮击中共代表驻地鞠仁医院。中共代表当即揭露其罪行，对方却无理。

对上述发生的情况，我们作了两手准备：和，就维持现状；打，就拿下中兴公司。

钟团长和我带着一、二连的干部去看地形，选择坑道作业的方案，确定由南向北挖一条坑道。为了防止万一，另由东南向北增挖一条坑道，两条坑道直逼敌人碉堡脚下。

十余天后，坑道将靠近城墙了。发现敌人在我们的上面也在挖坑道，双方碰上了，互相交了火。敌人在上面掷下手榴弹，并用消防水龙头灌水。我军立即用泥土、麻包堵上，这条坑道终于报废了。幸得另一条坑道未被发现，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 7、殴打中共代表

五月廿一日，中共代表甘重斗，译员吴武汉出席了中兴公司执行小组会议。甘重斗首先列述了：“停战以来，你方枪杀无辜军民60余人，施放毒瓦斯，加筑工事，向我方逼近。最近还炮击我军驻地，伤亡战士四人，你们愈来愈疯狂。我希望你方不要再制造事端，扩大事态。”

可是国民党代表蛮不讲理，又难自圆其说。美方代表打圆场，再三表示双方维持现状，不再扩大事态。

会议结束后，我方代表坐车欲返驻地，途经中兴公司北门，被一群叫嚷着的便衣特务堵住了。当甘代表跨出车门，即遭数十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棍棒齐下，甘代表被打成重伤，当场昏倒路旁，吴翻译也受了伤。这帮人也就一哄而散。

这一事件引起我方极大的愤慨。徐州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

和枣庄中共军事代表曾希圣，向国民党提出解散王继美汉奸武装、严惩凶手；国民党方应保证立即制止一切非法的军事进攻；首先退出淮南津浦路西定远县城及最近占领的全部地区，以履行停战协定之诚意。

廿六日，北平军调部派美国代表沙文上校一行数人来枣庄调查。中共代表甘重斗受重伤，搭该飞机去北平协和医院治疗。

陈司令员接见了调查组，询问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美国代表在大量事实面前，似无可奈何地说：“我对共产党方面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非常钦佩。我很想使共方、国方的代表和指挥官召集在一起开个会，使问题能得到解决。”但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参加，始终未能进行。

陈司令员对此重申了为解决该事件所提出的要求：关于解散伪军，停止向解放区进行新的进攻，能够立即实现。

## 8、总攻中兴公司

五月卅日，枣庄举行了七千人的反内战大会。许多矿工、群众代表纷纷发言，控诉声讨汉奸王继美的罪行、殴打中共代表的暴行，以及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挑衅事件。

我们指战员对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对汉奸王继美的滔天罪行早就切齿痛恨。近又发生殴打中共代表，更加无比愤恨，纷纷心切求战。

局势已白热化，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下午接上级命令，今晚攻打中兴公司，忽又通知不打。一周来，打与不打，连续变动了三次。上级领导对此考虑非常谨慎，因为枣庄这一仗事关全局。最后还是决定打。

六月九日下午五时，我军发起对中兴公司的进攻。“轰”的一声，八师二十三团坑道里千斤重的炸药，在敌人的脚下爆炸，城墙炸开缺口，总攻击开始了。顿时，密集的枪炮像暴雨似地射向中兴公司。廿旅五十八团坑道里的重量炸药也爆炸了，也炸开了城墙。突击部队勇猛地冲入缺口拼杀，后续部队紧跟冲入中兴公司。八路军、新四军两支铁流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向纵深推进。经过激烈的巷战，连续战斗了五个小时，全歼守敌，伪军纷纷缴械投降。

汉奸王继美带了170余人狼狈逃窜，在黑风口杏峪附近被我全歼。

击毙王继美，使枣庄人民获得解放，市民百姓雀跃欢呼。指战员们无不扬眉吐气。

枣庄被我攻克后，曾希圣政委命令被俘的报务人员发电报给徐州行署主任薛岳，叫他派飞机送粮弹到枣庄来，蒙在鼓里的敌人乖乖地照办，次日上午连续派来三次飞机，投下大批粮食与弹药。我们全部照收不误。

战士们笑着说：“蒋介石打内战，损兵折将。送礼到枣庄，慰劳‘打老蒋’。”



## 十

## 在两广纵队

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学员陆续分配工作。绝大多数学员都回到原部队，只有少数干部有所变动。大队部通知我去两广纵队工作，我大为吃惊，怎么去两广部队工作呢？我思想不通，给大队部写了信，大队政委谢立全找我谈话：“两广纵队是广东北撤的部队组建的，这支部队善于打游击，缺乏打正规战的经验，所以从华东野战军调些干部去那里工作，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语言不通，会慢慢适应的，这是党的需要，你要服从组织决定。”经他一番解释，我勉强地接受了。

我们同去两广纵队工作的有四位同志：团参谋长卢森，广东人；团政治处主任胡××，广东人；调一纵副团长，他不去，换了一个，也是广东人；唯独我是浙江人。已经动身了，后悔已晚矣。

## 1、组建部队

我到了山东省渤海沾化县附近，在教导支队司令部休息了几天，副支队长邬强同我谈话，分配我去一团工作。我到达魏

家桥团部时，部队正在组建。当时先成立教导支队，支队长兼政委曾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达明，政治部副主任江平秋，副参谋长阮海天。我们教导一团团长彭沃，副团长黎崇勋，参谋长卢森，政委郑少康，我任政治处主任。营的干部是：一营营长张新，教导员张英；二营营长陈石甫，教导员×××；三营营长卢世根，教导员曹洪，供给处主任赖汉，卫生队长韦世珍。团的成员一部分是原来东纵的干部和战士，一部分是莱芜战役中俘虏来的班以上解放战士，一部分是山东翻身农民。上述三部份人合编成三个营和团机关及直属的机炮连、警通连，共约二千多人。

组成后，立即开展紧张的军政训练，政治训练以团结巩固新成份为主，采取对比的形式，开展“谁养活谁”、“两种社会”、“两个阶级”、“两种军队”、“两种命运和前途”、

“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军事上主要进行五大技术训练。经过二个月的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

我到达部队后，第一项工作，就是了解情况熟悉部队，找干部谈话，请他们介绍情况，到各部队驻地看望干部与战士，体察部队的素质与精神状态。经过半个月时间，对部队的情况就有了基本的了解。部队的特点是文化程度比较高，有生气、活跃。但情绪不稳定。之后，我全力抓政治训练。

## 2、在内线作战锻炼

南下时的山东形势，自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敌向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后，敌仍继续重点进攻。

六月三十日，一团奉命出发，七月二日到达利津北关、渡过黄河，经广饶于七月六日到达寿县井家庄。七月七日渤海军

区廖荣彪副司令员向我们介绍了这一地区的情况，决定打土顽，要我团当预备队。我团夜间徒涉沙河，向敌前进搜索。由于土顽得到消息逃跑了，没有打成，等于搞了一次演习。

我团奉命向南行动，七月十二日到了胶济路南面的益都水沟子修筑工事。这时我华东野战军已将国民党整编十一师包围在南麻。我团由益都南下，配合七纵于南麻东南之石桥、东里店打援。七月二十一日，我团奉命从东南对南麻之敌侧翼佯攻。战斗进行了一小时三十分，因敌援兵赶到，华野主动结束战斗。七月二十二日，我们与几个纵队都撤出了战斗。

七月二十四日，敌八军占临朐，华野发起临朐战役。要我团开赴东竹寺沟，北上参战。七月廿五日，我七纵对敌发起攻击，我团靠近七纵，按指定位置进入阵地。

第二天天未亮，我团又奉命撤出战斗向南挺进。担负阻击沂水北上之敌的任务。半路遇大雨，当晚在王庄驻扎。二十七日从王庄出发经蒋峪到达斜家庄，派出一个营到穆陵关警戒沂水之敌。这时临朐之敌已被我消灭了一部分，战斗仍在继续中。七月廿九日总部来电，说临朐之敌在增援部队接应下已向东逃跑，我方也退出临朐，结束临朐战役。

八月十二日，我团奉命开往昌城。在这里部队参加了昌城农会成立大会，看到解放区人民斗争地主的轰轰烈烈的场面，进一步接受了阶级教育。八月十六日郭强副支队长来我团作报告，分析了当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形势，提出了部队要确立运动战思想，要搞好团结和走群众路线。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在渤海区滨县曹家桥开大会，宣告两广纵队成立，曾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治委员。我团在前线，十八日全团指战员和昌城群众开大会，共同庆祝两广纵队成立。部队在昌城休整并补充了一些武器。

八月廿七日接上级命令归二纵指挥，二纵命令我们开往日照，准备战斗。

九月初，敌集中六个整编师兵力，对胶东我军发动“九月攻势”。九月七日，我二、七纵发起了诸城战役，包围了敌整编第六四师，我团奉命在日照县北土屋子、李四沟一带阻击日照向诸城增援之敌。一营接受任务之后，立即进行简短的战斗动员，组织班、排长看地形，部署兵力，进入阵地，监察日照方向，严阵以待。一直待到午后，发现敌人沿着公路向北前进，一营通知各连待敌人进入我射击火网范围才打。当敌人进到我阵地南面山脚下公路时，我部队立即开火猛烈向敌人射击。敌即散开并组织炮火和部队向我前沿山头阵地攻击，企图夺取李四沟一带山头，以便其迅速增援诸城。当敌人向我山头阵地前进和冲锋时，我各连指战员英勇顽强，与敌展开激烈战斗，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一直战斗到黄昏，完成了阻击任务。

诸城战役结束后，我团转移到安邱县王家沟，上、下不洛固，后又到张解，在鲁中山区担任警卫华东局的任务，并进行休整。

在向山区开进时，部队行军爬山，山路尽是石头，路窄崎岖。我骑在马上行军，马被石头滑倒，把我的脚压伤。当夜到达宿营地，没有经验，用热敷，肿得更厉害，疼痛不止。幸好部队驻着未动，六天后稍好。在上、下不洛固时，大家打趣地说：“现在是上不落下不落了。”

当时的山东形势十分紧张，南麻临朐战役未打好，国民党大军压境，胶东危急。当时我想两个战役未打好，可能分兵过早。后来才知道，全国形势好，东北战场，十月攻势以来，已歼敌五个师，刘、邓部队已千里跃进。最近我读《粟裕将军战争回忆录》：才知原先军委要华野集中兵力作战，以五、六万

伤亡的代价，在内线打几个大仗，改变山东战场形势。因敌人太集中，一时难以捕捉战机，中央改变战略，要华野即分兵，配合刘、邓千里出击，又可扯散敌人。事实证明军委决策的正确，华野执行的坚决，改变了山东的局面，进入全国反攻的形势。

这时上级派来杨团长和丁参谋长帮助我们整训，连、排干部除小部分留队外，其余集中到团部，学习攻打子母堡。杨团长讲了子母堡原理、优缺点，详细地介绍攻击子母堡的准备，如何运动，如何攻击，如何指挥等。我们还自筑子母堡进行演习，为我们今后攻坚战打下一定的基础。部队学习打村落战并进行演习，政治教育主要是形势教育。

这时，我二、七纵在昌南打了一仗，歼敌一个半旅，打通了胶济线。

这一段时间驻军比较久，离开前请房东吃饭，做好爱民工作。

十一月三日从王家沟出发，因大山周围有国民党军队，形势依然紧张，我们采取战备行军，一天急行军一百五十里，经过双沟、西里庄、东王里庄、闵家庄等地才休息。中间只吃了一顿饭，还受到两次敌机的袭击。后来继续行军，经未良庆、益都、未良庄、郭家店、瑞家庆，于十二月九日渡过黄河，到达小张庄，然后经彭家庄，于十一日到达惠民的候庄。

十二月十四日，彭团长去花牛王庄张云逸副军长那里，受到亲切的接待，带回重要指示。他还给我团增加一批骡马，调二纵队作战处长蒲公才来团担任副团长，以加强领导。团长回来后，传达副军长的重要指示：“全国形势很好，各战区都进入反攻，你们要带好兵，爱护士兵，搞好官兵关系，加强管理教育。准备打到两广去，为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军长的指示给

我们极大的鼓励，更加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提高了部队的士气。

以后，我团南下到鲁西南，经过德平、临邑、禹城、茌平、聊城、阳谷、范县，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到达杨集。渡过黄河，又经定陶，于一月十一日到达青土固集。在这里归建，和两广纵队司令部会师。

### 3、参加外线作战

为了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巩固后方，迎接革命战争的更大胜利，当时结合土改，全党开展了一个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整党整风运动。我们到了青土固集之后，雷政委和政治部副主任给我们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讲解了土地法大纲。一月二十日召开全团党员大会进行动员，然后在全团开展三查。团以上干部集中司令部帮助纵队领导整风。一月廿九日，刘田夫副主任带头进行三查，二月四日雷政委也作了检查。

查、整是上下结合的。二月十一日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郑少康政委带头检查，十三日彭沃团长检查。就在团长检查当晚，敌人占领曹县。我团奉命向北挺进，准备投入战斗，查整暂告段落。二月十九日，我团及特务营一个连，向南进袭。定陶县以北之敌整编第五师第九六旅一个团，先以一个连攻占后沙海，敌从中沙海反击。该连被迫撤退，复以一团主力再次攻占后沙，并以火力压制中沙海之敌，歼敌一个排，拂晓主动撤至孔集一带待机。二十二日，一团在朱集附近，以突然火力攻击北犯之敌第九六旅一个团，阻敌前进两小时，歼敌一个排。

廿四日，全纵队向西北转移至郓城以南之邵集一带。二月



底、三月初，敌整编五师在定陶、考城、成武地区进行扫荡。我部逼近该敌相机予以打击。三月二日，我部向钜野以南大义集地区推进。三月五日，敌七〇师两个连及反动地方武装百余人由金乡到谢集以南抢粮，我即以特务营向敌迂回，以一团正面攻击，敌即向南逃窜。我追击至金乡以西之马庙、孔楼等地，歼敌二个排，我伤亡十九人。

自二月十四至三月廿七日我部在鲁西南进行运动防御。一方面吸引敌人部分兵力，掩护主力南下；一方面力图把敌兵力引出来，使西兵团主力伺机切断敌人加以歼灭。根据这一战略任务，在一个半月时间，我们几乎转战了整个鲁西南。

运动防御是非常辛苦的，部队不仅连续行军，而且到了一个地方，马上要构筑工事，挖散兵坑、防空壕。有一次我们刚到一个地方，刚挖了工事，又奉命转移，又到另一个地方，又投入紧张的土工作业。挖了半截，又接到命令叫转移另一地方防御，一夜变动三次，这样多次任务的变化，部队情绪起伏很大。我们政治工作不间断地连续进行，向部队解释任务的重要性与转移的必要性，号召指战员发扬艰苦的斗争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坚决完成任务。好样的部队就是这样一个个地完成任务。

由于连续行军和高强度的土工作业，体力消耗很大，部队经常十分疲乏。特别是黎明前这段时刻，人们的困倦达到极点，整个部队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歪歪斜斜，简直是在睡梦中行进。有的同志困得两只眼怎么也睁不开了，脑子已经没有感觉，而两只脚还在走。走着走着睡着了，站着不动，后面的撞上来，马上有一连串地顶撞上去。我们骑马的，也在马背上睡着了；进了村庄，被树枝一顶，突然猛醒。我的马跑得快，但胆小，遇到黑影什么的，就惊恐乱跑，我多次被摔倒。

#### 4、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三月廿七日，我团转移到平阴以东的北桑寿，三月廿八渡过黄河，廿九日到东阿县耿家集。在这里继续进行三查和诉苦教育。军事上除技术外，主要是攻坚训练。

纵队集中团以上干部开展三查，纵队领导逐一作了检查，许多同志踊跃发言提意见。不少人言词尖锐，说他们在广东有本位主义，对干部采取宗派主义等等。我因为不了解他们内部情况，以听为主，只作了二次发言。会议开了十三天，这次会议纵队领导同志都得到了提高，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帮助。

四月十六日，纵队团以上干部到淮阳华野司令部开会，听取了栗裕司令员关于全国军事形势和莱芜战役的初步总结报告，陈毅军长关于目前形势及军事斗争的报告，还听取了关于开展立功运动和溶俘工作的报告及攻坚战的综合研究介绍，内容很丰富。通过听报告和座谈讨论，使我们对全国大反攻形势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

四月廿二日，陈毅军长对两广纵队的干部讲了一次话，强调“要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两广纵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广纵队，要强调全国性、统一性、要强调党的利益与党的领导，强调阶级觉悟与思想统一，反对地方观念、部落观念、山头观念、分江分派。”他坦率地指出：“两广纵队今天在北方，要争取团结北方人，要改善新老战士、解放战士与参军战士、南北方同志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搞好，部队便扩大不了。”他谆谆地教导说：“纵队党委和全体同志均应注意组织修养问题，要有正确的革命人生观与世界观。”“要决心为人民服务，牺牲个人利益，不争报酬，不讲薪水，不计较待遇与地位。”他

殷切地期望：“今天两广纵队正在发展，要在提高中扩大，要争取成为一个主力纵队的地位。”他高兴地表扬和鼓励说：“纪律你们是最好的，后来居上，你们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向前努力。”陈军长这次讲话是针对两广纵队存在的问题而发的，也可以说对两广纵队三查三整的总结，把许多同志的发言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进一步明确了建军方针，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教育与鼓舞。

连队进行诉苦教育。在前阶段对比教育的基础上，干部、老战士帮助解放战士、参军战士，开展互教互学，开展个别谈心。然后进行诉苦教育，酝酿选择典型引苦。在引苦的带动下，开展群众性的诉苦。有次我下连队，听着战士在诉苦。战士与干部一个挨着一个地坐着，房梁上悬着小灯，桌上放着豆油灯，微微发光。班长刚诉完，一个解放战士站起来喊了声：“我说。”谁知半天没有言语，眼泪簌簌地掉下来，他说：“我苦，我命苦，我比班长还苦啊！我从小就死了父亲，母亲整天干活也养不活我和妹妹两张嘴。为了让我们长大成人，她只好带了妹妹去卖身……，我从九岁那年起，就给地主放牛，地主待我还不如畜生！我受冻，挨饿，还受狠打，半死不活，心里有苦向谁讲？伏在牛背上哭。我总想长大了，挣点钱把母亲赎回来。谁知道当我十八岁时，村里的保长与凶狠的国民党深更半夜抓我出来当兵。我挣扎不走，即用皮鞭打，用粗绳绑住我，打得浑身发紫。后来当了兵，国民党军队当官的吃官饭，当兵的吃糙米饭、青菜萝卜。当官的很凶，动不动就骂人，稍一不慎，就用皮鞭抽打。有次我出外没请假，被打得死去活来……。”他说着哭着说不下去了。骇人听闻的惨痛申诉，许多同志咬牙切齿声泪俱下。几天来，连队的指战员许多同志把苦水倒尽。苦从何来？就引导挖苦根。从直接迫害劳动人民的

地主恶霸，再挖到国民党各级反动政府，直至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中央政权。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翻身作主人，就要彻底拔掉穷根，推翻反动政权。诉苦教育唤醒了解放战士的政治觉悟，思想上翻了身，不少战士说出想逃跑、半条心，有的交出隐藏着的手榴弹，从心理上站到人民军队一道了。

由于斗争艰苦，这时出现了个别逃亡现象。因此，进行了反对逃亡，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

军事训练以技术训练和村落战为中心进行。

## 5、参加豫东战役

五月中旬，朱总司令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战术，用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

歼敌五军正是指战员的强烈愿望。内战以来，五军在进攻中经常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与我多次交手。虽未赚到便宜，但也未受到严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听说打敌五军，群情振奋，“放长线钓大鱼”处处流传。

当时敌在中原战场有廿五个整编师，四个快速纵队，除驻防外，以十二个整编师四个快速纵队编四个兵团机动作战。我华野大部加中野一部也相对较为集中。

我团五月廿二日以后，进行着装演习和实弹射击，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于五月三十日渡过黄河南下。我们和华野其他纵队横越黄河，拟用“钓鱼”战术，围歼国民党第五军于定南、城武、曹县之间的地区。广纵担任预设战场的翼侧警戒。我团过黄河后，经过汶上县的大马庄，六月二日到达嘉祥县岳家庄，六月三日我二营于大义集歼嘉祥县大队一部分。同一天，我们在金乡岳家屯又和敌人打了一仗，毙伤敌十余人。六月五日，我团在警戒金乡时，金乡敌人向我二营部队进攻，我一营

一、三连向敌侧后出击。由于出击过早，敌发现即逃跑。我一、三连追击敌人，俘敌两名。

敌发现我军南下，集中六个旅齐头并进北上堵击。因敌密集，不易分割，我主力尚未集中，我方将部队收缩于钜野、菏泽一线。广纵担任金乡、定陶一线广大正面的运动防御，我团根据这个要求，在钜野、菏泽一带多次转移，节节抗击敌人。

参加阻击敌区寿年兵团。由于敌集结，难以歼灭，华野先攻开封，歼敌三万人，阻击部队歼敌一万，共四万。敌援军西进，正合我之意图，我决心集中主力，围歼区寿年兵团。我们先参加突击集团，在六纵的指挥下，向尹店集、吕屯集、白云寺攻击前进，协同友军实行战场分割。二十三日晚，进至龙塘岗时，敌已占尹店集。二十四日我团部署于白云寺至蓼堤岭、大冈。二十五日十一时三十分，敌整编七五师六旅十七团分三路向蓼堤岭我一营阵地正面和东西两侧进攻。我一营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击退敌人多次冲锋。并伺机出击，战斗很激烈。敌发射炮弹二千余发，自午至暮，我阵地屹立不动。毙伤敌人卅余，俘敌五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我牺牲一人，负伤十三人。

守备杞县县城，阻击敌邱清泉兵团。六月廿七日，我们从突击集团调出来，参加阻击集团，负责守备杞县城。这天我团驻杞县南面五里河、丁楼、河楼一带。我团扼守城南至五里河一线，确保二团侧后安全。我主阵地构筑于护城堤上，以堤内外村庄为支撑点。这天上午敌八十三师向我守城的二团发起进攻，二团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十五时三十分，敌又进攻，主要指向城北阵地。另一路敌一个团向西南迁回到七里岗，占领了彭庄。我一营与敌展开了二小时战斗，打退了敌人。

为争取战斗的主动权，我团于拂晓时机动出击，沿城西南

攻克了竹园、古城、徐楼、林庄等各点。然后发起对彭庄的攻击，我一营在庄稼地里一步一步前进，进一步，挖一次浅壕，散兵坑，渐渐逼近敌人，敌以猛烈炮火向我射击，战斗激烈。后形成对彭庄的包围，我三连副连长郑龙率领一个排发起向敌英勇冲锋，连长曾达指挥二个排掩护，一、二连、机炮连配合着三连战斗，击退敌人多次反扑，冲垮了敌人阵地。经过四个小时的争夺，终于占领了彭庄，歼敌一部分，余敌溃向七里岗。这次战斗，我伤亡三十七人，副连长郑龙，排长陈杏廷英勇牺牲。

廿六日晨一时，我们阻击任务完成后，转移至苏木岗、裴村店、杞县城东南一线机动阻击。这天，整编第七五师继续向西南进犯，但在与我前哨阵地稍事接触后，即踌躇不前。

六月二十九日，我们在杞县、南董一带调整部队，由于一营伤亡较多，我们把三营九连编到一营去。

参加合围黄伯韬兵团。七月二日，我一、四、六纵开始攻击黄伯韬兵团。

二日十八时，广纵将原阵地交给一纵接防，沿刘营、尤楼、曹营攻击前进。三日进抵曹营，与左侧四纵靠拢，从而切断黄兵团的退路，达成了合围。三日十七时，我们向西出击对敌压缩，经过激烈战斗，攻下了姜营、姜小庄、宁莘庄、邵庄，歼敌一部，一营副营长在战斗中牺牲。四月，我们在阵地坚持一天。那天白天与夜里敌机连续对我阵地疯狂轰炸，那夜我们几人躲在屋边的防空壕中，敌机日夜连续投弹，在几十户人家的庄上和周围共投弹四百多颗。我六连阵地被炸毁了两个，炸伤战士三人，五日黄昏，我们又发起对敌人冲击，冒着暴雨般的敌人火力冲锋一、二百米。

从二日晚至六日晨，我主力已歼敌三个多团，给敌以重大



打击。由于各路援军将至，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取得歼敌九万余人的胜利。

战役结束后，我团到太康、淮阳一带活动，掩护伤员撤退。

## 6、津浦路破击战

七月十三日，广纵接到奔袭津浦路的任务，驻地与津浦路徐、宿段距离二百五十余公里，要求五、六天内赶到，任务是艰苦的。

我们不怕疲劳，经四天冒雨连续行军四百多华里到达该地区。七月二十日，我团一营首先在后官桥与敌人打了一仗。接着二十一日早晨，我一、二营发起对曹村火车站的攻击。当部队正在攻击的时候，发现铁路南面敌人装甲车沿路轨向曹村车站开来。这时我们部队立即对付打击敌装甲车，但车站守敌乘机逃跑。我们部队占领车站并把装甲车打跑之后，迅速进行破路。在民兵、人民的配合下，经一夜又半天时间，彻底破坏了三堡至曹村段的铁路和桥梁。

随后撤至路西之孤山集、纱帽山、马路山、官桥一线担任防御，以保障豫、皖、苏独立旅对符离集的攻击。

二十一日上午，我团在山上防御，敌整编第六六师一八五旅由三堡向我阵地运动。十四时，敌向我攻击。我团一营与敌激战于马路山至黄昏，击退敌人三次冲锋，并与敌人展开肉搏，敌死伤十余人。我夺得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也丢掉机枪一挺，伤数人。

完成任务后，八月六日连续行军，廿四日，到达睢县鲁庄，休整一周，又继续行军。九月九日，进入山东汶上县宋家铺口。

华野准备攻济打援，广纵接受了攻占长清县城的任务。华野政治部唐亮主任亲临广纵战斗动员。我向唐主任提出，这里工作有困难，想回野战部队去。经他与曾生司令员商量后，同意我回野战指挥部另行分配工作。当晚我随唐主任乘中吉普到了指挥部，告别了两广纵队。

## 十一

### 淮海战役

战役前的形势：济南战役后，徐州之敌刘峙、杜聿明以徐州为中心，用四个兵团、三个“绥靖”区部队约七十万人，摆在沿津浦与陇海两条铁路上，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其中黄伯韬兵团防守陇海路东段。敌人这样部署可以互相照应与支援，防止被我分割与歼灭。

我华东野战军于济南解放后，在山东南线，一面休整，一面准备下一战役。

1948年10月，中央军委指示组织淮海战役，第一仗，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之线为目标；以后依次歼灭两淮和新、海、连地区的敌人。打得好，可以歼灭敌人十几个旅，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

战役一开始，中原野战军即在河南南部采取战略佯动，引黄维、张淦两兵团向西；中原野战军一部与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徐州以西作战佯动，以迷惑敌人。十一月初华东野战军全线南下，其中一纵队是东路。

当时我在一纵炮团工作。部队听说要打仗，个个兴高采烈，人人情绪高涨，在动员会上，干部与战士纷纷表决心。十

一月六日部队长驱南下。八日，听见前面枪炮声，获悉前头部队攻克郯城，全歼守敌。

黄伯韬兵团看到我军直逼陇海路，不敢应战，连夜向徐州方向逃窜。我各路大军跟踪急追，我军指战员排除了一切障碍，战胜了一切困难，忍饥耐寒，日夜兼程前进，迅速渡过运河，追上了敌人。九日，黄伯韬率四个军在碾庄、曹八集地区，被我军团团包围了。

#### 1. 窑湾战斗

黄伯韬的63军担任侧翼警戒，由新安镇向西逃，途中被我九纵队歼灭了一个团，余敌逃向窑湾，企图西渡运河。

一纵受命追歼该敌。纵队派了一个侦察营抢先渡河，准备阻击敌人。当我侦察营到达预定地点后，敌人的先头部队开始渡河了。船只划到河中，预伏的侦察营猛烈开火，给敌以重大杀伤，敌船翻的翻，乱的乱，狼狈地缩了回去。我大部队紧紧尾追，将敌63军包围在窑湾镇。

下午扫清外围的战斗开始了，劈劈拍拍的枪声此起彼伏，中间夹着阵阵炮声，一阵激烈，一阵稀疏，敌人抵抗一阵，退一步，我军攻击一次，前进一步。直至半夜，窑湾外围的敌人阵地、据点基本上被我扫清了，我军停止了攻击。

稀疏的星星闪着光，夜沉睡了。但不平静，窑湾上空不时亮起一串串照明弹，划破天空干扰着大地，干扰着夜。敌人在构筑工事。固守待机，我军也紧张地转入新的战斗准备。

第二天一早，我们因在掩体内闷了一夜，爬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东边上空发现敌机。”通讯员急促地说。我一抬头，看到敌机尾巴一串烟。

“进洞!”团长的口令。说时迟,那时快,哒!哒!哒!几十发子弹打得周围泥土飞溅。后面一架,又射来几十发。敌机飞过后,我们从泥土中挖出十几颗大弹头,全落在我们二十几个人周围和中间,但一个也没打着。宣教干事说:“马克思保佑,平安无事。”大家都笑了。

黄昏,炮团除四、五连配合给三师外,其余部队都在东南主攻方向参加战斗。天渐渐黑下来,夜七时部队进入前沿阵地。过了半个小时,民工担架也上来了。

“同志!我们到哪里?”民工队长问。他的话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前传递。

“拉一个营到前面去,其余的放在后面。”前面传来指挥所的口令。担架队连蹦带跳地向前运动,停靠在前沿部队的后面。

八时正,红绿信号弹亮了,一百多门大小口径的炮,一齐向敌人发射,鼓足了子弹的轻重机枪同时也开了火。霎时,炮弹、子弹象暴雨般地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也从四面八方打起照明弹,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昼,并用火力抗击。敌我多次冲杀,战斗非常激烈。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敌人前沿阵地大部被我占领,给敌很大杀伤。主攻部队打进去了,接着从东北方向攻击的部队也突进去了。敌军向后退却,占据高大的房屋与街道的临时工事进行顽抗。

停顿了几十分钟之后,我军又发起向敌指挥中心攻击,用大炮发射炸药包,“轰隆”、“轰隆”、“轰隆”,炸药包在敌人的阵地上,在窑湾镇的中心,在敌人的指挥所炸响了。象巨雷一样,震耳欲聋,搞得敌人莫名其妙,哪里来的大炮,这么厉害!敌人动摇了,东奔西窜。我军几支箭头同时压向敌人,打得敌人死的死,降的降。到午夜,战斗就结束了,以一个纵队的

兵力,用二天的时间,消灭了敌人一个军。

担架队是山东老根据地翻身农民组织起来的,他们看到部队打进去了也沉不住气,有二十几个青年小伙子也拿着棍子,背着手榴弹跟在部队后面冲,进入窑湾,缴了几十支步枪。当战斗结束时,他们清点自己的战利品,高兴地说:“这个仗打得好!打得真好!”

## 2、狼山、鼓山阻击战

窑湾战斗结束后,上级给我们二天时间休整,进行战后思想工作,总结战斗经验教训,配备干部、补充人员、装备、弹药,改善伙食,搞好清洁卫生,准备再战。我们紧张地忙了二天,完成了一切工作,部队得到休息与补充,兵强马壮,斗志昂扬。

当我军在碾庄地区围歼黄伯韬兵团时,蒋介石慌忙把孙元良兵团调给徐州指挥,命令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共十二个师,并配备装甲部队,由徐州向东增援,向我军发起猛烈攻击。

为了加强阻击力量,一纵在休整之后,开到徐州东南狼山、鼓山一线参加阻击。部队一到,就在秃头山上展开战斗,在炮火掩护下猛击,迫使敌人后退了四、五里。第二天下午,敌人开始反扑。敌人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向我军猛烈攻击。我军顽强阻击,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山上除了稀疏的矮树,尽是石块与碎石。我们的工事也是用石块堆筑的,在敌火力射击下,伤亡较大,炮四连连长牺牲了,政治指导员负伤了,但仍坚持战斗,鼓动部队作战。

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我们用炮火压敌,敌也用炮火压我,使我火力不能发挥,我们就采取炮位分散,火力集



中，用这样的战法，减少伤亡，有力打击敌人。但由于敌兵力、炮火数倍于我，我军采取边退边阻击，不断地杀伤敌人，延缓时间，开始日退三里，以后日退二里、一里。

碾庄方向的炮声不时传来，我们每日都可听到那里的消息：“今天攻占××，消灭××敌人”、“敌人顽抗、战斗很艰苦”、“包围圈愈来愈小了。”那里战斗的每一胜利，鼓舞着担任阻击任务的每个同志。大家宣誓：“要顽强阻击，决不后退一步。”

黄伯韬部队被歼的越来越多，他们的伤兵从碾庄方向不断地流过来，三、五成群地在炮团指挥所面前流过。

“八路给点饭吃”、“长官！帮我换一下药”、“没有办法呀！走不动啦！”伤兵哀求着。

我们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是25军的。”

“你们怎么打伤的？”

“25军被八路消灭了。你们的炮真厉害，我是被炮弹炸伤的。”

我们说：“64军也被消灭了。还有……。”

“我不信，64军不会被消灭的。”伤兵辩驳。他们对自己所在的部队被消灭是无疑的，而对别的部队被消灭却多数不信。

伤兵越来越多，有25军的，有64军的，也有100军的，人证皆是，才都信以为真的了。

十一月廿二日我军全歼了碾庄敌人，黄伯韬也被击毙了。

由徐州东援之敌，经我顽强阻击与侧击，伤亡万余人，只前进了廿公里。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邱、李兵团看着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无可奈何。

### 3、追击逃敌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黄维兵团在南线双堆集一带地区被我中原野战军包围。因此，我军对徐州敌人的压力加重了。敌人虽然拼力固守，但在我军的打击下，也只好步步退却，边打边守。我军离徐州愈来愈近了，徐州的敌人非常恐慌。

卅日下午，机炮声渐渐稀疏，入夜只有隐隐约约的枪声，这是一个什么征候？我们几个团的干部正在指挥所思索议论着。

电话传来连长的声音：“我连警戒方向的敌人哨兵撤了。”又听友邻部队传来消息说敌人跑了。我们即派侦察员去进一步弄清情况，同时向纵队首长汇报。

半个小时后，纵队来电话：“徐州敌人逃跑了，你们准备追击！”

听到这一消息，既突然又高兴。我们迅速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追击敌人。走了一程，传来“原地休息待命”的口令，又走了一程，又传来靠边休息待命，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至少有五、六次。长时间战斗带来的疲劳，有的边走边瞌睡，有的停下来就睡着了。可是命令只许原地休息，不准宿营。有的同志不耐烦地埋怨：“要走就走，要休息就休息，又走又停真讨厌。”

“情况明，才能走得快，边走边停为着弄清情况。”指导员解释。

路走得慢，感到夜特别长，大家盼望快天亮，可以追快些。

天亮之后，我们向萧县方向追击。一路上看到尽是敌人丢

弃的东西——汽车、大炮、炮弹、箱子……七倒八歪，倒的倒，翻的翻，沿途皆是。三、五成群的伤兵在路上走着，敌人的撤退紊乱狼狈到极点。眼前我们对这一切都没有兴趣，只有一个念头追、紧追，追住敌人。

追了一天，未听到枪声。到第三天，前头部队与敌有小的接触，枪声由近而远，由密而稀。待我们到达那个地方，枪声又移向远方。

有一天晚上，团部率特务连行军，突然在路上遇到敌人，前头一打，敌人就跑，追到庄上，搜索了半个多小时，俘敌一百余人。

我军各个纵队，以多路、多次的尾追，平行追击与迂回拦击相结合的战法，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紧张的脚步力竞赛，谁追得快，拦住了敌人，就是胜利。部队排除了各种困难，全线向西猛打猛追。有的部队与敌人胶在一起，晚上同睡在一个庄上，天亮看到不对头，又打起来。我军在追击战中，共歼敌二万余人。于十二月四日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徐州西南萧县、永城间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

#### 4、全歼顽敌

敌人被我包围后，就向西南突围。十二月六日，孙元良兵团在突围中被我基本上全歼。此后敌人采取三面掩护一面突击的战法，拼力向南突击。我以三面突击一面阻击的战法，大力紧缩包围圈。我军用炮火掩护逐村攻击，敌人因刚到不久，立脚未稳，工事也较简单。因此，我军攻击进展较顺利，我们的这个方向，二天就攻占了六、七个村庄。

敌机的活动频繁起来，采取小编队和大编队，几架一批，多至廿几架一批，飞临战区上空，从早到晚嗡嗡地叫，侦察我

军行动，向我阵地不断扫射和轰炸。我们一面利用交通壕作掩护，一面采取积极防空，组织火力对空射击，打得敌机不敢低飞。有时被击中的敌机拖着黑烟坠落下来，大快人心。

有一天大清早，我和团长、警卫员几个人在田野上走，突然发现东南方向有几架敌机飞来。我们立即卧下，轰！轰！轰！几声巨响，在附近炸了三个深坑。我们立即爬起跳下深坑，接下又是一阵轰炸，我们利用了弹坑，避免了杀伤。

敌机白天炸野外，晚上以为我们进入村庄休息，就大炸村庄。有次我们几个同志刚进入村庄，敌机来了，接着“劈里啪啦”响了一片，搞得大家莫名其妙。第二天去看了一下，地上散着许多手榴弹木柄。这是蒋介石的一大创造，也可见敌人弹药补给的困难到何种程度了。

至十日，我军不仅粉碎了敌人多次突围，而且攻占了五十余处村庄，将敌二个兵团八个军约廿余万人紧紧包围于以陈官庄为中心的五十平方公里的地区内。

敌人知道突围没有希望，就拼命地加固工事，企图固守待援。我军因南线黄维兵团没有解决，兵力相对地分散；而在被围的地区内，敌人的兵力很集中；加以淮北平原，如轻易攻击，会受到严重的伤亡，及至失利。因此，必须改变战术，创造条件准备最后歼灭敌人，战场处于胶着状态。

我们怎样为全歼敌人创造条件呢？

我军投入紧张的构筑工事的突击，遍地遍野在挖交通壕、各种掩体，叮叮当当的榔头声，嚓嚓的掘土声，日夜不停。几天以后，我们的工事象一条条灌溉的干渠，向四处伸展许多支流，把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堑壕连接起来，一直通往敌人的阵地前沿八、九十公尺的地方。主要交通壕可以运炮，十分隐蔽。我们把山炮运到前沿架好，为抵近射击作好准备。

开展阻击活动。我军一面用炮火监视与压制敌人，又在前沿，射击手开展阻击活动，不断杀伤敌人。打得敌人走路、抬头都十分小心，打得敌人交通经常阻塞，打得敌机起飞着落也困难。

打击敌机空投，制造敌人补给困难。由于敌人团团被我围住，粮、弹补充的唯一办法靠空运空投。每天都有十几批飞机来空投粮、弹。敌机遭我火力射击，飞得高，加之风向观察等因素，往往将粮、弹投到敌我阵地之间，双方争夺粮、弹常常引起战斗。在敌人的地区内，为抢夺空投物资，也往往自己互相之间发生格斗。后来刮起大风下大雪，空投也困难。这样，许多东西吃光了，烧光了，敌人处于饥饿的死亡线上。但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吃的是罐头牛肉干，吸的是美国烟，赌博、投机买卖，奸污妇女，无所不为。

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前线指挥部发出《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电台、广播，我军对敌开展规模巨大的政治攻势，并用迫击炮发射宣传弹，利用前沿阵地对敌喊话，宣传我军政策，劝他们弃暗投明。最有效的是利用投降过来的人对敌喊话，现身说法，有针对性，对敌影响较大。后来宣传形式越来越多样：放风筝带宣传品投到敌人阵地，野外大字标语牌，架起高音喇叭喊话等等。这些无声的炮弹不断射向敌人，在敌人的士兵与下级军官的心灵中爆炸。

敌人断粮缺水、极度饥饿，而我阵地饭香喷鼻，使敌人垂涎欲滴。我们利用黑夜，将饭、馒头送到敌人前沿，敌人不打枪，偷偷把它拿进去，有些敌人爬出来到我阵地投降。有的阵地可以与敌人来往乃至联欢。政治攻势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斗志，在一个多月投降过来的有一万四千余人。

敌人也向我们作反宣传。有一次敌机散发了许多传单，

“××部队被包围了”“××部队被消灭了”“陈毅打死了。”这种反宣传，是不屑一笑的，连俘虏也不相信，有的骂道：“蒋光头，会吹牛，造谣骗人真可恨！”

我军经过廿多天的战地休整，指战员情绪高涨，精力充沛，战斗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总攻击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而包围圈里的敌人，外无援兵，内缺粮弹，伤亡剧增，士气低落。最后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我前线指挥部发出了总攻击的命令。炮团首先配合六团攻夏寨。

夏寨四周有围墙，墙上有蜂窝般的射击孔，墙外有许多三角形的集团堡。明暗堡密布，有交通沟连结，堡外设鹿砦障碍物，前面是一片开阔地。

在攻击前，我们伸长了近迫作业，由西、北、东三面对夏寨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四方留一方。山炮对每个地堡与要点都作了准确的测量，步兵也全部伏在战壕中待命。

下午三时左右，山炮、迫击炮、枪榴弹一齐射向敌人阵地，一、二发山炮弹就摧毁敌人一个地堡。一阵火力准备以后，接着步兵勇猛冲斗，杀得敌人胆战心寒。经阵地拼杀后，敌人动摇了，向南逃跑。六团一个营又从旷野上出击，炮团的特务连与部分弹药手也跟着出击，全歼敌人一个团，炮团俘敌六百余人。因六团伤亡较大，大部补充给他们了。

总攻击几天来，我军采取顽强攻击与穿插分割敌人，整个战场都在激烈的战斗中。枪炮声象暴雨般在呼啸，到处都在大搏斗大血战，摇晃着大地。最后国民党反动军官下令施放毒气，我军仍然不顾一切勇猛战斗。部队伤亡大，有的部队一夜打下来，一个营只剩几十人。有的地方在混战，敌我也搞不清。我军发扬坚决勇敢顽强的作风，一个一个夺取敌人的阵



地。敌人缴枪的缴枪，伤的伤，死的死，尸体遍野。

最后一个晚上，一方面拼杀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另一方面敌人集中炮火象发狂一样，向我阵地整整打了一夜，作最后的挣扎。

第二天一早，成千成万饿得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象大堤崩溃了的流水一样，从前方漫无边际地流过来。到处都在抓俘虏，炮团的同志也上去抓俘虏。看到眼下国民党的官兵很多，冲上去敌人就投降，这么多的俘虏也无法抓。有个战士动了脑筋说：吃大饼跟我来，六百多饿鬼就乖乖地跟他走。

几十架敌机在上空盘旋，分不清敌人，无法投弹，也无法空投，嗡嗡的声音，奏着哀乐，为杜聿明的覆灭报丧。

## 十二

### 渡江作战片段

淮海战役后，一纵于1949年1月16日进抵宿县（古称徐州）以南水池铺地区进行休整。炮团团部住在天主教堂内。在这一带休整了30天。2月16日一纵正式编为20军。

在休整期间，我和淳政委去参加了军党委扩大会议，听取了陈副政委传达前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是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党中央提出党的战略任务：“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原计划一年内线作战，二年外线出击，第三年打过长江去，能否不决定时间，而决定于歼敌，只要大量歼敌，就可大步前进。生产长一寸，才能支援前线，战争有保证，生产长了，人民得到好处，就有积极性。加强纪律性，是三大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完成任务的基本保证。而且具体提出创造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五百个旅。我们回到团里，召开了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并组织讨论学习。为我们向南进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49年3月1日开始向南进军。炮团于徐州西乘火车到达新安镇车站下车，然后徒步行军，3月8日到达淮阴，经宝应，3月12日到达高邮。高邮县委书记与淳政委是老战友，请我们团的

几个同志去吃了一顿饭，高邮的双黄蛋、大闸蟹等土产，大家品尝当地的风味。

3月17日到达扬州与泰州之间的丁沟、樊川地区，炮团驻在仙女庙附近。4月4日，军部在宜陵集召开第二次英模大会，是一次渡江南征的誓师大会，栗裕司令员亲临讲了话。

4月8日，179团攻占了三江营，4月9日180团攻占了新老洲。4月12日在南坝塘召开了全军营以上干部大会。4月19日部队进入渡江前阵地。

从3月1日开始进军至4月19日，49天来，使人感到越向南走越变了样，城镇都有电灯，大多是砖瓦房，草房少了。但河沟纵横，桥梁多了。对我炮团来说，行军增加了困难，驮山炮与炮弹的骡马遇到过小桥，特别是独木桥就费事了。因骡马怕过桥，胆子大的，摆摆晃晃地过去了，胆子小的，昂着头不肯走，饲养骡马的战士顺着骡马的心慢慢牵着走。但有的骡马还是跌下水中了，战士只得下水牵骡马、抬炮弹上岸。因此，吃了苦头，行军的速度比步兵慢。到了宿营地，步兵的战士，除放哨执勤外，就可睡大觉，而炮兵筹粮草，喂骡马后才能休息。

行军以来，部队的情绪很好，越往南走，南方的战士越开心。但一些北方的战士与干部都产生了顾虑，思想不通。将南方的情况传得很神秘，什么蚊子大，老虎凶，蛇咬人，骑马路、绑子路、镬贴热，引起战士恐惧。我们如实、正确地解释南方情况，讲清革命从南方来，解放了北方，我们要打到南方去，解放南方，南北方是一家。

炮团在三江营一带构筑工事，将炮拉到工事里布防。观通员监视江南情况，观察南方征候。团指挥设在北岸千米的地方。遇到敌舰经过江面，我们就开炮轰击，敌舰只好加速逃

跑。但有的敌舰用炮火回击，一边逃跑，一边回击，打得我们周围常吃炮弹。英国军舰两次驶入我监视的江面，并炮击我阵地，我炮火加倍回击敌人，狠狠揍它一顿，英军舰带伤缩回上海。

渡江前，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在北京和平谈判正在紧锣密鼓。沿江前线我大军积极准备等待时机。4月20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共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20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在我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突破了敌人的长江防线。21日我军攻占了铜陵、繁昌等城。21日夜，东西集团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也突破了长江天险。

20军在龙窝口和过船港附近，在榴炮与山炮的掩护下，也于21日夜发起突击，22日占领扬中岛，23日渡过夹江，并登上南岸，向纵深发展。经金坛、溧阳等地，27日到达戴埠附近全军会合。在追击过程中，沿途看到国民党军队溃逃的狼狈迹象。沿途公路上、水沟里、麦田旁，到处都是他们丢弃的炮弹、子弹、棉絮、皮鞋、文件、汽车、物品等，三、五成群的伤兵、散兵到处都有。我们不管这些，指战员不怕疲劳、不顾饥饿，只有一个信念，穷追猛打，追上就是胜利。从突破江防至追击结束，全军共俘敌一万八千人。

4月29日，我友军在郎溪、广德地区歼敌溃逃部队五个军8万余人。

## 十三

## 解 放 上 海

## 1、浦 东 之 战

我们在戴埠地区作了短期休整，开始了上海战役的准备。学习“约法八章”“入城纪律十二条”“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要求指战员适应新的环境，克服一切困难，自觉执行党的政策纪律。军事上作了炮火摧毁碉堡的技术准备与协同步兵攻击碉堡的战术准备。

5月3日部队经宜兴、长兴、湖州、南浔。5月8日到嘉兴地区。

上海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进攻中，对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一次攻坚战。

上海守敌有八个军廿五个师，军舰廿余艘，飞机一百廿余架，共20万人。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分为西北、西南、浦东三个守备区。敌凭借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和国际饭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等几十座坚固的高层建筑物妄图长期固守。

我参战部队为两个兵团八个军，后又增加两个军。打上海是一场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争取基本上完整地把上海接管好。我军的意图采取钳夹吴淞，以封锁敌人退路，将敌兵力吸引到吴淞周围与我决战。如此意图能实现，则可减少城市的破坏，达到完整接收的目的。陈毅司令员曾形象地比喻“投鼠忌器”。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打碎家具。

上海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金融业中心，又是国际市场，有侨民三万。因此，我军进入上海，执行政策纪律的好坏，与群众关系搞得好坏，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也是影响中外及今后建设的大问题。因此，打上海不仅是军事仗，也是政治仗。

20军的战斗任务：与兄弟部队共同消灭浦东之敌，尔后协同友邻部队攻入上海市区。我团的任务是将各炮营和工兵营配属于五八、五九、六〇各师，协同步兵作战。团的干部分别率领机关精干人员与特务连随各营行动。

5月10日，20军向平湖发起攻击，58师冒雨涉水以60公里的行军速度直捣平湖，仅用2天时间，攻占了平湖，俘敌200余人。乘胜追击，攻克李家桥、扶王埭镇等地，俘敌1000余人。尔后，又连克百曲车站、三林塘、杨思镇，进逼周家渡。

为了配合友邻部队迅速攻占高桥，切断敌海上逃路，20军率59、60师由杜家行东渡黄浦江，并汇合了58师攻击浦东市区。

我们面临的是敌37军，由三个青年军编成，政治上较顽固。浦东洋泾等地属于平原村镇水网地区，部队运动困难较大；敌人交通要道筑有大量水泥工事，镇内有坚固高大建筑物，利敌据守；黄浦江上还有敌舰艇，可直接用火力支援陆上守敌。



22日攻坚战全面开始，58师向洋泾发起进攻，59师与塘桥、张家楼之敌展开了阵地争夺，60师与周家渡之敌也接上了火。依靠近战、手榴弹、汤姆机枪、炸药包与敌展开短兵相接。整个战斗极其激烈，一个点、一条线都要经过多次拼杀和争夺。战斗中，有的单兵爆破，小组突击；有的连续爆破，连续突击；有的一组爆破，二组突击；有的运用偷袭与强攻相结合，机智地粉碎敌人的坚守企图。

炮团协同作战显示了威力。我们用山炮采用抵近射击，摧毁敌人的地堡，掩护步兵突击，采用曲射，压制敌人的纵深火力，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打过去。

在血与火的拼杀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的孤身打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有的舍身炸地堡，用自己的血和肉打开缺口；有的带着数处刀伤继续与敌人拼杀；有的腰折骨断，不肯下火线；炮连连长身负重伤，坚持在阵地，用鲜血和生命为胜利铺平道路。

在我猛烈的攻击下，敌人的部署被我分割得支离破碎，顾此失彼，一切都成为绝望的挣扎。用了两天的时间，洋泾、张家楼、塘桥、周家渡全被我占领。在兄弟部队积极协同下，我20军迅速完成了攻坚歼敌于浦东的任务，共俘敌4860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

## 2、攻入市区

在上海地区，有两处作战甚为艰苦。

一是浦东高桥地区。我30军、31军逼近高桥后，高桥原有敌十二军防守，19日敌又调75军增援高桥。在飞机与炮舰支援下，对我军频繁地进行反击。我军与敌反复争夺近一周，部队伤亡较大。

5月23日，我重炮兵赶到，对敌舰射击，击中七艘，余舰狼狈逃窜，我封锁了海面。

另一个是月浦、杨行地区，战斗激烈艰巨。我28、29军和33军大部与敌53军相持争夺一周，进展缓慢，我伤亡较大。

23日守敌汤恩伯率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我军于23日晚发动总攻。24日我27军由徐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23军由龙华、徐汇进入市区。20军由浦东渡黄浦江进入市区参加市区作战。至25日拂晓，我军已占领苏州河以南市区。

25日下午，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投降。我们一面命令他集结部队，一面向苏州河北青年军、交警队攻击。市区的战斗，一方面采取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敌人有的整排、整连被歼，有的成班成排地投降。20军128团二营，5月26日黄昏进至北四川路时，盘踞在凯福饭店之敌一个营封锁我前进道路，我营长一面指挥部队将敌分割包围，压制敌之火力，一面喊话开展政治攻势。27日11时，守敌全部被缴械，我俘敌300余人。

25日夜，我带了特务连和通讯班进入市区。在路上休息时，有许多人找上门，有的说是工人纠察队，有的说是护校队的，有的竟说是地下党，自愿来帮助我们的。我们一时搞不清，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听，选择了两个熟悉路程的人帮我们带路，沿着霞飞路、海格路，到湖南会馆，停下休息。第二天大同大学来了几个学生，请我到学校里给师生们讲话，我去了。教室里挤了一、二百学生，有少数老师，提了许多问题：“淮海战役怎么打的？怎么打过长江的？你们打仗靠什么本领？战士为什么睡在马路上不进房子等等。我都一一给他们作了解答。他们聚精会神，眼睛瞪得大大的，有时发出笑声，听得入神。

市区最后只剩下杨树浦发电厂残敌守御着。陈毅司令员知道了守敌的副师长叫许照，就告诉27军赶快查找蒋子英的下落，许照是蒋的得意门生。通过蒋子英的关系，顺利地说服发电厂之敌全部缴械投降。

市区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宣告全部解放。

高桥地区与月浦、杨行地区，我军纠正集团进攻方式，改变战术，采取锥形队形，力求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透入敌之纵深。战术以选择敌突出的薄弱环节，楔入纵深，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轰击一点。挖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攻击，充分发挥炸药包作用。以炸药包开路，榴炮排射，摧毁工事，压制敌火力。战场形势起了变化，高桥地区在我十三军军长统一指挥下，25日发起总攻，26日全歼守敌。我调25军，特纵炮团，24军炮团加强杨行地区的攻击力量。在我连续攻击下，26日杨行残敌向吴淞龟缩，26日上午我各部队会师吴淞。

上海战役5月12日开始，5月27日结束，历时16天，歼敌15万3千余人。上海解放的重要意义，表示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也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

上海解放后，举行了一次入城式。炮团参加入城的部队先在体育场集合，然后加入入城队伍。入城的部队主要是步兵，还有炮兵、骑兵、工兵、坦克。以腰鼓队开路，部队以四路纵队，精神抖擞，昂首阔步，冒着蒙蒙细雨向市区开进。一进入市区，象开进了沸腾的海洋。一路上红旗飞舞，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人山人海的欢迎群众，从马路两边，从层层高楼的窗口，向部队频频挥手，热烈鼓掌。拿着各色小

旗、高声欢呼。一朵朵鲜花掷给解放军，一丛一丛彩纸向战士的身上撒去。人们用各种形式向解放军表示美好的情意和衷心的感谢。指战员们走着宽阔的柏油马路，望着密集的高大楼房，迎着微笑的海洋，听着汹涌的涛声，心潮澎湃，无比激动。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

战后，上海留下三个军担任警备任务，20军担任第一警备区的任务。炮团进驻市区边缘，一营驻漕溪公园，二营驻王家花园，三营驻教养院，团部与工兵营，特务连驻在漕河泾。

不久，野战军指挥部在国际饭店二楼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会前还有些时间，我们高兴地到最高层去参观，从高层眺望一片一片的楼房，一条一条狭窄的马路，一点一点的人影，均在眼下，大家第一次感到高楼大厦的雄伟，颇有兴趣。

会上，陈、粟司令都讲了话，大意是：上海打得好，进得好，意义很大。我们的任务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要确立解放福建、台湾、全中国的思想，保持旺盛的斗志，防止松懈。还要警备上海，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会后，大家去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炮团在警备期间，参加了打击银元贩子的斗争。暗藏敌人，奸商和投机倒把分子，大搞银元投机，妄图使人民币贬值，抬高物价，扰乱市场。马路上到处听到叮当、叮当的银元撞击声。投机商一转手，一元银元，就可获利人民币一百几十元，几天物价上涨几倍。人民担心人民币贬值，再次吃法币、金圆券的苦头。为了打击银元投机，稳定物价，全国物资源调入上海。组织干部学习，我们部队组织宣传队，干部带队到处开展宣传。同时，工人、学生也上街开展宣传，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声讨奸商投机分子的罪恶。剿了汉口

路上的证券大楼，把操纵银元市场，兴风作浪的隐蔽敌人、冒险家、奸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严惩为首者，教育释放小贩子。不到一星期，人民币站住了脚。

## 十四

### 由海军到空军

为了建设人民海军，张爱萍负责筹建华东海军，从华东野战军抽调了十六名师、团干部去南京。我接到命令后，于1949年8月初到南京海军报到。我们这一批干部，搭了两个大队的架子，集训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的人员。训练两个多月就结束了。调我到海军警卫团工作，该团驻在江阴县城内外，除担任部分警卫任务外，主要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为了培训舰上水兵的需要，从团里挑选了几百名班长、战士后，海军警卫团就交给空军，归于空军建制。就这样，我由海军转到了空军。

警卫团奉命开赴福建接受任务。1950年5月部队乘火车到江西上饶下车，然后徒步行军。进入福建以后，团长李锡峰带一个营去福州，副团长罗辉君和我带一营去厦门，政治处主任苏洪九带两个连去长汀，骆云山和三营营长带两个连去建瓯，大家分赴各地，接受任务。

我们到了厦门后，厦门航空站与我们合并组成厦门空军基地场站。站长孙华山、副站长周华（后罗俊），政治处主任卜仲谟，我任政治委员。场站机关驻在殿前。

为了准备解放台湾，上级决定首先修建福州、厦门、莲



塘、建瓯、长汀五个机杨，要求年内完成。当时的情况是福建解放不久，匪、特骚扰，敌机袭扰，民间流传：“福建的地是共产党的，福建的天是国民党的。”又遇灾荒，人民对我党我军认识不足，民心不安。

修建机杨工程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而我们缺乏技术、缺乏经验，任务是艰巨的。修建机场为解放台湾作准备，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此，福建省委、第十兵团十分重视。兵团副司令员成均亲任修建委员会总会会长，南京空军办事处参谋长周绍昆任副会长，组织和领导福建机场的修建工作。各机场均以军方为主组成领导班子，厦门修建分会会长是三十一军副军长段焕兢，委员有厦门市副市长张维兹，市委秘书长孙燮文和我四人组成领导班子。由地方和军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修建工作。

机场的地点在厦门岛东北角地处高崎村与安兜村之间，靠海，是利用日本鬼子占领时修建的小机场加以扩大，跑道延长到一千三百米，将土跑道改为碎石跑道。

南京空军办事处派来的工程队负责设计、测量并指导现场施工，队员都是旧技术人员，工作是积极的，花了二个星期拿出设计方案，经领导小组审定后，七月份就开始施工。

机场需要大量的石方，梁灵光市长带头，动员全市人民出来打碎石，整个厦禾路，从市区到机场都变成打碎石场。从早到晚，风雨无阻，每天几千民工，在机场挖填土方，在碎石场敲打碎石。动员民工采用支前与支付工资相结合的方法，照顾了人民的利益，使部分民工度过灾荒的困难，又有充裕的民力，保证了土、石方顺利进展。

在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奔波在现场，指导施工与监督施工质量。我们的干部在民工中一边参加一些劳动，一边带领民

工施工，共同努力，气氛热烈。

施工过程中，有时遇敌机袭扰。八月底的一天，晴空薄云，高炮部队刚进驻厦门，四架敌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高炮立即对空猛烈射击，炮弹在敌机周围阵阵爆炸，敌机由西南往东北飞窜，高炮跟踪射击。不到五分钟，击中敌机一架，拖着黑烟坠下，余机向东逃窜。自此以后，敌机不敢来袭扰了。

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放手使用，发挥其积极性。遇到技术问题，段副军长发扬民主，与他们共同研究。如机场能否允许一定的坡度，有的说不行，有的说可以。为了可以减少石方，争取时间，经过充分讨论，确定允许有小坡度的方案。有些技术人员虚荣爱面子，工作不大胆。我们加强教育，提高工作责任心。技术人员能积极负责，吃苦耐劳，不论风雨与烈日奔波于现场。

整个修建工作顺利。七、八月初建施工，九、十月份达到高潮，十一月处于收尾，十一月底工程基本结束了。

修建总会在福州开了一个会，总结修建工作。经过半年的施工，基本上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修建任务。通过修建对四百万人民进行有力的教育，政治认识提高了，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改造，对土包商收留进行了重大改造，党政军民的团结进了一步。

由于时局的变化，军事重点转向抗美援朝。机场由各航空站接收看管维护与进行收尾工作。

厦门机场经1955年第二次扩建与1981年第三次扩建，现为高崎国际机场。

## 十五

### 翱翔苍穹

#### 1、组建部队

我在空军部队的七年工作中，除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部队进行飞行训练和担任东南国土防空任务中度过的。先在空军十六师，后到空军十二师。

十六师部队驻在青岛流亭机场，靠近滂山，离青岛市五十公里。机场是一个大范围的区域，机场内有生活区，包括宿舍、食堂、浴室；有工作区，包括办公室、教室、礼堂；飞机场所是一千七百米的狭长跑道、阔宽的停机坪、弯曲的滑行道。在其一侧还有无数的土建机库。在这个区域内还驻着基地场站的全部人员。

师长孙同盛、副师长崔戈英、参谋长蔡啸、师政委张雍耿，副政委赵其林、政治部主任苏强。师下属二个飞行团，四十六团团团长史洁如、副团长崔双记、我任政委。四十八团团团长张卿云、副团长李景新、政委赵融厚。副师长、团长、副团长都是从航校调来的，都会飞行的；其余干部都是从陆军调来的，

不会飞行的。

部队处于初建，陆军来的干部与战士，到了空军感到新鲜，心里高兴。但也有少数干部不安心，认为不懂技术，工作困难。飞行人员刚到部队也很高兴，急于想飞，成为真正的飞行战士。但也有个别的不在乎，以技术自满，看不起陆军来的干部。当时空军党委提出：“以苏军为榜样，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的建军方针。我们就组织部队学习，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统一了思想，稳定了情绪。

飞行部队的显著特点是“一切为了飞行。”飞行人员要认真学习，努力飞行，掌握飞行技术与作战本领。其他人员的一切工作，都要为飞行服务。而飞行特别强调保证安全。空军党委提出“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训练方针，就是体现这一精神的。如果飞行不安全，常出事故，就难以完成计划，所以飞行安全是头等大事。

飞行部队灶别多，有空勤灶、地勤灶、还有大灶、中小灶。空勤灶标准高，平时一天2.5元，战时5元。有的同志有意见，听说还有个师的干部有意见。聂风智司令员在开会的机会，请那个同志乘飞机，土包子开洋荤，当然挺高兴。飞行员带他坐教练机在天上飞了二圈，下来后就“瘫了”。他知道这次教训了。这件事我也有体会，有次青岛海军出航演习，崔副师长驾驶通讯机，机上还坐着孙师长和我一起去参观，飞机进入渤海上空，略有颠簸，孙师长多次说：“稳些！稳些！这样吃不消了。”我却感到像坐在吉普车中挺舒服的。回来下机后，孙师长脸色苍白、头晕、呕吐。有次团长史洁如带我乘教练机飞上天空，转了二圈，做了二个横滚，下机后，我口渴饮食无味，吃了二、三斤葡萄。这些都是乘飞机的反应。飞行员伙食标准较高，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热量，没有强壮的身体，怎

么行呢？这是工作的需要。

## 2、航线起落

一般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是从航线起落开始的。首次飞行科目由苏联顾问在乌米格机上带飞航线起落。总顾问与团长史洁如在塔台车上指挥，三个顾问先带飞干部，然后带飞飞行员，连续几个飞行日，每个人都带飞了三次。顾问对飞行员的接受能力、灵敏程度、心里素质颇感满意，不时翘起大拇指说：“哈拉招！哈拉招！”（很好！很好！）但对有几个飞行员摇头不满，板着脸说：“差劲！差劲！”就多带飞几个起落，取得及格，顾问完满地完成了带飞任务。

放单飞的日子到了。机场上空，碧空万里，树林、田野的麦苗吐出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清爽舒适。

地面作了充分的准备，牵引车把飞机拉到停机坪，机务人员守在机旁。各种特种车辆在自己的位置上。机场塔台车由团长史洁如、苏联总顾问、团政委和几个参谋、机务值班员、场站值班员组成飞行指挥中心。

飞行员身着棕色羊皮飞行服，英姿勃勃来到机场，列队等待指令。飞行员的思想多种多样；有信心的、跃跃待飞；没有把握的、抱着试试看；乌米格速度大，不知难易。

机场气氛严峻，像考场一样，等待着飞行员的考试。

放单飞的第一架飞机，飞行员在座舱里，大队长再检查一次，再提醒一遍……。将座舱盖关严，发动机怒吼了，飞机滑跑起飞了，绕机场转了一圈。下滑对着跑道着落，二轮触地，三轮触地，稳稳停住了。接连几架都飞得好，很顺利。

有一架起飞，迟迟不离地。

“加大油门！加大油门”团长发令。

飞行员再推油门，飞机离地上升，已快接近机场尽头。

飞机一架接一架着落。有的目测过高，对不准丁字布。有的速度过大，用了刹车才停住。有架飞机三点着落，跳了一下。

“稳杆！稳杆！”团长用话筒喊。

飞行员按照指令稳住杆，飞机疾速地滑跑，慢慢地停住了。

有架飞机轮子触地跳了起来。

团长喊：“稳杆！稳杆！”

飞行员看到机头上翘，本能地推杆，机头又是一翘，翘得更高。

“稳住杆！稳住杆！”团长急速地喊。

二推三推，越推飞机跳得越高，突然起落架折断了，机翼擦地，造成事故。

三点触地，稳杆不好，蹦蹦跳跳是放单飞常有的事。我们看放单飞着落也是提心吊胆的。看到危险动作，地面上的人就要捏一把汗。

## 3、编队飞行

三大队副大队长熊尚义与僚机王立荣，拿起飞机模型，在地面作双机编队模拟飞行，上升、转弯、下滑……一次又一次地练习，记住动作要领，熟悉飞行状态。

飞行员一双双一对对在机场上等待。电话铃响了：“21号、22号准备飞双机编队。”

熊尚义和王立荣全副武装，面色严峻，坐在机座内，看看仪表，扫射周围的风光。

绿色的信号弹升空了。两台发动机吼叫起来，两架银燕先



后升空编好队，在空中飞翔。

“左转弯。”长机口令。双机交叉转弯。“右转弯。”又是一个交叉转弯。

“上升”。僚机跟着长机上升到4000米高度。我们俯视地面、山丘、河流、公路、城镇一目了然，多么美丽的大自然啊！

“再上升”。双机爬高11000米，地面模糊了，有时看不见地面，就只好两眼盯住远方的地平线与远处的云块。

“下降！再下降！”。僚机吃力地编队，已是低空了。飞机快速地飞行，我们只注意显眼的大目标，其他一切都不过影影绰绰的模糊一片。但是，凡是我们的东西和记在脑子里的东西，都给人留下一种快速运动，转瞬即逝，地面上的一切迎面疾驰而来，飞机本身则是倏忽掠之而去的感觉。

双机配合得很好，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这些课目的飞行任务，感到吃力、紧张。

编队飞行主要怕相撞。飞行中队长邹本鲁与僚机王尚贤的双机编队飞行，已出现过危险动作，有一次编队飞行，开始平飞、上升、转弯都飞得不错。但在俯冲时，僚机动作太猛，速度太大，翼尖撞上长机，切断长机的机翼，长机的飞机翻滚下坠，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

#### 4、空中迷航

空中迷航，老飞行员不多，而新飞行员常有发生。

有一次在东北三原浦机场。那天天气很冷。零下卅度。团长崔双记在塔台指挥，我也在塔台。一个新飞行员驾驶飞机，起飞时晴空。他完成任务后返航准备着陆，机场上空盖了云。

“马路，我看不到机场。”飞行员在空中呼叫。

“你在什么位置，航向多少？”马路问。

“位置看不清，航向迷失。”飞行员回答。

“照着这个航向向机场飞。”马路指令。

机场上空一片机声，但一掠而过，声音远去消失了。

就是这样，他二次通过机场，就是不知道机场在哪里？直到第三次，才引导下降而着落。

还有一次在硕放机场。一个新飞行员在机场东北方向长江北岸飞行，作完课目后，报告要返航。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报告：“看不到机场。”

“你的导航台的航向是多少？”指挥员问。

飞行员姜答：“航向360。”

“地面是什么目标？”指挥员问。

“地面都是水，看不到目标。”

塔台指挥员一听，感到很茫然，北面除了长江是明显目标外，怎么地面都是水呢？是不是飞机返航时飞过了机场，到了太湖上空呢？但飞机刚返航，才几分钟，怎么能从北面七、八十公里一会儿到南面的太湖上空呢？这是不可能的。

“导航台工作怎样？”指挥员问。

“工作好的。”姜答。

“你协调一下，再报告航向。”指挥员指令。

飞行员用手协调一下罗盘，再报告：“航向170。”

一些时间后，飞行员报告看到了机场，然后安全地着落。

这次迷航是飞行员作特技后，没有按一下协调罗盘，航向指示误差很大。

## 5、特技飞行

高级特技飞行，是锻炼战斗动作的重要科目，要求飞行员反应敏捷、准确。人的感觉器官对某种外界现象的反应速度大约是半秒钟，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反应速度比这要快。但每一个飞行员的反应速度也不一样。

清晨，东方刚吐出第一缕红霞，银燕一架接一架起飞，进行高级特技课目飞行；大坡度的盘旋，直冲云霄闪电般地跃升、横滚、翻跟斗、倒飞下转、上升反转，疾如流星般的俯冲。飞行员大胆敏捷地操纵飞机进行高难度的动作。时而天空出现乳白色的烟带，时而机声震耳呼啸掠过，广袤的天空构成一幅幅风姿绮丽的画面。机场上的人们都兴致勃勃地仰望空中的惊险场面。田野的农民、路上的行人翘首驻足，惊叹不已。

但特技容易发生飞机失速进入螺旋。

飞行员高义敬作特技课目时，飞机上升到规定高度后，先作了360度转变，两个水平盘旋。接着作下滑倒转。飞机反扣后，拉杆时感到飞机抖动，他继续使劲拉杆，抖动得更厉害，他就减少了拉杆量。飞机在俯冲中很快增速达到500公里/时，他平飞减速，已是700公里/时。他开始向上拉跟斗。当拉到向上45度角时，看到表速迅速减少，他以为拉杆少了，就使劲地拉了一杆，飞机突然抖动并滚了半个滚。他看到机头向下，不知道向哪边压坡度才好。他正在犹豫时，表速减到100公里/时（失速表210公里/时）。这时飞机突然头向下掉下来，对着地面抖动着向左旋转。他判断飞机进入了螺旋，就盲目地蹬右舵推杆，飞机停止左旋转，又进入了右旋转，他就蹬左舵推杆，飞机又进入了左螺旋。为什么改不出来呢？可能推杆太少，用舵太晚，他就用力蹬右舵，把杆向前推到底，飞机很快停止了

旋转，他迅速把舵放平，改出了螺旋。他想螺旋能改出，还怕什么呢？于是作了“跟斗”和“半跟斗翻转”，然后返航。

作特技也容易发生空中停车。

中队长吴广纯作特技激烈动作之后，准备返航，在加油门时，发现温度表和转速表的指针急剧下降，发动机的声音在减弱，飞机停车了。“当时高度11000米，我立即打开空中点火电门进行空中开车，因高度太高，开车未成。为了节省蓄电池的电，我关闭电门，提起停车开关，收回油门。下降到7000米，把表速调到400公里/时，进行空中第二次开车。打开空中点火电门，按下停车开关，感到尾巴有点震动，但排气温度不指示，转速也不上升。飞机速度在几十米几十米地跌落，无情的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失。我的呼吸也一下一下地急促，感到时间长了还是开不成车。我在无意中往前动了动油门，突然飞机震动，声音增大，转速上升，排气温度开始指示，开车成功了！”

## 6、安全会议

十六师经过一年多的飞行训练之后，开了一个安全会议。一年多来，飞行事故是严重的。飞行147小时，一次飞行事故；十二个飞行日，一次飞行事故。一年多共三十三次。其原因，因飞行组织、地面准备不良的七次；不听指挥，违反纪律的十次；理论学习不重视，驾驶技术不高，粗心大意的十次；机械不良的六次。主要是驾驶技术与违反纪律上的问题。

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四十八团三大队十七个月没有事故。经验是支部核心领导较好，讨论任务，计划具体；重视思想领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结合较好；执行制度好、纪律严；干部作风深入。

我们的目标是消灭严重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只要领导重视，工作抓紧，大家动员起来，人人关心安全问题，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 7、解放一江山岛

一江山是浙江东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是国民党妄图反攻大陆的跳板和阻挡我军解放台湾的屏障。为了解放浙江沿海诸岛，我军决定发起以解放一江山为中心的大陈列岛战役，首取一江山岛突破口。

1954年10月3日，十二师三十六团由杭州笕桥，转至宁波机场。第二天，参加了打击沿海岛屿第一次战斗，圆满完成了掩护轰炸机、冲击机对敌岛屿实施轰炸的任务。

1955年1月初，我们起飞了二批四架飞机，对大陈岛实施侦察。我机高度6000米，在岛上一圈一圈地盘旋。为了侦察得更清楚，高度降到2000米。敌高炮向我射击，我机大速度飞行，完成了侦察任务。

1955年1月16日，三十四团由笕桥转到宁波机场。1月18日，我军发起向一江山登陆进攻。三十四团连续出动了168架次从陆海军集结至战斗结束实施了不间断的空中掩护，有效地控制了战区制空权，保障了我机轰炸和地面部队进攻、强击部队对岛上目标的准确突击，支援地面部队攻占了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解放后，大陈守敌随之逃跑，浙江沿海诸岛逐次解放。

## 8、复杂气象飞行训练

复杂气象和夜间自然条件，一方面对航空的战斗行动会产生限制，另一方面可以被利用来掩护空中的战斗行动。掌握复

杂气象和夜间的飞行技术，对提高空军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飞行员虽然打过仗，但仍然是三级飞行员。只有掌握了复杂和夜间气象飞行技术，才算一级飞行员，即是全气候飞行员。

部队在杭州、衢州先进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训练。它的飞行主要依靠飞机上的仪表、领航设备以及地面的导航设备。因此，强调学好理论、打好基础，树立坚决相信仪表的科学态度。组织飞行人员学习航空仪表构造和工作原理，无线电设备的使用方法，领航学、气象学、穿云飞行、盲目着落、机场使用规则。大家对理论学习是认真的。但也有个别的不重视，“认为仗都打过了，理论学不学不要紧。”“不要讲道理，告诉我们怎么操纵就行了。”

飞行采用教练机上同乘的方法，首先进行暗舱仪表飞行，教员在明舱带飞，飞行员在用深色布遮挡玻璃的暗舱中，看不到外界的景物，练习完全按机上仪表的指示驾驶飞机。然后，在掌握暗舱仪表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穿云飞行训练。

云中飞行时，由于座舱四周白茫茫的一片，看不见天地线和地物，加之光线的明暗变化，飞机颠簸、结冰等，给飞行员操纵带来一定困难，有时还会产生飞行错觉。飞行员往往不相信仪表指示的正确，而是凭错误的主观感觉操纵飞机，因而容易危及飞行安全。由于大家重视理论学习，严格而谨慎地按仪表操纵，暗舱带飞、单机穿云都比较顺利。

云上集合编队遇到难题了，有的神经紧张，怕双机相撞。第一次六对双机穿云，五对云上集合不好，又未按规定时间穿云下降。

为了解决云上集合编队，三十四团二大队大队长高义敬研究了改正穿云云上集合方法。



原来我们按苏联的教范进行穿云编队的，苏联靠近北极，最高的卷云9000-10000米。基本方法是：编队的每架飞机单机拉开安全间隔起飞，一般高空飞行40秒到1分之间。每架飞机起飞后保持规定的速度和上升率上升，穿出云后在规定的高度上平飞，飞够1/2安全间隔时间后，180度转弯集合。这种方法在云顶较低的高度上，还是可以的。而我们现在的衢州机场，地处北纬27度，夏天的云层高度可达到14500米，这和苏联的情况不大一样，上升率根据剩余推力有多少算多少，那误差就太大了，经常集合不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剩余推力小的飞机还在上升，而剩余推力大的已经转回机场，对正导航台飞行，这样当然集合不上。

我们研究和改正了穿云方法，就是每架飞机严格保持上升速度，都穿出云层后，长机下令，接着180度转弯，其他飞机听到长机命令立即记时间，等飞满1/2起飞安全时间后即180度转变，采用这种方法，没有集合不上的。最突出的例子：4号机飞行员欧阳志，起飞上升误投了副油箱，他并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他第一个上升到规定的高度，按过去的方法，他就是一个人转回去了。可是按新方法，他只好向前平飞，等都穿出云后，长机下令转弯，结果转弯后集合得很顺利。还有一次穿14200米后也顺利地集合编队。新方法的特点是，把苏联教范上影响集合编队的两种因素：上升率误差和上升速度误差的影响，改成只受上升速度误差的影响。

## 9、夜航训练

十二师的夜航训练，从三十四团开始的，由苏联空军少校和大尉当教员进行的。师长姬应伍也参加首批训练。

夜间训练的特点是，在操纵上没有足够的光线，能见度不

好，飞行员精神紧张，操纵较困难，容易产生错觉。在地面保证上要求高，机务预先排除故障，尤其是特种设备方面，保证准备良好。地面探照灯、跑道灯、指挥车、导航设备等要有可靠的保证。

首先组织飞行人员认真学习夜间飞行的特点，夜间飞行的驾驶技术，夜间飞行规则，飞机的特种设备，机场设备等课目，使飞行员懂得夜间飞行理论，用以解决夜间飞行可能遇到的问题。同时我们组织了地勤人员学习夜航机务工作规则，停机、引导飞机等。

仪表飞行训练，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以练习，使其熟练地用手摸到座舱各个电门和操纵开关的位置达到运用自如。

难点是容易产生错觉。如二大队长高义敬一次夜间进入和改出不明状态为例：高义敬这样说道：

“当天夜里，月亮半圆，底层能见度很不好，任务是航线起落，连续飞三次，加一次油。我和姬应伍、鲁珉为一组，先后起飞，同时飞航线起落，围着机场转一圈。

飞机加油后的第二次，起飞后出了问题。本来规定每架飞机都应在高度200米作第一转弯，连着作180度二转弯，三转弯110度，四转弯70度后对正跑道着落。

可是我的高度上升到300米，前边的飞机还没有作第一次转弯，（夜间看不到飞机，只能看到航行灯），当我正要用无线电喊叫前边飞机时，看到前边的已经转弯，（能见度不好时，容易把空中的星星或地面的灯光，错当成航行灯）。我就跟着前边的飞机转弯，当我的飞机转了45度的角度时，我看到前边的飞机（灯光）向我的下边掉去。我想会不会自己错觉造成的呢？我迅速检查了地平仪，地平仪是正常的。我就连续转弯，突然感到一个什么东西把我座舱照亮，我仰头一看，看到白亮的东

西,我说:‘不要用探照灯照我’(实际上把西斜的月亮误认为探照灯。)等我再看地面时,发现地面都是星星。我想是不是我的飞机倒飞呢?我又迅速检查了地平仪,看到地平仪仅有20度的上升角,我认为飞机是倒飞(机肚子朝上)。(注)我迅速向右压杆,想把飞机翻过来,飞机突然抖动着向左进入螺旋,我高度太低,应该跳伞。我又想到这样活着回去怎样见人呢?这时我本能地把舵蹬平,把驾驶杆向前推了一下,飞机停止了抖动和旋转,这时我的错觉也没有了,看到地面很快向我接近,我迅速拉杆改出俯冲。我看高度太低,约170米,又及时带杆,把飞机改为平飞,上升到高度500米正常着落了。”

(注)夜间飞行在地面灯光少的地区和飞探照灯照射课目,是很容易产生错觉的。夜间错觉严重时,看到地上是星星,天上黑洞洞的。夜间照射下飞机更容易产生错觉,产生俯仰错觉时更是感到特别难受,甚至听到飞机的声音也不正常。这次可能是仓促地看地平仪,本来飞机不是倒飞,是判断失误。

## 10、气象与飞行

组织指挥飞行,要和天气打交道,既要抓住可飞天气,又不要超越气象条件飞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五十年代,新中国的气象工作伊始,天气预报准确率不高,常常遇到空地勤已到机场,准备飞行,可是一看天气不能飞,大家都回去。下午说能飞,大家又到机场。飞机准备就绪,又说天气不能飞,一天就折腾了两次。

一位苏联顾问说:“你们的气象预报很好,真灵!”我问他好在哪里?”他说:“你们的预报,今天知道昨天的天气,怎么不好?”

农民种田看季节,空军飞行看天气,天气不仅关系到能飞

不能飞,而且关系到飞行安全不安全。有个部队,因天气不好,一天摔了三架飞机。

我们有次组织飞行过夜航关,课目航线起落。进场以后,由于天气不明,飞还是不飞,决心难下。就派飞机看天气,起飞以后,云高3000米,地面能见度很好。但低层西南风较大,西北方向一百多公里以外有闪电。由于3000米左右西南风比较大,西北方向的坏天气不会很快进来,何况航线起落,每一个飞行时间只有五、六分钟,发现天气不好,就可以停飞,因此,决心飞。

飞到十一点以后,西南风减少了,天气黑糊糊的,使人感到不放心,我们一面观察天气的变化,一面紧接着起飞四架。第一架飞机着落,打开着落探照灯,一看大吃一惊,空中有扬沙,转了风向,飞机不能飞啦!空中顺风比较大,第一架着落飞机飘过丁字布,冲出跑道,接着后面几架都冲出跑道,停飞了,全部回家。这时空中雷雨大作,地勤人员忙拉飞机,大家在回家的路上议论:幸亏早点着落,不然空中没有备降场,没有带副油箱,四架飞机都完了,真玄呀!差点出大问题。

## 11、夜航歼敌

1954年以前,国民党空军夜间进入大陆袭扰的飞机每年平均一百架次左右。当时我空军具有夜间作战能力的歼击机飞行员很少。1954年开始,空军大力加强夜间训练,改善指挥引导和情报保障条件,提高了夜间作战能力。

1956年6月22日午夜,浙江衢州机场,天空繁星闪烁,皎洁的月亮把银燕映得闪闪发光,灰色的跑道躺卧在绿野上,周围的群山,隐隐约约地笼罩在月色里……

然而,夜间并不平静,台湾国民党空军B-17飞机一架,从

浙江路桥南进入大陆窜扰，高度2000米。我部雷达发现目标后，十二师值班副参谋长吴云山，立即命令：“发出战斗警报！”守候在机场上的三十四团副团长鲁珉急速地奔向飞机，跳进座舱。

“宁夏，317准备完毕！”

“立即起飞！”值班员命令。顿时大地震动，尘沙飞扬，随着马达的怒吼，战鹰迅速离开地面，奔向战区。

透过座舱盖，鲁珉看到云层很高，月色明亮，只有一些低矮的云朵还偎依着山峰，盛夏所特有的露珠在远处闪耀……他不禁暗想：“强盗，来吧！让你尝尝人民空军的厉害。”

“317，航向230，右转弯，敌机在你右前方5公里！”耳机中传来地面领航员汤志耀的引导口令。然而鲁珉却发现自己此刻正背着月亮，攻击位置很不利。地面指挥员像是知道鲁珉的心里，立即下达指令：“317，大坡度右转弯，航向170，敌机在你右前方12公里。”鲁珉知道，因为方位变换，敌我距离拉大了，他减弱了荧光灯的强度，加大速度，不断缩短敌我距离。

“敌机在你右前方2公里。”

“敌机离你1000米。”耳机中不断传来指挥员的指令。

此刻，鲁珉压制着激动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在夜空中搜索。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黑影。“喔！还是只‘熊’”根据黑影的形状，鲁珉判断这是敌人，一架大型轰炸机。他立即向指挥员报告：

“宁夏，317发现敌机，请求攻击！”

“可以攻击！”吴副参谋长果断地下令。鲁珉立即修正进入角，瞄准射击……一切动作在十几秒钟内便完成了。当大、小炮齐鸣的时候，一片强烈的火光映亮了夜空。一架四引擎大型轰炸机，拖着一条烟带正在没命地向前逃窜。鲁珉立即加速

追击敌机，从挡风玻璃后面，他不断判断敌人距离……700、……600、……500、……300米，是时候了，他缓缓地拉起驾驶杆，再次对准敌机，直到敌机翼伸到瞄准具光环以外，才轻轻按下射钮。随着机身的抖动，又是一片火光划破了夜空。这次鲁珉牢牢地压着射钮足有两秒钟，当他拉起脱离时，只见敌机已冒着浓烟烈火滚着向山谷栽下去。鲁珉兴奋地俯视着，只见在那座山崖旁，深深的谷底中，像猎人们生起的篝火一样，敌机的残体正在熊熊燃烧。

这时正是6月23日1时，在江西省广丰县岭底乡附近，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拯民等八人全部丧命。这次空战，首创了国土防空夜空歼敌的记录。也是检验了夜航训练的效果。

1990年，十二师的老同志在上海聚会，纪念十二师建师40周年，我想起几句顺口溜，以示祝贺：

抗美援朝中，雏燕战朝空；  
首都迎国庆，威武战苍穹；  
解放东海岛，雄鹰护大军；  
守卫南大门，夜间立丰功；  
丰满脱稚气，转业遍华中；  
各就新岗位，四化逞英雄；  
人民好儿女，奋斗贯始终。



## 十六

### 长空雄鹰

#### 1、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12月，空十二师在上海诞生了。

1952年3月，空十二师出征参加抗美援朝。空十二师从虹桥机场起飞，途经流亭机场和辽阳机场到达丹东大孤山机场，地面部队乘车早已到达大孤山，全程1700多公里。

大孤山在伊通县城西南，它是伊通河与东辽河的分水岭，是伊通界内“七星山”中最大的一座，海拔430米，山形孤立，远在百里之外长春南岭即可望见它的雄姿。山巅南面有古道观“清云观”，伫立观前，鸟瞰全境，茫茫辽河，簇簇村镇，阡陌纵横，六座名山，星罗棋布，尽收眼底。

在大孤山的西南建造了野战机场，在一块平地上垒满麻包，铺上一块块钢板，成为停机坪、滑行道和跑道。一个15平方米的旧木板房子里一张标图桌、四部对空机、五部电话机，这就是战斗指挥所。还有一个木板房与一个个帐篷，供空、地勤人员休息。这些简陋的建筑与设备，从此与我们结下了不解

之缘。

部队到达大孤山之后，就投入积极备战，熟悉战区，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

学习友邻部队作战经验，空地上坐满了飞行员和党政地勤干部。空四师张积德深有体会地说：“要有信心，飞了二十多个小时就能作战，攻击要勇猛。我从10000米高空发现敌机后，紧追不放，第一次开炮因角度不对未击中，继续猛追，在600米的距离，将敌机套进瞄准光环，三炮齐发，才击落戴维斯的。”三师侯书君说：“和美国飞行员打仗，你可不能熊，你熊他凶，非揍你不可。你凶他熊，就可揍他。”“勇敢”、“要凶”、“不能熊”，几句话深深地扎进飞行员的心灵中。

进行了战区航线飞行，熟悉了战区的地形地貌和明显的地标。也看到了美丽的朝鲜三千里江山，在美帝的铁蹄下，到处是硝烟弥漫，断壁残垣、废墟累累的城镇，焦土毗连的荒野。同志们无比愤慨，义愤填膺。

4月底完成了战前的准备工作，5月投入实战锻炼。

当时的情况：美空军十四个联队，飞机1600多架，机种齐全，分布在金浦、大邱、平泽、乌山、江陵等基地。飞行员大多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千小时以上。美空中“绞杀战”失败以后，采取有选择地摧毁目标来达到空中施加压力的作战方针。我有志愿军空军，还有苏联、朝鲜空军部队。志愿军空军“加打一番”时先以七个师十四个团投入（十二师是其中之一）。飞行员飞行时间仅有30-40多小时。我军的作战方针是粉碎美空军集中空袭、保护拉古哨发电站、鸭绿江桥及平壤、元山以北交通线。

## 2、不平凡的开端

两个月来，我机一次次起飞，都未遇上敌机，大家心情都很焦急。1952年6月20日下午，三十四团二大队由二等准备转入一等准备。飞行员迅速跳进飞机座舱，飞行员的目光，一会儿瞄向指挥塔台，一会儿扫向远方的地平线，等待着命令。

5分钟、10分钟过去了。“叭！叭！叭！”三颗绿色信号弹，直冲天空，飞机隆隆地起动，随着发动机的吼声，飞机起飞，压得钢板“叽嘎”作响。战鹰冲出跑道，直上天际，飞向战区。

初夏的大地，繁花似锦，鸭绿江蜿蜒如带，滔滔东流。长空中，丽日蓝天，一碧万顷，几朵白云，轻柔地嬉戏在机翼旁，随即就被高速前进的翼尖划破了。

不一会，机群接近平壤上空，天尽头处，出现了几个黑点，转眼间，变成黑压压的一片，这是敌人的机群。在空中指挥员的指挥下，我机迅速调整好队形，向敌机迎去。

黑点越来越大了，在带队长机的命令下，长机那启明同僚机刘忠胜一起向敌机冲去。狡猾的敌人见状，忙向右下方规避，企图逃窜。那启明长机放下减速板，迅速转弯180度，跟上了敌机。此时，僚机刘忠胜背向阳光，占据有利位置，监视和截断后面的敌机。那启明咬住敌机穷追不舍，敌机发现被咬尾，惊慌地左摆右突，妄图摆脱。那启明咬住不放，用瞄准聚光环牢牢地套住敌机。……800米、300米，那启明按下炮钮，一阵连射，耀眼的光芒射向敌机，顿时黑烟浓浓，火光连天，敌机F-84翻着跟斗栽了下去。

6月21日，三十六团一大队在新义州4000米上空，与敌机F-86遭遇，经过一场激烈空战后，我机队形打散了。王忠飞

机负伤掉队以后，遇上了四架敌机向他冲来。他向四周扫了一眼，我机一架也没有了，只好一个人来对付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了。他跃升，敌机跟着上，突然俯冲，敌机跟着下，敌机像四支毒箭围着他。碰巧有架敌机冲过头了，到了他的前边，他抓住机会狠按炮钮，击伤了敌机。但他的飞机也连续中弹，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被迫跳伞。这两次战斗，开创了我师首次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的记录，打响了第一炮，揭开了我师歼敌的序幕。

6月还有一仗，敌机F-86八架，我机也是八架。开始没有发现敌机，经几个转弯之后，我后四机掉队了，前四机被敌咬尾，被击落了三架。幸好飞行员均安全跳伞。

## 3、狠揍敌机小机群

敌人的小机群战斗轰炸机经常在沙里院、镇南浦、平壤一带活动，狂轰滥炸，攻击我地面部队，疯狂异常。我军隐蔽出航，狠揍敌人。

1952年8月5日中午，三十四团和九团各起飞八架。三十四团在三大队长刘焕岐的领队下，编着整齐的队形隐蔽飞向战区，到达沙里院地区左转弯时，发现左前方高度3500米，有F-86、F-80共十二架。在九团的掩护下，卅四团三大队开始攻击，大队长刘焕岐首先咬住敌机，开炮击落一架敌机。三号机李兰茂也向敌机冲去，敌机见势不妙，想利用对头的有利地势逃跑。李兰茂赶紧压坡度，收油门，放襟翼，来了个180度大转变，迅速地对准最后一架敌机，在距离370米时将敌机击落。他高兴地只看敌人跳伞，而忘了还有敌机逃跑。王海掩护中队来得快，提醒了他，他即向南逃的敌机追去，当到射击距离时，一阵猛烈的炮火，敌机中弹挣扎着，歪歪斜斜地逃窜了。

8月13日,三十四团一大队长杜群率八机在沙里院上空,与敌FMK—24飞机展开空战。三号机那启明利用太阳光隐蔽袭击敌人,以四分之一进入,200米距离击落敌机一架;随后重新占据有利位置,接敌180米距离再次开炮射击,又击落敌机一架。战斗中僚机张振华与刘忠胜因油料不足,在平壤以南迫降,张振华的飞机着地时翻转座舱陷入泥中,在这紧急关头,刘忠胜硬是用双手在泥滩上挖掘了三个小时将战友救出,表现了人民战士团结友爱的高尚思想品质。

1952年9月1日,三十四团二大队长雷忠兴率八机起飞,到达平壤一带时,发现敌人机群,前四机先接敌攻击,雷忠兴、闫其维各击落F—51一架。后四机跟前四机作左上升转弯时,八号机高义敬盯着一架火焰四射的敌机,一切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等看完敌机回头看长机时,不见了长机,却看到有一架敌机挨着云边偷偷地往南跑,他就立即转向敌机,敌机速度小,很快接近了敌机,他放下减速板,略抬机头,推杆进行瞄准,敌机很快在瞄准镜里增大,他狠狠地按下炮钮,炮弹打到敌机右翼的根部,敌机翻滚着掉下去了。

#### 4、千里眼唐彦峰

唐彦峰是闫其维的僚机,人长得结实,动作机灵,一双大眼睛,晶莹的眸子闪闪发光。为了提高搜索能力,常常对空间的实物坚持目测练习。

天蒙蒙亮,汽车直奔机场而去,车上的飞行员全部睡意未消,昏昏沉沉的,谁也不愿意吭声,大家都在用意念去克服瞌睡与疲劳的困扰。他早醒了,张大眼睛搜索空间的实物,远方的山峰、近处的树梢、飘零的落叶、地上的昆虫、天上的飞鸟,都成了他跟踪的目标,用眼睛紧盯,直至汽车转弯,目标

消失。到了机场,也有意识地搜索一番。

他能娴熟地编队,严密地搜索自己的警戒区,由近而远,由高而低、由低及高地观察。由于他眼力特别敏锐,掌握编队的高超技能与搜索的规律,终于做到空战中看得远、看得清、看得准,在多次战斗中,他都在廿公里以外先发现敌机,为我机占据有利位置实施攻击赢得了主动,被大家赞誉为“空中千里眼”。他是出色的僚机,英勇善战,击落敌机F—86三架,荣立一等功。

1952年夏季,我陆军向敌发起反击战之后,遭受沉重打击的敌地面部队,在金城、铁原地区对我实施大规模反扑,展开了上甘岭战役。敌空军在前线不断地攻击我地面部队外,还加强了对清川江以北交通干线的轰炸破坏,频繁地袭击我发电站、鸭绿江桥,空战的规模扩大了,形成了大机群作战。

#### 5、积极开展战术技术研究

开始我们是打敌人的小机群,敌机数量少,在一个时间一个空域只有两批,八架、十二架不等,大部分是F—80、F—84。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要打大机群,同一时间,同一飞域,有多批飞机在作战,有时几百架飞机在作战,敌机是F—86,战术是狡猾的。

我们的编队是“一字”疏开队形,搜索区广,打敌小机群,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打敌大机群,却暴露出弱点,编队越大,弱点越明显,转弯半径大,时间长,在内径的收油门减速,在外径的加油门增速,转弯之后则相反。而速度是飞行员的命根子,减速是最忌讳的事,不减,队形放鸭子。因此,大家感到一字队形就像老牛掉在井里,有劲没处使,干着急。

敌人利用我们的弱点,往往用少数兵力,作为“鱼饵”引



诱我们。有时绕到我们机群的尾后，大速度接近我机群，搞乱我们的队形，然后等敌大机群上来与我作战。

这是有关战斗胜负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师党委号召大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发扬军事民主，开展群众性的战术技术研究，大家动脑筋想办法。

1952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美机四架偷袭我机场。我高炮对空射击，敌机为避开我地面部队火力，进行了一系列不规则的机动，持续5-6分钟，数次大速度转弯互相交叉不但不变速，而且机动灵活。我们边看边用碎砖头在地上比划、边议论：有的说敌机是“品”加一，有的说“品”字加尾巴。有的说这种队形不好看。多数认为不好看不要紧，它机动灵活，转弯时油门都可以不动，而且还可以互相支援，只要先进，我们都应学。

敌人给了我们启示，飞行员高义敬陷入了沉思，在机场上、在宿舍里，连吃饭睡觉都在思考这一问题。敌人的双机转弯机动灵活，这里有学问。转弯时机和转弯前飞机的位置关系很大，他提出把原来的习惯作法僚机从长机下边交叉改为从长机上方交叉，解决了僚机转弯拉下很大距离的问题。

四机怎么办？李兰茂考虑后说：“我们采用楔字队形。”郑长华赞同后，就进行试飞。联司批准了这一创举，师党委给予积极的支持，并鼓励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深化，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四机战斗队形解决了，八机、十二机、十六机的队形怎么办？高义敬左思右索：不是敌人想利用鱼饵把我们的队形搞乱，大群敌机来攻击吗？我们就利用敌人的战术特点，以“鱼饵”反“鱼饵”，造成敌人的错觉，叫敌人自动地把尾部交给我们，让我们攻击。

几天来，飞行员战斗值班休息室里，高义敬一个人在摆弄着三十多架飞机模型，一会儿摆我机，一会儿摆敌机。有一天被床上的飞行员郑友奎发现，他轻轻地叫了一声：“铁胳膊（绰号），你又发现了什么新大陆？”

高回答：F—86真神，两三个回合，被动变为主动，它很快就跑到我们尾后，咱们总是被动挨打，我看问题出在队形上。”

“咱们把横队改为纵队，二十四架飞机摆成一串，豁出最后一架挨打，只要敌机从中间来，我们就可以开炮。”郑友奎得意地说。

两人的对话，把大家都吸引来了，雷忠兴、杜群、李兰茂、闫其维都来了，共同参加了研究。有人说，双机是战术单位，不是很好吗？有人说，我们用试飞成功的四机楔队最好，四机本身可以互相掩护，又可掩护前四机。

高义敬吸收大家的补充意见后说：“我摆来摆去，觉得用‘鱼饵’反‘鱼饵’好。”他就边摆边说：“应把原来的横队，改为纵队配备兵力，每个四机都隐蔽着一个四机，一个比一个高，最后四机高度应不易受敌攻击的高度，每个四机保持目视联系。在接敌过程中，敌机首先发现我第一个四机，敌之战术迅速转回向我机攻击，而我第一个四机不必担心，可稍带上升角大速爬高。敌机在攻击我第一个四机过程中，由于转弯自动把尾部交给我第二个四机，而我第二个四机就可居高临下，出其不意，迅速攻击敌机的‘鱼饵’。隐蔽在后边的敌机发现‘鱼饵’遭我攻击，必然向我第二个四机攻击，又自动地把尾部交给我第三个四机……。”团长郑长华知道后，也参加了研究最后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作了总结，并及时向师首长报告得到了联司批准。经过试飞成功，蛇形队形问世了，F—86

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不到三个月就击落击伤敌机三十多架。

## 6、模范红双机

长机李兰茂原是华北独立师的宣传员，僚机高义敬原是二野十八兵团司令部的见习参谋。后来两人都到了空军学飞行，在航校学习期间建立了友谊，航校毕业后，一同到了三十四团。由于长时间生活、学习、战斗在一起，经常谈心，交流思想，彼此了解。

双机团结好，互相信任，战斗中密切协同。有几次战斗，在敌人的窝里钻来钻去，无线电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僚机能准确无误地领会长机的意图，顺利地完成任务。空战中，僚机在攻击长机尾后敌机时，曾被敌机击落过两次，其中一次，由于长机大意，使僚机遭敌攻击，但僚机高义敬跳伞后，第一件事就是向联司打电话，询问长机是否安全。第二件事，请准备一架飞机给他到家值班。而僚机有两次因故掉队离开了长机，长机谅解他，鼓励他，使他感到亲切而温暖。

双机刻苦钻研战术技术，坚持天天研究，从不间断。他们除了在改变拙笨的“一”字队形中有较大贡献外，他们针对F—84、F—86的特点与敌之战术，研究了在被动情况下，如何战胜敌人七、八个处置方案，研究了僚机能否主动攻击敌机的设想。双机牢记预案，做到战斗中胸有成竹。

1952年12月24日，全团起飞十六架，编为蛇形队形。我们在前四机到战区以后，后四机失去了目视联系。我们双机在转弯中由于观察敌机，和前双机掉下距离。转弯后，发现后边有两架敌机尾追我们。我们为了摆脱敌机，采取了直线上升的动作，减少了速度，与前双机的距离越远了。为了追赶前双机，又下降了高度，把速度增加到1000公里/时。敌机向我接近，已

快到射击距离。长机令拉起来，我们双机发挥了飞机的最大上升性能，一下子把飞机拉到平飞的最小速度。在上升的过程中，僚机由于检查飞机抖动，不见了长机。

“4号！我在你的右前方。”长机李兰茂用无线电告诉。僚机在向左压坡度时，发现敌机已经到了他的前下方，他猛烈地冲向敌机。这突然的动作把敌人吓得惊慌失措，错误地向右下滑转弯，正好把尾部交给他。

长机喊：“打！打！打！”。

这时距离正好，他迅速瞄准敌机，狠狠地射击，击中敌机进入螺旋掉下去了。他马上把飞机从俯冲状态拉起，发现另一架敌机惊慌失措地乱打炮。长机李兰茂随即向该敌机攻击，吓得敌机向海里逃跑。我们双机安全返航。这一次空战，完全按着我们地面研究的预案发展，是战术取胜的结果，也是双机密切协同作战的结果。

双机多次援救战友。1952年10月，我机蛇形队形出航。四机为一队，中队之间有高度差，敌未发现我机，我双机正在偷袭敌机，在当瞄准光环包满敌机时，突然发现右下方45—50度方位有架敌机向我机开炮。救战友要紧，李兰茂放弃攻击敌机，立即右下滑转弯，对敌拦阻射击。敌发现我攻击，下滑逃跑了。返航后，飞行员张振华一见面，先作揖后磕头，接着说：“你们今天救了我，感谢你们。”李兰茂说：“感谢也不能封建礼教。”张振华说：“太激动了，脑袋蒙了，将来回上海再表示感谢。”

还有一次，正当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郑长华的僚机姜龙亭生病，李兰茂的僚机跳伞还没有回来，两人都成了孤雁。郑长华作塔台临时指挥员，李作塔台值班员，从无线电里听人打仗比什么都难受。

郑长华说：“兰茂，咱们组织个双机吧！”

“不行，我没当过僚机，空中要是出现差错，聂司令还不扒我的皮。上级规定不能临时凑合，你这不是明知故犯。”

郑没法，就激将地说：“昨天你飞机负了伤，今天害怕了。”一听这话，李还是说：“不行就是不行。”

郑见李软硬不吃，最后说：“我负责请示，你甭担心会出事。”

结果上级批准了，临时凑合了四机。战斗起飞后，与敌遭遇，文理芳击落F—86一架，李兰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保持了双机。当返航后，即将下滑时，郑下令下降。李说等一等，看看尾后有无敌情？果然不出所料，两架F—86跟在后边，距离600米，由于李高于敌机600—800米，敌人无法开炮。

李喊：“162，加油门拉起。”但郑已收了油门，只能下滑增速摆脱敌人。敌我形成的态势：敌长机紧跟郑距离800米，李紧跟敌长机，距离1000米，敌僚机紧跟李后，李若不下去，长机会吃亏；下去吧，自己会吃亏。为解长机之危，李决心下去。李当时飞行速度1小时1040公里，飞机杆力很重，接敌很快。敌长机发现后（可能敌僚机通报），突然放减速板减速左右摆脱动作。李接敌太快了，未料敌人这一招，就赶紧收油门减速，很快接近敌机，敌长机已钻到李的飞机下面。此时李忘了敌僚机在其后边，当发现敌炮曳光弹时，突然座舱盖被击中爆炸。李干脆放下减速板，敌僚机冲到前边，李把机头对着敌机三门炮一个长射，敌双机下滑转弯走了。李安全迫降在前线机场。

双机曾研究过的打敌机与救战友的关系，明确地讲意外遇到两难的情况是救战友还是当英雄（击落五架为英雄）？双机认为救战友更重要。他们实现了这一诺言，援救战友九次，表现

了双机高尚风格。

由于双机这些优良表现，取得击落击伤敌机九架成绩。

## 7、尖刀中队

尖刀中队由大队长闫其维、唐彦峰、李兰茂、高义敬四人组成。带队闫其维机智灵活，指挥有方，是战斗力很强的集体。每次空战都飞在最前面，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阵，猛穿猛插，迫敌处于被动，为团队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2年12月10日，尖刀中队在铁山地区上空与十八架敌机相遇。在敌众我寡形势下，他们密切配合，猛打猛冲，当即击落敌机F—86两架，而我无损失。在十个月空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十六架，四人都荣立一等功。

## 8、掩护中队

掩护中队由大队长杜群，飞行员刘忠胜、那启明、张振华四人组成。他们顾大局，风格高尚，总以集体利益为重。经常十六机起飞，他们是最后的四机。他们为团队的安全和胜利作出有力的贡献，被大家赞颂为“长空铁墙”。

1953年1月3日，大规模空战中，在掩护中队高空有力的掩护下，破了敌人的口袋战术，取得击落敌机三架的胜利。

另一次战斗中，前面中队的4号机刘孟山掉队，被两架敌机咬住。大队长杜群一看情况危急，便迅速冲上去拦击。然而已经晚了，敌人一串串的炮弹射向了战友，杜群恨不能飞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炮火。他猛一推杆，向敌机喷射出复仇的炮弹，两架偷袭的敌机先后被击落。杜群又看到前下方一个洁白的降落伞张开了，他知道刘孟山已经跳伞。为防止敌机再次袭击，他带领着部队在上空盘旋，直到刘孟山同志安



全着落后，才离开战区返航。掩护中队在协调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七架。

### 9、团长的好僚机姜龙亭

姜龙亭是个高个子，大脸大手，典型的北方人，个性刚强直爽，战斗风格坚决勇敢而顽强。

1952年8月10日的战斗，他为了支援八号机文理芳，不顾自己尾后的敌机，突然向右转，对着文理芳后面的敌机迎面冲过去。敌机吓坏了，立即放弃尾追文理芳，右转弯推机头下滑逃跑。这时姜龙亭来了个下滑倒转，反过来跟在敌机尾后追击，咬住不放，从10000米高空一直追到3000米，近了又近，直至看清军徽的字母，才连续射击，将敌机击落。

还有一次，遇到敌机对面而来，双方都以最大速度面对面冲刺，敌机在我眼前猛烈地膨大起来。双方飞机似乎同时开了火，我的弹迹清晰闪光，敌人的弹迹微红带烟，成串的炮弹似乎同时从头顶上呼啸而过，随即消逝得无影无踪。打对面快结束时，他用力拉杆，飞机似乎垂直向高处冲去，需要高度啊！还有两架飞机缠着他，他正处于倒飞状态，速度在减少，他压杆改平，加速飞去，甩掉了敌机，随即咬住一架散落的敌机，将其击落。姜龙亭就是用拚刺刀的精神，摆脱敌机与击落敌机的。

### 10、优秀的空中指挥员郑长华

郑长华从小参加新四军，当过兵，做过指挥员，打过不少胜仗。但不知指挥空战什么味道，没有把握。

1952年8月6日，他带着十六架飞机，飞向战区，迎击敌六架F—84强击机。当时我机高度5000—6000米，敌机只有

2000—3000米。发现敌机后，郑长华紧张又高兴，对5号机、9号机下令“我攻击，你们掩护。”这样大家掩护，他一个人攻击。他与敌盘旋了两圈半，被敌击中跳了伞。只有高义敬报告：“敌机在逃窜，我们下去吧！”长机李兰茂下了令：“我掩护，你攻击。”高架机俯冲将敌机击落一架。敌机飞行员也跳了伞，与郑长华一起落在山沟里。

战后，同志们有意见。他想了很多，敌我数量6:16，我机性能优于敌机，高度上又占优势，为什么打成这样子？如果分工攻击就好了。空战与陆战情况不同，从武器装备、作战对象、战场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双方使用的都是喷气式飞机，性能好，速度快，战机转瞬即逝，战斗的成败，往往决定于分秒之间，决定于指挥员正确的决心与指挥。他经过日日夜夜的思索，渐渐地明白，不能把陆军的指挥办法带到空军，但可以从陆军的经验中找办法，哪里遇到困难，就发扬军事民主，走群众路线，解决问题。我军现在的评勇敢、评战术、评指挥的“三评会”不是很好的形式吗？他决心要到群众中去，从战争中学习。

“三评会”在飞行员休息室召开了，飞行员你一言我一语：“你指挥的声音太小。”

“你的命令不果断，决心不定。”

“你只管自己，不顾大家。”

……

郑长华耐心听着，用笔记下大家的意见，思索、分析、设想。

战术研究热火朝天，他从讨论的意见中，归纳总结了蛇形队形及其战术思想。经过实战，新队形新战术奏效了。

1952年11月中旬，郑长华率领机群，以蛇形队形飞向战

区，刚过清川江，一中队长报告：“左前方发现F—86两架。”

“不管它，继续前进。”郑长华沉着回答。

两架F—86一转弯，就抢先向我一中队攻击。可是偷袭的敌人却把尾巴交给我二中队。二中队飞行员从容不迫地咬住F—86，把它套入瞄准器的光环内。

不出所料，敌主力机群出现了，正好和一中队遭遇。敌机蜂拥而来，我一中队针对敌人怕死不敢打对头的弱点，猛打猛冲，一下子就冲散了敌人的队形。

向下逃窜的敌机，见“鱼饵”机被咬住，重新拉起来攻击我二中队。这时候，郑长华率三中队乘敌不备向敌发起猛攻。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时一中队回头夹击，断后的四中队则占据高度优势，居高临下监控掩护着整个战场。

这一仗按预定方案打得漂亮、利落，击落两架敌机。还吓掉了一架，这架敌机面对我后续不绝的长蛇形阵势，东窜西逃，惊慌失措，吓破了胆。在飞行员张道谦紧紧的迫追下，蒙头转向，在慌乱中失事坠海。

到了1953年，空战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高级。常出现一、二百架大机群敌机与我作战，敌我双方加在一起共有三、四百架，满天都是飞机。

1953年1月3日上午九时，联司通报：“在龟城西北地区上空，发现敌F—86三批七十二架，掩护强击机，企图轰炸破坏我交通干线。”联司命令空十二师起飞一个团迎敌。

团长郑长华率十六机起飞，到达凤城与鸭绿江上空巡逻待命。敌机七十二架分东、中、西三路，像张开的大口袋一样，黑压压的，颇有气势，向北飞来。

“315！进入4号战区！”“知道。”郑长华回答。并指挥机群调转机头，对准航向，疾驰战区。

联司指挥所十分肃静，司令员聂凤智紧锁眉头，看着作战标图。标图员手持红蓝铅笔，迅速地在标图板上画着标示多批中敌机的蓝色箭头，从东、南、西三个方面向昌城延伸。我们的机群正在昌城上空，整个指挥所里的人脸色都紧张起来。蓝色箭头迅速向红箭头我机收拢，渐渐形成一个“口袋”。而红色箭头仍继续前进，往“口袋”里钻。

“315！敌人使用口袋战术，坚决击溃它！”聂司令下达战斗命令。

“明白。”郑长华沉着自信地回答。

标图板上，蓝色箭头数倍于红色箭头，到底如何击溃凶猛的敌机呢？标图员的脸上出汗了，聂司令吐出的烟雾像朵朵云团。

“左前方发现敌机四架！”一中队报告。

“监视好，继续前进！”郑命令。

“右前方发现敌机六架！”二中队报告。

“密集队形，继续前进！”郑想，要突破口袋，必须先入口袋，郑大声命令。

地面指挥所的同志都屏住呼吸，标图上看红色箭头被蓝色箭头越围越紧。作战科长、参谋看看聂司令。司令相信这只拳头，只是抽烟，一口接一口，不动声色，只是盯着标图板，不去干扰空中指挥员的战术思路。

郑在空中思考：对付口袋战术，分散击敌，力量不够。打敌一路，必遭两路夹击。只有找敌人的弱点猛击，打乱口袋，然后各个击破。

突然无线电里响起：“四中队掩护，一、二、三中队按原计划向敌猛攻。”紧接着十二架我机向中路敌机冲击，一中队向敌机大速度迎头疾速冲刺，双方都开了火。敌机经我冲击，队形乱散了。二中队陈文川，三中队姜龙亭各击落敌机一架，

三中队郑友奎发现两架敌机企图偷袭我长机，便急速右下滑，击落其一架。

这时红蓝箭头交织在一起，无线电声杂乱，怒吼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标图已无法显示敌我双方，只有雷达显示器上，还能识别出敌我来。

此时，东西两个方向的蓝色箭头，直指我机群，敌人的口袋合拢了。同志们正为空中我机群担心，无线电里传来郑长华从容不迫的声音：“爬高13000米，返航。”口袋收拢了，可是口袋已被我机群捅了一个大窟窿。空战结果，击落敌机三架，我无损失。

郑长华在实战中逐渐成熟起来，成为智勇双全，善于指挥的指挥员。部队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战争初期敌我机损失1:4，尔后1:1，1953年变成了13:1。空军授予他：“优秀指挥员”、“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他率领的三十四团，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等功臣团的集体荣誉称号。

### 11、打F—86能手鲁珉

鲁珉是青岛参军的青年学生，他在飞行训练中进步很快，技术熟练，反应敏捷。在抗美援朝中，是个冲锋陷阵式的人物，敢打、会打，脑子灵，动作猛，打得出色。

空战时他象头飞虎，常常被四、五架敌机追咬，有时十几架把他团团围住，他跃上、翻下，不但自己从未被打掉过，还总能在我方其他米格机遭受攻击时，突然出现，击中敌机。

1952年12月5日中午，美F—86起飞六批三十六架，窜至铁山、龟城地区。十二师三十四团、三十六团，四师十二团连续起飞三十四架与敌空战。十二师三十六团大队长鲁珉于12000米高度发现F—86两架，他大速度地向敌机扑去，咬住敌机。在

前后不到14秒的时间，一串炮弹从敌长机的机头，一直打到敌僚机的机尾，一箭双雕，两机齐落。这次战斗中三十六团团团长王华清也击落F—86一架。

12月16日鲁珉在战友处境危急的关头，他不顾自己尾后有敌机，连续击落前面的两架敌机，使战友化险为夷。

鲁珉具有弹簧的特性，压力越大，弹性越强；情况越紧急，他的能量与智慧发挥得越充分。12月23日一场激战，他被打成单机，一机对付十几架敌机，他沉着冷静，游刃有余；他向敌机冲去，乘敌机混乱时击落一架敌机。然后一反常规脱离，突然来个下滑倒飞，使敌人无所适从。

鲁珉回答记者说：“这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是冒险。在战斗中，危险和安全不是绝对的，个人遭遇危险，为了整体的胜利，从整体来说，这就是安全。”

### 12、尽力挽救生命与财产

空战中的伤亡是难以避免的。飞行员以顽强坚毅的意志，为保护有生力量与挽救国家财产作出了惊人的努力。

他们尽一切可能驾回负伤的飞机。1952年12月17日，敌众我寡一场激战中，郑友奎被敌机包围了。在突围中，觉得机身猛烈抖动，头轰的一声，失去了知觉。

高空凛冽的冷风把他吹醒，睁眼一看，座舱玻璃被打碎，飞机处于上仰状态，直向上钻，操纵杆推不动，降不下，速度越来越小，这样下去会失速进入螺旋，坠入大海。跳伞的念头随即被涌现的新念头所取代：“不能！我不能离开跟我生死共同战斗的伙伴，不能把祖国人民捐献的飞机丢进大海，一定不能，要设法驾回去。”

浑身是伤，只能升不能降的飞机怎样回去呢？他想了一个



又一个办法,如果把飞机翻过来飞,不就向下了吗?于是,他操纵飞机翻过来肚皮朝天飞了一回;果然高度下降,速度增大,他有了信心。但是问题又来了,想到倒飞过头,会造成发动机停车;于是又把飞机转过去正飞;一会儿再翻过倒飞;多次反复,感到倒飞的负荷滋味极不好受,身体如失重一般,浑身的血都压向头部,血管膨胀,眼睛欲突。座舱无盖,高空气温零下四、五十度,冷风如刀刮在脸上,眼睛睁不开。飞回去的信念使他顾不上这些,束紧保险带,把头靠近仪表板,躲避冷风。就这样一会儿正飞,一会儿倒飞,克服了种种困难,从7000米降到3000米,慢慢地离机场不远了。

机场附近有山,继续倒飞会碰到山上,正飞又不能降低高度,这是两难的问题。这么长的距离都过来了,切不可在家门口被难倒。他试着把飞机转成45度飞行,在应保持的高度上,又把飞机压成90度坡度,左转右转地保持平飞。快着落了,他作了最后一搏,把襟翼、起落架全部放下,飞机的空气动力发生了变化,速度和上升角都减少了,渐渐地降低了高度,缓缓地降落在跑道上。

1953年1月7日,团领航主任苑国辉和四架敌机展开了格斗,从万米一直打到二千米,飞机严重负伤,油料不足,只好在友邻机场着落。在这个群山环抱的机场上,突然一种异乎寻常的呼啸声惊动了所有的人,一架米格飞机拖着黑烟,掠过机场。

塔台指挥员焦急地连续呼叫:“我是五号马路,你是几号飞机?请回答,请回答!”

无线电里只有杂乱的吱吱声,没有听到回答。指挥员估计无线电设备可能被打坏,便叫打允许着落的信号弹。

飞机下降高度了,离地面200米,苑按下襟翼开关,听到

“拍”的一声,飞机失去了平衡,向右猛烈偏转冲向一个山头。来不及检查,飞机离高山不远处,只要四、五秒钟,一切都完了。苑急中生智,决定利用飞机现有的倾斜状态,进行盘旋,从山腰处绕过去。于是向右蹬方向舵,飞机从一个山沟里钻了进去。山上的树木和岩石在机翼旁掠过,围着山峰转了一圈的同时,放下了起落架,又用力向左压操纵杆将飞机改平,在极不正常的状态中安全着落。

人群向落下来的飞机拥去,大家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伤机和飞行员。飞机的座舱盖完全打碎了,中弹起火的后油箱把尾部蒙皮烧得发黑变形,液压油从弹洞中流出,震裂的冷气并发出吱吱的漏气声。几个机械员围着飞机数一遍弹孔说:“一共有五十六处伤。”多么英勇,多么无畏!

不能驾回机场的飞机,只好采取迫降来挽救了。1953年1月31日,我们四机与敌机在高空交战后,飞行员高义敬因飞机发生故障只好单机返航。当飞机大速度对着西北飞行时,产生了自动倾斜。他收油门改出自动倾斜,在减速过程中,遭到后边敌机偷袭,飞机多处中弹自动向下俯冲。他用力拉杆,飞机不听操纵,对着地面山头冲去。他决心挽救这架飞机,又猛烈拉杆,突然变得可以操纵了,飞机退出俯冲,又自动迅速上升。但速度很快减少,他用力推杆,用小速度增速,利用转弯观察情况。发现敌机向他追来,他用小角度上升把敌机甩掉。由于飞机负伤过重,阻力增大,不但没有把敌机甩掉,反而敌机越来越近。他拉急跃升进行摆脱,飞机又连续中弹,突然发现发动机的转数迅速减少,飞机似乎停车。情况十分复杂危急,怎么办?他想:“我死也要死得让敌人发抖,我和你拼了。”他把飞机向右晃了一下,说来也怪,他感到飞机好像有了劲似的,发动机转速增大,又有了拉力,他一拉、两拉,敌人害怕逃跑

了，他在后边追。这时他突然感到自己的飞机已经停车，消失了速度。这时高度还有3000米，他一面对机场空滑，一面进行空中开车。但没有成功，没有油了。离机场还很远，下边是山区，又不能迫降。怎么办呢？他想：“跳伞可以保全生命，可是飞机将要毁掉。不行，它是国家的财产，敌人没能打掉我，我不能把飞机毁掉。虽然高度低，还有一定高度，不能回机场，能找到海滩或平地迫降也要把飞机保存下来。”这样，他就对准机场方向滑去，发现前方有南北走向的山沟，他顺着山沟滑，寻找沙滩。飞机离地面几尺高了，就把飞机推到河滩上，让飞机肚子和地面磨擦，逐渐停下来了。当他离开飞机，当地民兵也赶到，火很快熄灭了。他察看了飞机，约有70个洞，但基本上保存了这架飞机。

当伤机无法挽救时，飞行员只有跳伞，保存有生力量，三十四团跳伞成功率创造了奇迹。在他们被击落十五架中，仅牺牲飞行员一人。

1953年1月13日战斗，飞行员高义敬击落一架敌机，炮弹打光了，从10000米高空下滑倒转下降返航。但在下降中被后边的敌机偷袭击中，飞机迅速滚动下掉，失去操纵。蹬舵攻击，舵蹬不动，飞机继续下掉。他忽然想起该跳伞了，立即把座舱盖抛掉，把腿收回，按下弹射把手，身体抛出了座舱，但眼睛睁不开，眼睫毛冻到一起了。他把氧气口罩戴好，眼睛也很快揉开，发现有两架敌机向他攻击。他用侧滑的方法避开敌人的攻击，安全地落在一个小山腰上。

1953年1月15日，我机群在邱县上空与敌机遭遇，在空中指挥员的命令下，各机组有条不紊地捕捉目标，猛打猛攻，英勇歼敌。僚机刘忠胜配合长机那启明与敌巧妙周旋，英勇机智地进行技术和胆量的较量，掩护长机击落一架敌机。更多的敌机

凭借阳光的便利条件，逆光窜来，冲散了刘忠胜和他的长机，并咬住刘忠胜，使他陷入单机作战的困境。他沉着对付，转弯、俯冲、跃升，敌机紧紧盯住他，开火击中他。

战鹰从高空下降，愈降愈低，4000米、3000米……最后似乎直冲下来，飞机操纵系统失控了。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直到离地面几百米的时候，刘忠胜放弃了最后的努力，跳离座机。但为时已晚，当人们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找到他的时候，身旁的降落伞还未完全张开，已被鲜血染红。刘忠胜为祖国，为中朝人民长眠在三千里江山，化作一颗星座，给世人留下辉煌。

像刘忠胜这样献身的，还有飞行员许如行、罗煜、孙念金、郭道远、杨品芝、谢英川，大队副政委王昌泰、团青年干事仪策奇等。烈士们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永远留在人间，人们将永远地纪念他们。

### 13、一切为了空战的胜利

做好地面的一切工作，是保证空战胜利的基础与条件。一切服从胜利，人人都在尽其光荣的职责。

机务人员是直接为战机服务的，他们的口号是“故障不过夜，故障不上天”。

遇到重大故障、疑难故障就连夜排除。1952年冬，一场大雪后的第一个晴天，05号飞机战斗返航后发生了故障。夜十分寒冷，气温下降到零下廿多度，李兴州和机务人员冒着严寒，连夜排除故障。

原因找出来了，是电路上的膜盒出了问题。李兴州钻到飞机下仰面在地上拆，一直到午夜，膜盒仍未拆下来，飞机明天还要升空作战。一合计，李兴州决定钻进气道。进气道空隙很

小，他脱掉臃肿的工作服，拿起工具，使劲地活动几下身体，就往气道中钻。

冷风吹来，冻得他瑟瑟发抖，直打寒战，混身上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会儿，嘴角发青，撑在冰冷金属上的手掌被粘掉了一层皮，鲜血直流，一阵钻心的疼痛，手掌火辣辣、麻嗖嗖的。李兴州把手往衣服上蹭了几下，放在口上呵几口热气，用肘部支撑着身体，爬到膜盒的位置。

外边的同志一阵感动，有的打手电，有的忙脱下大衣堵冷风，李兴州心中一阵温暖，加紧了手中的工作。

手冻得不听使唤，搁到嘴边呵呵；身子麻木了，活动活动。李兴州同各种艰难困苦作着顽强的斗争，终于排除了故障。他用最后一点力气，拿鏢刀敲敲进气道内壁，用微弱的声音喊了声：“好啦！”

同志听到内壁信号，但未见他身子动。机械师忙扔下棉衣，钻进气道，抱着李兴州的腿，一点一点退出来。故障排除了，李兴州昏迷了。

机务人员是一些了不起的人啊！每天最后离开机场的是他们，天还没有亮最先到机场的又是他们。他们用一双粗糙的被润滑油和气油泡得发黑的手，小心谨慎的检修飞机发动机，也许只有触摸过人体心脏的外科医生才会如此细心吧。

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机务人员的劳动总是与飞行员的生命和飞机的安全息息相关。现在飞得如此频繁，返场着落，常常带着弹洞或损伤，他们就更操心费力了。当我们与敌人进行空战的时候，他们的心也都跟着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每一次送走飞行员去执行任务以后，直到飞行员安全返场以前，机务人员的心总是不得安宁的。他们遥望天空等待自己的飞机安全着落。正由于这个缘故，飞行员与机务人员总是同甘共苦、心心

相印的。战斗返航回来，机上喷上一颗红星，机务人员的心就要激动，星多了，心乐开了花。机务人员与飞行员共同享受胜利的喜悦。

一场大雪，把机场的跑道、停机坪、加油线全覆盖了，一尺多厚，白皑皑一片。

凌晨，场务营首先赶到机场，随后大批人员到达机场，用铁铲、扫帚清除积雪，用箩筐、轮子车、汽车运送。附近的农民、教师、学生也赶来支援，拿着工具，拉着牛车、马车。机场上寒风冽冽，雪花纷纷，人们却热气腾腾，有的还汗流夹背。

天色黎明，机场上重新出现停机坪、加油线和跑道，像往常一样。可是两侧是堆堆雪山。每逢大雪，就是场站的一场战斗。

## 14、机场上的风云

机场是平静的，春末夏初，微风习习；冬季寒流丝丝。米格飞机昂着头，静静地排列在停机坪上，机务人员在机旁翼下看书阅报，空勤人员在休息室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但机场又是热烈的。“双机编得牢，中队保持好。转弯和返航，警戒第一条。攻击和脱离，指挥最重要。”“距离近，瞄得准，打得狠。”等大幅标语醒目可见。高音喇叭播放着新闻、战斗消息。战机返航了，人们拥去祝贺胜利。

突然机场又是恐怖的，炮火隆隆，硝烟弥漫，火光冲天。1953年4—5月，美“猎航组”常常隐蔽于万米高空或设伏于机场附近山区上空，偷袭我空中正在起飞或着落的飞机。

有一次，我飞行员已作好出动准备，在座舱里等待起飞的命令。敌机突然从高空俯冲下来，向停机坪射击，子弹像雨点



一样打在飞机周围，刚卸下的油箱也在草地上着火了。第二架飞机又俯冲下来，机械员沈豫铭一回头，看到飞行员仍坐在座舱中，便迅速爬上梯子，扑上座舱盖，用身体掩护飞行员。飞行员陈文川喊道：“你让开，我不怕！”沈豫铭没有让开，只是想到：“他比我重要！”那打下的子弹落在钢板跑道上，弹起弹片，擦着他的身子飞过去。

有一次四架敌机从山间钻出来，飞向我机场，被我密集的高炮火力击落一架，余机向海上逃窜了。

还有一次下午四时左右，突然一架飞机由北向南低空呼啸而过，接着在南头爆炸了，几秒之间机场北面轰的一声巨响，又一架飞机爆炸了。后来知道是美机偷袭朝鲜飞机而掉在机场外南头，而美机被苏联飞机咬尾击中掉在机场外北头。英雄的鲜血与强盗的污血在场外土地上流淌。

一场紧张的战斗过去了，天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太阳的余晖把机场映得金黄明亮，绚丽的彩霞挂在天边，在阳光里，我们的战机一架架地落地。

1953年7月27日22时停战生效，顷刻之间，万籁俱寂，广袤的苍穹只剩下清凉的夏风，战火纷飞的战场还余下随风飘散的缕缕硝烟，鸭绿江边的机场上，大孤山周围的人群欢呼和平！欢呼胜利！

空十二师在一年两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出动282批，3075架次，空战84次，击落击伤敌机67架，涌现出二等功臣团一个，其他立功单位54个，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1名，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1名，一等功臣8名，二等功臣59名，三等功臣836名。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汇报，对十二师作了这样的评价：“空十二师在所有参战部队中，是一个作战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师，也是进步最快，战果比最

大，击落敌机与自己被击落比为2:1的一个师。”

空十二师在抗美援朝中成长起来了，中国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中强大起来了，从此，中国人民空军成为世界空军强国之一。

## 十七

## 忆粟裕将军



粟裕大将  
摄于1948年5月22日

1938年初，我跟随粟司令作参谋工作，直到1940年初，整整两年多时间。以后四十多年，仍然与粟司令保持着联系。他对我，对当时像我一样的年青人，那无微不至的关怀，谆谆的教诲，使我永生难忘。

1938年1月，中共闽浙省委在浙江省平阳

县山门峙溪小学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红军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兼任校长。他三十一岁，中等身材，目光炯炯，坚毅有力。开学第一天，他扼要地给我们讲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讲了抗日形势和党的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干校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学员努力学习政治、军事，肩负起抗日救亡的使命。他尽管军务繁忙，仍亲自为我们讲授“游击战术”。常以亲身经历的实战战例来说明战术原则，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好几次，当讲到伏击战斗取得胜利时，他总是满怀喜悦，用浓重的湖南腔调说：“打他一个埋伏，他们就要吃亏……”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个多月的学习，时间虽短，受益颇大，大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粟司令很重视司令部的建设，特别注意对年青参谋人员的培养。1939年夏秋间，他协助陈毅司令员筹划和指挥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斗争，同时筹建江南指挥部。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组织司令部各科科长给我们几个小参谋讲课。他也来授课，并不嫌人少，讲得认真深刻。他讲参谋工作的重要性、参谋人员的职责、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他特别强调参谋人员要有战术思想。

粟司令的丰富战斗经验，高超的指挥艺术与精深的军事理论修养，使我得益很多。懂得了战术原则和组织、指挥战斗的艺术，以及许多军事知识。这为我以后在南繁芜地区顺利地开展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里，我结合具体情况，运用这些原则和知识，与敌伪顽进行了五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

粟司令身教重于言教，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江南敌后，正值霉雨季节。雨开始下下停停，以后就连续下了二十三天雨。部队夜夜冒雨行军，十分艰苦。加上新区人民对我们还不了

解,粟司令就严格地要求大家遵守纪律,不要打扰群众。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多次带头在雨中宿营,不进驻民宅。

江南系水网地带,部队如不会游泳,在这里活动就很困难,更不用说打胜仗了。为此,他带领部队学游泳。粟司令多次负伤身体有残。我为他担忧,心想你号召一下就可以了,何必带这个头呢?但他则坚持和大家一道游,而且司令员的行动成为无声的命令,人人都在他影响下加紧练习,不多久,大家都学会游泳了,连五十多岁的老主任也没有落后。就这样,部队以最快的速度适应了水网地带作战的要求。

1941年1月,我去皖南军部教导总队学习,从此与粟司令分别了。在战争年代,时常想念他。日本投降,部队北撤经过淮阴,很想乘机去淮安看望他,可是因为时间短,工作忙,未能如愿。几年以后,机会终于到了。1948年9月,我因工作调动到了野战司令部驻地。那天下午,秋高气爽,成熟了的玉米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怀着孩子想见久别母亲的心情走进指挥所。这是一幢庄园房屋,客厅中并排摆着两张方桌,上面铺了白布。北面墙壁上,挂着大幅的军用地图。粟司令身穿黄色军装,面容清秀,精神奋发,坐在电话机旁。见到我进去,站起来和我亲切的握手,叫我在对面椅子坐下。

“形势很好,要打回老家去了!”他幽默的言语,打消了我一时的紧张心情。将近十年不见了,他还是那样热情诙谐。接着他询问了山门干校几个同学的情况。他还记得那些学员的名字,并且关心他们,这使我深为感动,顿时心里暖烘烘的!

“攻打济南的情况如何?”我关心地问。

他说:“济南战斗打得很激烈,进展还顺利。吴化文可能起义。”

没多久,钟期光主任进屋里来了。粟司令向他交代说:“你

作为我军代表去与吴化文谈判。第一,要指出他过去有罪恶;第二,要他起义,我们既往不咎,表示欢迎。这是两条重要的原则。要他们听命行动,我们保证他们人身安全……。”

钟主任走了,他接过电话以后,站着对我说:经过两年多的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将大步地走向胜利!毛主席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战略任务。你回到部队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为争取我军的更大胜利努力工作。

最后他征求我意见,问现在是做军事工作还是做政治工作呢?我说做政治工作,他接着告诉我:“做政治工作么!我就不好分配了,你去找钟主任,由他分配工作。”

我依依不舍地离别了粟司令,激动得热泪盈眶。多好的首长呀!他的谆谆教诲,使我进一步理解豫东战役的重大意义,带着胜利的信心和豪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全国胜利后,粟司令在总参工作,后在国务院工作。1973年,我去北京开会,听说他生病开过刀在圆明园休养。我约老战友林谷同志一起去看他,但怕警卫森严,难以见到。我们就打了个电话试试,电话拨通了,约第二天上午去。第二天我们两人按约到了圆明园旁边,已有两位警卫员在等候,领着我们到了大客厅。这是经过修饰的古代建筑,布局庄严,铺着地毯。粟司令从房内缓缓走出来,夫人楚青同志端出一盘鲜艳的桃子,请我们尝尝味道。他的脸色发白,我们担心地问:“开刀后,身体好吗?”

“休养一个多月了,恢复得还不错。你们怎么样?”我们各自叙述了一些情况。

他讲起程望的事:“你们的同学程望原在门头沟矿务局工作,专长不对,现调来搞船舶工作,这是他的本行。”听到此



事，我想起战友委托的事，我说师长钟国琴因病休息已愈，要求恢复工作。他问我休息多久了，年龄多大？我说休息六、七年了，将近五十岁。他说：“是老同志了，还是好好休养吧！”接着他又说：“现在情况错综复杂，你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

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很快过去了。临别时，他与楚青送我们上车，招手辞别。回来时，我们细嚼粟司令的谈话，深信他已明白无误地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但没有也不好直说，而是语重心长地给我们打招呼。

1979年的一天，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见到粟司令的秘书留下一张条子。吃过晚饭，我和吟斌就按要求去他那里。粟司令打完针走下楼，亲热地招呼我们。我愣了一下，看着他清瘦的身躯，苍老的面容，心里很难过。过去多么健康的身体，怎么变化这么大？我竭力掩饰内心的痛楚，询问老首长的身体情况，他轻声地回答：“形势很好，身体不大好。”我想他的身体情况是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战争中，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长期劳累，负伤六次。我忍痛地说：“就军队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来说，你的岁数还是小的。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接着拉起家常来，他关切地问我几小孩？我说：“三男两女，太多了，犯错误了。”他听了笑着说：“既往不咎，既往不咎。”我们也都跟着笑了。还有几个同志陆续进来，他一个一个地忙着接待。这是一次联欢会，也像一家人大团圆，亲密无间。

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最后一次，不多久，他便与世长辞了！粟司令！粟司令！您的音容笑貌，您的谆谆教诲，永远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我们战友的心中，活在人民的心中。

## 十八

### 启蒙老师董仲升

仲升先生蒙冤长逝已15年了！我常常深切地怀念他。在他的启蒙与帮助下，使我懂得了真理，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三三年秋，我已升到玉环县环山小学六年级了。开学那天，来了个新老师。高高的个子，白晰瓜子脸，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他说：“同学们！我从南洋回来，担任级任老师，兼讲国文、美术二门课程。我们读书的目的是求知识，将来走上社会干一番事业。书要读得活，不要死读书，我将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教书。”他的语气温和而亲切。

课堂里几十双眼睛注视着老师的动作，几十双耳朵听着老师的声调，听到要活读书，不要死读死，大家顿时活跃起来，感到很新鲜，书是死的，怎么有死读与活读之分呢？



董南才与启蒙老师董仲升  
1953年摄于温州

秋去冬来，夏来春去，先生给我们讲了外国的一些人物与大事，讲了国内的一些大事，还讲了南洋的民情风俗。他讲国文，喜欢带领全班朗读，我们都爱听自己朗朗的读书声，考试成绩都是七、八十分。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使我们增加知识，开阔眼界，而且大家把读书看作一种乐趣。有一件事至今印象极深：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大举进攻，日军当即占领了沈阳，数日内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当时归咎于张学良，说“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胡蝶跳舞，不抵抗日寇的侵略。我们听了传说，幼小的心灵都怨恨张学良腐败害国。听了先生的解释，才知道东三省被日寇占领，责任不在张学良，而是国民党蒋介石密令“绝对不许抵抗”的结果，使我们明白了事变的真相。

我们一班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小学毕业。毕业后同学们各奔前程，有的回乡种田，有的去当学徒，有的去外地升学。我和一部分同学失学在家，觉得惶恐与无聊。这时，仲升先生调到民众教育馆当馆长。他见此情况，关心地说：你们年纪都还小，要继续读书，有机会再去升学。我们办个初中补习班，你们看好不好？大家都很高兴，我感动得流泪了。打这以后，我们一周学习几次初中功课，先生教得认真，我们学得勤奋。比如英语，四天读熟了字母，一年学了初中英语一、二册。因课余时间比较多，开始看些文艺小说，后扩大到学习社会科学之类的书籍，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仲升先生全力支持，不仅提供书籍，而且给予耐心指导。这段时间，我看了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黑猫》，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和《哲学的贫困》、《社会学大纲》等书。有些书我并不完全懂得，有的囫圇吞枣，但看多了，就起了启蒙作用。懂得了中

国是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黑暗落后及其根源。了解了作家有左翼与右翼、革命与反革命之分。

先生爱好运动，常常对我们说，体育锻炼能使身体健壮。他带领我们学打篮球，双方对阵时，他就做中锋，他高个长腿，在中间跳着跳着，还不断喊Pass派司，将球东丢一个西丢一个，像喂小鸡一样地喂给我们。半年以后，我们的球艺提高了，有次老师组成老牌队，我们同学组成平凡队，进行了一场球赛，老师打高球，我们人小动作灵活就打低球，打败了老牌队。

先生也善于游泳，特别擅长仰泳，身着背心短裤，头戴白布帽，两手向后一划一划地躺水，有时浮在水面久久不动，那种悠哉悠哉的神态，使人爱慕不已，在他的影响下，我们也爱上了游泳。那时我们同学中讨论过什么叫美，有的说皮肤白色美，有的说皮肤褐色美，后者战胜了前者。一到入夏，我们每天打一次球，便下去游泳，上来后躺着晒太阳，晒得皮肤脱皮，个个体魄健壮。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在仲升先生和七叔的帮助下，和几个同学相约去温州报考中学。结果，原来成绩好的同学未录取，而二位成绩差的同学倒被录取了。事后了解他们是通过在校的亲戚的裙带关系进去的。这一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国民党的腐败。我们心中很不服气，决心自强不息，要学更多的知识。仲升先生了解我们的心情，安慰我们说：靠裙带关系是当今社会的通病。你们进不了中学，不要灰心，组织“读书会”，进行自学，自学也能成才的，恰巧《自修大学》杂志出版，我们就订了，由仲升先生作指导，有计划地进行自修。“读书会”有十余人，后来杨炎宾从杭州回来也参加学习，他读的书较多，文笔较好，他的到来，增强了大家自修的信

心。我们还经常看报刊，讨论国家大事。《新生》周刊中的“老实话”成为我们经常议论的内容。那时报刊常常开天窗、打叉叉，开始我们不大清楚，就问仲升先生，他解释内容后，接着说，这是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是对日寇屈膝投降的表现。

有一天，在千秋架那块草地上，仲升先生找杨炎宾、陈能和我三人谈话，叫我们三人建立一个秘密小组，要多学习讨论，联络进步的同学，开展一些革命活动。要求我们绝对保密。自此以后，先生同我们有时在碧绿的草地席地而坐，有时在城墙外河畔漫步、有时在林木花丛之中交谈，对我们讲述革命道理，灌输革命思想。如什么叫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地主，佃农以及阶级压迫与剥削，工农怎样求解放的道理。有次他讲红军战士的故事，讲得很神秘，似乎红军是变幻无穷的神兵神将，讲得有声有色，我们听得入迷。使我们知道红军作战勇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军队，激起我们对红军、对共产党钦佩与向往之情。我们又把这一些革命道理结合读书活动在进步同学中传播。

短短几个月的“读书会”活动，使我们与社会联系起来，使我们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时局的变化与发展。

一九三五年十月，陈能和、柯友云和我进入玉环县立医院学医，陈孟扬院长调走后，来了个屠院长，这个人贪得无厌，月薪八十元大洋仍不满足，还不断提高挂号费、药费、手术费，从中捞外块，只顾个人发财，不顾人民的伤病痛苦。对我们学生十分苛刻，要我们做勤什，不给上课，晚上七点以后不准点灯看书，领火柴要交用过的火柴杆，平时对人态度恶劣，稍不如意就训斥，更不准我们搞抗日活动。但对国民党官员则奉承拍马，大献殷勤。我们多次向仲升先生诉说内心不满和苦

楚，他深思再三对我们说：此人在民众中确有怨恨，并且妨害我们的救亡活动。然而除掉他，需要证据。姓屠的喜欢养鸽子，但又不肯买饲料，经常深夜去偷农民晒在孔庙场地上的稻谷，越偷越凶。有一天他去偷谷子时，终于被我们抓住了。仲升先生便抓住偷谷事件组织我们与他斗争。仲升先生出主意，我们出面，揭露他的丑恶面目，并向县里告状，官司一直打到温州，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终于把他赶下了台。由张昌鸾接任院长，他医术高，经验丰富，治病认真负责，体贴群众疾苦。一上任就把挂号费、医药费降下来，深得人心。对我们学生也关心备至，热心培养。医院里的这场斗争，不仅给人民带来好处，而且扫除了我们开展革命活动的障碍，也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实际斗争的锻炼。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爆发了伟大的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遍及全国，进步书刊纷纷出版。仲升先生问我们要看什么书，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列出十几种书目，他就订了《世界知识》、《新生》、《读书生活》、《大众生活》、《妇女生活》、《中国农村》等十多种刊物，购买了一批新书。我们如饥如渴地阅读和讨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我们深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之中。我们在仲升先生指导下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绥远军民奋起抗击日军，胜利的消息振奋了人心。我们响应“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号召，在县城、坎门等地发起募捐，支援抗日前线。我们每到一处，一面宣传抗日救国，一面动员大家捐献，人们出于爱国之心，也为我们爱国热情所感动，踊跃捐献。我们将捐款寄给绥远抗日部队，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表示玉环人民对抗日军民的敬



意和支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有二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一件是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君子被捕，另一件是西安事变。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议论，认为蒋介石反动、卑鄙，对日屈膝投降，对内迫害抗日爱国人士。许多人说：杀了老蒋，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后来蒋介石释放了，我们都吃惊了。仲升先生向我们解释说，放了蒋介石，迫蒋抗日是有利的。否则，内战继续下去，于国于民不利，我们才恍然大悟。

西安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要求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运动风起云涌。仲升先生找秘密小组同志共同研究：“目前国共已经合作，我们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要有组织，要扩大宣传。”杨炎宾、陈能和及我就发起组织《烽火社》，出版《烽火刊物》，办《烽火壁报》，宣传抗日救国，民主改革。我们采取摘录《救亡日报》等进步刊物和自写短篇的评论、小品文，阐述我们的观点，制造革命舆论，在玉环岛上点燃起抗日救亡之火。

玉环广大人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又加国民党官吏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大发国难财，人民没有自由，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现实，使我们认识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同反对封建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抗日与争取民主自由结合起来。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个下午，杨炎宾、陈增佳和我商议之后，又找来几个同学在县党部隔壁的房间里疾书革命标语。正写得火热，仲升先生路过，进来一看，提醒我们说：“这些标语不好随便写，弄不好要坐牢杀头的！”我们随声应了几句他就走了。当时，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里顾得这些，仍然继续写下去。当天晚上，天后宫的天后圣母不知什么节日，

正在演戏，人们大多去看戏了，街上行人很少，我们趁着夜幕笼罩之便，将标语从南门贴到县府前的牌坊，又从西门贴到西青街。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大街小巷张贴着“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压迫，实行民主自由”“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等革命标语，哄动了全城，国民党官员大为惊慌，说是共产党搞的。

大约十几天后，来了七、八个警察，突然包围了仲升先生的房间。进去翻箱倒柜搜了半天，拿了一本《从一个人看到一个世界》作为证据，将他押走了。看来这是我们闯的祸，落到他的头上。他承受压力及痛苦，事发之后，先生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从县里一直斗争到温州，因无实据，国民党只得释放。

“七·七”事变爆发，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全面抗战开始了。仲升先生找我们商议：国难当头，人民群众对国事甚为关心，尤其是各界人士渴望及时了解前线战况和时局的发展，《烽火》不适应了，要另想办法，炎宾说：“消息要快，就改出快报”先生说：文章针对性要强，发行数量要多些，纸张我那里有，经费我支持。按照先生的意见，我们将“烽火社”改为“快报社”。为了出《快报》，我们每天派出二人来回小跑四十余华里到坎门东沙无线电台抄取当天新闻。《快报》是以新闻为主，转载和自写一些文章编成，迅速投印，当天下午发到读者手中。由于速度快，登的又是大家关心的事，受到各界热烈的欢迎，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我们仍然无偿赠阅，后来各界与商店捐助纸张、油墨、以及油印机，《快报》的发行量，由一、二百份增加四、五百份，最后到了一千多份，由城镇到农村，散发到全县的各个角落。它大大激励了人民的抗日情绪，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九月发现敌艇停泊玉环沿海，九月十八日，日寇在坎门登陆，战火烧到了玉环岛。仲升先生一面指导我们组织宣传队，到乡、镇宣传防空知识，动员人民准备投入抗日斗争。一面与人联系筹建战时青年服务团，我们大多填表参加了。

日寇再次在沿海登陆，玉环随时有沦陷的危险，民心动荡，张昌骞院长离玉去外地工作，医业冷落我们也惊愁不定。正在这时，报纸上登了浙江省主席黄绍雄招收青年举办训练班的消息，又传来闽浙边工农红军创办抗日救亡干校的消息。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我们青年面前的两条道路。仲升先生把消息告诉我们时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到那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到抗日救国的本领，你们愿意去，我可作介绍。共产党、红军是我们久已向往的，我们都选择了这条道路。但是我们家穷困，没有路费，仲升先生资助了五元，蒋怀萱先生也资助了二元，凑齐了路费，偷偷地起程，与杨炎宾、陈增佳、柯爱菊、吕平、泮徽宏、朱荷香、董服官、董服伺、胡义夫等同学一起到温州，再由温州办事处吴毓介绍到平阳山门干校学习，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春，我在江南敌后，与仲升先生通过一次信。他来信说要离家，到江南参加新四军。我将信给栗裕司令员看了，并介绍了先生的情况，问他是否可以？栗司令说：“地方、军队都是革命工作，希望他在地方好好工作。”我写了回信，转告了栗司令的意思。由于敌人封锁与部队流动，此后就断了线，再无通讯了。

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我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从东北第一次回家探亲，经过温州，去看望先生。先生在某中学任校长，身着中山装，白晰的脸有些老相了，但依然神态奕奕，目光炯

炯。十多年不见了，各自有许多话要说，像喷泉一样喷了出来，别后的经历，解放后的变化，将来的憧憬，两人整整谈了一天，他很愉快、兴奋，陪我去看望了庄竞秋女老师，晚上请我在温州剧场看了“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话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都沉浸在欢乐中。

一九五六年以后，我多次回家探亲，我每次都看望他，他也到过我家。那时他的心情不好，因肃反时被搞成“反革命”，工作没有了，党籍也没有了，在家闲住。他对我说：他是受冤屈，被人害的，知情的人也不敢实事求是的说话。我因不了解别后情况，对他说：一是有意见有出入应向组织提出；二是相信党，党会正确处理解决的。我问过玉环县公安局的同志，说仲升是国民党玉环简师区分部书记。这个学校究竟有否国民党区分部？他说自己也不清楚。我要求他们认真调查，把事情弄清楚。我还给仲升先生的几个学生写过信，请他们如实反映情况。那些年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与影响下，仲升先生多次上书给各级组织直至中共中央，但事情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廿多年中，他虽处逆境，仍然坚强不息，这是很可贵的。

他政治上受迫害，也带来生活上极大的困难。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要我买一些宣纸寄给他，以作画谋生。仲升先生矜持克己，在经济上从来乐于慷慨助人，而绝不求助于人，而这次要我买纸，可见生活已到何种程度呀！

文化大革命中，玉环造反派有两人来沪找我，问我与仲升联系几次，讲的什么？我说他与我是师生关系，回家探亲见过面，我对他的问题的态度是两条。那两人威胁我，要我划清界线。当时我想，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只是小小的麻烦，而更痛苦的是仲升先生呀！

我多次请他到上海我家走走，他总是说，现在不去，待间

题解决了，一定去的。但没有料到一九六四年我们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你能活到今天，见到政治问题得到平反昭雪，看到党籍已恢复，你的一生是光荣革命的一生，你该多么快慰呀！你一定为党的三中全会路线而欢呼。可是如今你却什么也都见不到了。但玉环县的党组织，你的学生、亲人以及所有熟悉你的人们都在为你平反而感到欣慰。你也应该含笑九泉了。亲爱的先生，安息吧！

## 十九

### 怀念孙振开同志

1942年2月，新四军五十七团团部调我去四连工作。四连是在皖南事变后，由无为白茆洲首批渡江坚持皖南斗争的部队，驻地在繁昌阴山程家。连长孙振开在军教导总队时我就认识。他是广东人，华侨知青。

不久前，四连在白象山下遭日军突然袭击，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占全连四分之一），丢掉一挺轻机枪，损失严重，士气低落。当时我体会振开的心情和困难，愿同他分挑重担，度过难关。

到了阴山程家四连连部，看见振开穿着干净的灰军装，背着驳壳枪，脸色黑中带红。我的到来使他很兴奋。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损失太大，怨我缺乏警惕，杀了伪乡长，部队未转移，下半夜又没派出战斗小组上山警戒。这是我的过错，我将努力挽回损失，以功补过。”我突然感到振开已不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而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领导干部了。

当时四连活动区域是繁昌红花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敌后游击区。红花山南面是国民党军队，它们不去打鬼子，却常向我军进攻。红花山附近和北面敌伪据点林立，敌人经常出来清



乡。我军因处于敌伪顽夹击之中，斗争极其艰苦残酷。红花山抗日根据地也越来越小，最小时方圆不过四、五里。

几个月后，部队经过练兵，并打了几次小胜仗，士气和军事技术都有提高。振开朝思暮想寻找战机，以狠狠打击敌人。

一天，二连连长陈木寿派人送信来，要四连配合作战。可谓正中下怀。我们商议后，他即率领二十几个人，军服外面披上便衣，三、五人一组，在鬼子的眼皮下向约定地点前进。到了矾头山附近的一个村庄。两支部队汇合了。陈木寿高兴地说：“太好啦！反共团和伪警察共有一百多人，由横山桥据点回旧县，我们打个伏击战！”振开说：“我们两支部队共有70余人，敌人虽比我们多，但我们士气高，熟悉地形，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胜利是有把握的。”他又补充说：“我们打黄不打黑”。因为穿黑制服的伪警察是争取对象。于是部队迅速进入矾头山伏击地点。

反共团团长沙才仪是日酋斋明寺的干儿子，胖若肥猪，坐着轿子，率领大队人马，出了横山桥到泥埠桥，突然停住不动了。大家都很着急怕伏击不成。振开说：“我们隐蔽好！他们会继续前进的。”不一会，敌人果然又走动了，很快进入伏击圈。我们的机步枪立刻同时开火，集中打击穿黄制服的反共团。走在前面的伪警察拔腿就逃，反共团跌跌爬爬，跟着逃跑。振开振臂大喊：“猛打猛追！”一直追至高安桥，战斗胜利结束。打死反共团三十余人，俘虏四十余人。这一仗，对敌伪震动很大，此后再不敢轻易出来清乡了。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皖南地区特别寒冷。振开凭以往的经验判断，顽军很可能利用恶劣的气候来偷袭。他当机立断，带领部队冒雪在小阳岭上伏击了两夜，但未能遇敌。

第三天晚上，风止雪停，大地冰封。振开又带部队于午夜一点进入伏击地。夜特别静寂。振开向战士问寒问暖，走到全连年纪最大的机枪班班长陈志保跟前，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披在他身上。两人推让了好一会，结果还是连长“胜利”了。

大约凌晨四时，积雪的路上果然出现了顽军的队伍。战士等顽军进入射程之内，道路两旁手榴弹“轰隆”、“轰隆”爆炸了。机枪、步枪猛烈向顽军开火。顽军当即倒下一串。我们迅猛出击，顽军仓惶后退，对山上乱放了一阵枪，撤退了。这次伏击，打死打伤了一批敌人，又缴了十几支枪。全连同志都钦佩连长的机智与果断。从此，顽军再不敢轻易来偷袭我们了，红花山抗日根据地更巩固发展了。

大家正沉浸在伏击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却不见连长。我有些紧张，就跑步冲进连部。振开闻声从床上一跃而起，强装一丝微笑。他脸色发灰，两眼凹陷，咳嗽，痰里带血。我十分焦急。他却安慰我说：“一点小毛病，没关系。”

没多久，四连和升格的区中队合编，成立繁昌大队，振开调任大队附，我调任政治教导员，大队长钟国琴未到任。因任务重，振开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大队去治病，顽强地坚持到大队长到来，才去无为白茆洲团部治病。

后来，我带一个班护送伤员去江北，才有机会到团部休养所看他。他靠在竹椅上，面色灰黑，骨瘦如柴，呼吸急促，情状都把我惊呆了。我心如刀绞，眼泪夺眶而出：“你的身体怎样？大家都想念你。”他不回答我的问话，而急着询问前方情况。我说：“顽军五十二师调走了，川军一四四师来接防，情况开始好转，游击根据地扩大了。……”他听后，面带微笑地说：“最近身体好一点了。我想再过了二十来天就回前方去。”我的心在啜泣，似安慰他说：“别着急，以后仗有你打的，你先治好

病。”

我呆呆地望着他，思绪万千，回想起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记得有一次，在平静的傍晚，我们俩漫步在竹林中，边走边谈。八个月来，我们大小战斗三十余次，斗争何其艰苦、激烈！他说，“今天的斗争，就是为了实现未来的共产主义，艰苦、残酷，我何所具！……”可今天我面前的他……临别时，他挣扎着站起来送我。我连回头再看看他的勇气也没有，因为我在流泪。

我回到前方两个多月后，传来了他病逝的噩耗。我为失去了一位坚强勇敢的青年指挥员，一位患难与共的战友，悲痛欲绝……

## 后 记

新四军老战士董南才同志的回忆文章，原定1997年抗日战争60周年，董南才同志从军从政60周年出版，后因故延宕至今才出版，也是对建国五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董南才同志是我县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之一，他于1938年1月参加革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每一个足迹都是在激烈的战火中走过来，多次在死亡边缘闯出去，多少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都在绝处逢生。他经历的每个战役每次战斗，既惊险又激烈，扣人心弦，读后莫不为之动容。

这部书的重大意义在于他记述了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历史真实，不仅记录了他自己的戎马生涯，也为局部地区，局部战争写下了极为珍贵的中国革命战争史料，这种不可多得的三亲史料，正是我们治史工作者不容忽视的聚焦点。

《董南才回忆》书稿来源，一部分是他为南（陵）繁（昌）芜（湖）地区撰写的武装斗争史；一部分是为上海市老干部金秋文学社编辑出版的《金秋文集》、《烽火年华》、《战地春秋》等刊物撰写；一部分应安徽《云岭》、《大江南北》杂志撰写；还有一部分是应玉环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特约撰写的，曾在《玉环文史资料》刊出。现在将这四部分的材料集于一书刊出，以飨读者。

董南才的回忆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抒情描写，景物烘托，以白描手法，朴实无华的笔调，实实在在的将每个

战役，每次战斗，不厌其详原原本本地娓娓道来。虽然篇幅较长，但都分节叙述，且能单独成章，横看“成岭侧成峰”，语多而不赘，文长而无冗，读来有味，并不感腻，平实之作，感人至深，不仅有存史价值，且为我县提供清新有益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从而激发青年一代发奋向上，也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承《玉环报》在有限的篇幅中，辟出专栏一角，分期连载了《董南才回忆》，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董南才回忆》的出版，承新四军老战士、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原浙江省人大主任陈安羽同志，不辞年高体弱，在高温溽暑中为之作序，新四军老领导、老战友：张铨秀、蔡园、邱清华、周丕振等十一位老同志欣然命笔，或作诗或题词为之祝贺，使全书增色不少。

《董南才回忆》全书20万字，分19个章节，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戴汉节老师逐字逐句加以勘校。周佳宁同志设计封面，周莹同志题写书名，县委党史研究室大力支持，并资助出版经费5000元，上海中科院药物研究所赞助2000元，蒋怀萱、章卫华二女士各赞助1000元，在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谢。由于水平有限，在整理、编辑、校对、印刷等方面还存在不少舛错，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教正。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 附录

### 董南才同志简历

1922年12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沙蟾乡小湾村。

1929年至1935年在玉环县县立小学读书。

1936年至1937年，在玉环县立医院当学徒学医10个月（小学毕业后，失学、学医期间同时从事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月至3月为浙江省平阳县山门中共闽浙边省委、省军区创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员。1938年1月参加革命。

1938年4月1940年1月，任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部、二支队司令部、江南指挥部司令部见习参谋。在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江南广大敌后地区参加游击战争。

1940年1月至5月为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一大队一队学员。学习中途，调任一队副政治指导员。一队结业后，调任二队、干部队副政治指导员。参加皖南事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突围后至1943年1月，任暂编部队二中队、新四军七师五十六团二连、五十七团二连、四连政治指导员。

1943年2月至1944年12月，任五十七团三营，繁昌大队



(主力地方化) 政治教导员。

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任新四军皖南军分区南陵、繁昌、芜湖总队政治处、皖南支队二团、七师二十旅五十九团政治处主任。

1941年至1945年北撤前,在南陵、繁昌、芜湖、铜陵、宣城、泾县等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1944年3月,被评为新四军七师模范干部。

1946年2月至4月,为新四军七师上干队学员。

1946年5月至8月,任七师五十八团政治处主任。

1946年9月至1947年4月,为山东军区军政大学四大队一队学员。

1947年5月至1949年6月,任两广纵队教导一团、华东野战军一纵队炮团、二十军炮团政治处主任。

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任二十军炮团、华东海军训练团、华东海军警卫团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枣庄战斗、淮北阻击战、孟良崮战役、南麻、临朐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

1950年7月至1954年4月,任华东空军厦门基地场站、华东空军供应团、空军二十师蚌埠基地场站、空军十六师四十六团政治委员。

1954年5月至1957年9月,任空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1957年10月至1959年6月,为解放军政治学院学员。在空军期间,参加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岛联合兵种作战。

1960年5月转业到上海地方工作。

1960年5月至1963年8月,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市

工业产品科研党委副书记。

1963年9月至1966年4月,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市科委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66年5月,任上海市机电一局政治部副主任。

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后,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四人帮”迫害,工厂劳动三个月。后任科研系统工宣团连队副政治指导员半年;1969年9月至1971年4月,任市革委会组织组调查组、市革委会调查组组长;1971年5月至1977年4月,任新建机器厂领导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1977年5月至1979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1979年3月至10月,为中央党校学员。

1980年1月至1984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党委副书记、书记。

1984年离休。

## 政协玉环县第五届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戴汉节

委员：(按姓氏笔划)

叶冰舫 张一芳 林曦 林云新

林楚香 徐君义 颜国葆 戴擢节

特邀委员：(按姓氏笔划)

支超明 张瑾 阮存寅 金新寿

郑义亮 傅世扬

文史资料编辑部 办 电 宅 电

编 审 颜志复 7221049 7221030

总 编 戴汉节 7441178

副 总 编 王志统 7221090 7222385

责 编 朱仁巴 7221090 7226013

## 三 版 启 事

玉环文史资料14辑《董南才回忆专辑》，自出版以来，深受各界好评，业经再版一千册，仍不能满足各界需要，现因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七师皖江分会、空军十二师等单位战友的需要，决定第三次重印，再版中仍有不少差错，三版中都作了勘正，特此敬告读者。

玉环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封面题字 郭仲选  
封面设计 周佳宁  
书名字体 周莹